

包天笑先生主任

小說大觀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集二十第年六國民  
The Grand Magazine.

注釋

清

鑑

輯

覽

本局正續歷代通鑑輯覽出版以來  
風行全國茲接各省學界來函均以  
清史單行出版為請敝局因是特將  
有清一代重行編訂定名曰清鑑輯  
覽仍照前例一一註釋洵為研究清  
史之善本

全書五百餘頁 分訂十二册

定價大洋三元

預約祇收一元五角

郵費每部二角

愛讀諸君 購請從速

總發行所上海棋盤街文明書局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7427B

小說大觀

于右任



鑒者誌雜本定預

本雜誌出版以來荷蒙海內歡迎譽  
爲雜誌中之冕弁爭先購閱茲第四  
年（第十三集至十六集）又陸續付  
印按期出版前預定諸君幸速滙欸  
續定如預定全年并加贈雅式布盒  
一隻此佈 文明書局雜誌部啓

# 小說大觀第十二集目錄

## 插圖

(上海)蕙勤 笑意 憶情旗裝合影

(上海)柳如玉與雲蘭閣

(上海)笑意雙影

(上海)樂第

(上海)金鴻仙與清妍

(北京)調停南北時局之名花金好好

(天津)蘇蘭閣

(天津)孫巧雲

(吉林)小桃紅

後起之名伶程艷秋

賈璧雲與王佩蘭

(女伶)張文艷

(女伶)陳長庚

濟南花界籌賑會全影

東京之藝妓

## 短篇

遊記  
小說 天竺禮佛記

天笑

言情  
小說 非夢記

曼殊上人

言情 小說 心照

悲慘 小說 農家血

言情 小說 橋上

歷史 小說 峨嵋老人

長篇

醫學 小說 紅燈談屑

政治 小說 鏡吹

筆記

小築客譚 (二)

宮詞

光緒宮詞

瘦 鷓

髻

毅 漢

鵪 雛

其天 訶笑

髻

奇情 小說 鸚鵡

倫理 小說 玉折花愁

倫理 小說 吾師

社會 小說 賣花女俠 (下卷)

半儂

瘦 鷓

毅 漢

鐵 絮

幾 庵

指 嚴

包天笑  
主 任

小說畫報  
第一一年之露布

小說畫報自去歲出版以來風行遐邇膾炙人口允稱雅俗共賞有益世道人心之作茲於本年精益求精每期加印大幅水彩畫時妝士女圖一幀敦請上海名繪家所繪全年十二幀可供掛屏一堂洵爲美觀至於小說之內容較前益加精警尤爲有目共賞者也是爲啓

文明書局雜誌部啓



影合裝旗 情憶 意笑 勤蕙



本雜誌季刊一冊按期出版 愛讀諸君請查照後列簡章填寫定單並應納之費寄交上海棋盤街文明書局或各省中華書局分局爲荷

定

姓 名 號 住 省 縣

地方今向 書局定購小說大觀

自 年 第 集起至 年 第 集止計共寄上洋 元 冊

角 分並郵費 元 角 分請即收入將收據 張

寄交 君收以後出書即請按期照寄爲要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具

# 預定小說大觀簡章

(一)本雜誌每季出一册全年四册定價表列下

定價表

(費須先惠)

冊數	定價		
	本國	日本	外日
每季一册	一元	七角五分	三角二分
半年二册	二元	一元一角五分	六角四分
全年四册	三元六角	三元三角	一元二角八分

(二)預定者不論何集皆可預定或定二册或定四册悉聽閱者之便

(三)預定可在本局總發行所及各省中華書局分局預定將來出書後即由各原定處寄奉茲將總發行所及各省中華書局分局地址列左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文明書局

特約各華書局

上海 盤龍場 天津 北馬路 奉天 盤龍廟 廣州 雙門底 長沙 新坡子街 開封 北書店街 溫州府前街  
 長春 閣埠街 漢口 黃啟街 南昌 百花洲 南京 花牌樓 杭州 保佑坊 濟南 四大街 保定 四大街  
 武昌 蔡院坡 太原 橋頭街 常德 大高山巷 福州 南大街 成都 古臥龍橋 重慶 白象街 雲南 城隍廟街  
 北京 琉璃廠 徐州 中道街 西安 大差市 石莊 石家莊

(四)如郵匯不通之處可用郵票代洋(以一角之郵票為限二角以上郵票不收)惟郵票概以九五折

計算

(五)預定者請將定單填明價洋與郵費一併寄至本局收到後即出收據為憑



閣 蘭 雲 與 玉 如 柳 海 上



影 雙 意 笑 海 上

第三集

小 本 小 說

出版

俠情 鐵血美人 全一冊 一角五分

偵探 一粒鑽 全一冊 價洋二角

懺情 生死情魔 全一冊 一角五分

哀情 石姻緣 全一冊 價洋一角

奇情 湖濱艷跡 全一冊 一角五分

俳借 說鬼 全一冊 價洋一角

偵探 車中女郎 全一冊 價洋一角

社會 閨女 全一冊 一角五分

苦情 秭歸聲 全一冊 價洋一角

政治偵探 仇情記 全一冊 價洋一角

上海文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文) (明) (書) (局) (發) (行)

小 本 小 說

十種合購者祇售大洋一元 附贈 布匣

小社 說會 鬪 富 奇 談	小奇 說情 血 巾 案	小奇 說情 黃 金 劫	小言 說情 水 底 鴛 鴦	小偵 說探 吳 田 雪 窈 記	小札 說記 殘 夢 齋 隨 筆	小愛 說國 碧 玻 璃	小社 說會 花 蠹	小哀 說情 桃 源 慘 獄	小幻 說想 魂 游 記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角二分	價洋一角	一角四分	一角二分	一角五分	一角四分	一角四分	一角二分	一角二分	一角二分

(售) (代) (局) (書) (華) (中)



第 樂 海 上



上海金鴻仙與清妍



# 美 術 郵 片

精製 珂羅梅蘭芳艷影

墨色一套十二張 價洋三角  
彩色一套十二張 價洋六角

彩色精製 西湖風景

全套十二張 價洋三角

彩色精製 西湖十景

全套十張 價洋三角

彩色精製 無錫惠泉山風景

全套十二張 價洋四角

彩色精製 海上名花艷影

全套十二張 價洋三角

上海文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 扇 集 大 觀

本局精選明清兩朝

名人如

唐伯虎 祝枝山

沈周 吳寬

文徵明 仇石洲

等書畫扇集約計價

值三萬餘金用珂羅

版精印與原本絲毫

無異誠珍品也

全六十集

價洋六十八元

第四集

小本  
小說

全書十册合購祇售一元

二角附贈雅式布匣一隻

外埠郵費每部另加五分

郵票購書照九五折計算

警世小說 浪子末路 全一册 價洋一角五分

言情小說 牧羊緣 全一册 價洋一角二分

艷情小說 茶花女補軼 全一册 價洋二角

偵探小說 銀樓局騙案 全一册 價洋一角

諷世小說 天界共和 全一册 價洋一角五分

哀情小說 雙薄倖 全一册 價洋二角

偵探小說 醋海風潮 全一册 價洋一角二分

哀情小說 孤鸞遺恨 全一册 價洋一角

滑稽小說 貧士 全一册 價洋一角二分

俠義小說 黃金崇 全一册 價洋一角

上海文書局發行



調 停 南 北 時 局 之 名 花 金 好 好



閣 蘭 蘇 津 天

茶餘酒後之唯一消遣品

新小說

(社會)情貞	(哀情)名花劫	(第一愛情女子)迦因小傳	(偵探)血手印	恨海春秋	歐戰演義	(言情)碧夢痕	(言情)雙淚痕	(奇情偵探)秘密女子	(偵探)生死美人	(偵探)盜盜	(怪異)火星與地球之戰爭	(理想)八十萬年後之世界	(妬情)雙塔案	(俠情)淫毒婦	(言情)寫真錄	(哀情)美人劫	(言情)情秘	(苦情)玉如意	(家庭)妻之百面觀	(怪異)身外身	(家庭)電妻	(第一美人)倫得小傳	(偵探)祕室	(義烈)費娥劍	(哀情)悲紅悼翠錄	(言情)情仇	(社會)情孽	(軍事)刺蔷薇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三角五分	三角	三角五分	二角五分	七角	二角五分	三角	三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二角五分	三角五分	三角	二角	二角五分	五角	四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	六角	二角五分	三角	二角五分	三角	四角	二角五分	

(哀情)春水沈冤記	(哀情)碧血巾	(哀情)狸娘小傳	(商務)湖海飄零記	(哀情)千古恨	(偵探)黃金舌	(理想)火星飛艇夢	(哀情)靈鷲夢	(豔情偵探)情諜	(奇情)孤雛劫	(言情)藕絲記	(慘情)淒風苦雨記	利俾瑟戰血餘腥記	滑鐵盧戰血餘腥記	(社會)鏡中人語	(偵探)玉環外史	(哀情)情戰	(怪異)妖怪記	(言情偵探)夏春娘	現代之女子	(偵探)猿幻奇案	(愛國)快活之旅行	(偵探)六十萬元之慘史	(家庭)帳中話	(偵探)奇童偵探案	(義俠)雙俠緣	(警世)賣報童子	(警世)聖湖豔影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二角五分	五角五分	五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七角	八角	八角	三角	三角五分	三角五分	六角	四角五分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五分	三角五分	三角	五角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 增修 補註 四續歷代通鑑輯覽

我國編年之史詳略得中合於學校參考學子自修之用者向惟御批通鑑輯覽本編依據此書去瀝取瑜上起三朝下迄明末不推重君主不侈述災祥益以有清二百六十八年之事實凡一百四十卷不繁可簡應有盡有共和國民皆當瀏覽茲將優點列下

一曰補 原書至明末三王爲止清入關以前遼東之敗太宗之死皆諱而不書本書廣徵譯籍東華錄及名家文集筆記百十餘種爲補有清一代事實計二十四卷凡原書所諱言悉行補入

二曰刪 原書於無關治亂興廢之事如日蝕地震帝室瑣事臣工頌揚之語紀載蕪雜概從刪削

三曰正名 原書於崇禎十七年即用並系例本編斷自南都之亡爲明亡弘光一朝專系諸明刪去原書綱首明字而寇陷攻克諸法亦一律訂正

四曰訂誤 原書所載地名小注一以乾隆行政區域爲準民國多所更改凡地名之加釋者一律改從今制其失注誤注之處並爲釐補

全書計三千一百餘頁  
分六十四册合裝六函

▲定價▼

▲大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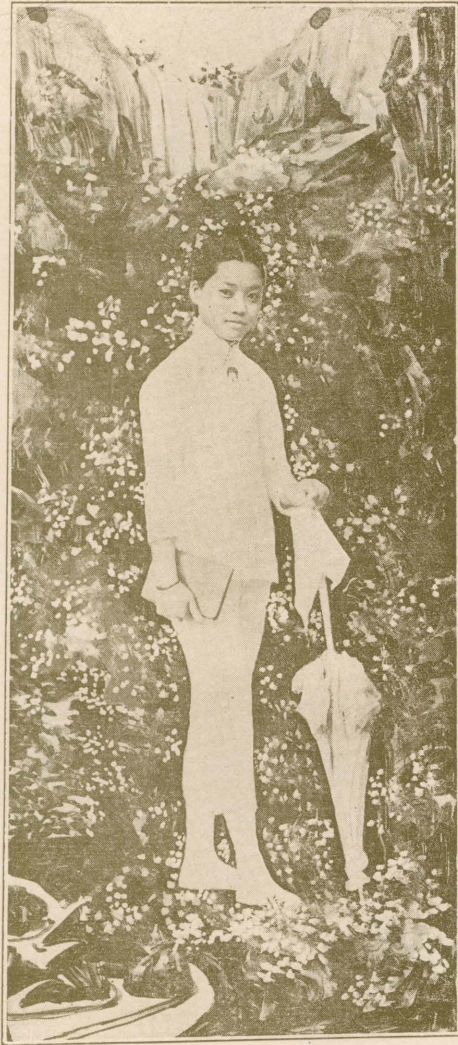
▲十元▼

郵費每部六角另備木箱一隻要者外加一元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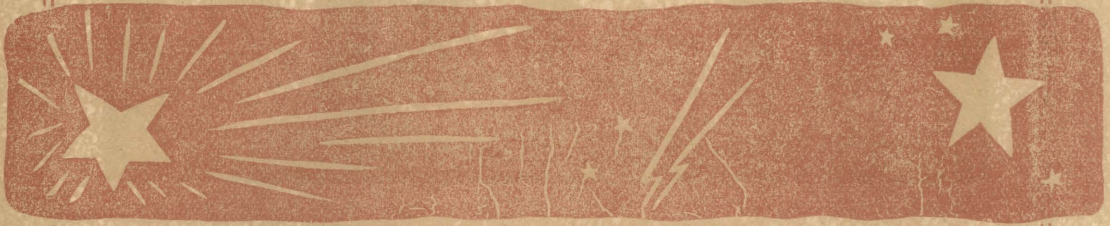
天津孫巧雲



林 吉  
紅 桃 小



學 駢 文 之 者 明 星



清 代 駢 文 評 註 讀 本

價 洋 一 元

全 書 四 冊

文之有駢濫觴六朝遜清一代作者輩出乾慶間允稱極盛近日私家著述公府文移率用此體本局彙輯南北朝文讀本道以軌路範我馳驅各校採用僉稱不謬茲輯是編以爲後盾甌錄四十餘家評註十萬餘言選擇之精當支派之分明疏解之清晰校勘之周密或足爲掣習儷語者之一助云

◁ 上 海 文 明 書 局 發 行 ▷

# 學界注意

原印 歷代詩話  
歷代詩話續編

清詩話

兩漢三國八朝全詩

晉南北朝

唐詩紀事

王荆公唐百家詩選

陶齋尚書蘇東坡全集

樊紹述集

海珊詩鈔

八代詩箋精華錄評註

王次回疑雨集註

現代十大家詩鈔

明清八大家文鈔

明清六才子文

侯朝宗 魏叔子 汪幾峰 三家文合鈔

縮本 康有為 梁啟超 文鈔合刻

章氏叢書

譚瀏陽全集

甲種 乙種 丙種  
中國通史續印  
浮遊史紙印

全十六册	全廿四册	全二十册	全二十册	全十册	全八册	全四六册	全一册	全二册	全二册	全二册	全二册	全二册	全四册	全四册	全四册	全二十册	全八册	全四册	全四册	全廿四册	全廿四册	全六册	
八元	六元	六元	八元	三元	三元	三元	二元	三元	二元	二元	二元	二元	四元	六元	六元	一元六角	八角	六角	六角	三元	十二元	十八元	一元二角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秋 艷 程 伶 名 之 起 後



蘭 佩 王 與 雲 璧 賈

趣味濃厚！事實離奇

哀情瀝血鴛鴦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五分

哀情美人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

復仇女傑麥尼華傳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五分

滑稽諷刺小說紅薔薇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

社會騙中騙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小

本

小

說

十種合購洋一元二角并贈精式布匣一只

社會芸娘外傳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

社會閨閣豪賭記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五分

紀事一掉緣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

哀情菊兒慘史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五分

言偵盜探小說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精印小本！帶攜便利



# 小說名畫大觀

短篇小說最易引人與會本編所輯 **任公琴南天笑瘦鵲蝶仙** 諸名家爲多尤爲難能可貴自倫理教育以至社會偵探凡二十餘類類各十餘篇每篇附以名繪妙與情事切合奕奕如生均情時下名手病鶴栢生慕橋聿光雲仙等爲之舟車之暇手此一編既讀小說又玩佳圖 **怡神悅目舍此莫屬**

發行所上海棋盤街

**文明書局**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繪圖者			著作者		
周栢生	張聿光	周慕橋	天笑	林紓	君武
金少梅	丁棟	錢病鶴	獨鶴	瘦鵲	牛儂
韓佑之	吳松卿	胡永康	栢生	蝶仙	魏毅
		陳梓青	雲仙	琴南	易呆
		陳梓青	天笑	山枕	卓心
		陳梓青	笑旭	亞卓	一
		陳梓青	鶴人	毅	
		陳梓青	孟詞	漢	
		陳梓青	女士		

全書 二十冊 四元 價洋 四元





女伶張文艷



庚 長 陳 伶 女



# 精校大字 隨園全集

袁子才先生早歲解組著述等身詩文及駢體雄視一代自成一家數得其門者學步較易全集共三百萬言洋洋乎文章之大觀也茲特精抄大字影印以公同好全書總目列之於下

## 全書六十四冊

本連史紙洋十四元

預約價洋七元

有光紙洋十元

預約價洋五元

印有樣張函索即寄

- |        |        |
|--------|--------|
| 小倉山房文集 | 樓居小草   |
| 小倉山房詩集 | 素文女子遺稿 |
| 小倉山房外集 | 南園詩選   |
| 袁太史彙   | 湄君詩選   |
| 隨園尺牘   | 筱雲詩選   |
| 隨園詩話   | 捧月樓詞選  |
| 詩話補遺   | 飲水詞鈔   |
| 隨園隨筆   | 箏船詞選   |
| 新齊諧    | 綠秋草堂詞選 |
| 續新齊諧   | 玉山堂詞選  |
| 隨園食單   | 崇陸山房詞選 |
| 碧腴齋詩存  | 過雲精舍詞選 |
| 續同人集   | 碧梧山館詞選 |
| 八十壽言   | 湘痕閣詩稿  |
| 紅豆村人詩集 | 瑤華閣詩草  |
| 袁家三妹合彙 | 瑤華閣詞草  |
| 繡餘吟藁   | 隨園瑣記   |
| 盈書閣遺藁  | 談瀛錄    |
|        | 閩南雜誌   |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本局搜集歷代名媛艷姬  
尺牘得七十餘通或慷慨  
激昂或纏綿悱惻讀之令  
人口頰生香爰於各名艷



之下綴以小傳書以行書  
刊印之精版式之雅實尺  
牘中得未曾有

全書一册 價洋三角

分類尺牘大觀

全十册

價洋一元

本書計分三十五類  
詞句新穎  
體格完備  
凡政工商  
學各界酬  
世應用之  
信無一不  
備平時既  
可研究臨  
時並可抄  
寫只須將  
稱呼填上  
何等便利  
洵尺牘中  
第一佳本  
也

新著 政界尺牘大觀

洋裝一册 價洋一元

本裝二册 價洋七角

此編盡用駢體詞句  
新穎體例  
美備內分  
中央外省  
特別區域  
三大綱共  
五百餘封  
運詞措典  
均合時下  
風裁蓮幕  
中人不可  
不備

文 明 書 局

上海

發行

中華民國六年順直大水災濟南花界諸名姝在會場售物千佛山勸捐助賑攝影紀念



翠寶

小金子

月樵

孫二娘

瑞卿

小菊花

老四

倩雲

銀奎

花雲閣

雪蒙

呂桂仙

老九

小順

琴舫

小寶英

趙小玉

小青樓

小金寶

老五

小順

小玉娥

金鳳



東 京 之 藝 妓

游記小說

天竺禮佛記

# 家庭常識

家庭常識一書內容專載  
各種實驗治療藥方中西  
餐品烹調方法並工業應  
用各種製造之法均係切  
於實用出版已來頗蒙社  
會歡迎爭先購閱每集銷  
數均在五萬以上其價值  
可知現已出至第五集每  
集一冊定價三角外埠郵  
費另加一分

全書 一冊 柳暗花明錄 價洋 四角

上海棋盤街  
文 明 書 局 發 行

小游說 天竺禮佛記

天笑生述

忘閑生曰。戊午三月。素君發願爲天竺禮佛之舉。余偕行也。歸疊吟賤得詩二十絕。以示吾友。憶英憶英。曰。地爲勝地。人是佳人。遊屬俊遊。事誠韵事。烏可以不記。雪泥鴻爪。雅有因緣。爰本詩意。以解釋之。成天竺禮佛記。

素之發願。在二月初。以年來工愁善病。鬱鬱無好懷。幾於無月不病。而嬌喘輕鬢。據此光陰者。半長日。與藥爐爲緣。輒復自惋。因念此哀苦微軀。願藉佛力。少解苦厄。則稽首蓮臺。藝此心香。以盡皈依之誠。願得三竺一行也。我謂不負佛恩。當得善果。及今不行。將成蹉忽。矧藉此領略湖山。堪以蘇君病軀。君與我謀。則深讚歎。是行之不可遲也。於是素意遂決。是爲發願之始。詩曰。玉軀每惹病相侵。愁損華年瘦不禁。願護慈雲銷百劫。空王來證美人心。

素意既決。乃請命於父母。則首詢伴行者。爲誰。蓋以素生性膽怯。未出家門。殊未能放懷也。而素卽以忘閑對雙親。可之。但云。彼事忙。未必能拋却。光陰伴汝行耳。素來泥我。我笑謂。禮佛燒香。是卿功德。他日靈山會上。卿能攜我行乎。素謂卽如君言。是我功德。則助人功德者。亦是功德。況此行本非漫遊。君不偕行。勢將阻我。願力則冥冥中且增罪過也。余曰。勿激我。微子言我亦伴君行。刻方期數友至。君且整理行裝。如期卽行。於是偕行之計。遂定。詩曰。此行杳緲。豈無緣詔。我收狂漸。向禪一笑。白雲同懶散。天風吹處自飄然。

## 第

## 十

## 二

## 集

行期先數日素已事事預爲安排謂禮佛宜事樸素特製布服青裙以舊履不宜踏佛地乃購嫩黃之羅親製鳳鞋又以黃羅製貯香之囊中盤壽字四周鑲以如意式均佳識也余笑謂如意兩字範圍極廣天下事寧有盡如人意者欲求安適當作退一步想素謂君言良是然人又安能無意脫令事事不如意者寧有生人之樂耶自來閩人每喜作佳識然運佳者未必人佳人佳又未必運佳福慧雙修者能有幾耶臨行時素凡一巾一幘必取新潔翹然有出塵之想也詩曰雲囊雪帕悄安排自剪黃羅製鳳鞋千古最難如意事識佳豈必定人佳

是日以早行車赴杭余恐素之失時也越宿留其家詣友談話至夜半三時往則素已先睡以檀香木琢成玉版方命余書姓名籍貫生年月日於其上略飲茶進果餌已四時矣倦就偃臥甫朦朧問素已起而梳沐時曉色尙未辨也余曰時方早起何夙素言我梳洗至費功夫早起略舒齊耳余面裏而臥顧鏡屏電炬雪亮通明亦不能成睡矣妝成御者來催就道曉風拂面細雨沾人衣袂惴惴恐碧翁不做美也至北驛羣友已相候於車站詩曰鏡屏電炬自分明祕闈清嚴記夙盟爭似芳心驚覺早天雞不曙報妝成車行後諸友歡笑雜還各談數日來滬遊之盛余以通宵失眠栩栩然將化爲莊生之蝶素沿車窗作端坐瀏覽車外景物以彼素不出門遂覺鄉村風景在在宜人一樹一石咸有趣味時天已轉晴晨曦初上一路蒼碧之畦間以穠花別饒風致過龍華至松江間夾道都種桃花紅霞一片車自錦繡道中行素顧而樂之云長日蟄居不出門寧不有負此佳景又言轉瞬春歸此好花一經風雨便將謝却耶言下有黯然而之色詩曰歎息春歸滿地霞汽車碾夢過龍華東風紅了來時路三月江南已雨花



至杭州時已過午卽小住於湖濱之清泰第二旅館湖光照檻山影接窗實爲湖樓勝處素爲第一次與西子湖訂交自有相見恨晚之雅而我則如觀名畫如理舊書亦有百讀不厭之概憶於一星期前曾來遊一次探烟霞洞之勝境茲以伴素禮佛故又匆匆來此然我嘗比西湖爲中國一大公園每歲至少必來三四次海市塵囂藉此領略清新空氣而杭地又勝友如雲頗獲朋好之樂卽此行偕素同臨欸接周旋至今時縈夢寐也詩曰眉痕今日鏡奩開敢薄湖山無此才冷被孤山梅鶴笑笑君蠟屐又重來

旅館小憩進餐果腹後素意以卽日詣天竺禮佛而後方敢遊春乃雇籃輿徑上三竺繞樹穿林綠陰如幄時聞一二鐘聲隱隱出自翠微起人微妙之想一路所遇皆鄉村婦子結伴朝山喃喃誦佛號因念佛度有緣者慧骨與鈍根寧有差別耶又見下山之籃輿上嬌紅姹紫插滿山花旣臨佛地則一花一葉同覆慈雲何乃破戒盜花自取罪辜耶詩曰緩緩籃輿出翠微幽香空冷撲人衣如何破戒盜花去妝點春城作亂飛

籃輿至上天竺時已薄暮矣乃暫駐於白雲心安小房所謂白雲心安小房者蓋皆僧侶所設之逆旅以招待香客者也老僧鵝候山門引至客室沙彌捧盤進茶大受殷勤之欸待導入宿舍則白木之牀二三而布衾素帳頗見清潔枕亦加以雪衣惜甚堅硬在彼以上賓相待然素不能耐幸攜有雪罽自隨小坐後卽詣上天竺進香稽首盡三世十方諸佛此爲開宗明義也於佛前求得籤詩兩紙歸來與我參詳籤卜一生休咎語殊非佳而素又雙蛾緊蹙微微歎喟余百計慰解之終不懌惟禪房擁髻深談此情景又烏能忘耶詩曰白雲深處是禪房始信心安別有鄉擁髻凭肩參偈語閑情此賦總難忘

素在白雲房。卽易新製之縞白衣衫。下繫澹青之裙。悉除珠鑽之屬。履嫩黃色之履。幾類芒鞋。妝服既已。樸素語言。亦歸莊重。而覺有一種瀟灑出塵之致。每登佛殿。膜拜蓮臺。一瓣心香。深深默禱。此卽是迴腸百結時矣。而燒香人圍而觀之。謂如此明艷如此婉約。寧非世間第一有福人耶。世間事可與知者道。難爲俗人言。洵非誣也。時則琳宮寶殿。香雲菴。藹素每歸來。衣袂間輒惹爐烟。亦作梅檀之馨。余笑謂卿其司香玉女。後身耶。詩曰。天然愛好是家常。況謝鉛華學道妝。縞袂青裙人第一。梅檀來奪綺羅香。

白雲房住持餉我輩。以清齋蔬笋風味。自是不惡。素亦甘之不覺爲之加餐也。余思今日來此。擾彼香積廚中一飯。亦大有前緣。久饜肉糜。得此殊一清口胃。飯後進橘數頭。我便思眠。而素尙於殿中普佛一堂。以廣善緣。去此玉笋錦瑟之韶華。來嘗粥磬飯鐘之風味。良覺於煩鬧場中。別闢一清涼境地也。詩曰。殷勤蔬笋勸加餐。丹橘黃柑不礙酸。如此雙棲圖一幅。飯鐘粥磬太清寒。

杭人有諺。謂夫婦同叩蓮座者。可續結來世姻緣。朋輩屢以是爲笑。謔頌祝之詞。然是中幽戾繚曲之情。難可解說。道是有緣何以無緣。道是無緣何以有緣。意者魔障不除。業力未消。乃至此耶。吾佛慈悲。安能拯此震且苦惱衆生。而解脫之歟。詩曰。佛力寧填恨海平。今生未願願來生。年來萬慮都消歇。第一思量是負卿。

自白雲房以及三竺靈隱。淨慈各叢林。一切僧衆。均認爲少年伉儷。隨喜燒香。或出緣簿。謂請夫人隨意施捨。或以佛前長明之燈。謂乞夫人募助香油。素以目視我。未敢磨也。我或爲之小作施捨。則必端書素名。願吾佛加被拯拔。此淪落傷心之女子。得少善力。莫負人身。此語我蓋出自真誠。願荷慈鑒也。詩曰。難

償幽怨話三生翻到鴛鴦牒未成欲懺纏綿先懺恨誤人畢竟是虛名  
自三竺至靈隱一路所遇均善男信女無他種人者此地洵堪稱佛國也



今歲為警署驅逐此項乞丐較往歲略少然而滿地哀鴻尙令人不堪屬目各市廟均有一種小錢出售專為施捨乞兒之用素恆儲數十串於輿中沿路見有丐者即擲與之嘗語我謂恨無餘錢不然見此悲

時偶遇一行脚僧見我輩籃輿過脫其頭上所戴之笠擊向輿前曰請居士結結緣請居士結結緣此時輿行甚疾不及解囊余即以手中所持之紙捲菸擲之而彼亦忻然受之以去思之不禁失笑殆結得香火因緣者耶詩曰同是靈山法會人芒鞋踏遍軟紅塵一登一鉢斜陽裏也種前生香火因

慘之狀當多加施與人言地獄此輩非卽眼前地獄耶詩曰滿地哀鴻作慘吟青蚨翠袖擲陰布施豈必求庸福難遣慈悲一片心

至靈隱寺禮佛已畢瀏覽各處勝跡小坐壑雷亭僧侶指點有仙人洞可仰瞻佛面有善根者作金色否則作灰色實皆打誑語也素又詢飛來峰故事告以是皆附會之談以峰勢若飛來故名同一泉耳又何分冷暖漸談及他事謂若在二三年前何期與卿乃在壑雷亭小坐談種種故事耶當日此心已同冷泉之冷孰知天外奇峰乃又飛來殊出意想之外可見人世遇合無常殆有天焉素聞吾言亦惟頷首無語而已時輿夫來催就道卽乘輿下山詩曰壑雷亭畔小徘徊古淚縱橫話劫灰心似冷泉泉未冷奇峰天外又飛來

歸途過淨慈但見草長庭空香火寂歷有一羣女學生在此散步余謂遇此叢林名剎理宜瞻禮三寶素亦以爲然停輿入寺則山門猶存巍峨而大殿圯後未修我獨不解信行者何以忽然於南屏勝地耶拜佛畢常住供獻新茶云是本山所產殿隅置一巨鐘素撞之作鯨鏗余曰此卽所謂南屏晚鐘也聲聞可數十里明日盪舟湖上夕陽欲墮煙水迷濛之際時聞此鏗然一聲者卽此鐘也歸輿中卽口占此詩以示吾友倚玉倚玉云淨慈一遊可云冷然獨絕而未韻意味悠長其境亦如南屏鐘聲雖然讀此詩者如桓伊聞笛輒喚奈何耳詩曰來訪濟公說法蹤新茶常住設清供夕陽紅上桃花面記取南屏聽晚鐘歸旅館後倚玉鷓公均來見訪謀作湖游乃盪槳至三潭印月又至公園啜茗歸時暮靄蒼然矣此三年中屢來湖上若與西子湖有絕大因緣者舟過西泠橋畔有不堪回首之感尙憶前歲所填浣溪紗後半

闌句云山色遙分眉子綠霞光微暈頰兒紅西泠橋畔一絲風此影事惟倚玉知之詩曰鴟夷范伯有高風敢說湖船料理中宛宛綠波人去也西泠橋畔一絲風



已盡者則湖風湖水明鏡明妝亦見綺膩溫馨之致詩曰嫩晴曉氣滿高樓亦是溫馨亦澹幽收拾湖光明鏡裏珠簾斜捲看梳頭

余謂湖上光陰最好是曉晴之天如觀美人別有一種嬌嫩之姿余每來杭必住湖濱又恆早起所以領略此好景也是日晨八點鐘起憑欄眺賞者久之微怯春寒返觀素則尚擁羅衾而臥嬌鬢堆枕癡夢若雲呼之不磨余促其起而理妝謂脫再遲遲者倚玉諸君且來矣素遂起而梳洗因憶龔定盒有句云爲恐劉郎英氣盡捲簾梳洗對黃河自見英氣勃勃顧英氣銷磨

在杭城時略購土儀而歸時我贈素以龍井之茶素報我以蜜漬梅子等歸途調之曰君今日已受我茶斗憶彼與我者梅子交換贈品本出無意至此一似皆含有意味者蓋素本梅姓我嘗借詠梅口占作謔詞曰巡檐欲索紅妝笑肯作孤山處士妻今以贈我梅子故愈足爲一種調謔之資料惟素之爲人向不好謔浪於我尤不妄作輕峭語今以是故又顰眉不語愁腸百轉也詩曰枝頭梅子故離離酒浸曹公餽一卮不信廋詞成雅謔忽拈羅帕作凝思

禮佛既罷便整歸鞭以晚車返滬爲時僅三日也此行雖暫足爲我與素兩人之一紀念歸時倚玉兄弟及鵷公均隨車送我至於駕湖珍重而別此二十絕句原可當一篇遊記讀也本以敝帚自娛不足當文人一盼重以憶英之請求握管記之詞雖未工然均紀實也詩曰長亭短驛太匆匆笑擲霜毫句未工猛憶河梁一握手駕湖極目送歸鴻



言情小說

非夢記

上海文藝編譯出版社

# 復辟始末記

全書一冊

價洋四角

本編於復辟之原因

結果及各方面之陰

謀祕計偵探的確記

述詳實內分四大章

(一) 復辟之醞釀

(二) 復辟之動機

(三) 復辟之暴發

(四) 復辟之失敗

以及附錄零拾有關

復辟事故者靡不縷

載無遺後之作民國

史者當可采錄及之

也

全書一冊

▲▲▲▲  
民  
▼▼▼▼

▲▲▲▲  
國  
▼▼▼▼

▲▲▲▲  
叛  
▼▼▼▼

▲▲▲▲  
人  
▼▼▼▼

## 張勳傳

張勳一生事實離奇性情孤

特實為中外歷史所無即家

庭之怪狀亦非新舊小說中

所有茲據其親友所述編次

如張勳之出身張勳之變跡

張勳與清室之關係張勳與

北洋派之柄鑿張勳與西南

各省之周旋張勳之佔據徐

州張勳之縱容辦軍張勳之

部下張勳之家庭張勳之暴

戾張勳之懺悔張勳之貪婪

張勳之淫惡張勳之迂腐張

勳之交際張勳脫逃時之趣

事張勳失敗後之雄心

二角五分

上海文藝明書局代售



言情小說 非夢記

吾邑汪立度老畫師也其人正直為里黨所推妻早亡賸二女長曰薇香次曰芸香均國色立度自教二

曼殊上人遺墨



曼 殊 上 人 遺 墨 照

女繪事有燕生名海琴者其父與立度世交因遣之從立度學既三年頗得雲林之致而生孜若無能也立度愛生如己子欲以薇香妻之生之父母俱皆當意生行年十二遭母喪父挈之博遊西樵逾年歸將為生行訂婚之禮不料以消渴疾卒生惟依其孀劉氏後三年立度重以姻事聞於劉劉意殊不屬乃婉言曰待之待之更三年議此未遲也一日劉假無心之詞問

生曰汝愛薇香否生視地不答劉曰薇香好女子也惟我問諸算命先生矣恐不利於汝故為汝辭之耳

生愈不語過四日。生得沉疾。劉百問不一答。劉心知其理。耳語之曰。我有甥女鳳嫻。與薇香不上下。定爲  
汝妻之。勿戚也。薇香但善畫。須知畫者寒不可衣。饑不可食。豈如鳳嫻家累千金。門當戶對者耶。生不語  
如故。又過五日。生病稍痊。劉大悅。命侍婢阿娟以玫瑰點心進之。詰朝。生徐行至燕處之室。甫入。見劉與  
一靚妝女郎共話。女突見生。卽起立欲避。生凝矚不轉。劉見生慰問。倍切。忽而微哂。引女郎之手。卽問生  
曰。昨日點心美乎。生曰。厥製滋佳。因問所自來。劉向女郎言曰。汝今日更爲海琴。多製百枚。彼病新痊。食  
量必倍於汝。此時女郎紅上梨窩。生肅然欲退。劉止之。笑曰。海琴今日見嘉賓。不拜何也。旣啖。人家點心  
不當道謝耶。生如言與女郎爲禮。女亦莞爾。盈盈下拜。此覲面之始也。停午。女親持重酪及餅子饋生。生  
亦欣然相受。抵暮。生患又發。體中溫度逾四十。第二日。人略清爽。復見女郎。輒步溫香。捧藥而進。自是殷  
勤調護。彼此默不一言。一夕。生日稍暝。忽覺有人卽枕畔引生右手。加諸鼻端。聞之復傾首以唇櫻微微  
親生之。顯迄生張目而視。則女郎悄立於燈畔。著雪白輕紗衫。靡顏膩理。二人眼光頻頻相對。生中心愈  
覺搖搖久之。微啟女郎曰。阿姊恠矣。又曰。何事見教。敬煩阿姊以芳名見告。女低鬟不應。有問生再問曰。  
嬌娘安睡未。女又不應。然見生發問。若欣欣然有喜色。卽探懷出一嵌珠小匣。授生。廻身而去。厥後生久  
不覩女郎。乃私叩阿娟曰。前日女郎何人也。阿娟笑而不答。他日又問附耳曰。汪家薇香公子認得未。旣  
而生自念薇香貞默達禮。吾雖在病中。豈容爲我侍側。矧以香盒見貽於禮。尤悖。生不見薇香。七稔然幼  
小之時。知其腰纖細。髮茂密。及其雙窩動處。今日尙歷歷憶之。繼而更設一想。謂此女郎或吾在夢中所  
遇。非眞薇香。殆阿娟給我耳。執盒細瞻之。異常精好。凝香如故。則又明明非夢。使阿娟之言屬實。何以容

髮並不符協。此際百思亦不能得其真綜。之此女郎非薇香卽鳳嫻。非鳳嫻卽薇香。舍此二人。嬌娘決無遺。看病榻之理由是往復推勘。如入魔不醒。忽而急起。呼曰阿娟：汝趣告主母公子。非薇香卽畢生不娶也。數日生似愈而非愈。劉復慰曰：汝須自寧其神明。春爲汝娶薇香也。生自此日爲狀微。適有僧名遣凡者。與生素舊。微窺其情。隨時示以般若。意旨令自開悟。而生執於滯情。疑信參半。破夏遣凡約生赴鼎湖。居報恩寺四十餘日。病仍弗瘳。一日生泛舟過一橋。有二女行釣水邊。微風動裾。風致乃如仙人。生審覘之。的與垂髻時無差。正薇香姊妹也。心躍然動不已。知阿娟之言果妄。旣歸訪之。小沙彌方知玄度寄寓寶幢南院。明日晨齋畢。生謁玄度。玄度蠹衣垢面而神宇高古。方伏案作畫。畫松下老僧獨坐彈琴。一鶴飛下。旣竟。命生爲題之。生接筆搆思。少選書一絕句曰：海天空闊九皋深。飛下松陰聽鼓琴。明日飄然又何處。白雲與爾共無心。玄度自撚其鬚曰：字跡類女子。然小詩可誦也。已而告生曰：吾來已兩月。一二日須返里爲先。人修慕汝。輒弱於此。靜養爲宜。吾事畢卽來看汝。生聞言戚然。改容知不能與薇香於此圖良會也。遂辭其師出門。惘惘路上。遇韋媼。面言曰：久未見公子。公子面容瘦峭。何也。我正有無窮之言。宜加質問。公子許我乎。生心滋異。迴憶媼是薇香孀母。慈祥之人也。恭謹答曰：惟媼之命。媼第一問曰：頗聞人言公子已定婚。其人麗且富也。非歟。生曰：未之前聞。第二問曰：公子髫齡時與薇香甚相親愛。今公子憶念之乎。生曰：深憶之。第三問曰：薇香曾有何物贈公子。生曰：有：其亡母所遺波斯國合心花釵。第四問曰：今猶在否。生曰：珍藏之。最後第五問曰：公子愛花釵。抑愛表妹之香盒耶。生始聳然不能爲辭。相顧良久。反問媼曰：媼那知香盒事。媼不答。卽正色言曰：薇香傾心向公子。以來匪日。不思公子密

告我曰不偶公子不如無生我深念薇香雖貧公子夙稱風義固如是負一女子耶生從容答曰我心亦如薇香此事稟父母之命我實誓此心天下女子非薇香不娶也遂將得病受盒諸事一一白媪媪始省劉之用心並非公子忘懷生瀕行曰上帝在天矢死不移吾志媪曰佳哉公子之言也公子珍重千萬我他日會令薇香見公子望公子勿泄於人生歸寺中日思日懼知劉果無意於薇香一日閑步至山門見柳瘦於骨山容蕭然知清秋亦垂暮矣卽以此日辭遣凡歸家遣凡勉之曰子有夙慧我深信之母近淖約自不沈煩惑之海子其念之生抵家日伺韋媪之踐其前約忽而阿娟趨至瞪目謂生曰公子且登樓有事相告生果從之登樓阿娟當窻以千里鏡授生遙指澤邊言曰公子諦視之勿誤也生引鏡臨眺遠遠一女子倚風獨盼審視赫然薇香也俄一男子步近其前生覺手足酥軟墜鏡於地阿娟扶之下樓生幾半日不動阿娟乘間曰言之或勿訝耶吾見此狀不一次矣以公子不在家未卽進言於公子前時公子見問侍湯藥者何人吾以爲薇香今則知實爲公子表妹鳳嫻也表妹幽閑貞靜愛公子罔有悛心而薇香之爲人公子殆有以見之矣然公子當日要吾告主母非若人不娶吾誠不知公子於義何取或公子未知其人底細主母時亦有言在理應爲公子娶薇香然而婚姻事大旣聞此女有解佩遺簪之行則此女何得污吾公子主母故遣表妹一見公子以試公子懷抱奈何公子不察口口聲聲謂非薇香不要至於苦病連綿今公子自思豈可以金玉之質爲街女摧折其愁直不值薇香之一笑公子誠能自淨其心一依主母之命則吾亦藉公子洪福承迎公子終身享有齊眉之樂願公子審思之阿娟言畢生注目視几上書篋默不一語明日阿娟引鳳嫻入生之室而告生曰公子病中存問之人也言已遂行鳳嫻始

以輕婉之聲啓生曰表兄！玉體少安耶生應曰敬謝表妹二人寂然而立空庭落葉二人一一聽之鳳嫺覘生睡間似有淚痕婉慰之曰望蒼蒼者佑表兄無恙言已乃出既而稍停趾似待生發言生果有言曰請表妹得閒來坐鳳嫺既去生復悄然自念移時卽啓書篋出花釵以悅妝淚然後裏之呼阿娟告曰爲我敬還薇姑言公子家法嚴不容久藏此物也一日淡雲微雨鳳嫺獨至生室助生生理浴衣壁上有鏡鳳嫺對鏡而坐俄而徐徐引其眉角向生言蘇州女子於傅粉一道獨有神悟蓋鳳嫺生長蘇州好織織而談蘇州之事間以昵辭生但唯唯繼而坐于生側卷其纖指央生曰表兄試猜吾中指何在生猜之不中鳳嫺微笑執生之手自脫珊瑚戒指爲生着之遂以鬢親生唇際欲言而止者再乃囁嚅言曰地老天荒吾愛無極言已竟以軟玉温香之身置生懷裏生自還釵之後心緒悽愴甚於亡國鳳嫺備悉其事故沾沾自喜以爲生正在迴心轉意徐徐輸以情款卽垂手而得劉卽時時引生同鳳嫺遊履園中生益憮然覺天下無一事一物能令其心生喜悅者猛憶遣凡平昔所言款款近情殊非虛妄作計既定卽託病辭劉重往鼎湖劉不知生已絕意人世頻使鳳嫺傳問生則凡百求棄於鳳嫺而鳳嫺濃情蜜意日益加切一日大霧迷漫生晨起引目望海海沉沉無聲久之亦似沈吟語曰世人夢中悠然自得真趣若在日間海闊天空都無意味也生正在垂眉閉眼適其時微聞足音憬然迴顧則鳳嫺阿娟同至生延坐曰謝表妹遠道臨存鳳嫺曰我來求教何言謝也忽而愕視生曰表兄胡爲顏色猝變寺中風露侵人表兄今日同吾歸乎生乃凝思曰表妹勿爲吾憂吾山居樂也阿娟將荔支進生鳳嫺爲生擘之此時各有心緒脈脈不宣阿娟既退鳳嫺含笑問曰有人咏荔支壳云莫道紅顏多薄命昨宵曾抱玉郎來二語工乎生

似有所念已乃漫應曰工鳳嫻方欲再言生頗踈踏時見天際雁羣忽而中斷至於遙遙不見遂對鳳嫻脫口言曰累勞玉趾良用歉仄既承垂愛今有至言相告吾多病殆不能歸家卽於寺中長蔬拜佛一報父母養育之恩一修來生之果幸表妹爲白嬌娘請嬌娘哀恕之鳳嫻聞言蘊淚於睫視生曰表兄此言何謂吾豈敢傳於尊嬌須知吾身未分明萬一尊嬌聞此言以爲吾必有所開罪於表兄則吾與表兄無相見之日表兄彬彬溫靄之人豈忍之乎吾亦知有一人牽表兄之臆顧其人弗端人皆知之表兄寧無所聞今表兄忽以此言相示且問吾謬戾至於何地嗟夫表兄傾聽之海潮澌澌是吾瘞身處也言訖嗚咽不已此時情網彌天而下生莫知所可又見鳳嫻已清瘦可憐竟以手扶鳳嫻恍然凝思旣而變其詞曰表妹旣知吾言爲有因則必宥其離世之志表妹高義干雲吾豈無感紉在心適所言肆甚須知吾心房已碎不知爲計還望表妹憐而恕我表妹慎勿哭人且來鳳嫻卽曰然則表兄知所趨避矣生欷歔答曰自今以去常接表妹歡笑不得謂非上蒼垂愍鳳嫻此時如石去心復露其柔媚之態抱生以己頰僂生之頰已而力加親吻遂與生別生一夕聞僧言玄度重來寶幢養疴携燈參謁則玄度病頗沈頓二女并侍榻側薇香見生入卽避座而去芸香垂其雙睫似不欲視生也者玄度視生乃無一言時方雨甚韋媼堅留生宿隔院夜已深沉媼持燭來視亦甚至敬禮已而突語生曰公子前此使阿娟期薇香於澤畔公子乃忽爽其約而遣他人替代宜乎薇香不與之言而返敢問公子何以對薇香其時吾曾謁公子之門阿娟答言公子已外出公子豈知薇香憂迫之情而憐恤之耶薇香初意本不欲出吾特以公子情深義重力加勸勉始毅然赴命耳生聞言心爲一震卽倉皇答曰此何日事吾未嘗有是約也媼思之復曰

是亦不能無問。然則花釵亦非公子親交。阿娟者。耶生曰。花釵固吾親交。阿娟令返薇香。媼曰。意何在也。生曰。此語何能答。亦不須問。今實告吾媼。吾此來鼎湖不久。當祝髮爲僧。生至此咽塞不能續言。乃逆吞其淚。顫聲曰。請媼語吾親愛之人。釵去而寸心存也。媼此時愀然作色曰。前朝公子與一送眼流眉者。相抱而泣。沙彌共見之。此曷爲而然者。耶始吾歎公子信義多情。吾今然後知公子矣。媼與生對答時。薇香潛立戶外。一一俱聞之。既返。踞椅於邑。抽刀遽欲自剄。聞其父呻楚聲。則又自止。若是者三頃之與芸香共寢。芸香言相生儀表決非負心之人。薇香斗憶生言寸心存。猶有藕斷絲連之意。又思答媼之第一語。中心油然而暗。喜意必有人誑生。則他時二人親證。自能迴復其心。是夜雨滴不止。生亦不能成寐。思媼之言實出至誠。知前時所見實薇香。見給於人。愈思則愈見。薇香淑質貞亮。決其人無他遇。天明將還釵。本末陳露於媼。深自引咎。乃歸寺汲汲無歡。無何立度病卒。生出資營葬於寶幢。媼遂同薇香姊妹歸鄉。生亦以劉命催歸。歸時已不見鳳嫺。生始責阿娟妄言傷正。阿娟志忒曰。不敢既。不許吾爲知言。公子當後識耳。越日。劉謂生曰。汝終日容色不悅。何也。汝須自珍。重月內我爲汝定鳳嫺爲婦。臘月消吉。成禮百年之好。吾爲汝慶。汝前謂非薇香不娶。此汝年鬢尙輕。不曉世事。薇香德素。何如今姑。勿論使其人卓然貞白。娶之不但無一星之益。人且藐吾家世。我仔細迴環。所以必爲汝娶鳳嫺者。門戶計耳。非我故爲猜薄。薇香鳳嫺亦婉惠可愛。何悖於汝。今汝須靜聽吾言。勿爲他人所惑。此男兒立身之道也。生跪劉之前。力爭曰。我負薇香。獨謂義何。劉怒曰。汝但博一女子歡心。視我之言爲臆辭。耶生此時知劉意不可挽回。時日西夕。生往敬薇香之門。韋媼肅生入。生告之故。媼令薇香庭迎。是夕月寒霜冷。生肢體戰動。無以致辭。

忽進抱薇香於懷。兩人胸際沉浮。呼吸息息。皆聞良久。薇香廻其含頰之面。就生微歎曰。君既迫於家庭之命。則吾又豈容違越。願自保愛。毋以一女子傷君之懷。吾銜恩戀德。以至於今者。以君或能娶我耳。不謂天心已定。何必更言。今茲猶得接君眉宇於吾福命已足。復何憾也。言已。佗然以其葱纖輕推生手。辭生而入。不欲以淚眼向生也。生惶懼而還。不知所以。翌晨生忽不見蹤跡。三日並無音耗。劉以薇香誘生。訟於官。官乃刑鞠薇香。薇香無言。遂押薇香於女牢。生不知也。薇香顏色憔悴。不可復言。然自念爲生之故而受厄甘也。生辭家行至虎山。盈眸寂樂。乃爲僧數十晨夕憶薇香不已。請一村嫗潛修音問。芸香得書。辭甚瑰麗。芸香不敢泄其事。便同章媪尋生。欲生歸。一白其姊之寃。二人至欽州。值江上盜賊。遽起劫芸香。以去。媪望門乞食。薇香不知也。先是。邑中有巨富姓陳名道者。求生之畫。累年不得。厥心違怨。偶遊虎山。忽見生。卽歸。具稟有司。謂生與石劍儒同黨。今潛迹沙門。恐有犯上之事。時巡撫某公素知生名。因親往寺中與生閑談。甚敬愛之。臨行密以實情告生。令卽去。及生離山未半日。而某公捕生之緹騎發矣。生窮寒。路次由是變易姓名。粥晝爲生。兩閱月至烟村地。去大良十數里。有老人見生。行步容色可憐。款生於別館。生一夕獨坐凝思。冀伊人之入夢也。忽見鳳嫺竊步入室。容髮如舊。生驚愕欲絕。鳳嫺審視生滅燈。同坐微微太息。然後低聲言曰。表兄勿駭。老人吾祖也。今晨聞婢輩談客竊窀無雙。又見手筆。知是表兄。比聞官府求表兄。頗急。未審何因。幸表兄不以前事告吾祖父。但未知表兄今欲何行。生默坐不應。鳳嫺雙手攬生。淒然下泣。曰。吾愧汝念汝情。何極也已。而生依所教。作書慰劉。將避地大良。鳳嫺爲生備貲甚豐。將新製鳳文之綬。親爲生束之。黎日生別鳳嫺半月。得從間道達大良。止於波羅寺。寺爲明時舊。



構風景大佳。生飲水讀書。狷行自喜。人間幻景。一一付之淡忘。僧衆尊敬之。明年秋。有女眷遊息於寺。生瞥見一青衣。面容動靜。酷肖芸香。殷勤瞻矚。問其名居。不告。明晨。生於窻上。得芸香手簡。始知薇香繫獄。媪流落。無方生魂。膽俱喪。束裝歸家。鳳嫺已俟。生久矣。劉請釋薇香。薇香出獄。自歸屋中。空無一人。生投書。薇香盡言爲僧。及遇芸香之事。薇香披文下涕。輒思自裁。又恐貽生母子之忤。遂寄食於隣媪。爲人繡花朵。以自度。矢志不嫁。人或勸薇香。薇香不聽也。忽一夕。生約薇香於疎星之下。以傷切之聲。言曰。父母雙亡。亦有何樂。薇香知吾言中之意。乎。薇香俯首低聲曰。知之。生曰。善。吾愛汝。心神俱切。願運與人忤。吾兩人。此生終無緣分矣。今茲汝我前事。都不必提。惟吾兩人後此之心。當如何。得其歸宿。則不能不於此夜。今時。解決之耳。薇香再三歎息。乃謹容答曰。人生爲淚。死爲魂耳。吾前此不曾謂君母以我累君。家庭之樂。乎。生曰。然。事勢至是。婉戀之情。當卽斷絕。然而天地綿綿。我今試問汝立志不嫁。他人亦有以教我作人否。薇香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女子不嫁。尋常事耳。生反覆與言。終無動志。乃跪薇香之前。言曰。汝不嫁人。我亦終吾身不娶。媪娘如見。偪者有死而已。薇香扶生於懷。言曰。是何言耶。君殊亦未爲吾計也。須知吾之處境。實不同君。君如學我是。促吾命耳。君果愛我者。舍處順而外。無第二義望。君切勿以區區爲念。承順尊嬌。一不幸。尊嬌之恩。二不負鳳嫺之義。吾今生雖不屬君。但得見君。享團圓之福。則所以慰我者。不已多乎。言至此。以指示生。曰。有人生。廻望則鳳嫺。蠹立於後。目光如何。生不能見。但聞鳳嫺微微一歎。曰。彼何人者。生枯立如石。人鳳嫺卽曰。鄉也。阿娟謂此女。眼色媚人。今乃知果清超拔俗也。生復廻視。知薇香已去。因歎曰。賢哉。薇香乎。鳳嫺續曰。此言良信。表兄盍有以成其志耶。生仰天而嘯。少間。問鳳

嫺○曰○其○言○一○一○諦○聽○否○鳳○嫺○但○凝○睇○而○不○答○須○臾○以○臉○伏○生○胸○次○言○曰○表○兄○愛○之○固○其○宜○矣○獨○弗○體○尊○嬾○  
之○心○而○云○終○身○不○娶○抑○以○我○不○肖○弗○屑○締○盟○耶○言○時○嬌○泣○不○止○生○知○不○必○更○語○爲○扶○將○曰○歸○明○日○生○接○薇○  
香○書○書○僅○數○言○生○不○食○而○泣○三○詣○薇○香○終○不○復○見○劉○與○鳳○嫺○極○力○慰○解○會○遣○凡○來○訪○劉○便○使○生○經○營○行○裝○  
與○遣○凡○重○遊○大○良○冀○遣○凡○有○以○收○束○其○心○一○日○途○中○見○兩○麗○人○騎○細○馬○而○來○其○前○一○人○顧○盼○不○捨○其○後○一○  
人○微○微○以○目○示○意○令○生○相○隨○生○知○是○芸○香○心○驟○喜○意○此○行○必○得○薇○香○迹○兆○足○不○覺○隨○其○後○而○步○俄○至○一○巨○  
閩○邑○邑○徘徊○至○日○落○忽○見○韋○媼○出○漫○向○生○曰○公○子○佳○乎○且○言○在○欽○州○遇○盜○與○芸○香○分○散○月○前○乞○食○經○此○託○  
天○之○庇○復○得○與○芸○香○相○會○芸○香○自○遭○劫○後○江○學○使○以○重○金○購○得○之○今○卽○此○家○女○公○子○侍○兒○也○生○問○薇○香○安○  
居○媼○聞○言○恨○且○歎○曰○尊○嬾○真○不○諒○人○遂○執○生○手○歎○喟○頻○頻○生○戰○慄○曰○媼○語○我○薇○香○安○在○媼○終○不○答○一○言○生○  
趨○而○返○明○日○曉○鐘○未○發○不○辭○遣○凡○而○去○生○與○薇○香○慕○戀○事○遣○凡○微○有○所○聞○爾○日○徧○覓○生○不○得○卽○馳○至○生○家○  
生○亦○未○返○乃○呼○阿○娟○細○詰○其○事○阿○娟○略○述○之○遣○凡○曰○薇○香○今○在○何○許○阿○娟○云○薇○香○自○作○書○給○公○子○謂○初○心○  
已○易○卽○日○如○大○良○囑○公○子○無○庸○懷○顧○凶○徵○卽○兆○於○彼○夕○也○遣○凡○曰○然○則○薇○香○死○矣○汝○親○見○其○死○狀○否○阿○娟○  
云○韋○媼○語○我○有○得○素○烏○於○江○側○者○薇○香○遺○物○也○兼○囑○勿○言○於○公○子○遣○凡○沉○思○曰○公○子○歸○來○汝○誠○勿○以○此○告○  
之○爾○時○鳳○嫺○在○旁○泣○詢○生○歸○期○遣○凡○徐○曰○以○我○思○之○或○有○相○見○之○日○其○後○年○春○遣○凡○行○次○五○指○山○遇○一○執○  
役○僧○卽○生○也○見○遣○凡○不○談○往○事○逾○數○月○遣○凡○見○生○山○居○寧○謐○遂○卷○單○而○別○

(完)

言情小說

心

照



上海文書局發行

# 魔術大觀



外國之魔術即中國之戲法戲局所出戲法大全一書明白如話試演立驗銷數之巨備受各界之歡迎本編所載譯自**東西魔術大家之新著虛虛實實奇奇怪怪**借聲光化電為作用與中國戲法相較實**異曲而同工**譯筆既軒豁呈露圖繪亦不失形模婦豈得此可以了解**研究科學借徑遊戲**亦增長智識消遣牢愁之一助也

● 東西魔術

● 二百餘種

全書 一冊  
價洋 六角

(天4)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法國大小說家毛柏桑原著 瘦鵑譯

毛柏桑 Guy de Maupassant 以一千八百五十年八月五日生於西茵河下流之梅洛梅斯尼堡。初入佛都某小學讀。後又畢業於羅盎書院。普法戰爭中。嘗身歷戎行。斬將刈旗。驍勇無匹。且服務於海軍部中。歷十年之久。歸而從事於文墨。草小說詩曲數篇。編脚本一。卒以小說蜚聲法蘭西全土。所著善寫社會物狀。栩栩欲活。有「庇亞爾與葉盎」「朗度利姊妹」「巴朗先生」「男友」「小綠克」諸書。并短篇小說三四百種。一時稱短篇小說之王。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忽中狂疾。以翌年七月六日。卒於巴黎之柏山。法之人咸爲震悼。小說界中如失明星云。

車去堪納時。旅客圍噓都滿。彼此多相識。因相與傾談。興采彌烈。迨過太拉斯貢。有客言曰。此間嘗有謀殺案發現。諸君亦知之否。座中有知之者。卽紛紛聚論其事。言彼兇人如神龍。令人不可捉摸。兩年中。戕殺旅客多人。而官中卒弗能弋獲其人。良可怪也。於是人人爭發意見。談興颺舉。間有女客微睇車窗外。沈墨之夜。不期大顛。若見兇人方兀立萬黑之中。目灼灼視人。且將出而相襲者。男客多壯於胆。一無所懼。更臚舉平昔所聞怪駭之事。傾筐倒篋而出之。或言在專車中見一風人。或言獨行踽踽。驟遇綠林暴客。幾喪其魂魄。斯時人各侈述一事。聞者咸咋舌。後有一醫士。常於南方度冬者。忽止衆弗聲。述一微妙之情史。醫士之言曰。鄙人生平初無奇遇。足爲諸君告者。惟識一婦人。有疾輒就診於吾。彼嘗身歷一事。奇乃無藝。而於情史之中。亦別創一格。婦俄產。爲曼麗白拉拿伯爵夫人。雪膚花貌。明治絕世。俄土固多

美人可謂美人。毓生之所入其國者。但見有女如雲。都類瓊花。璧月。秀眉。連卷。纖腰。諛口。輔媚。妙入骨。而橫波之目。其媚尤無倫匹。蔚藍間微作淺灰。如於青天碧海。中霧以微雲。一痕儀態。冷若冰霜。似示人以不可犯。顧謂之嚴冷。則又非是其溫柔處。大足滯人心魂。凡吾法蘭西人見之。無不傾倒者。然俄土雖多美人。而白拉拿伯爵夫人尤爲羣美之冠。數年來夫人胸膈有患。爲勢殊烈。醫者百治罔效。因勸往法蘭西南部養疴。而夫人戀鄉心切。不欲去。聖彼得堡遷延及於去秋。醫者咸束手去。伯爵大恐。力迫夫人作曼冬納之行。曼冬納者在法蘭西南部。地絕幽蕪。夫人不能却。遂擔簦首塗。攜臧獲數人。以爲己伴。登車後。獨處頭等車室。倚身於門。中心頗邑邑。流波外矚。但見村野如奔馬。一一飛掠而過。自顧一身孤寄。如萍浮大海。不知作何歸宿。是時萬里長征。直同遠放。旣亡兒女。又鮮戚友。夫則情愛已汨。非復昔比。此次如遣病奴入醫院。漠然不以爲意。故爲程遙。初不偕行。揣其意中似欲放己於世界。盡處始以爲快者。每抵一站。惟侍僕伊文。必入問主婦有所欲否。伊文老矣。宅心至忠誠。夫人出一言。無不立從。比暮車行益疾。夫人中心憧擾。弗能入寐。忽思檢點其所挾金幣。用以自遣。因出錢囊。傾之膝間。金色燦然。殆類金河流溢。金皆法幣。爲伯爵所貽。行購方檢視間。斗覺寒風一縷。直撲其面。夫人亟仰視。則門已洞闢。於是大驚。立以肩巾蔽膝。金乃立隱。須臾見一男子。曳影而入。被夜服。入時喘甚。呼吸幾弗屬。首露不冠。被創於手。旣入闔門。而坐雙眸灼灼。然諦視夫人。繼見腕間方流血。卽出素巾裹之。夫人疑爲盜。剽驚悸欲絕。而此男子仍作喘。木視夫人。顏色微變。筋絡皆掣動。已而言曰。夫人毋恐。夫人自聞中心作大躍。瞭默弗能出語。而耳際亦營營作聲。如蜂鬧。衙男子又曰。夫人幸勿懼。吾非鷄鳴狗盜之流。來此逞盜竊者。夫

人仍無語立並其膝。膝間金幣乃如溝水流溢，迸落於地。男子視金微震，亟俛而斂拾。夫人大驚，盡委餘金而起，亟趨門次，似欲擲身車外。男子已知旨，立挾之臂間，捉其腕言曰：「夫人聽之，吾非盜賊，今將拾取此金，一一檢還。然吾因隸黨籍爲官中所忌，夫人脫能助吾越此國界，引身遠去，感且不朽。一小時中，吾輩將至俄羅斯最後之車站，更一時二十分者，則且去此國境。夫人果不吾助者，吾且無幸。總之，吾非盜，非竊，亦未嘗爲墮行敗節之事。夫人不信，敢指天日爲誓。語次復踞而拾金，納之錢囊，已授夫人。自就一隅而坐，厥後二人均弗動，亦沈默不語。夫人初尙大怖，繼而少安，而男子則兀坐如故，初不少動。雙眸停注於前，顏色如死。夫人驚定，微睇以目，見其人年可三十，面目頗挺秀，觀其爲態，亦端肅如君子。時車行絕迅，披夜色而前，汽笛聲大作，破空如怪鷗叫。俄車漸緩，汽笛復怒鳴。伊文來至門外，足恭候命。夫人復微睇男子，顫聲謂伊文曰：「伊文，爾可歸報伯爵，謂吾途中甚安，不復需爾矣。」伊文大張其眸，狀至震愕。囁嚅言曰：「此間甫抵排林，老奴歸後當再至耶。」夫人曰：「否，爾可留居俄土，勿復從吾同行。此數金爲爾旅費，爾可將去爾冠及外衣，曷授吾伊文益大震，顧亦不問立禱。其外衣并冠上夫人淚華承其兩睫，磬折而退。少選，車復疾進，直趨邊境。夫人顧謂男子曰：「麥歇，此衣冠君其御之，今而後卽爲吾僕，伊文矣。惟有一事乞君見許，途中不得與吾交語，并片言勿吐。茲事殊，君亦無事稱謝。男子但磬折不作一語。頃之車又抵一車站，有稽查者御制服，岸然入車。夫人示以護照，指男子曰：「此爲吾僕，伊文有護照在。是稽查者去，車乃復行。如是竟夕，二人咸相對無語。詰旦已入德意志境，至一車站少止，男子忽下車立門次，足恭言曰：「夫人幸恕鄙人背約，今茲不得不吐一言矣。去俄境時承爲鄙人故遣去，尊紀令鄙人庖代其。」

事○義○所○應○爾○夫○人○亦○有○所○需○乎○夫○人○冷○然○答○曰○君○但○為○吾○召○侍○婢○足○矣○男○子○噉○應○去○已○而○婢○至○侍○夫○人○下  
 車○入○餐○館○時○夫○人○見○男○子○方○遙○立○視○已○厥○狀○彌○切○途○中○復○追○隨○弗○捨○至○於○曼○冬○納○醫○士○述○至○是○少○止○尋○又



中○一○面○後○彼○即○日○躡○吾○後○有○如○吾○影○吾○每○外○出○輒○一○見○之○彼○引○目○目○吾○為○狀○殊○異○顧○未○嘗○趨○近○與○吾○交○語  
 夫○人○言○已○則○微○蹙○其○修○眉○若○有○所○思○已○忽○矍○然○言○曰○吾○知○彼○人○此○時○又○在○窗○外○遲○吾○矣○遂○自○安○樂○椅○中○亭

言○曰○一○日○吾○在○事○務○所○中○方○待  
 病○者○就○診○斗○見○一○英○偉○少○年○翔  
 步○而○入○懇○懇○語○吾○曰○醫○士○鄙○人  
 冒○昧○至○此○實○欲○得○曼○麗○白○拉○拿  
 伯○爵○夫○人○消○息○夫○人○雖○不○吾○識  
 而○吾○則○伯○爵○友○也○吾○答○曰○夫○人  
 死○徵○已○見○且○不○復○返○俄○士○矣○其  
 人○聞○語○忽○失○聲○泣○下○繼○即○顛○頓  
 而○出○狀○若○醉○人○是○夕○吾○即○以○此  
 事○告○夫○人○夫○人○芳○心○似○微○動○立  
 舉○前○事○見○告○一○無○所○隱○語○既○又  
 曰○斯○人○吾○亦○初○不○之○識○自○火○車



亭而起。至窗前。奉帷外。窺遙指一人。示吾。吾觀其人。果爲日中之少年。時方據散步場中。一長櫬而坐。木然如石。範之象。雙眸凝注。此逆旅之窗。初不少瞬。既見吾及夫人。立赧然起。去逕入萬綠叢中。不復回首矣。由是而後。吾遂亦牽入此悲慘之局。觀彼二人。以心相照。用情於隱微之中。雖未相識。而情乃愈摯。彼人之愛夫人也。大類困獸被救。遂銜感。至於罔極。知吾方侍夫人疾。則日必造吾。廬懇懇問曰。彼妹如何矣。聞少差。立歡躍去。顧見夫人玉顏日慘。澹狀亦日羸。則悲不自勝。泣然泣下。夫人感其情。嘗語吾曰。吾與彼人。雖交語止一次。而相知之深。已如二十年故人矣。二人每相見時。彼人必罄折如禮。天神夫人則報以一笑。倩妍如玫瑰。吾知夫人身世悲涼。今忽見愛於人。芳心中樂。乃無極。且此人之用情。既正且摯。尤能持久而不變。彌復可貴。此惟詩人理想中有之。萬非人世所有。而夫人者。亦深願其如是。旣不欲知其姓氏。亦不思與之把臂叙談。嘗決然謂吾曰。吾二人遇合。至奇脫把臂叙談者。則已落情人恒蹊。奇於何有。吾願彼此永永如是。以神交終也。彼人則亦如西班牙說部中之大俠。唐堪克索其愚。殊不可及。長守夫人火車中所立。不得交語之約。不敢或背。相遇時。亦但遙立爲禮。咨且弗前。夫人病旣篤。杜門不出。岑寂中。無以爲遣。輒自長椅中支厲而起。奉帷外矚。每見彼人。稿坐窗下。則微笑歸臥。意乃得甚。一日十時。夫人奄然遽逝。吾出逆旅。時彼人似已聞耗。銜悲至吾前。容色如墨。顫聲語吾曰。吾滋欲一見彼妹。乞攜吾入。但一秒鐘足矣。吾遂捉其臂。相將同入逆旅。旣至尸次。彼人立把夫人削玉之手。親之以吻。良久始起。引身奪門而逸。吾觀其狀。蓋已癩矣。醫士言次。又少默。已復言曰。此一事者。允爲情場中奇創之事。卽火車之中。亦罕有此等奇遇。吾謂世間男子。強半癡也。座中有女客。微揚其聲曰。吾意彼二人。愚不至

也。是。殆。句。殆。句。以。下。格。格。莫。吐。遂。縱。聲。而。哭。吾。輩。亟。改。言。他。事。加。以。慰。藉。然。不。能。測。此。女。客。以。下。將。作。何。語。

(完)



悲慘小說

林辰  
山家  
血

世

果

香

齋

集

中華書局

世  
界  
奇  
病  
談



可作小說讀

可作醫書觀

此編專搜集古今中外及編者親見之希有奇病  
輯爲一書都凡七十種奇奇怪怪罕見罕聞如俯  
窺牛渚十色五光如仰矚蜃樓千變萬化洵堪於  
病史上別開生面

全書  
一冊

價洋  
三角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悲慘  
小說  
農家血

著 著

朝日乍上。暖若三春。臥者委衾起。盥濯洒掃畢。稍稍進食。手筐入市。將市物以備餐。鬚者蝦鱗者魚螯者。螃蟹鬻若塊。鈎而待沽者。豚蹄見之。涎垂三尺。長亟前問價。斤索錢三四百文。強嘆曰。此富貴者之盤飧。不與我儕細民宜。委而他顧。見園蔬種種。擇所嗜。量市少許。數青銅已去七八十有奇。嘆曰。耗我力幾半日矣。且畢我生作妻孥牛馬。憊哉憊哉。蹠蹠歸。授之婆子。提鋸而握斧。往執梓人之用。道聞人呼其名。尋聲自一茶肆出。視呼者同工而業。坊者也。臨門傍爐而坐。更入巨厦。十數椽。琉璃之窗。香楠之柱。紫檀之桹。鈿螺之椅。嘈嘈雜雜。作茗戰。其間者非貴游子弟。卽碩腹大賈。纖民而慳其囊者。不能入。則就坊者。視其軒眉掀唇。而語曰。歲荒米貴。等於珠。我儕汗被體。繭徧手足。我儕妻若子。猶旦旦張口以啼。飢主者不諒。勞我乃不足。我值我儕。今日宜輟工。約主者集魯班廟。以議。聞者方噉然應。驟聞革履聲。若百十不羈之馬。絕塵馳於道上。驚而視。步兵一隊。肩荷槍。色黯似枯株。槍末挿及乍見。疑上徽痕。然有光映。日閃閃。知爲鏽紋矣。卒之容一一虎虎。欲噬人。後有冠黃冠衣黃衣。佩刀觸地。響沙沙然者。軍官也。其前有髡其首。赤其足。衣短後衣。絮縷縷不綴於中。而蒙於上。頸貫索。手關械。雜隊中。迤邐同行者。凡數十人。坊者譁曰。中一人我妻兄也。鄉居夙務農。不聞有非法行何事。被捕有牽衣附耳語者曰。毋譁。苟爲八太爺所聞。爾更無望。生入魯班廟矣。坊者懼。舉其杯。含茶不語。

紅磚作牆。精鍊作門。赫然若富者居。入其內。屋百數相對。矮及肩。廣不容橫。陳壁不牖。樹條鍊當戶。約體。

梏手足。踈伏不得臥者。其多不啻蜂蟻。別有室三楹。精整異於他屋。一癯人。華冠華服。踞其中。銜烟徐吸。烟痕似雲似霧。自其唇際出。案疊文卷。爲所蔽。不詳其作何語。時有拳帷入者。睛小而視肆。面狹若削。瓜雙垂其手。白曰。堂上交犯四十三人。將安置。癯人曰。盜乎。梟乎。抑集衆博者乎。白者曰。皆非也。鄉農之鬧荒者耳。癯人搖首曰。荒安可開。一例置之獄。其可。雖然。有常例在。量所納厚薄。乃決之。爾爲我問。更告我。白者諾。又拳帷自出。此間獄也。癯人典獄吏。白者獄卒也。入者例有納。納之厚者。寢有床。食有肴。與常人。不異。第不許一步向室外。行薄者。卽所謂約體。梏手足。踈伏不得臥者。若畜於財。無以如典獄吏之意。獄卒或倒懸之。樑上敲剝之。或縛之。廁側蛆緣體上。蠅來嘬膚。又時時威之。箠楚。瘕斃者。日不絕於聞。入夜。鷓鳴於樹。貓捕鼠。跳梁屋角。聲啾啾然。咻咻然。往往使人毛戴相驚。駭曰。鬼來矣。於是獄遂以多鬼名。新遭禁者。畏獄卒。畏老犯。助獄卒以肆虐。晝已不能有一息甯。宵來畏鬼。求稍甯神。闔目。又每警聲。醒弱者。死健者。久而習。又儼然。老犯威僅次。獄卒一等。彼四十三人。安知之。旣爲步兵。擁入獄。獄卒按册。稽其名。訖事。引至其所居。手一鞭。怒目以視之。良久叱曰。爾曹知此間常例否乎。彼四十三人。又安知之。相顧良久。期期不能對。獄卒怒。揮鞭擊在前者。膚裂血沁。其人驟呼痛。獄卒益怒。揚鞭又擊其足。鞭鏃也。其人髀痛若斷。立仆。在其後者。四十二人。咸股慄。齒相擊。有聲。獄卒又叱曰。爾曹知此間常例否乎。彼四十二人。安知之。相顧良久。仍期期不能對。獄卒又舞其鞭。方欲擊之際。忽有傳典獄吏命。引一人入。衣飾未改。貌若有重憂。彼四十三人者。見之。齊呼曰。胡先生。胡先生者。小橋頭之保長也。縐眉視四十三人。含笑語獄卒曰。借君居。欲與鄉人道數語。君其許諸。獄卒曰。可。翩然自去。彼四十三人。齊呼曰。胡先生何來。豈

我村保長不敢身入城。乃請胡先生為我儕解厄乎。胡先生又繃眉曰。我厄不自解。甯能為爾曹解者。四十三人舉賊曰。胡先生何厄。胡先生嘆曰。爾輩何憤憤。甯絕不聞。小橋頭事乎。四十三人舉應曰。聞之。小



圖

者之居。又死之。其即爾曹所為乎。四十三人齊辨曰。否否。我儕未嘗為也。縣官亦如是問。我儕直告曰。虫蝕穀。穀不實。又傷於秋陽。田無穫。租籽何出。縣官若以是責我儕。我儕不敢辭。催租者之屋火於夜。人死

橋頭亦因荒。負租籽不能還。逮捕者遂不絕於道。胡先生曰。我即於前日落捕者手。四十三人又舉賊曰。胡先生自有田佃。諸人人負。胡先生胡先生不負人。捕胡先生何為。胡先生曰。保長何為。亦有時不可為。鄉人因荒負租籽。縣官不察。疑我教鄉人故抗。乃捕我。四十三人俱嘆曰。保長猶若是我儕。宜賤若豕。胡先生曰。爾曹非皆居於南塘者乎。我聞南塘之人。昨宵火。催租

於水我儕方夜臥。不知誰何所爲。欲誣我儕。雖死不能任此責。縣官不信。呼役笞我儕。條窮袴染血色矣。非胡先生孰哀我儕者。胡先生曰。縣官之笞官刑也。獄卒猶有私刑。其酷較官刑不啻數倍。四十二人齊應曰。知之。鍊鞭滋味。錢大哥已飽嘗之。所謂錢大哥者。上撫臂下摩其髀曰。痛甚。胡先生曰。私刑猶有厲於鍊鞭者。錢大哥驚曰。鍊鞭已酷。猶有厲於鍊鞭者。我儕其不能生出獄門矣。則與四十二人俱哭。胡先生止之曰。哭何益。獄有常例。納之生。不納必死。宜速爲計。錢大哥問曰。常例何爲者。胡先生曰。陋規耳。直言之。卽令來者各解囊。壽典獄吏。並結獄卒歡耳。錢大哥則與四十二人舉失聲曰。囊可解。租籽亦可。不負。不負。租籽亦不入此獄。胡先生其爲我儕哀。獄卒勿苦我儕也。胡先生低語曰。獄卒人而獸。其心早亡。甯知所爲。哀者第知錢耳。負租籽不必死。入獄抗常例。必不生。生死二途。爾曹其自擇。錢大哥哭曰。兵以夜破我門。睡中被捕。匆匆着衣袴。首不及冠。足不及履。一身外更何有者。四十二人俱曰。錢大哥言當。我儕此時第有身耳。胡先生曰。亦有親屬從爾曹來者乎。四十三人中。或曰有母。或曰有妻。若子。胡先生聽未畢。獄卒已翩然入矣。揮胡先生出。又手鞭。怒目視此四十三人。良久。有縲面曲腰作龍鍾態者。有懷兒納乳其口者。有左手携女右手扶一老人者。有帕首低其頭不敢左右顧者。紛紛然入獄卒之室。則彼四十三人之母若妻。其有兒女者。亦從之來矣。後隨獄卒七八人。手各執一鞭。旣入。揮鞭齊擊。四十三人舉抱頭頓足哭。又狂呼曰。母前！我妻前。常例救命。其母若妻或拔釵。或解其外衣。亦狂呼曰。常例在是。如不足。歸取之家。更納。毋毆我子！毋毆我夫。於是又有人引胡先生入矣。獄卒始停鞭。視胡先生曰。爾前實語我。此四十三人之母若妻。其言可信否乎。胡先生垂首對曰。可信。獄卒叱曰。苟失信。死此四十三



人仍必於爾取之。爾敢以一身殉此四十三人否乎？胡先生曰：是何敢！第我知鄉人鮮食言，故曰可信。獄卒曰：是則可矣。又揮胡先生出，而引四十三人歸獄。其母若妻，又紛紛然號哭以從之。錢大哥之婦視其夫之足痿矣，抱之呼天，獄卒怒，劈其手推之出獄。

南塘之地，面東江，淤久，底高，霖霖連十數日，水不及洩，輒冒溝塍而上。東阡西陌，雲那間，頓成澤國。夏無雨，家携水車列岸，次五、六人，扶車，車水，然江水淺，不能徧潤。土坼禾焦，往往不及救，釀爲凶歲。故十年之中，豐收不能數稔。唯鄉民良且朴，田功畢，計租納如額，卽自慶，免追呼之累。然能果腹者鮮矣。他鄉有盜厥名曰梟，怒則殺人，越貨唯所欲，喜則擇曠場，支板作按縱博，插刀案上，耀其威，負而不能償者，少者褫其衣，多則刼其妻，孥作質。鄉民側目不敢抗也。其博必始冬初，鄉民糶穀之際，爲其橐中富也。然獨不入南塘，謂此鄉瘠無足給其求。南塘之鄉民亦私幸不與梟爲緣。近歲梟更多，其燄更肆。官中捕治，又不若昔者嚴。梟之來，乃不擇地，不擇時。南塘亦往往有其蹤跡。鄉民大恐，踵保長門，問他鄉所以待梟者，保長亦茫然，問他鄉得其術，乃令鄉民人月出錢若干文，稱其家，招梟之首，納之若月賦，約毋相犯。他鄉之梟有過境者，由其首善遣之，不與鄉民忤。鄉民遂安。然其窮乃滋甚。昨歲不登，畝收僅逾石，幸春熟得勉輸租，然農具入質，肆有衣亦典。至家家無以卒歲。方冬望雪，祇得一次，不及寸九。十日中日出，乃得八十九日。春後雪作，人人嘆曰：此非祥囊也。直殺草之霜耳。春花敗矣。雪止而雨，雨連月不數日，晴，菜萎而麥槁。鄉民舉搔首向天，歎歎無復生意。泊初夏，入田分秧，咸惴惴作歉歲慮。又以冬雪少，唯蝗蝻是懼。聞有所謂猛將者，實司蝗，乃列羽葆，導以鼓吹，徧村迎賽，致驅蝗之祝。又聞有所謂社公者，實司黍稷，亦羽葆。

鼓吹迎賽田塍之上。又奉香花虔祀其廟。致其滿篝滿車之祝。幸邀神佑。得十日雨水盈於田。秧徐吐。若針漸長。漸高。已於六月時。則無疾雨。無怪風。亦不以亢陽病行田之際。彌望青青。有纍纍若小珠。承以纖條。隨風披拂者。咸欣欣喜曰。秀矣。且實矣。今歲其大有年乎。此不唯南塘之鄉民。作如是言。卽他鄉之服先疇。世稱農者。亦莫不作如是言。昔我先民嘗曰。滿招損。又曰。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方鄉民志得意滿。六月已去。七月初交。兩夜大霧籠罩。全村於微茫杳渺之中。人對立不能辨。面目室內油燈黯淡。若未燃。火嗅空氣腥。若魚之受瀟。又覺有纖蟲。嘖人膚。微癢。第無聲。自不可以蚊觀。迨天明晨曦下地。霧漸散。一切形色漸復。舊鄉民恍恍惚惚。若自他世界返其故居。又覩纖莖之上。纍纍然若小珠垂者。外衣漸堅。色漸黃。又咸欣欣喜曰。我苗秀且實。今歲其決大有年矣。孰知霧中有騰穴。穀入咀。其英以損。其實不如意之事。已自此始。乎鄉民夢夢。逾八月之望。秋陽之酷。若火風南來。薰若三伏日。入田足踐水。若濯沸湯。夜睡汗着席。若自水出。私揣夏暑無此熱。其何可耐。曉望樹枝葉捲作憔悴態。秋草徧地萎黃。若被霜始。竊私計。稻於夏喜溫。於秋畏熱。今歲不溫於夏。而熱於秋。我稻其敗乎。顧見青青者如故。又自寬謂神其相。我孰知蟲蝕其中。秋陽曝其外。若人染沈疴。不爲客感。爲內傷。病將弗可瘳。特鄉民始終夢夢。不如意之事。已現未悟。猶謂雨暘時若。歲收縱不滿成數。穫八以上。不難可無爲凍餒憂矣。轉瞬九月稻葉條條。若金絲倒桌。其纍纍垂者。又若鎔金作粒。鄉民私慰縣官。因事來見之。亦喜謂今歲可收十成。租度殘年。有贏可爲。我腰一旦解綬。去買田園遺子。若孫。唯茲攸賴。事聞於田主。亦喜謂今歲可收十成。租度殘年。有贏可爲。來年備又有贏。更以殖產。如是一年二年。頓指數逾數年。問我富當指地對若萬戶。俟而倚五木。愚鄉民。

如梟者亦喜。謂今歲博進。宜與數歲敵。百之千之。頓指數逾數千。積床頭白鏹。爲滿自此。當不博不殺人。不越貨。勉與良民伍。第安坐。月征賦。護鄉民。常安其業。孰知不如意之事。不限於鄉民。凡待鄉民食者。俄頃之間。將胥覺之。則收穫之期到矣。南塘之鄉民。壯者携鎌。老且弱者携筐。色有喜。有事於田。觸纖條。垂者簸簸。墮拾之。起剝而視之。空無穗。蟲穴其中。初意爲偶然。走隴四視。皆虛。有其表。驚而哀。哀而呼天。慟曰。神何往。受我祀。何不我佑。乃厄我。慟已。悒悒歸。歸而母子夫婦相抱哭。嗟乎。鄉民之哭。宜哉。宜哉。近歲物值倍昔。逾三四。米自石二千。漸漲至十千以上。食者蹙其眉。以自嗟。貧而疑。鄉民家日豐。孰知鄉民之播穀。若花傭。蒔花肥料。不可一日缺。然宮中未夙備。必求之市。百物之值。昂肥料。甯能獨低較昔。亦倍三四。不止。胼其手。胝其足。甯憚一日勞。然有時手足之力。絀必借助農具。宮中未夙備。備也。或慮用弗良。仍求之市。若肥料。然百物之值。昂農具。甯能獨低較昔。亦倍三四。不止。鄉民終歲勤動。幸有收納。租而後飽。家人無啼號於室。卽稱天慶。得其戩庾。有儲屋有餘糧。以足穀翁鳴者。百家之中。不能有一家。驟失望。內顧。又若懸磬。其母子夫婦相抱哭也。宜哉。宜哉。哭已思集。思今纔十月初。須來歲十月。始見登場新稻。家無一粒米。歲月方長。何處得辟穀方。延此喘息。又思播種後。舉百物。盡付質肆。易錢作貲本。以藝我田。去者不復返。來歲將何長物。易所需。且今歲荒。來歲甯能必熟。世有餓。季我其爲餓。季沒世乎。然尤有可慮者。個人僂力於野田。主安坐。取其贏。告之荒。不深信。必且誅求。如昔。卽哀之。籲之。促之。來草草一過。甯辨深淺。亦唯以意量減其租額。然我儕一飽。且不得甯。猶能納租。如昔。嗟乎。此念起而大難作矣。荒於水者。桑田淪爲大澤。荒於旱者。土龜坼。赤地無際。此皆一覽可得。告者不能欺。視者亦不能諱。蟲蝕。

其中視其外完好如常。穀受其災者方欲化一喙爲百口。告人使動其心。不利其荒者。且抵攔飾百辭。唯慮不盡。以齟齬始以激盪。終如之何。能無事抑且水鄉不患旱。山鄉不患水。故遇水若旱。剔荒徵熟不至。束手無所施其術。霧挾蟲不擇地而下。秋陽之酷。又千里同被。田主不能諒。縣官又不深察。執故常。徒事追呼。又如之何。能無事肇端者。小橋頭其保長。卽所謂胡先生者是矣。催租之吏。例值刈稻後。造田主家。領催租之証。某也佃某田若干畝。當納租若干石。一一載之。証必詳必盡。旣歸鄉。以証授鄉民。鄉民懷之。亦造田主家。納如證。不能有升合差。苟懷證。束高閣。或納之數不及証之數。田主卽告縣官。別遣役呼催租吏。導往某也門。捕某刑之。下之獄。非滿田主願。或屆春耕之際。不獲一日寧其家。縱獲寧家。然其家不爲役所掠。卽罄所有爲獄卒。壽蕭然。四壁唯與老妻牛衣對泣而已。此歲歲如是。而今歲特遘蟲荒。小橋頭之鄉民。乍聞催租吏。將踵故事入城。一夫袒臂。千夫景從。曩時打穀場。羅列風箱石白扇。穀去壳。杵稻颺其灰。四飛若霧下者。此時徒見萬頭蠕動。萬聲嘈雜。久久不能辨一字。亦不解作何語。第見催租吏手足若縛。面容漸白。若行屍。始聞有人呼曰。禁催租吏不許謁田主。更領催租之証。我儕自往。籲免今歲租。衆噉然應曰。此議當！此議當！有畏縣官威。以顆粒納之田主者。誓與衆共棄之！誓與衆共棄之。語畢。譁然散。若飛鳥之投林。催租吏亦惘惘歸。然左右已有偵者。不復能信步。行胡先生聞此議。亟集鄉之耆老。語之曰。我家此目覩荒象。不更向我農索租矣。第田主多城居。寧人人目覩如我鄉民。從前又未告以荒。一旦集衆。籲免租。田主寧能慨允。縣官不辨爲何事。第見千百人紛然望城圍而入。或且卽以集衆罪鄉民。如我計不若。遏衆勿遽行者。老數人庭謁縣官。籲其來勘荒。俟勘荒竟。更以免租。籲縣官。請爲之。

主庶幾其免後憂。耆老頷之。出告衆。又身入城謁縣官。縣官有公事。不自行。別命吏偕耆老到小橋頭。令胡先生導之。四視。吏沉吟不語。胡先生問曰。荒如何。耆老之言信乎。吏曰。信哉。荒也。胡先生曰。然則宜思所以矜鄉民。毋促之死地。吏曰。非我所主。當歸與縣官謀。胡先生曰。縣官以君目爲目。得君一言。若九鼎之重。鄉民將唯君是賴矣。吏曰。我必以實語縣官。及歸。則田主方造縣官庭。問勘荒究竟。縣官據吏報。宣諸田主曰。荒信也。第以十計。僅荒其一五耳。嗟乎。小橋頭之荒。果僅十之一五乎。鄉民曷爲譁。若是不僅十之一五乎。吏曷爲以是報縣官。縣官又曷爲以是宣諸田主。蓋縣官之在位也。無多日矣。繼者已有。人所謂纏十萬壯我腰。一旦解綬去。買田園遺子。若孫者。將一一取之。糧唯糧之源。在租。租減則糧亦減。故縣官與田主不啻蚤蚤。距虛相依。爲命皆利。熟不利。荒卽荒亦利。少不利。多吏窺縣官意。誼當迎合。僅以十之一五爲縣官報。則由其猶有人心。知爲鄉民恤也。田主既聞縣官言。議租額。石減一斗。遲催租。吏不來。走伴往呼之。鄉民聞信。大譁。遂伴去。禁催租。吏於鄉田主怒。走告縣官。小橋頭之鄉民。抗租不肯納。不捕首發難者。痛懲之。他鄉或效之。尤加厲。田主不得租。縣官且不得糧。縣官恐詰首發難者之名。吏報曰。保長胡先生其人也有此一言。胡先生遂捉將官裏去矣。

錢大哥者。有父母。早長眠矣。有妹遺嫁。所謂天倫之樂。唯與妻若女相廝守而已。女年十一。嬌弱不能事操作。佃田十九畝。有奇。歲必傭人爲助。傭金外。日餉以四餐。且非肉食不食。昔者物值平。傭一人。日授錢百五六十文。卽額手稱謝不能已。自物值騰漲。傭金亦騰漲。倍給之。不滿其欲。少亦日須錢四百強。通歲農事冗。凡得四十日。人日四百文強。積四十日。卽人須十六千文強。米也。肉食也。猶未預也。錢大哥歲傭

二人歲耗傭金三十二三千文。非其有藏鏹。取之不盡。亦唯恃質肆。爲通財之地而已。唯其人勤勝衆。娶妻又賢。與夫能一心。自春花敗。卽預爲後來憂。銳意育蠶。探桑葉有廉似其鄉者。不遠數十里往購之。疾走歸。而於蠶。又時其寒。暖時其飢。飽且時其葉之燥潤。必謹必慎。不敢一息忽。三眠之際。輒挈其女。守筐畔。夜則寢。不敢解衣。晝則髮蓬不敢梳。面垢不敢沐。伺登山稍弛。旣蠶作繭。採而繰之。携絲售之市。得錢近百千。祕藏於室。備不時需。然耗於田者。逾十之六矣。不幸又遭荒。夫若妻私議。與哀田主。不如願。終受追租之累。甯自忍飢寒。出未盡之絲。值獻之。旣又念同井之人。甯人人有藏金如我。遭此凶荒。其望田主之哀。必切。違衆輸租。將見釋憾於田主者。轉瞬且逢。怒於衆田主。不敢抗。衆亦不敢違。方徬徨莫能自決。乃聞田主走伴入小橋頭。爲鄉民所逐。南塘之鄉民。蠢蠢然亦思動矣。

縣官旣捕小橋頭保長。禁之獄中。意謂鄉民夙用保長爲耳目。奪所恃。必皇然無所措其手足。且鄉民又夙讐縣官威。見縣官怒。必自慮禍及。爭先輸租。唯恐後。孰知大荒之歲。人人以飢寒爲懼。縣官之積威。莫之奪。而自奪。所謂保長者。雖欲顧莫之暇。顧千百爲羣。紛紛然執抗租之議。不回。且不僅小橋頭爲然。凡毗連小橋頭之鄉。亦莫不千百爲羣。紛紛然執抗租之議。至是所謂皇然無所措其手足者。乃不在鄉民。在縣官矣。會搢紳之以慈善名者。有數人。入謁縣官。縣官語之故。且語以田主議租額。僅減十之一。不與災狀合宜。不能滿鄉民之望。予意欲減租額。得十之七。庶乎其可。數人者。其田亦以慈善名。非其私產也。故齊對曰。物不得平。乃鳴。必如縣官言。始可謂唯明。唯允。縣官問曰。公等能代一邑田主。負此諾乎。數人曰。能。縣官喜。卽令吏分告諸鄉保長。各勸鄉民。弗抗租。又令召催租吏。各謁田主。領證往催租。嗟乎。今歲

之荒果僅得十之三。故可徵十之七之租乎。則何以解於其先十之一五之言。不僅得十之三乎。則減十之一不可者。何以減十之三。即可不察情實。意爲武斷。縣官憤憤不唯不能恤鄉民。亦未嘗能恤田主。至是田主乃怨鄉民。并怨縣官矣。然田主特怨而已。猶未嘗鄉民之苦也。鄉民之苦。其受之人者。自催租吏始。其人類狡黠。能得田主歡。又見鄉民自田其田者。類愿懦。不願身納糧。諺有之曰。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鄉民色變若談虎者久矣。催租吏乘之。歲索證爲代納。於是又與縣官之吏若役習。每謁田主。領一催租之證。授鄉民。必有費。每入縣官署。自吏若役手。領一納糧之證。授鄉民。亦必有費。且租可後。糧可緩。催租吏之費。獨不可遲。鄉民縱甚拮据。非索敝賦。盡不已。鼠牙雀角之興。鄉民類先就質於保長。保長憚不問催租吏。卽挿身入評論。黑白信其口。無所避。實則賄之者。曲可直。反是卽直可曲。故所謂評論黑白者。非其口之聲。賄賂之聲而已。甚至婦姑勃谿。可由婦姑自了者。一爲催租吏所聞。亦必造其家。究詰其是非。不饜其慾。唆之訟。破其家。不惜鄉有奸民。誘人兒女居奇。而他鬻。避人目。唯恐不及。獨不盡避。催租吏以催租吏。往往與奸民通。朋分其利。奸民懼事洩。飽鄉民老拳。亦樂得催租吏爲護身符。保長才且良。猶能懾催租吏。使稍稍有顧忌。如或不才。則諺所謂貓鼠同眠者。時不免而催租吏之惡益肆。故鄉之有催租吏。猶城市之有坊甲。同爲良民之蠹而已。南塘之催租吏。其惡尤駕朋輩之上。方荒始見。鄉民懷觀望心。不肯先諸鄉輸租。催租吏卽揚言曰。我聞縣官已允田主請。有抗租不償者。必處重典。罔或貸田主。故密屬我。令將鄉民之疲且頑者。一一錄姓氏。以報憑之。報縣官。爾曹生死在我。一反手問。爾曹之意。若何。鄉民懼。爭納錢。籲毋錄其名。有囊空探錢不得者。卽一雞卵之細。亦獻之。不敢自食。催租吏笑且

受不拒。鄉民遂釋。慮人人側目視之矣。既而小橋頭議禁催租吏。不聽謁田主。領催租之證。南塘之催租吏。始稍稍有戒心。屏聲息。不敢更肆。鄉民舉疑其言不可信。然猶未敢詰也。迨縣官定減租議。催租吏欣然從。令揚揚歸南塘。且從以縣官之役數人。手銀鐙。迫鄉民往輸租。抗者必貫索。繫聽縣官。後命鄉民。汹汹胥怒。作錢大哥排衆前。語役曰。縣官足不履南塘。毋怪不能辨重輕。公等既莅此。曷不從我到田中。稻未刈。是荒是控。當不能逃。公等目母疑鄉民專打誑語也。役怒叱之曰。爾何名。催租吏曰。是姓錢。鄉民稱之曰大哥。役擲銀鐙於地曰。先繫之。催租吏俯首拾銀鐙。鄉民羣擁錢大哥去。又指役而詈。役驚而逃。催租吏愕然歸。其家後臨水。門前穀樹一株。枝葉未落。猶婆婆有生意。左右無隣。居孤峙曠野之中。凡鄉居類若是不。僅催租吏一家然也。既歸視夕陽斜挂。枝頭倚樹。自念鄉民之怒深矣。胆漸肆矣。我不亟去。禍且作。去而遺一妻一子二女於家。鄉民設遷怒。必爲妻孥之累。將奈何。輾轉不決。其妻呼曰。飯熟矣。入食。催租吏入手闔戶。自取儲酒。視妻孥飯。引壺飲若牛。其妻問何遇。置不答。疊飲罄酒。胸前動盪不已。漸震及喉。欲吐亟返寢。首一着枕。鼾聲立作。其妻理杯盤。啾啾作怨恨語。撫兒女使睡。旋熄燈亦寢。時錢大哥亦早解衣寢矣。方其爲衆擁之去。直抵其家。錢大哥呼妻烹茶款衆。衆或坐或立。詈役并詈催租吏。未幾錢大哥之妻提壺。其女捧杯隨母出。視室無隙地。更能容趾。倚門笑曰。諸伯。諸叔。茶在。是曷飲一杯。衆中有人應曰。勞大嫂矣。前取壺。又自其女手奪杯置案。衆爭前斟茶。飲既。又申申洩其憤。錢大哥勸曰。公等毋徒詈人。爲須知役將縣官令催租吏亦順田主意。今受公等辱。慮必不甘。衆譁曰。不甘將如何。錢大哥曰。役不甘。必訴縣官。誣我催租吏。不甘。必訴田主。誣我田主。聽其言亦必訴諸縣官。縣官聽其言必



令人來捕我。以及公等。我與公等。不畏。役不畏。催租吏。第不能不畏。縣官。衆又譁曰。縣官媚田主。不顧我。儕食無稻。敢更令捕者來。我儕誓逐之。錢大哥曰。不可。不可。如是。爲抗官。我與公等。罪滋重。一身不足。惜必累父母。必累妻子。公等何忍。如是我意。我儕祇求免租耳。不能則求於縣官。所定七成租額。更量減數。成耳。租納之田主。非納之縣官。果得田主諾。縣官亦必寬我。儕嗟夫。錢大哥之言。誤矣。糧之源在租。租減則糧亦減。縣官惜其贏。何爲惜鄉民。而寬之。惜鄉民。又夢夢舉然。錢大哥之言。議羣往籲之。田主。錢大哥曰。是又不可。我儕羣往。滋人疑。或被阻城闈之外。我意不若。推耆老數人。往爲我儕請命。日云暮矣。以詰朝行。何如。耆老數人。時正在人羣中。從其議。偕衆出。已昏黃時矣。錢大哥嘆謂其妻曰。事滋險。我心至今怛怛。然其妻將飯。勸加餐。餐畢。挈女。攤被解衣眠。輾轉約時許。纔朦朧入夢。其妻忽呼之。醒曰。此何聲也。聽之。錢大哥側耳聽。人聲犬吠聲雜作。又見有光透窗入。艷若朝霞。亟披衣開門出。旋回頭語其妻曰。火也。離此猶遠。爾閉戶。撫女。毋使驚。我將往視。時西風乍緊。黑煙如龍。破空上幕。天俱墨。其間乃有百千萬火球。漫天飛舞。一轉瞬。火球之散者。聚黑煙爲隱。又若有萬道霞光。照全村。俱赤。錢大哥尋迹行。將及催租吏所居。始聞樓鴉啞啞。作悲聲。向東飛去。旋見火光自樹中出。樹旁三面集人。約及千心。疑樹自焚。來者殆誤爲焚屋。故爭趨救。乃聞千人鼓掌曰。視之。催租吏溺於河矣。視之。其妻又溺於河矣。更視之。其子女亦溺於河矣。快哉。快哉。我儕今日。憤始洩矣。錢大哥驚疾前視。穀樹已無片葉。火熊熊。猶自樹心直上。催租吏之屋。盡燬。不留一瓦。觀者羣汲水灌樹。而其燄猶不衰。錢大哥不更與衆語。愴然自歸。語其妻曰。禍烈矣。我與爾不知。更有幾日。聚其妻。驚問故。錢大哥曰。衆燬催租吏屋。又不容其逃。一家俱溺。縣官知。

之寧能赦不問者其妻笑曰母預爾事憂之何爲錢大哥曰諺有之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人衆不能得主名難保不株連及我其妻曰無過慮且安睡明日黎明出暫避可乎錢大哥嘆曰舍是無他策今姑睡耳憂來填胸張目不能寐雞三啼忽隱隱聞槍聲若近若遠錢大哥驚欲起其妻止之曰殆有盜不可出女驚而啼錢大哥撫之曰父在是母在是兒勿哭更聽第聞西風撼樹落葉聲不聞槍聲以爲神亂而聽訛方沈沈欲睡忽聞人聲譁於門外錢大哥低語其妻曰盜來矣速逃方披衣聞門破燈光徧室十數人撲床次擒錢大哥起女大哭錢大哥號曰大王饒命其妻亦號曰大王赦我夫家所有大王可俱取之願赦我夫十數人叱曰何處有大王我儕奉縣官令來捕人爾錢姓乎鄉民不呼爾爲大哥乎錢大哥曰然十數人曰然則爲有名之首犯矣貫索其頸械其手繫之卽走其妻携女哭而從之鄉民意盜恣剽掠俱閉戶不敢出錢大哥之妻攜女隨夫至岸次見河干泊舟七八十數人繫其夫登舟岸次有縐面曲腰作龍鍾態者有懷兒納乳其口者有左手攜女右手扶一老人者有帕首低其頭不敢左右顧者皆女子也舟解維不能上則皆踉蹌循河行

田主有小大大者田連阡陌歲征租數千石一旦免租其所損誠鉅顧其人類登仕籍作達官不則出藏鏹逐什一之利以碩腹鳴於時租以繼富不以資生小者則異是問畝僅百內外不自徵租類託大戶爲代征問石多不逾百少僅四五十顧其人非居孀無丈夫爲支門戶卽老弱不能事生業恃此百石或數十石給朝夕僅免於餒一聞鄉民望免租羣惴惴爲餬口憂顧不能以情自達於縣官則時時踵大戶門刺取消息顧大戶之面不易見則又時時作笑面詢爲之司會計者有時會計之面亦不可見則且就闔

者。問。然。其。詞。往。往。無。要。領。則。又。惘。惘。歸。私。憂。竊。嘆。於。室。維。時。繼。南。塘。火。催。租。吏。之。屋。死。其。人。者。不。絕。於。報。縣。官。之。威。不。能。行。鄉。民。紛。紛。然。聚。語。曰。往。者。遇。凶。歲。縣。官。每。發。帑。議。賑。恤。今。不。務。此。徒。議。追。租。直。將。剝。我。肉。刮。我。骨。以。果。田。主。之。腹。不。抗。租。死。抗。租。亦。不。過。死。等。死。寧。抗。租。然。而。鄉。民。之。良。懦。者。聞。小。橋。頭。保。長。先。下。獄。南。塘。一。逐。役。被。捕。者。又。多。至。四。十。三。人。懼。禍。及。私。造。田。主。繳。租。者。亦。紛。紛。然。田。主。則。亦。聚。語。曰。縣。官。報。十。之。一。五。之。荒。乃。議。減。租。額。得。十。之。七。試。問。將。來。將。以。十。之。八。五。徵。糧。抑。徵。其。十。之。七。抑。且。荒。得。十。之。一。五。租。額。乃。減。其。三。鄉。民。見。縣。官。爲。易。愚。其。望。益。奢。其。肇。禍。亦。日。烈。長。此。不。已。不。令。田。主。棄。田。不。止。今。歲。寧。茹。痛。不。收。一。粒。米。必。將。凡。死。催。租。吏。并。火。其。屋。者。一。一。罪。如。律。庶。有。以。懲。後。縣。官。不。足。語。其。告。大。府。吏。也。可。雖。然。此。大。戶。之。言。則。然。耳。其。恃。百。石。或。數。十。石。給。朝。夕。僅。免。於。餒。者。亦。聚。語。曰。今。歲。寧。茹。痛。不。收。一。粒。米。此。在。大。戶。則。可。耳。我。儕。冬。無。租。一。歲。無。食。如。之。何。其。可。顧。且。不。能。以。情。自。達。於。縣。官。何。況。大。府。吏。則。仍。唯。私。憂。竊。嘆。於。室。而。已。顧。往。時。大。府。吏。守。不。得。罪。巨。室。之。戒。於。大。戶。函。問。往。還。不。絕。今。日。非。擁。強。兵。專。制。方。數。千。里。卽。別。有。輿。援。其。固。若。泰。山。雖。中。朝。猶。無。如。之。何。何。論。大。戶。大。戶。乃。憤。憤。不。得。於。縣。官。卽。自。以。書。達。大。府。吏。久。久。不。得。報。則。姑。更。踵。縣。官。庭。縣。官。固。不。惜。鄉。民。然。於。田。主。又。何。惜。者。且。聞。大。戶。嘗。請。大。府。吏。促。繼。者。來。心。益。憾。欲。置。追。租。不。問。顧。念。征。糧。不。如。意。一。日。解。綬。去。卽。無。以。買。田。園。遺。其。子。若。孫。故。自。聞。鄉。民。火。催。租。吏。之。屋。並。死。其。人。者。踴。起。遂。私。計。此。風。不。可。長。欲。就。首。禍。之。南。塘。耀。其。不。可。犯。之。威。嗟。乎。錢。大。哥。與。彼。四。十。二。人。其。危。哉。危。哉。

錢。大。哥。之。妻。初。挈。女。偕。諸。女。子。踉。蹌。循。河。行。既。入。城。從。之。至。縣。官。署。伺。其。出。又。從。之。至。獄。門。不。得。入。則。齊。

坐塔石掩面啼久之。獄卒引之見其夫。拔釵遺獄卒。又諾歸家。措貲來壽。顧見其夫足蹶。壁知受瘡。傷殊重。抱之哭。爲獄卒逐出門。踉蹌挈女。偕諸女子歸。既到南塘。鄉民圍而問入城情狀。諸女子約畧告所見。各歸其家。錢大哥之妻。乍抵門。始悟昨宵匆匆行。忘一扣戶。衣服不被盜否。床頭絲值。其猶存否。心惕惕然。入門一覽。幾欲放聲哭。則見一椅一桌。無不移其位者。燈檠落地。油污泥滑。足欲倒。有箱一具。底上面下。旁有數縷布。雜碎碗碎鉢。中床上帳。無有被與褥。舉無有僅餘一席。急翻席買絲。所餘約四十千文。亦化翼而飛。錢大哥之妻。欲哭無淚。卽空牀坐。仰視屋。馳神於無何有之鄉。其女哭曰。母視之。被盜宜報縣官。錢大哥之妻。不動不語。其女驚曰。母其有病。父在獄。母又有病。我何恃矣。益縱哭。錢大哥之妻。仍不動不語。隣人聞聲來。見狀。呼曰。大嫂。何爲！大嫂。何爲。聲哀而厲。錢大哥之妻爲所驚。始醒。醒而號咷曰。天乎。我家毀矣。何以救我夫乎。其女聞之。則亦號咷曰。天乎。我家毀矣。何以救我父乎。隣人勸曰。大嫂勿滋哭。寶寶小。大嫂宜顧寶寶也。錢大哥之妻。拍手曰。爾視之。我家復何有。唯有碎碗耳。有碎鉢耳。有空箱耳。有布縷耳。我家復何有者。獄卒方苦我夫。不得錢。往獻獄卒。我夫其危哉。又號咷曰。天乎。我家毀矣。何以救我夫乎。隣人又勸曰。大嫂勿滋哭。哭無益也。昨宵我聞槍聲。縱疑有盜來。蒙被不敢稍出聲。既聞破爾門。恐並及我。披衣欲開門逃。顧又不敢。就門隙窺。先見數人倒握槍。槍尖鈎燈。肩荷物。陸續自爾門出。旋見數人荷槍繫爾夫。爾繫寶寶。從其後同行。我猶疑盜來。請財神（盜劫富者索贖曰請財神）益不敢過問。天明過爾屋。空矣。更無長物存矣。出告衆。始知被盜者凡數十家。然非眞盜。縣官所遣捕者也。衆盡憤然。以我儕敵縣官。若以卵敵石。遇卽糜耳。蓋縣官之捕者。各有槍。若梟一彈。能洞數人胸。血肉之軀。

不能與爲抗議。仍唯守我約。不納租而已。錢大哥之妻驚曰。盜非盜。卽縣官之捕者乎。我當時乃未之覺。其女曰。母不知乎。我當時爲彼擲之地。意者盜我帳。盜我被與褥。卽在是時。錢大哥之妻拭淚曰。更勿論盜。且問何以救爾父者。其女哭不能答。錢大哥之妻見女哭亦哭。隣人勸曰。大嫂勿滋哭。大哥不有妹。遣嫁城中乎。何不往告貸。出大哥於獄。錢大哥之妻始悟。謝隣人。欲卽去。隣人勸曰。大嫂奔馳爾許路。宜稍進食。錢大哥之妻又拍手曰。我家更何有者。其女曰。我見桶中猶遺米四五升許。灶有柴亦未被盜。母欲食。我爲母備食。隣人去。錢大哥之妻食畢。以其女寄隣人。扣戶行。日暮到城。告貸於其夫之妹。其夫之妹。巧者之婦也。錢大哥之妻語之故。巧者之婦傷其兄。又傷其母家之不幸。亦縱哭。哭已始曰。彼晨出逮夜不歸。不知今日更何事者。寶寶有託。嫂姑留俟之。彼以葭葦。誼當無漠視。錢大哥之妻無如何。姑從其言。俟至夜深。巧者歸。入門卽長吁曰。議僉同。明日決輟工矣。主者一日吝我儕。值我儕卽一日不爲工作。第如家無宿糧。何回首見錢大哥之妻。又曰。我於茶肆見步兵一隊。繫大哥行。我事適冗。不能爲大哥一援手。此心恰未一刻忘。不知大哥究何事者。錢大哥之妻又語之故。巧者憤曰。縣官妄捕人。又縱捕者。盜縱獄卒。詐人財。事之不平。孰有甚於此者。大哥事卽我事。寧忍坐視。第我家僅四壁立。又適與主者爭傭金人坐食。緩急無可商。無已。姑令爾妹以飾假爾。可乎。錢大哥之妻殊失望。然知其言非僞。乃領首示諾。意巧者之婦取銀飾三事出。猶遣嫁時物也。翌晨典得錢千數百。持往獄。獻之獄卒。獄卒怒。擲之地上曰。爾許物。將來污我目。不欲爾夫更存地上乎。且詈且驅之。不聽一面。其夫錢大哥之妻哭且行。抵家未絕聲。其女來問。恐傷其心。誑之曰。見爾父云。獄中無他苦。唯得錢少。須遲數日始得釋。其女問曰。何處更得

## 第

## 十

## 二

## 集

錢可救我父。錢大哥之妻曰：我倦欲眠，容我徐思之。其女不敢更問。走貸隣人，得被一，與母共寢。實則終夜皆未一闔目。晨光動，錢大哥之妻卽出。日午歸，木坐如尸。女暗泣侍於旁。忽有推戶入者，手裹衣一襲，其上血痕斑斑，擲視錢大哥之妻曰：此爾夫衣，屬爾爲之浣者。語已返身。錢大哥之妻突起，捉其領，大聲問曰：我夫何在？其人詫而應曰：爾夫在獄，爾忘之乎？錢大哥之妻又問曰：我夫生乎？死乎？其人愈詫曰：爾夫生在獄，孰告爾死者？錢大哥之妻始釋手，頽然倒於椅上。其人傍戶語曰：我獄卒也。更一日，爾不以錢來者，爾此生無望見爾夫。語畢，揚長去。錢大哥之妻抱其女於懷，縱聲慟，隣人驚集，數數勸，稍止。泣告以獄卒言，隣人嘆曰：若在平時，通有無恤患難，孰不自奮？今人人不自閱，孰則能爲大嫂分憂者？顧我有一策，第恐大嫂不能割愛耳。錢大哥之妻曰：第須可以救我夫，何策不從？隣人曰：寶寶年漸長，宜得姑嫜而事。錢大哥之妻不待其詞畢，卽止之曰：爾意欲我鬻女乎？是則不可。隣人無語，自去。入夜，母女又共寢，風蕭蕭撼樹，若鬼嘯，鴟鵂又咻咻啼，室內黑若漆。乃時若有影欲登牀，女忽呼曰：母醒未？我思之爛熟，與女留而父死，不如女去。母明日可鬻我。錢大哥之妻哭曰：母何能忍兒勿作此言？母心碎矣。女曰：祇此策，父可生，母無留我時。鬼嘯聲，鴟鵂啼聲，益厲。室內之影亦益逼。女抱其母哭，至天曉，告母曰：兒往喚隣人，瞥然自出。錢大哥之妻哭而追。女已在隣人家，媿媿告所思。隣人又嘖嘖歎其孝。錢大哥之妻哭曰：天乎！我夫未歸，我女又欲去，我何用？更生乎？女聞言亦哭。隣人勸曰：寶寶舍身以救父，大嫂宜成其志。第事猶有難者，將謀之何人乎？沈思有頃曰：大嫂姑俟。此我往與一人商，事急非此人不足謀也。少頃，偕一人來，非他人，乃梟之首也。議價五十千。月上之際，將錢來易人。於時母女相抱哭。第聽隣人與梟首議，不能措一

辭。是日母女俱未食。第恸哭。近黃昏。隣人又借梟首及其婦。將錢來。女頓足哭曰。父安在。兒不能更一面。父矣。父祇認兒死。可耳。母勿哭。兒去矣。然兒心常依母也。錢大哥之妻亦頓足。牽其女哭曰。兒何可去。母



我女又去。我何用更生乎。梟大感動。前勸曰。大嫂勿滋哭。我誓不轉鬻。如他女矣。錢大哥之妻掩淚曰。爾言若信。我即今欲未歸之前。大嫂並可時時到我家視女。我誓不轉鬻。如他女矣。錢大哥之妻掩淚曰。爾言若信。我即今欲

與兒同死。可耳。女縱體投母懷。抱其母之頸。哭曰。父在獄。母何可死。兒身自父母來。今即以身報父母。兒去矣。母祇認女死。可耳。父歸。問兒母可告。父曰。寶寶死矣。語至是。咽噎不能聲。立暈於母懷。錢大哥之妻疊呼曰。肉。肉。見不答。亦暈。隣人急取茶。梟婦先以灌女。久之。微張其目。梟婦即抱之走。又久之。錢大哥之妻亦醒。又疊呼曰。肉。肉。見不答。又捶胸號哭曰。天乎。我夫未歸。

集 二 十 第

到爾家視女。梟首曰。可遂相將。到其家。母女又相抱。哭。梟之婦。殷勤勸曰。大嫂勿哭。大姑娘在我家。我誓撫之。如女。大嫂明日且將錢救大哥。母縱哭自傷其生也。錢大哥之妻不得已。稱謝歸。歸走室內。四顧。祇剩一身。則又扶牀而哭。既念得錢可救夫。女又仍在南塘。可時時走視。心稍稍寧。破曉負錢欲入獄。救其夫。道經刑人之市。見有橫屍於地。血縷縷自胸前出者。嗟乎。錢大哥則已坐溺。催租吏並火其屋死矣。錢大哥之妻魂脫體錢盡。委地而身亦仆。良久。蘇仍在已室。隣人圍於牀。次然恍恍惚惚。不自憶所事。第聞隣人曰。我偶到城。見多人爭拾錢。旁有臥者。大嫂也。意中邪。倩人共舁。大嫂歸。嗟乎。人間夫婦總有分離之日。大嫂且將息好。爲大哥收屍也。錢大哥之妻始模糊憶其夫。憶其女。漸漸神定。又念死者死去者去。生者何用。更生徧顧無人。遂解帶懸諸樑上。取甕立貫帶頸中。手縮結足。跌甕。嗟乎。天上飛仙自此又多一人矣。明日隣人見其戶嚴扃。意有異。闢戶入視。嗟乎。錢大哥之妻不與錢大哥作人間夫婦。而攜手於九京之下矣。迨晚有號哭入門者。曰。我兄死矣。我嫂死矣。我夫又下獄不能卜生死矣。我亦何用。生爲則。巧者婦也。又明日有幼女屍浮於河。恰去錢大哥之家不十步。則其女寶寶也。

(完)



言情小說

橋

上

選擇精當 評註詳允  
音釋明白 體例完備

# 歷代文評註讀本

全出

超前絕後之選本

高小學校 師範學校  
中學校 文學專科

均宜用此讀本

敝局鑒於近日詩

秦漢三國文評註讀本

全二册 價洋四角

文選本多不適用以

南北朝文評註讀本

全二册 價洋五角

數十同人之經驗各省

唐文評註讀本

全二册 價洋四角

學校之贊成編輯歷代文

讀本五集歷代詩讀本四集

宋元明文評註讀本

全二册 價洋五角

評選之矜慎註釋之詳明校勘

清文評註讀本

全四册 價洋八角

之精審自信一時無兩茲將歷代

文讀本之內容標明於下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上海文書局發行

言情  
小說  
橋上

毅漢

勃倫納自事務處出行。將抵家矣。驟風急雨。突如其來。勃倫納避立人家簷下。久之。風雨不止。默計。吾妻待我久。宜速歸。顧街車已盡。爲行人僱去。已復自思曰。冒雨行耳。是奚足懼者。遂鼓氣前進。衝風冒雨。拔足狂奔。風雨瀉瀉之聲。與勃倫納履底着地聲。和其節拍。勃倫納奔時。以手自按其冠。一則恐爲風伯。強爪攫去。其冠二則藉肘間之袖。少蔽雨點着面也。勃倫納之足狂奔不已。其腦中亦運轉不已。自念至家後。衣履盡濕矣。吾妻必迎我於門。彼見我狼狽之狀。將易其怨我歸遲之言。而爲憐慰之語。助我更衣。兼以美餐饗我。思至此。雨水已藉棉布之收吸力而達其背。似冷而非冷。此時勃倫納背間之難堪。實無物足以喻之。俄及家門矣。勃倫納按鈴有定數。其妻苟非外出者。必躬自出。應門。閉然啟門內。人乃非己妻。僕人喬奇也。勃倫納揮抖身上水。曰。喬奇。爾主婦何在。言時。以足踏擦門首之方毯。喬奇曰。外出矣。勃倫納去冠而入。至室中。易衣。久之。出入書室中。就巨椅坐。燃菸捲徐徐吸。復呼喬奇曰。主婦於何時出。喬奇曰。距今可二小時矣。勃倫納曰。去時當有言囑爾。喬奇曰。無之。惟主婦出時。攜一巨革囊而去。似將有遠行者。勃倫納詫甚。其妻外出。本屬常事。獨攜巨革囊而行。則向所未嘗有。然喬奇無所知。多叩亦不得其故。因囑之曰。可爲我治咖啡夜膳。則待爾主婦歸而陳可耳。喬奇謹諾而退。勃倫納以二指挾菸捲。以食指微擊而去。其灰灰墜於桌。急俯而吹之。俯首時。忽覩桌上。一物金光瑩瑩。指環也。且此指環更非平常之指環。勃倫納一見。卽識爲己妻之物。結婚時。勃倫納所贈以盟。永好者也。指環之下。壓一緘緘面書。

曰。布。林。勃。倫。納。又。明。明。爲。其。妻。之。手。筆。也。勃。倫。納。見。此。二。物。殊。狐。遲。莫。解。心。房。則。怦。怦。躍。不。已。亟。啓。緘。閱。之。始。則。現。驚。訝。色。繼。則。現。疑。惑。色。繼。又。現。憤。怒。色。終。則。變。而。爲。悽。然。之。狀。緘。中。書。曰。一。布。林。吾。夫。鑒。之。吾。作。此。函。時。固。猶。視。君。爲。吾。夫。而。君。閱。此。函。時。吾。已。不。復。夫。君。矣。吾。知。君。今。夕。返。家。後。必。待。我。晚。膳。然。此。可。毋。須。吾。將。永。不。歸。矣。吾。本。不。欲。作。此。書。以。傷。君。心。擬。貿。然。而。去。君。或。疑。我。死。然。黑。幕。重。重。終。須。揭。破。我。苟。不。留。隻。字。而。永。與。君。別。我。之。罪。益。重。君。之。傷。心。益。甚。布。林。乎。吾。作。此。書。時。手。顫。而。心。躍。顏。白。而。血。凝。矣。憶。吾。與。君。訂。婚。約。時。吾。固。以。至。誠。愛。君。然。君。不。嘗。云。乎。愛。情。發。自。天。性。不。可。以。人。力。強。妾。自。遇。彼。人。後。愛。君。之。情。漸。移。於。彼。君。之。遇。我。初。未。嘗。有。不。善。此。吾。可。決。言。者。也。我。以。愛。彼。之。故。遂。不。能。不。棄。君。而。從。彼。彼。人。之。姓。名。我。必。隱。之。而。勿。使。君。知。嗟。夫。使。我。不。從。彼。人。而。去。長。與。君。聚。則。君。之。愛。我。之。情。雖。濃。而。我。之。於。君。殊。漠。漠。耳。吾。蓄。此。心。久。以。君。愛。我。摯。故。未。忍。形。於。外。仍。以。極。親。摯。之。假。面。具。向。君。吾。知。君。驟。見。此。函。必。不。敢。信。爾。愛。妻。乃。忽。懷。貳。志。然。吾。言。實。且。留。我。指。環。返。君。以。爲。證。嗚。呼。布。林。別。矣。願。君。淡。然。忘。之。毋。以。此。不。情。人。而。傷。君。懷。抱。也。素。茜。上。一。勃。倫。納。讀。函。竟。置。之。桌。上。已。又。取。而。閱。之。至。於。數。四。復。置。於。桌。以。手。力。按。之。若。恐。此。尺。素。之。書。將。飛。越。以。去。取。指。環。驗。之。固。無。誤。也。指。環。之。裏。鐫。字。曰。布。林。勃。倫。納。勃。倫。納。取。桌。上。半。截。菸。捲。啣。於。唇。力。擦。燐。寸。燐。寸。折。而。不。燃。直。至。第。六。枝。始。燃。火。燃。菸。捲。極。力。吸。復。極。力。噴。其。烟。烟。濃。密。如。團。絮。自。語。曰。是。烏。得。有。誤。此。時。勃。倫。納。之。心。幾。欲。奮。其。肢。體。力。裂。此。屋。騰。身。入。雲。霄。上。顧。猶。極。力。自。制。喬。奇。以。咖。啡。進。謂。其。主。曰。吾。主。咖。啡。備。矣。勃。倫。納。之。目。光。本。可。見。喬。奇。顧。又。如。不。聞。喬。奇。所。言。問。曰。爾。主。婦。出。時。爾。曾。問。其。何。往。否。喬。奇。置。咖。啡。於。小。几。曰。吾。曾。問。主。婦。而。主。婦。則。謂。毋。須。我。問。主。人。自。能。知。之。渠。

出門後。復屢回其首。似審視門首之號數也。勃倫納自言曰。信矣。必無誤矣。喬奇不知其主之言何旨。卽亦答曰。然言已。卽踟躕而退。勃倫納力嚙菸捲之端。至於糜爛。唾之於地。吁曰。天乎。我所愛之。甚於己者。乃如是乎。婦人良不易知也。向者我自謂親我愛我者。莫吾妻若。而其結果竟如是。所謂爲夫妻者。但不過爾爾。噫。吾其在睡夢中。耶。天壤之物。似皆虛僞。不可信何也。

倫敦之大道上。天將雨時。行人車馬無算。中有一車。嚴密。幾不通空氣。至甫賓旅館門首而止。一男子與一女子出。男子將及中年。衣絢麗。鬚髮亦修理整潔。胸際插薔薇花。更以香草之葉襯之。領帶作緋紅。靴黑而明澤。行路無聲。蓋以橡皮之塊墊於靴底也。挽婦人之臂。而入婦人齒少於男子。才廿許耳。貌殊艷。而微有憂色。髮黃如秋葉。日澄碧如夏日之天空。衣深紅之剪絨外衣。二人入時。旅館卽有廝役出。爲之攜取一巨革囊。隨二人入。少選。二人已乘昇降機。達第五層樓。入一室。室中精潔奢麗。無倫上等客室也。廝役既寘革囊於榻後。卽去。女者以手捺胸曰。明介士。吾心似略釋矣。明介士曰。吾愛是本無足慮。吾觀卿狀。畧似疲罷。盍去爾冠。而少息。女者微作不豫之色曰。明介士。暫勿卿我。且母以愛字見呼。明介士驚愕曰。勿以愛卿稱。卿耶。向者爾且以「吾愛」二字稱我。胡以此時乃禁吾卿也。女者曰。此時非復向昔。爾欲卿我者。當俟諸異日耳。言時。去冠就榻旁之椅坐。男子亦隣其旁而坐曰。然則吾當呼爾曰。素茜。蓋爾此時非復密昔司勃倫納矣。素茜曰。謂吾此時仍爲密昔司勃倫納。亦無不可。明介士笑曰。在理則如是。第以情言。則我可決其否。素茜曰。或如是。然我此際心緒惡劣。欲狂易矣。爾其別我而去。三日後。更來。明介士蹙眉曰。爾有所命。吾無不遵。從然。三日者。七十二小時。母乃過久。素茜曰。吾寂坐。是中尙不嫌。

其久爾男子則大。可於不能耐之時。光中消遣於劇場公園。明介士詫曰。然則爾殆欲盡此迢迢之三日。悶坐於逆旅耶。素茜曰。然吾何能外出。或遇吾親。故且吾須靜坐以思。決一切爾當立行。毋濡滯不行者。吾暈矣。明介士乃取冠起立曰。然則吾暫別矣。素茜能許我一親爾吻否。素茜急退縮其首曰。此亦俟諸異日。明介士曰。願爾晚安。吾明晨當遣僕賚小說數種致爾。藉以消遣岑寂。言已卽行。行時頻頻回顧。意殊戀戀不捨。明介士去後。素茜萬念都集。心旌搖搖如墮。五里霧中就枕。乃不得成寐。至寺鐘報曉。始沉沉睡去。三日後。明介士果來。來時攜鮮花一束。明艷欲滴。麗色可餐。隱約奇香。更足使人嗅之而神醉入時。左手持花。右手執冠。見素茜卽鞠躬。甚有禮意。素茜起迎之。然絕無笑容。明介士曰。吾至愛之。素茜願爾無恙。今以此花上獻。素茜曰。米敦先生來乎。明介士駭然曰。素茜胡爲不呼吾名。而但稱吾姓。且冠以先生二字。素茜仍淡然曰。誠然。吾今後當仍以先生稱足下。且請先生勿更喚吾名。宜稱我曰勃倫。納夫人也。言時以十指相交。而力引之。指節幾欲脫。復置手桌上。取碎紙極力搓揉之。明介士大驚曰。素茜癩耶。素茜正色曰。吾乃非癩。請勿呼吾小字。明介士囁嚅曰。既非癩。則心志之變換。何其速。素茜曰。人心如電。變換至速。君言不謬也。明介士忽笑曰。爾殆戲我耳。素茜曰。否。吾言殊非兒戲。吾滋喜君之來。竊懼君來之不速。明介士曰。信耶。我亦料其爲如是。然既喜我之來。又胡爲落落無歡容。素茜曰。吾自問不宜以歡容向君。請君聽我之言。嚮者吾固愛君。而今則否。明介士啓唇欲言。素茜急止之曰。君宜以勃倫納夫人稱我。明介士遲疑曰。諾。願夫人胡以不愛我。素茜曰。此中自有故。明介士愀然曰。夫人或因我之愛情不深。擊耶。然我之愛夫人。實舉其全神。素茜曰。否。吾正慮君愛我過擊耳。吾夜來得一夢。明介

士曰願夫人得佳夢。素茜曰夢乃大佳。吾夢避雨而入一屋。明介士曰此當爲極樂園。素茜曰是固不啻爲極樂園也。屋之前後本有小園。其間花木整整。顧吾夢至其地時已蕪矣。明介士奇之曰然則夫人固曾身至其地耶。素茜曰然。五年之前吾曾在彼。昨宵夢至其地則滿目荒涼。令人悽然。是屋固我夫婦初結婚時所居之地也。語至此稍輟。明介士亦嘿嘿無言。素茜復曰吾夫婦居彼間時固不啻視爲天國之極樂園。卽極樂園亦何能勝於是。彼時吾二人親暱無以復加。育一女不一歲而天逝。吾念我夫愛我之情。歷歷如在目。吾夫恆就搖籃而吻其兒之額。兒病時常不絕啼。其父抱之於懷。啼立止。吾至今自思亦不知何以忽而棄吾夫而從君。吾夫實愛我也。君試爲我思之。吾背棄吾夫不情也。違法也。以不情無理違法之婦人尙得爲婦人。耶人卽不唾我面而詈我。我自問亦何以安休矣。米敦先生吾心此際仍愛吾夫不復君屬矣。卽爲君計。君亦不宜妻有夫之婦。今而後請君毋更與我面。我仍返我舊日之家庭。我自知負君深然亦不可已也。明介士聞素茜言時。顏色數易。倏緋倏縞。至是乃曰夫人！夫人！竟忍置我於絕望耶。素茜曰願君毋傷吾嫁。君適以累君。吾果能棄第一夫壻則棄其第二夫壻亦意中事。矧吾之情不屬君。仍屬吾夫。耶明介士忽改容曰如此甚佳。我愛夫人之情本甚深然此時乃不能不嚙齒忍痛揮慧劍。斷情絲而更欽敬夫人之高潔自愛也。卽以此束花爲吾二人最後之留別紀念乎。素茜曰謝先生。君旣知吾心則請速舍我去。

素茜命車至墨方街。坐車中時心躍突不已。自思吾夫此時方何作。殆病矣。否則自裁矣。思至此大震。淚續續下。繼又自慰曰否。吾夫必不爲是。當已忘懷我安好如常。我旣歸則第一言應作何語。覆水難收。吾

夫必不我納矣。天乎！我固一高潔之婦人也。胡爲而作背夫私奔之事。白璧雖無瑕。吾夫果能不我疑乎。思至是。復大哭。淚沿頰下。透面。羃而墜。車已止。御者啓車門。素茜俯首出。以值予之行數。武見家門矣。門



水一滌。吾垢亦大佳事。思已。以兩手力按橋欄。聳身一躍。顧不得下。蓋其後有人把持之也。其人抱之。起擁之於懷。素茜視之。赫然其夫勃倫納也。大驚。顛呼曰。君！君！不得成語。卽掩面大慟。勃倫納四顧無

牆如故。巢燕依然。顧寂寞空庭。闕無人跡矣。榜其門曰。此屋出賃。素茜見此。搖搖欲暈。絕幸。竭力自持。始免於仆。此時其心中。作何觀感。殊非筆墨所能曲盡。已乃徐徐行抵一橋。腦力始稍。稍清靜。自念。吾夫果死矣。吾夫果死矣。吾雖未殺吾夫。吾夫實爲我而死也。嗟乎。以一婦人所爲。不端而致其夫於死。猶有面目。偷生人世耶。乃倚橋欄。少息。下望長流。涓涓不止。思借此江。



人○乃○愀○然○長○歎○曰○卿○母○悲○吾○何○期○卿○亦○至○於○是○吾○意○卿○此○時○已○借○所○愛○度○蜜○月○我○來○此○欲○自○薦○於○河○伯○初  
不○料○復○見○卿○於○此○也○趙○璧○無○傷○歸○矣○歸○矣○

(完)

林 詞

蝶戀花

(鴉雛)

星洲羈旅故土可思雨海風蕭彌增離索燈下讀天笑生牛棚絮語篇影事前  
塵忽填胸臆嗟乎青尊銀燭曾按子夜之歌前鴛後鶻遠有東西之翼而踏箏  
侶伴同隔雲泥願曲巾車遂成今昔綠成陰矣空迴杜牧之車我將去之乃作  
虞翻之謫已夜涼如水譜以小詞商音善怨所不自覺爾

一桁湘簾風帶雨舊燕歸來聽得梁邊語梁上春泥和雨墮可憐難問春歸處  
烟柳斜陽三月暮滿眼瀟湘滿眼飄風絮風絮飛時單影去幾曾留得春光住  
送過殘春今日未滿徑殘紅惱了鶯和燕多謝東風如有意落花吹盡無人見  
還恐飛花終委地又替行人添却傷春味寄語飛花須料理酒邊莫惹青衫淚

臨江仙

(鴉雛)

前詞托意蘭荃與比未盡重拈此解  
六幅猩屏燈上後穠春一角紅樓障燈故故擲星眸尋常歡與恨一一葬心頭  
又是酒闌人散也人生如此休休他年重見應添愁琵琶商婦夜清淚濕江州

### 蘇蘭閣小傳

(陳巖二)

蘇蘭閣姓楊吳產原名阿毛一名毛媛明眸善睐妙語解人柔媚中尤饒有蕩態昔隨名妓花翠珍於津門翠珍貌姣好得此綠葉爲配益形生色予識翠珍日久待之彌厚待阿毛亦不薄嘗舉以告表兄弘農君弘農一見驚爲尤物恒通款曲衣飾玩好爲所欲雖巨資弗吝阿毛諗其爲貴介豪於財媚之無微不至弘農善歌內行聽之者鮮不曰雅聲更擅胡琴有陳彥衡第二之譽於阿毛之委曲承教不惜傾臆講授阿毛性穎慧心領神會所得殊多嚶嚶嬌喉不亞素忱癸丑夏弘農有紐約之行阿毛依戀不捨堅欲偕去弘農婉却之旋予再見於津已易名蘇蘭閣自立門戶高張艷幟矣未幾移香巢於春明賦媚似不如前而冶蕩甚於疇昔五陵豪貴爭欲藏嬌金屋卒爲袁抱存量珠聘去未嫁前三日與予遇殷殷以弘農行止爲問太息曰此君曷久不歸使儂望穿秋水予曰若急不能待已擇人而從此君歸否何容止喙蘭閣泣不成聲出一影片授予曰敬贈君留爲紀念予受而藏之比聞其重墮風塵乃自篋中檢出泚筆略誌如右

歷史小說

峨嵋老人

歷代詩評註讀本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古詩評註讀本  
二冊  
四角

唐詩評註讀本  
二冊  
四角

宋元明詩評註讀本  
四冊  
四角

清詩評註讀本  
三冊  
六角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選擇精當

(六) 評註詳允

(大) 音釋明白

(特) 體例完備

興味醞郁

淺深有序

(色)

小歷史 峨嵋老人

清同光間某官者軼其姓氏捷秋闈謁選得縣令授滇之銅仁某故寒士拮拘稱貸僅得治裝取道荆襄



年矣某喜促之坐叟立盡一觥曰佳哉嘉陵以名酒稱於世故不虛某又連醕之叟咄嗟問盡數十觥色

經川次嘉陵風阻不得前止於旅邸日暮取酒獨飲念半生勞苦得微祿道遠不得挈妻子身投荒有同流戍愴懷身世不覺沉酣方咨嗟間突有揭簾入者視之叟也鬚眉皓然作田家裝顧軀幹彪偉猶似四十許人逕前揖曰邸中客滿容分一席感且不翅某方無憀念得野老共話亦佳則笑諾之舉盞曰叟何來亦能飲此乎叟他顧笑曰不敢欺老朽耽盃中物行三十

鵪 雛

峨嵋老人

如故呼曰飢矣解襖囊出錢與主人市羊一蹄啖之頃刻都盡笑顧某曰農家粗獷秀才當弗訝耶某大  
賊詫亦不敢致詰拱手辭歸寢詰旦起戒行則叟已於五鼓前去竟莫測其爲何如人也某道出峨嵋被  
盜劫行李都盡僮僕亦亡失并官勅失焉懊喪欲絕投縣促捕終不可得幸峨嵋令憫其失路除館館之  
姑坐待之而已峨嵋城於亂山之中四望重巒紫翠萬狀日落猿啼悽動心膈某無膠信步遂入深谷迷  
不得返星月已出林樾蕭森颯颯窺人蛇虺當路大窘伏不敢動而陰寒砭肌觸膚欲裂念去住等死寧  
去以求生則奮然蒙袂以前星月微光僅能辨路顛頓山谷中衣敝履穿艱困無藝則踣地太息意命盡  
於此矣悽惻既罷懵焉睡去久之忽有人拍其肩呼曰個漢子露宿於此不畏虎狼耶其音似稔愕然而  
醒其人曰起起意若殆迷失道者盍從我行某喜極零涕荷荷轉無一語其人涉岡越澗喘息如飛某全  
息從之僅乃得及行可半里許蒼然深林中得茅舍紙窗竹屋燈光熒然其人叩以杖門劃然闢有童子  
應門呼曰爺歸矣其人曰有客趣以火來速客入也童子應聲去其人攜某入室笑曰客且坐客今日乃  
幸遇老夫也燈光燭處某視其人非他蓋嘉陵旅邸之老翁也投拜呼曰叟別來無恙乎今日乃拯我叟  
熟視某奮髯大笑曰我謂伊誰是明府耶不期今日乃幸遇故人明府何淪落至此某泣然尙未有言叟  
曰止今且坐我視明府饑矣山中無以爲具幸有鹿脯醇酒可以餉客明府且爲少進則呼童治具頃之  
肴馐醇醪爛然滿案叟以巨觥自酌笑曰曩者匆遽中未展邦族今幸賜教野老得識貴人且以爲豆棚  
瓜架之譚資也某避席曰某瘠壤一縣令耳何遽言貴且茲失路饑困依人求骸骨歸鄉井且不可得叟  
幸憫之足矣何貴之稱因歷叙遇盜狀言至厄苦不覺泣下叟聞語凝目沉思似有所觸徐曰休矣今姑

置之老夫念近縣無劇盜是或兒輩所爲亦未可知果爾當痛懲之并有以償某聞愕然念其言閃鑠頗不可測叟則微笑勸進良殷食已童來撤具老人命設客榻於西廂衾帳俱備促客速寢老人伺客寢乃移燈闔戶去客雖得安居然心緒軸轡竟不成寐乃竊起舐窗窺東室燃巨蠟如兒臂光燁燁然老人方舐筆作書某詫極然懼爲所見仍登榻眠翌晨某未醒老人入室揭其帳而呼之且笑曰事有端緒矣幸明府更留此盡一日老夫必能以原物償君某唯唯敬謝而已及午設飲饌如昨老人一餐可盡五人飲酒及一石而無酤色酒次暢論今古漸及經史老人博辯縱橫每舉一說某輒不能難心大賦服良久叟忽歎曰今海內洶洶亂定未數年耳天下英雄何止此數君顧遂使豎子成名此其中殆有天耶某請其說叟曰今海內所謂中興之名臣者無若二曾左李彭楊諸公餘子碌碌蓋不足數然彭褊悍非大將材楊庸懦一中騶耳曾九差有毅勇獨恨質美而未學左季高精神過人惟疎略無遠慮徒爲大言跡其成功蓋亦僅矣李少荃治世之能臣戡亂乘時非其所長數人之中獨曾湘鄉高掌遠蹠氣蓋一世又恨治兵少疎但能將將然之數人者固已龍驤虎臥雄視千古矣此所以我不能無感也語已連飛數觥眸中精光爛然威棱森露某不覺避席逡巡不敢有對然心益疑之頃之老人笑曰老夫醉後妄言明府莫臆今且飯矣於是共飯飯已啜茗閒坐忽有村夫闖然而入虬筋盤結面目獍然向老人半跪啓曰奉大王令已緝得盜物者駢誅之矣贓物已如令送峨嵋縣署茲特來繳令語已袖出小旗紅緣而白裏中書一翼字某微睨之心頓大悟老者笑曰村夫譎言明府宜弗之聽言次卽揮之退旋曰明府茲可首途矣物幸無失可以告慰亦以報嘉陵邸中一飯之誼耳某頓首曰生死人而肉白骨大王是也所不敢忘德然

峨嵋老人

一。野。老。耳。  
道。路。傳。言。大。王。羽。化。已。久。胡。得。至。此。願。聞。其。詳。叟。不。語。良。久。忽。拊。掌。曰。子。行。矣。毋。嗷。嗷。爲。余。非。大。王。亦。但。

四

(完)





奇情小說

鸚

鵠

(文) (明) (書) (局) (發) (行)

國語詳註

全四册 價洋六角

戰國策詳註

全六册 價洋八角

茲周萃欠本奧大同國  
將詳諸闕訛義半工語  
本爲註本奪讀胎漢國  
書第校局殊者息唐策  
之一勘依甚未於以與  
特完增據註易此來盲  
色善補精釋了惟大左  
列之審刻又了深文異  
下本慎蒼多坊文家曲



- ① 段·落·分·明
- ② 音·讀·正·確
- ③ 註·釋·詳·允
- ④ 校·勘·精·審
- ⑤ 印·刷·優·美
- ⑥ 取·價·低·廉

(中) (華) (書) (局) (代) (售)

法國名小說家毛柏桑氏原著 瘦鵑譯

小 說 大 觀

第加姆泊之人。幾無不知柏丁姥姥之事。姥姥嫁夫。至不幸。有彩鳳隨鴉之歎。當其夫生時。恒鞭篲之。如倉廩中。篲麥。篲乃彌力。柏丁業漁。爲漁舫之主。其娶姥姥也。蓋艷其色。而姥姥則迫於父命。不得不委身以事其人。柏丁善操舟。惟性絕暴。唯不近人情。平日常至鄔朋老人所設小逆旅中。進白蘭地四五盞。有時所獲較豐。則縱飲自勞。連引九十盞。非洪醉不歸也。此小逆旅中。初無侍者。侍酒者爲鄔朋老人之女。膚革微棕。美乃無藝。而其凝酥之面。似卽爲此小逆旅之商標。用以招徠貿易者。故行人入門。轟飲半爲麴蘖。所蠱半則此女吸引之力。柏丁每入逆旅。必欲一見女面。貢以諛辭。始以爲快。第一盞之白蘭地。既進。斗覺女面益形豐艷。第二盞進。則流目逗女。并眉睫亦動已。而進第三盞矣。則發吻言曰。蒂雪麗姑娘。爾如願。句以下之語。則和酒同咽。初不漏於口外。迨進第四盞時。情興颺舉。則力引女袂。欲與接吻。於是喜怵欲狂。飲至十盞。而女已斂避。此翠袖捧玉鍾者。乃一變而爲鶴髮童顏之鄔朋老人矣。

鄔朋老人老矣。而頗工心計。知欲擴張營業。非得女助不可。因日令女跋來報往於羣桌之間。以佐酒人酒興。而蒂雪麗者。固爲鄔朋老人肖女。頗能曲體老父之意。明燈乍上。酒人麇集。蒂雪麗遂如穿花蛺蝶。往來座間。間復轉其鶯喉。肆爲調謔。女往來愈忙。酒人酒興愈高。而鄔朋老人獲利亦愈厚。酒人中之傾心於女者。良不乏人。而尤以柏丁爲最。自見蒂雪麗後。卽耿耿不能或忘。卽在海上雲水合沓之中。亦時時憶之。月夕。黑夜。或潮定潮起之候。柏丁撒網。網魚恒於網眼中。見蒂雪麗凝酥之面時。或於船尾把舵。

漁伴咸垂首小睡而柏丁則引目望海思蒂雪麗不已愴恍中似見彼姝如花初綻嫣然作笑微聳其香肩爲注白蘭地於盞中玻盞映酒澄然作嫩黃色且聞嚙嚙呼曰吾已爲爾注酒矣爾心知足否柏丁每起一念輒能見蒂雪麗心坎中似亦有目厥光至銳爲日既久致復難堪因求婚焉

柏丁固富有漁舫有漁網并有小屋一椽在萊德紐河上小山之麓而鄔朋老人則一無所有故柏丁求婚之語甫發吻老人噉應恐後婚約既定柏丁狂喜居未久卽行婚禮以男女兩黨皆急急不欲延緩顧婚後三日柏丁立覺蒂雪麗亦無異於他女初無特殊之處因自嗤其愚乃爲一貧女所惑悔恨之餘則頗疑當日進白蘭地時蒂雪麗必以醉藥內盞中故神志昏亂遂有求婚之舉由是長日咒詛猜猜如獬狗每吸烟則嚼齒碎其烟斗時復撻其漁伴用洩其憤每見一物必申申以詈當盛怒時餘怒未平卽魚蝦亦被毒詈往往抓諸網底力擲於筐而咒詛之語亦隨之而發既歸其妻卽在肘腋之下怒乃復滋此時彼之視妻非復前此瓊花璧月之美人直等於世界上最下等之動物顧柏丁雖加毒詈而婦則漠然不以爲意蓋忍受既久卽亦安之若素柏丁以爲輕己益大怒一夕遂執而撻之後乃定爲常例時以鞭箠臨婦家庭中之生活直同九幽地獄不可以居如是凡十年萊德紐河上舟子咸能道柏丁撻婦之事且掉舌效其肆詈以資笑謔柏丁之肆詈也允爲第加姆泊第一名手聲圓而語富搬運不盡一若腦府之中有一肆詈之語彙者舉第加姆泊之人咸莫能及當其漁舫歸時揚帆入港口婦必冠白冠立河畔以須柏丁乍見冠影卽養鋒蓄銳決進攻之策而市人亦大集爭觀其事似入梨園觀喜劇興采彌烈舫將傍岸柏丁把舵徐進二眸雖注鷁首高帆而眼梢發爲兇光已越陣浪及於岸次卽人叢中覓取其妻

既得之則揚聲遙詈排風聲浪聲而起岸人心雖憐婦亦不期失笑既登岸立卸魚去舫市中無賴皆相率聚觀柏丁且卸且詈聲促而巨似大礮發彈有時則類春雷走空歷時可五分鐘之久咒詛之詞滔滔奪口而出一若造物所興颶風方掀動於柏丁心肺中者卸既遂面其妻目突於睚復哆口大詈挾婦俱歸婦前行嚶嚶啜泣柏丁躍步於後呼詈弗已既歸立闔其扉婦出語少不遜鞭撻隨之茲事一開其端則無有已時每撻一下必哮聲詈曰爾丐女爾萬惡之女魅婦處於積威之下如陷恐怖之窟長日慄慄然心魂皆顛正不知此鞭箠之生活何時始了嫁後垂十年異怯如小兒每與人交語顏色立泛爲白心中亦一無所思但思鞭箠之苦於是體乃日羸乾黃如燻魚矣

一日之夕柏丁方在海上婦忽爲暴風怒吼之聲所醒卽踴起於牀竟體皆震後亦不復聞他聲乃復下眠須臾烟突中吼聲大作全屋俱動似有猛獸無數排空而來哮呼之聲徹天婦知海上必有變匆匆而起拔關直趨港口河畔已集多人均携手燈各凝目視海中沸浪以俟歸舟如是可十五小時風波始定村中水手不復歸者凡十一人柏丁亦及於難其漁舫『小阿米利』則發見於大哀浦左近已毀敗不完十人之尸亦見於聖佛利來而柏丁之尸則不可得在婦意中以爲柏丁或爲他舟所救載以遠去一心頗盼其歸而切盼中又挾懼意則不欲復見其夫已而漸慣遂亦不復置念惟每聞鄰人過訪或乞人及小販入門則必驚顧以爲惡夫挾鞭歸矣一日午后去柏丁失踪海上後已閱四年婦方循伊夫街行忽止於一屋之前屋主爲海艦艦長以病新故是日方拍賣家具市人紛集當婦止屋前時適賣一鸚鵡碧羽藍首向人作弗怡狀拍賣者引吭呼曰三法郎三法郎此鳥能言如律師三法郎爲值廉也會婦有

女友亦在場。因掣婦臂曰：爾頗富有，胡不購此鳥蓄之？家中可爲良伴。吾觀此鳥絕佳，原價當在三十法郎以外。他日爾如斥售者，亦可得二十至二十五法郎。今以三法郎得之，何樂不爲？婦聞語，心爲之動。因於三法郎外，益以銅幣五十，購之而歸。方啟籠飼食，鸚鵡遽嚙其指血，乃大溢。婦微覺痛，因自語曰：此鳥殊頑劣，吾當有以處之。卽以穀粒及苳麻之子，投入籠中，觀其就食。鸚鵡自刷其翎，瞠目視婦，似與相識者。翌晨黎明，朝暾方上，婦猶戀牀未起。斗聞一高朗粗率之聲，悻悻呼曰：行屍爾！其起乎？婦大怖，立匿其首於被中。蓋柏丁在日，每晨乍啟其睫，必以此醒婦，習以爲常。是時諦聽其聲，又與柏丁逼肖，怖極則團身如球，蟄伏不動，惴惴焉。恐鞭箠之來，臨尋埋其面於枕中，喃喃言曰：嗟夫！天彼在是也，彼在是也，嗟夫！天彼已歸矣。閱數分鐘，室中寂無聲響。婦尙震震而顛，徐探其首於被外，意柏丁此時必執鞭立牀次矣。顧引眸外，矚初無所見。第見曉日一絲，逗窗櫺而入，則自語曰：彼必潛伏室中，瞬且出矣。而遲之又久，杳無迹兆。因力以勇氣自持，驟然笑曰：此間虛無一人，吾其夢乎？至是心乃少安，合目復睡。而左近又有盛怒之聲，如春雷破空，突然起曰：爲上天故，爾果能起乎？辨其音吐，似出溺人之口。婦前此慣聞此聲，亦未忘鞭箠之苦。因一躍下牀，向空言曰：柏丁吾在是，君何欲者？顧柏丁乃弗答，亦終不見其影。婦詫甚，惘然四顧，覓之牀下及烟突中，亦無所見。於是投身椅中，賊極欲狂，私念柏丁身雖未歸，靈魂必縈左右。仍將逞其故技，而以鞭箠相加也。當是時，斗憶屋頂有小樓，有梯相通。柏丁必潛匿其中，將突出驚已。意者當日遇險海上，後殆爲野人所獲，不得歸。今乃得間而遁，然彼果歸者於己，良不爲幸。念至是，則又仰首問曰：柏丁君在頂樓中耶？柏丁仍弗答。婦益震怖，心大顛不止。亟鼓勇登梯，至於樓上，闢天窗，四瞭亦未見。

柏丁片影於是仆坐于地掩面泣下泣未已聞樓下怒聲又作曰此天氣大惡風力復勁且吾今日猶未進食可恨極矣婦細聽其語儼然柏丁惟怒氣少斂不若適者之激婦即承塵呼曰柏丁吾在是容即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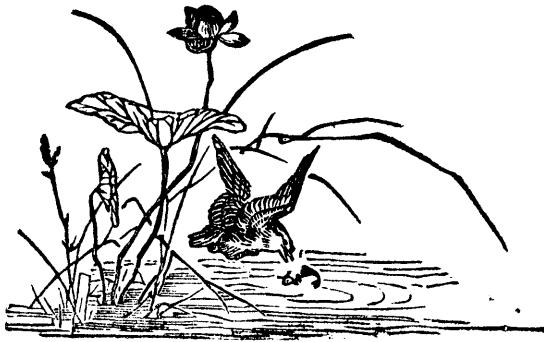
君治食君其勿怒呼已遂下則室中亦闕其無人婦益震如中鬼背計無復之將乞助於鄰右而背後又作聲曰吾尙未進早餐亟返顧見鸚鵡在籠中方睜其圓眸灼灼視已婦凝視鸚鵡愕然言曰然則作聲者爾耶鸚鵡掉首曰爾且住吾當授爾以偷懶之法婦大駭却退知死者厲氣未殺故化鸚鵡而歸來日方長且永永受其楚毒申詈而外益以鞭箠時復張牙相噬兇

鸚鵡

五

鸚鵡

羽○一○堆○凝○以○血○液○不○言○亦○不○動○婦○裹○之○以○布○如○死○者○被○尸○衣○卽○跣○足○以○睡○衣○出○至○於○河○畔○泊○舟○之○所○時○澄○  
波○受○日○浪○花○拍○岸○如○散○珠○婦○立○展○其○布○投○鸚○鵡○於○河○中○既○歸○則○長○跽○空○籠○之○次○喃喃○作○禱○辭○似○身○負○巨○  
乞○恕○於○上○帝○也○



六

(完)



倫理小說

玉折花愁

上海文書局發行

清

史

紀

事

本

末

全書八册  
價洋二元

有清一代文治武功內政外交創多於因開前古未有之局茲就  
宋袁氏通鑑紀事本末例自滿洲初起至宣統讓位共成四十萬  
言都為八十卷每事各詳起訖自為標題每編各編年月自為首  
尾二百七十餘年之記載可以一覽了然研究史事者不可不手  
此編

太

平

天

國

軼

聞

全書四册  
價洋一元

洪楊發難粵西延及大江南北幾有疆宇之大半為有清歷史上  
之一大事實太平諸王之梟雄中興諸臣之功績兩方戰爭之烈  
各地蹂躪之慘財物之劫攘士女之污辱遺聞軼事皆父老所流  
傳私家所記述本編搜羅詳盡分類編纂輯成巨著誠一大好完  
全之野史也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倫理小說 玉折花愁

毅漢

時爲初春餘寒料峭琪姆士麥登夫人方在書室擁爐獨坐有郵使叩門投書侍者以進夫人驟觀槓面字跡駭愕殊甚竊幸藁砧不在字畫雖顛曲無力固所素稔蓋女弟手書也

夫人有女弟曰愛傑棣昔年私暱一男子男子本有婦特結褵後翌年卽患瘋不治然在國家定法則斷爲有婦男子鰥居久之與愛傑棣邂逅遂墮情網爾時女侍母居新喬瑞村男子適以事來村中稅居逆旅女初不知此逆旅中之男子固已有婦男子亦不告及兩情既定女自承愛此男子男子始吐實並謂此身莫能自由女年弱無知不更世故聞言但有驚慘悽然曰天乎奈何男子百端慰藉自言雖有婦然婦已不齒於人我二人縱不能明爲夫妻在理亦能享燕居之樂女惑之又諷女偕奔女恐傷母心不從亡何女母死男子復來女遂與同逝其姊格蕾茜於女之事所知僅此然當母喪時亦曾與其夫婿奔喪於外家葬事既了卽以居舍歸地主命女弟來紐約與己同居其夫自購之華屋女請更留村中其女同學許一夜約以翌日來紐約而是夜卽與所歡出奔

女未奔之數月前曾以私隱語阿姊姊甚規之謂女子輕以身許不能嫁之人實大悖倫理又戒以母隨其人去若與不能嫁之人共棲處不特大乖倫常且罪重不容於天及女既奔致書乃姊爲別書中有言曰姊謂茲事罪重而我二人情好甚篤此中但有樂不知罪之所在姊嘗歷舉私奔之女子相戒謂悉不得善終顧我所爲者非若輩比若輩情不鍾一無怪其然若我愛佛蘭克之心永永勿替卽此真誠可告

無媿姊以我私奔得罪不知可罪者不在我國法不良之罪耳男子有婦有廢疾弗能再娶此寧非國家定律之罪行矣佛蘭克何之者我靡所不從曩者猶以阿母須我侍養今不幸死矣需我者惟佛蘭克一人姊願分居居我分食食我我寧不感且我愛姊之誠至深至摯詎不願長伴姊左右第姊夫視我爲何人無爲寄人籬下也

此數年前事矣其時格蕾茜新婚未久卽以來書示其夫其夫老叟也長於格蕾茜者二十五年既覩小姨來書審其情大怒浪罵誓以至醜之名格蕾茜媿極色赧呼曰噫琪姆士琪姆士見其妻震懼則大樂狂笑其遇格蕾茜恒如是又曰謂我所以呼彼者不當耶然則何稱而可以女子私奔復不能以身嫁其人汝將何以名之格蕾茜年事尙少雖未身經情愛之境然於愛情之事亦不能無覺因答曰彼溺於愛也以爲彼此愛慕卽屬理之當故出此琪姆士大呼曰我所以名彼者信不誣矣今有一言囑爾爾其諦聽慎勿身與其事也來以書授我言次猛奪其妻手中書復閱一遍乾笑曰渠欲爾覆書宥罪而行踪詭祕至無地址乃假郵箱爲轉投之機此書我自覆之囑此後母得以書來玷人清白凡爲吾妻者不得與倡婦相交也

此事雖已遙隔數載而夫人每一迴思未嘗不爲之黯然當時力哀其夫勿爲已甚至於力竭氣銷猶不已此際默想爾時何來銳氣竟敢以此等事央懇其夫若在而今自問決不敢冒然爲是蓋夫人意氣已爲乃夫銷鑠盡雖有大事亦無敢陳請矣夫人之嫁此夫壻初非有情愛之因緣直以身嫁其富貴以榮己身資財能供揮霍而已夫人少年之際入大學後遂習於奢侈以爲躋身富貴方不負爲人虛榮之心

已牢不可破。畢業大學時，其父適死，身前所業盡敗，產破將鬻家中所有，以抵責負。母女三人亦且徙居小村舍。格蕾茜將作工以贍家。正悒悒無所爲計，適於紐約友人家與琪姆士麥登相值。琪姆士麥登亦鰥夫也，有女新嫁，與婿同適英蘭矣。時格蕾茜妙齡方二十四，長於琪姆士之女一歲，而老人一見傾心，以爲生平閨婦女，此其尤也。不自揣老少相懸，竟欲攫而有之。顧老人之欲得格蕾茜者，悅其色耳，原非爲情愛所動。且視格蕾茜如玩好，如善馳之美駿，徒恃多金，遂謂舉世之玩好，悉可羅致。格蕾茜雖有殊色，而對此老人，頗落寞外狀，或勉與委蛇於中，則絕無所動。老人初見格蕾茜眉睫如畫，疑爲鉛黛所染，近察之，始知非僞，唇如塗朱，近視之，則亦天生者。因大樂念，家室中不可無如是麗好，以供不時顧盼。生樂且令其姓己之，姓女兒在時，猶未敢覘顏作求凰之想。今女兒已遠，適可以爲所欲爲矣。因極力貢媚，格蕾茜受諛意動，雖自覺嫁此人非福，然歆於榮利，靈明遂迷。在大學時，見同學中姿質才情無出己上者，自許他日必爲厚福之人。在交際場中，當尊如妃后，嗚呼格蕾茜亦昧矣。乃不知聰明必招天妒，薄命多屬美人。爾同學中貌寢質拙者，其幸福較爾高出萬萬，乃思以丰姿才調爲博取幸福之具，寧非慎耶。爾時格蕾茜心中滿貯虛榮勢位之想，又時時幻構車馬玩器珠鑽服飾之形，心目中舍此之外，幾無所有。比遇琪姆士麥登，雖不愛其人，實竊慕其資財勢位，遂許之結婚。之第一年，自顧不啻身履仙境，出則高車入則華屋，珠衣玉食，僮僕滿前，一呼百諾，趨承不及，出與人交，罔不尊若皇后。又時以錢歸贍其母若妹。母若妹善之，謂如此方不愧爲人子。格蕾茜聞褒殊樂，顧有一次大覺傷懷者，其女弟語格蕾茜曰：姊以絕代姿容，又嫁得金滿之婿，其力足以華服服姊，以珠玉圍姊，益增姊之美，抑何幸而巧也。且益

以深摯之愛情則姊誠全福之人哉。格蕾茜聞言意大不寧，強笑曰：妹何多情也。愛傑棣曰：詎以我言情遂爲多情耶？吾羨姊伉儷情篤，故爲是言。吾固知若二人情愛甚摯，姊能嫁其人，必愛之篤也。格蕾茜以其言出至衷，遂不疑爲諷誚。實則愛傑棣方深入情網，謂世人多情，皆如我不知乃姊家庭間之況味。有如嚼蠟，格蕾茜亦更愧慙，不可自聊。既又自慰曰：無傷，吾固重琪姆士爲人，以其金錢勢位足爲我一身榮也。格蕾茜雖強自解慰，久之頗不耐。每覩此斑斑白叟，卽覺生趣索然。如花玉貌，乃如雪裏凝梅，雖艷色可餐，究不免有寒森之氣，矧以彼衰白之叟亦對此白石美人無從生其情愛，而琪姆士爲人亦峭厲無匹，見其妻冷漠，至是有時反大笑曰：吾望爾如海上冰山，雖奇寒中人而爲狀可愛也。顧爾方寸之中，何不着一星之火，脫有一星之火，則我尙可履冰而登，夫人不改常態如故。琪姆士亦無從登，冰山又謂曰：我意爾亦少有情感，不圖血質如魚，有一次，夫人鼓勇答曰：我固始終如是。與子初婚時亦未嘗有異於今，吾嘗告子他人所言情愛之事，我了無所知也。琪姆士呼曰：汝言良有理，爾固不知情愛中事。顧我則知之，有時直欲令我痛恨，夫人自顧理直，逕前申辯曰：爾娶我時固言愛我，今何得言恨？何負於爾？乃至言恨琪姆士，張目斜視夫人，見其唇上翹，伸首向前，項際青筋暴漲，知怒作矣。琪姆士疾聲曰：我愛汝，耶女郎聽之，我今有一言詔汝，以汝之冷無情感聞之，當亦無傷爾意。我愛汝，故妻汝，耶非也。吾爾時但思娶一妻，以汝姿色尙可，故妻之初非有所謂情愛也。格蕾茜憤懣不知所答，然聞其夫非因愛己亦深用自慰，可以恬然自適，其適不以情愛爲慮矣。琪姆士不待其妻答言，卽復曰：吾今開誠佈公語汝，以實汝聞之，對我或益淡薄，顧吾何恤？汝宜了解我意，汝爲我欲得之物，而竟得之意者，汝亦利我富而

夫我而我之富固足供汝需求兩相交易此天下至平允無偏之事也琪姆士之爲是言去今數年矣厥後遂各適其適相視如仇有時在廣衆之中琪姆士故傷其妻之意夫人每當此境則僞作不聞而中心之痛楚有甚於刀剗火灼矣若二人相對之際語言尤粗醜不可堪而夫人則極意自解自待如無知罔覺之物今者夫人三十五而琪姆士已六十餘矣自夫人之女弟一去杳若飛鴻數年不通聞問今日忽得其書乃覺舊事如潮一一湧悲痛不可自已又竊幸琪姆士不在若在則必叩書自何來或奪而視之蓋此老頑強之性與年歲日增而無已視其妻幾不齒於人矣嗟思久之來書落衣裾上復取再讀久之淚泉忽潄潄如注自言曰愛傑棣可憐哉此兒抑何不幸也來書言其所歡二年前已物故今鶯鶯寡鵠又謂佛蘭克本執業於報館月入甚微然布衣糲食亦殊多樂趣不以貧爲苦也佛蘭克死後遂悒悒以病體日以弱曾兩入醫院就診顧不得瘳深願去死非遠早歸樂土今方僦居紐約一廉值之小室尙憶前此琪姆士曾來書囑勿與姊通問恐有所仰求然此次則非敢有他望但願未死之前得與阿姊一面如是而已

格蕾茜讀書已幾欲化身青鳥振翼一飛而蹴女弟病榻之前琪姆士果在者或不敢有此想而琪姆士不在也深恐勇氣一銷卽踟躕不敢進因振鈴招侍女命御者備車已而更衣竟卽乘車逕詣書中地址下車時囑御者曰吾此來爲探一貧病婦人或遲留至一小時若可以車歸也御者竊以爲異陰念主婦不常臨存貧家素日卽有善舉亦惟捐金病院中或赴慈善會未嘗有如今日之行者因問曰吾其復來此迓夫人乎格蕾茜恐致其疑卽答曰可一小時後來迓可也乃登樓門次有舊式之鈴柄所以掣鈴曳

之靜立以待。引目四矚。雖在都市之中。春氣不減。郊外覺萬物皆含生機。如在少年時。獨此心寂然。有如  
死灰槁木矣。屋既陋且舊。然以其形相推之。則若告人謂前此亦華煥。既爲世變推移。遂至於此。其處適  
當陽光所及。和煦迎人街頭。有人鼓手風琴而歌。歌爲格蕾茜幼時習聞。爾時聞之。絕無所動。此際聽之。  
不禁百感交集。歌有句曰。少壯幾時兮。奈老何。音調悲涼如泣。如訴。因自念吾其老矣乎。少壯果無幾時。  
然人生少壯。又何有歡樂者。此剎那半生。又胡爲哉。思念及此。喉中如梗。物回顧門。猶未啓復。掣門鈴。始  
聞屋內叮然作響。則第一曳鈴。鈴固未動也。頃之門闢。女屋主出應客。格蕾茜問密司特蕾雅在否。屋主  
婦若疑其不符。旣而笑曰。夫人所言。得無卽密昔司特蕾雅信然者。可逕登樓。渠居第三層樓之後。今晨  
病勢殊劇也。格蕾茜念愛傑棣。竟以密昔司特蕾雅自名矣。遂登樓。拾級幾近百數。復念愛傑棣。竟至於  
此。倘我不嫁琪姆士。則今日收場。將無類是。又自辨曰。否也。卽不嫁得琪姆士。亦不至落魄至此。然自問  
嫁得琪姆士矣。果可不名爲落魄乎。亦誠不可自解。至第三層樓之後。果有一門。試叩之。有聲嚶然曰。入  
之格蕾茜立辨。是其女弟。惟聲音已變。異非復曩日之清脆。宛轉矣。推門而入。則見小榻之上。臥一瘦白  
婦人。太陽之光。自玻璃窗裂隙。正射其面。見格蕾茜。入張臂相迎。若非格蕾茜與爲同胞者。其憔悴之容。已  
弗可辨識矣。黑髮四被枕上。顏色益蒼白。獨流淚之目。娥媚不減。往時也。呼曰。格蕾茜。我待姊久矣。格  
蕾茜寸心。本已灰冷。如冰。以爲此生已無復情懷。寂如止水。此時一見愛傑棣。心大動。不可自己。亟俛榻  
前。頻親之。念天下與我皆無與此人。固我女弟。與我同氣者也。時二人若自絕端相背之道。而來斗然遇  
合。遂相抱。絮絮各訴別衷。笑嚶雜作。格蕾茜聽其女弟言。年來伉儷之篤。亦覺情動。旣而曰。妹信樂哉。曰。



樂則樂矣。而負欠正復不淺。曰負欠耶。曰然。姊不知吾二人之歡樂。即逋負也。吾等初猶罔覺。既乃知之。姊乎。凡人有非理之行。或犯罪之事。冥冥中自須償抵。姊固深諳世情者。吾以此告姊。姊或以為可厭乎。



私語。嗟夫。我常撫心自問。何緣至此。輒不禁肝腸摧折也。有一婦人有兒子。言至此。以手掩目。格蕾茜見狀。惻然深憫。因撫之曰。言之傷懷。可以已矣。曰無傷罪狀。既吐痛楚。當少減隱忍。不言則知者。惟我

格蕾茜曰。妹言之。吾亦深欲一聽。曰善。請告姊以吾二人之罪狀。我二人遇合之事。姊固夙知。爾時吾等罔顧律法。亦不問當理與否。自謂為我所欲。隨意所適。即無乖於理。且痛詆國家定法。不良其時。固樂爾後。遂漸入難堪之境。或者詢吾等結婚幾何時。或者知佛蘭克本有婦在。瘋人院人漸知我為其外遇。鄰居婦女至不齒我為人。每值我出。則側目斜視。或附耳噴噴。

一已獨處回思殊令人難堪也。請續言之。佛蘭克每出。我一人獨居苦寂。鄰居一婦人有兒女。見而憐之。令其兒來與我同嬉。藉破岑悶。既而婦知我非佛蘭克之妻。以爲無耻。遂禁其子女復來。格蕾茜沉聲低問曰。妹未嘗育兒邪。曰未也。若有兒。則此兒亦非福。不如無之。爲佳。雖然。吾生平至愛兒童。天乃靳之。此亦所償逋負也。吾等既見疑於鄰右。遂頻頻徙居。有時卽非人知。我亦自疑。故每至一地。恒不能安居。至數月。未幾佛蘭克病。吾侍病於病院。院中一醫生廉知吾非其婦。斥令出。姊乎。言之殊冗長。吾倦矣。綜言之。吾二人雖樂然正與所被苦痛相稱。凡人有違上帝者。冥冥中必償其值。吾以非法與佛蘭克苟合。而其代價有如此。若夙知之。或不至妄爲。至是也。格蕾茜曰。妹前此固謂無違於理。無逆於上帝者。妹又言上帝之法卽情愛之法也。愛傑棣曰。信有是言。顧我至今乃知情愛之法者。亦屬於理。爲天下之公法。非狂肆如吾二人者。吾人宜知凡事之足以害世。而有人竟敢悍然行之。不顧者。卽爲逆天悖理。必得冥報。吾二人所爲卽此故。終食惡報。姊聞吾言。有近神哲之談。得母以爲詫。然此固我身歷而知之者也。格蕾茜曰。妹悔乎。愛傑棣臉際微見血色。低聲曰。上帝當知吾殊無悔意。不悔非吾罪也。抑吾知上帝已見宥。蓋我所負者已悉償。無遺所不能忘情者。則此身嘗爲罪人耳。格蕾茜深憐之。覺寸心如絞。不禁復觸前情。曰。妹之苦痛。猶有歡樂爲償。曰。良然。我之罪固深。而視人之強。以身委無情男子者。尙覺稍善。人有以身強委不愛之人。其苦痛實有甚於我者。而人者自欺其心。並自忤其靈魂。爲罪深於我者。百倍也。格蕾茜聞言如猝中利刃。幾不自支。低聲強答曰。是誠罪之更甚者。曰。然人若自鬻其身。並售其心安。得不爲大罪。凡犯此者。亦必有償。抵格蕾茜默不爲語。愛傑棣神思困倦。亦不之覺。格蕾茜方黯然沉思間。忽有

叩門者起啓之。則女居停。入白曰。有車俟門外。言接其主婦而來。意爲夫人者乎。格蕾茜曰。乞爲傳語。御者母須候我。逕歸可也。女居停諾而退。

日將晡。格蕾茜始起別。臨行以十元紙幣。予居停。囑爲病者。易潔淨之衾枕。並購窗簾。蔽日。又自爲購取用具數事。親以肉羹。哺其女弟。愛傑。得見其姊。暢吐衷懷。覺餘憾都無。精力寔覺頹弛。不振奄奄。一息格蕾茜見狀。戚然憂之。知去死時非遙矣。乃囑女居停曰。請受我此金。務令病者安適。無苦。明日吾爲延醫來診視也。女居停曰。夫人自幼識之乎。何殷殷至是。曰。然。吾等幼時固同一處者。歸途深思不已。念愛傑。棣所言。無一不道。着自己癢處。尋思細味。如芒在背。向者以女弟所爲。干天逆人罪重。莫赦。至是乃自知此身之罪。視彼爲深。然此際亦不遑顧。當思所以出愛傑。棣於湫隘之小屋而納之。己之華居。逆揣琪姆士。必不遽允。然動以至情。或尙有濟。若愛傑。棣爲外人。琪姆士。或能惻然見憫。顧不幸乃爲其妻。手足至親。遂恨不可釋。格蕾茜歸。詢侍者家中有事否。曰。馬丹家中無事。密司忒琪姆士。適歸耳。格蕾茜聞言。亟趨入。覺心躍血騰。自計琪姆士。歸不見我。必怒。吾所計者。敗矣。既入。見琪姆士。伸足坐爐前。吸烟。觀其妻。乃問曰。噫。爾竟歸邪。格蕾茜故爲誠摯狀。自投曰。君歸我。乃不在。良用憂仄。吾意君非明日不返。乞君恕我也。琪姆士。素習不起。迓其妻。安坐如故。惟聞格蕾茜言。則容色亦立霽。詫視微笑。意格蕾茜。果以外出爲憂乎。果樂見己歸乎。乃曰。善哉。吾歸不見汝。亦方繫念不置。汝當知凡男子。無不欲歸家時。見所愛相迓。可來親我。格蕾茜趨前。俛親其額。琪姆士。抱之懷中。曰。親額殊非篤愛之禮。信爲樂見吾歸者。則宜親吾吻。且先去。而面幕也。格蕾茜以顫震之手。自去面幕。念此老果情動於中乎。若爾則良可藉此爲愛。

傑。棣。請。命。琪。姆。士。曰。胡。爲。久。久。始。去。之。詎。猶。含。羞。耶。格。蕾。茜。色。頰。琪。姆。士。卽。攬。其。頸。以。吻。力。親。格。蕾。茜。幾。欲。失。聲。哭。一。躍。去。之。然。猶。強。忍。矯。爲。微。笑。琪。姆。士。曰。汝。雖。已。非。少。年。然。爾。桃。實。也。桃。實。愈。熟。其。味。彌。甘。汝。旣。樂。我。之。歸。宜。有。美。饌。相。待。矣。若。無。者。命。庖。人。稍。增。嘉。味。吾。當。易。衣。而。食。汝。亦。宜。衣。至。美。之。服。來。伴。食。吾。生。平。未。得。此。樂。也。格。蕾。茜。歸。室。中。擲。衣。冠。於。地。掩。面。大。慟。羞。憤。欲。死。旣。而。噙。齒。強。舉。其。首。喃喃。自。言。曰。吾。受。此。奇。辱。爲。愛。傑。棣。也。夫。何。恤。若。爲。我。一。身。計。則。此。辱。良。不。可。忍。然。愛。傑。棣。至。堪。憐。雖。殺。我。身。爲。之。謀。一。安。樂。我。亦。何。吝。乎。至。此。忽。又。若。見。愛。傑。棣。灰。敗。顛。頽。之。容。湧。現。眼。前。耳。畔。猶。聞。其。言。曰。人。若。自。鬻。其。身。並。售。其。心。安。得。不。爲。大。罪。念。及。是。言。駭。然。驚。悟。顛。曰。嗟。夫。上。帝。我。罪。果。不。可。贖。耶。噫。吾。當。屏。不。之。思。思。之。令。人。生。怖。

翌日晨餐罷。琪姆士入書室吸菸。格蕾茜隨之。是日琪姆士對其妻殊溫愉。異常。格蕾茜卽對坐其前。言曰。琪姆士。吾欲有以語君。並欲求君一諾。琪姆士和聲悅色曰。速言之。吾當傾聽。格蕾茜遂言其女弟之事。言時不敢舉目。而心中固竊知其夫果傾聽也。因以至簡括之。言述其事。偶聞其夫唯唯。或冷笑。則兩頰陡赤。顧仍不敢引目。一視恐懾於其夫之怒容。則銳氣立沮。詞不能畢矣。旣而言已。始鼓勇舉目。見其夫方凝日向己。嗤然乾笑曰。汝所求者。乃如此事耶。汝欲納此倡婦於吾家。而自溺其名於溷園中耶。言次大笑。格蕾茜幾失聲哭。呼曰。琪姆士。琪姆士。幸毋加以惡名其人。將死矣。君縱不見憐。亦毋爲已甚。曰。死耶。果能死。則大佳事。吾宜慶其幸矣。乃哀之。耶若此輩人。往往不得善終。凡淫奔者。相處恒不能逾五年。渠不行乞街頭。已萬幸矣。格蕾茜變色躍起。斥曰。止止。吾已命爾。毋復道其名。爾不欲其來者。則我亦

決不使其入爾屋。毋慮也。吾不令其來。卽爲爾靈魂減輕罪狀。蓋我若強求爾。允爾辱詈。必更甚。而爾靈魂之罪。必愈重也。格蕾茜言時。凜然昂立。體顛不可已。琪姆士大詫。私忖。格蕾茜伏處。威下十年。未嘗敢動容變色。今胡很厲。至是因亦起立。督目相向。吼曰。蠢物。汝何多語。彼倡婦之不得履。吾禁固也。爾言之應。亦自愧。昔年吾已戒爾。勿得交接其人。言出。聽從爾宜。知所止矣。格蕾茜亦厲聲曰。否。爾言何能使吾聽從。吾將送之醫院中。琪姆士曰。以我之錢資之耶。曰。否。我之錢耳。曰。我予爾之錢耶。曰。我自售於爾之代價也。吾之於爾。不可曰。妻特爲爾。主家之婦。此惟上天鑒之。琪姆士聞言。大駭。額筋暴漲。臉色如血。以手置其妻肩上。曰。咄。彼倡婦。乃授爾以此耶。彼敢以此教人家清白婦女。非倡婦。而何。格蕾茜兀立不動。目光爛然。琪姆士釋手而退。猶厲色曰。謹識吾言。吾禁爾。毋得更與彼倡人語。違吾命者……時忽有叩扉聲。琪姆士卽囑曰。入一僕從。進白曰。車備矣。主人其行乎。琪姆士頷之。僕從遂取外衣。爲主人加之。格蕾茜乘此疾出。登樓。逕歸己室。易衣已。自書桌抽屜中。取紙幣一卷。匆匆出。途中念琪姆士頃者之言。猶未畢。其言爲何。將逐我門外乎。果爾。則誠大幸事。無論行乞市中。較作此強暴之婦勝也。

既至其女弟之廬。所女居。停出而應門。爲狀憂慘。愀然曰。已去矣。二小時前。吾入其室。見渠靜臥。若寐。審之。已死。因夫人爲其故人。曾約。今晨來。故待夫人來。而後爲治殮事。格蕾茜聞信。殊無所動。女居停以爲夫人必悲慟失常。繼見其了無異狀。益信富貴人心。堅如鐵石。又念此富婦與死者交誼。或不深乎。已而問曰。夫人謂余當否。夫人將親視其葬事乎。格蕾茜以舌自潤其唇曰。然言已。逕登樓梯。居停止之。曰。門已下鍵矣。請與夫人同登乎。曰。毋須。請以管鑰見授可耳。入室。窗次已。張簾。陽光少減。反鑰。其扉趨榻。

前○揭○覆○面○之○布○見○死○者○嫫○然○帶○微○笑○狀○至○寧○靜○若○百○慮○盡○蠲○已○歸○安○樂○格○蓄○茜○木○立○不○知○歷○幾○何○時○忽○失○  
聲○而○慟○淚○如○斷○綆○哽○咽○曰○吾○愛○乎○汝○夙○債○已○償○無○所○逋○負○而○我○猶○待○罪○人○間○也○

(完)



倫理小說

吾

師



學詩初步

# 學生用書



作文初步

## 學詩初步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此編於詩之作法由淺入深詳細指導文理畧通者  
閱之便覺明曉下筆自然成章學界得此人人可達  
能詩之目的

## 作文初步

全書二冊

價洋五角

此為初學文者說法極淺易極明白極完密視坊刻  
之一知半解深淺不倫者有霄壤之別

上海文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小倫理 吾師

鐵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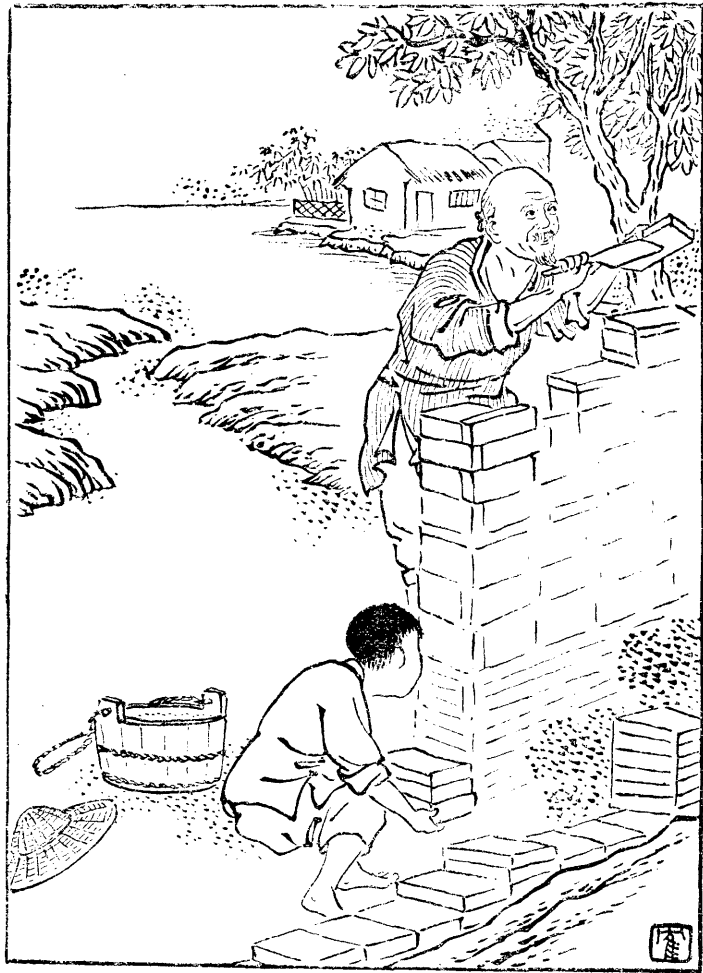
噫。吾師逝矣。曩昔教育之恩。未報萬一。中心悒悒。良難爲懷。一春風雨。殊少暢晴。人意天心。兩有未施。以此善人長眠。後乃乏人來薦一杯。溪水墓草芊芊。問惟有山鳥來一作悲鳴。抑亦傷心之至者也。噫。追念疇昔。警欬如昨。試一闔目。此白髮蕭蕭之老人。宛然在小屋中也。猶憶初謁吾師之日。吾師撫吾而嘆曰。童子何知。乃不容於家庭。間必欲逐之。而出。而此童子天真爛漫。殊可人意。以聰明之才。來從吾學。是誠大可惜也。雖然。吾必有以教之。於是吾遂呼老人爲師。而老人終其生。未嘗一呼吾名。輒以小友代之。蓋老人之契吾。有足多者。吾至老人許。殆二年。此二年中。其快樂誠不可名狀。雖窮巷小屋。衣食粗糲。而老人傾注於吾之感情。彷彿骨肉。老人雖一墁工。而其至理名言。每有足述。循循善誘。令吾陶然於規矩之中。而勿覺今離師十年矣。馬齒徒增。故吾依然言念及此。媿負師門。

老人之屋中。有白木之器具數事。及雜物若干。事位置均楚楚。壁隅設一榻。草褥布被。亦整潔。以一墁工而能是。亦難能而可貴者矣。老人無他嗜。惟喜吸淡巴菰。一日。老人方吞雲吐霧。怡然自得。吾趨其前。煙適入吾鼻。嗅之奇嗽。吾乃勸老人勿吸。老人竟從吾諫。終生戒之。吾從老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無或爽。吾初至吾師許之日。斜陽既沒。室中漸翳。至於昏黑。勿辨五指。吾曰。天暮矣。盍張燈。老人曰。吾無燈。安所張。噫。吾之小友乎。爾當於暗中求明。勿徒失望。少坐。卽睡。勿用燈也。爾其稍耐之。習久自慣矣。老人之炊具絕簡。僅以三磚架一鍋。然薪其下。吾初勿習。久亦優爲之。老人與吾約。早餐由老人爲炊。晚餐則命吾

任之中餐飯於工主家。不必舉炊也。吾於炊事。究覺生澀。以是晚餐之距中餐。爲時往較早。餐之距中餐。爲遲。而飢腸輒輒焉。既得食。則覺彌甘。老人曰。小友識之。飲食固不必若何之優隆。只於飢時御之。遂覺其味深於熊掌矣。晚餐既畢。恒傍老人坐。聽述故事。迄今未忘。類皆有益於少年身心者也。一日晚間。吾忽詢老人何無戚屬。老人吞吐勿答。固詢之。第覺有熱淚墮其頰上。終勿答。噫。老人之身世。殆彌可傷也。

一日隨老人往作工。達一巷。土木滿地。方建一夏屋。工未竣焉。其門厦高可三丈。有坊工三四人。踞架上。粉白堊。一人見老人至。返首呼之。嗚呼。不意遂失足墮矣。後聞此人終身不良於行。老人既任其醫藥。復出向日之積蓄贍其家焉。老人曰。渠雖不吾罪。而吾良心上益難堪矣。渠一家生存胥賴斯人。今傷其足。不克赴工。當臥醫院間。渠一生之痛楚。姑不具論。其如一家之嗷嗷。何。吾苟不以斯時往。渠必不致墮也。老人作工。每小時必畧憩。憩則示吾以墁術。若者爲泥刀。若者爲刮刀。若者爲蕪線。蕪線者。平支牆之兩端。無此範。牆勿能直也。老人登架。命吾授磚。曰。小友。爾以磚來。每次三次方足矣。勿過多也。否則以爾童年。必不克勝。而強強則傷矣。老人之墁術。絕高。惟一日吾見其以磚直加於牆。吾詫曰。師誤矣。何以下皆平。加而茲乃直加也。老人曰。欲其堅。必平砌。基既堅矣。稍變通。亦無妨。不必斤斤於成法矣。移時復見老人持一磚。畧審復審。牆上空隙之大小。隨手舉泥刀。向其所持之磚。擊之。應手而碎。補牆上之隙。適啗吾大奇。老人曰。此非一朝一夕之功也。是亦宜勤學而乃得也。老人下架。令吾登架。習之。吾才及梯之半。足已瑟瑟。動心亦躍。躍勿止。老人曰。勿怯。吾曰。吾勿敢登。奈何。老人曰。壯爾膽。登之。毋餒。謹慎足矣。吾乃鼓

勇。上。自。覺。所。立。絕。高。此。則。惟。初。登。高。者。乃。有。此。境。久。則。亦。勿。覺。矣。吾。詢。老。人。曰。架。何。高。也。老。人。曰。纔。丈。耳。何。足。云。高。惟。登。高。臨。下。往。往。如。是。耳。吾。學。老。人。砌。輒。勿。如。意。憤。甚。老。人。勸。吾。勿。操。切。且。云。欲。速。則。不。達。事。



固。宜。徐。徐。為。之。也。吾。從。其。言。果。就。範。乃。下。架。殊。敏。捷。老。人。曰。嗣。後。最。宜。慎。之。向。下。易。有。意。外。也。老。人。言。已。忽。有。一。童。自。吾。後。狂。奔。而。去。蓬。首。垢。面。著。犢。鼻。之。袴。不。衫。不。履。且。奔。且。哭。俄。見。一。人。執。木。棍。自。後。逐。之。已。而。逃。者。逐。者。均。奔。後。院。又。少。選。哭。聲。大。震。似。有。木。棍。着。背。其。音。殊。為。慘。厲。吾。聞。之。大。不。忍。老。人。見。吾。神。移。乃。曰。此。兒。大。可。憐。殆。無。日。不。逢。其。師。之。怒。而。被。撻。雖。然。此。非。兒。

過。也。此。兒。天。資。既。拙。其。師。又。日。日。而。撻。之。安。得。不。日。益。愚。哉。吾。曰。然。則。師。勿。撻。吾。老。人。曰。爾。獲。吾。意。必。勿。撻。爾。然。而。老。人。亦。曾。一。度。撻。吾。猶。憶。一。日。為。羣。兒。所。擗。作。拋。錢。之。嬉。以。博。小。掌。後。為。老。人。所。知。戒。吾。改。之。

吾勿聽。老人。大慍。乃擊吾掌。二下。顧亦勿痛。吾自是知羣兒之行爲。勿可效。益遠避之。吾既被撻。仍勿憎。老人亦勿畏。老人。矐之。如故。

一月後。夏屋成矣。吾忽有一奇異之思念。夫建屋者。勿克居。居屋者。未嘗建。世間之不平。孰有若斯者。詢之吾師。老人曰。吾取其值償。以吾力平也。烏云不平。吾唯唯。卒不悟。老人又曰。雖然。亦有不數傳。而夏屋易其主者。亦有不百年而化爲山邱者。吁。可嘆也。

吾居老人許。且闋八月。而吾心中之悲哀。實莫可言宣。雖以老人待吾之摯。良快吾心。然而終莫敵也。吾之蛻地。卽挾無量之悲。以俱來。方呱呱墮地。而後日之哭聲。卽於斯開。宗明義鳴。呼吾母以生。吾而死。此乃吾一生椎心泣血者也。吾母之音容。吾不知之。第見吾父悼亡時。恒對吾搵淚曰。傷哉兒乎。兒面何酷似兒母也。則吾母之面。殆與彷彿耳。吾以是恒對鏡思母。勿已後。繼母來。人咸爲吾悲曰。可憐此兒。乃得此繼母。歟。然而吾則實不自省所處之境。爲可悲。噫。童子無知。斯可傷也。世間乃有無母之兒。天乎痛哉。吾嘗詢吾師曰。吾何以來師許。又何以無家可歸也。老人嘆息。勿答。既而曰。吾亦莫知然也。吾乃力思索之。微憶吾父歿後之四日。晚餐後。卽昏然睡去。餘則模糊矣。噫。今乃一流浪無歸之人矣。明年。老人病。勿能興。執吾腕而泣曰。小友。吾且與爾長別矣。吾勿能翼爾。至於成立。吾心滋憾也。雖然。爾亦可以成立矣。吾死後。爾仍勤爾業焉。吾聞之心如萬箭刺胸。悲莫能語。淚如雨下。老人語畢。氣喘甚。吾撫其胸。使其氣平。已而畧愈。復顫聲曰。噫。可憐之小友。爾當日。偃臥荒郊間。幸爲吾救。否則……嗚呼。語未畢。而氣已勿續。釋吾腕。伸其兩足。遂永別。此五濁惡世而去矣。嗚呼。痛哉。明日。鄰人集貲。斂而葬之。終

七。後。吾。遂。離。小。屋。隨。人。墁。於。滬。杭。間。時。年。十。四。爲。一。小。學。教。師。所。憐。收。而。育。之。嗣。是。不。復。躊。躇。於。泥。刀。白。聖。之。上。而。徘徊。於。書。聲。琴。音。中。矣。茲。則。兩。鬢。已。霜。人。事。漸。非。人。皆。稱。吾。爲。文。學。家。矣。而。迴。憶。在。小。屋。中。情。景。尙。歷。歷。在。目。噫。窗。外。杜。鵑。悲。啼。勿。已。抑。何。酷。似。吾。師。臨。篤。時。之。泣。聲。歟。嗚。呼。吾。師。

(完)



林 詞

雜感

(倚虹)

陰。陰。二。月。春。漠。漠。高。樓。笛。天。天。陌。上。花。鬱。鬱。江。南。  
客。客。中。傾。斗。酒。聊。以。歡。今。夕。斗。酒。苦。未。寒。白。日。縮。  
一。尺。明。朝。攬。明。鏡。顏。色。已。非。昔。  
江。南。有。佳。人。盈。盈。才。十。五。流。涕。向。我。言。生。死。願。相。  
付。贈。我。合。歡。鞵。投。我。鴛。鴦。譜。殷。勤。此。中。意。勿。負。當。  
時。語。三。十。未。成。名。樵。悴。隔。江。渚。相。期。不。相。及。中。宵。  
淚。如。雨。

醫學小說

紅燈譚盾

文明書局

最新醫書

●最新  
實習 西法 鍼灸 全書一冊  
價洋五角

是書根據日本軍醫岡本君原著譯述成此  
首論鍼術之沿革次言經穴解剖學次述鍼  
學治病殿以岡本氏實驗談附有精圖三十  
餘幅凡患神經系病腸胃病痛風病以及齒  
痛頭痛等病依此治之可占勿藥

長生不老之秘訣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婦女  
必攜 人工美容術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女子衛生新論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是書原名女子衛生學發行以來紙貴一時  
惟衛生方法日新月盛適用於曩者不盡適  
用於今無錫顧鳴盛先生長於女科中西新  
著研究殆遍於原書存十之三增入約十之  
七乃成女子衛生之完書語多奇創事屬易  
行欲登仁壽茲編攸賴焉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醫學小說 紅燈談屑（續）

英國科南達利原著

天笑 其詡 同譯

第六章 名誤

一。款。門。者。問。曰。敢。問。霍。雷。司。惠。爾。京。生。醫。士。在。家。否。答。曰。我。即。其。人。客。盍。入。乎。來。客。不。料。啟。門。者。竟。爲。屋。中。主。人。意。頗。奇。詫。曰。吾。但。欲。與。醫。士。略。作。數。語。耳。醫。士。者。一。英。敏。少。年。人。而。兩。頰。固。已。蓄。髯。白。色。之。錦。領。因。髯。而。益。顯。衣。服。亦。華。好。聞。客。言。則。搓。手。莞。爾。而。笑。以。狀。卜。之。來。客。當。是。病。者。則。此。當。爲。醫。士。之。主。顧。矣。蓋。醫。士。邇。日。生。涯。殊。惡。財。源。幾。絕。今。歲。第。一。季。之。屋。值。雖。已。預。儲。諸。書。桌。右。手。之。抽。屨。中。而。日。用。所。需。良。未。可。免。顧。門。庭。冷。落。車。馬。久。稀。醫。士。雖。猶。嚴。飾。外。貌。以。重。觀。瞻。中。已。餒。矣。今。得。枉。顧。樂。乃。不。支。即。鞠。躬。延。客。入。信。手。闔。門。一。若。此。爲。尋。常。之。事。者。直。至。前。室。室。中。陳。設。簡。樸。又。延。客。就。坐。已。則。立。身。於。書。桌。之。後。聚。其。十。指。之。端。於。一。處。運。其。慧。眼。注。視。來。客。默。念。客。何。病。者。其。容。色。固。甚。鮮。赤。也。若。在。霍。雷。司。醫。士。之。先。輩。每。當。病。者。未。言。之。前。即。一。一。詳。述。病。狀。動。以。先。聲。而。霍。雷。司。性。獨。不。然。凡。百。皆。實。事。求。是。默。察。來。客。良。久。竟。無。從。得。其。病。狀。但。見。來。客。襟。前。時。鏤。之。練。灼。灼。作。銅。光。以。是。推。度。其。人。非。富。裕。可。知。但。得。半。克。耶。之。診。金。已。爲。萬。幸。矣。方。醫。士。審。察。其。人。時。其。人。遍。探。其。衣。囊。若。有。所。覓。而。容。顏。益。赤。額。間。漸。綴。汗。點。醫。士。見。狀。恍。然。斗。悟。竊。思。此。人。必。患。酒。癖。者。否。則。胡。爲。面。赤。如。雞。冠。者。客。已。索。得。手。帕。所。在。自。拭。其。額。曰。熱。哉。天。氣。醫。士。即。乘。機。以。言。探。之。曰。熱。甚。似。此。天。氣。令。人。思。飲。客。曰。天。乎。天。乎。足。下。不。宜。縱。酒。醫。士。曰。我。生。平。固。不。近。酒。者。曰。我。亦。然。吾。入。禁。酒。會。二。十。稔。矣。醫。士。聞。此。意。良。不。適。面。驟。赤。亦。幾。與。客。同。遂。取。聽。肺。器。以。指。甲。

## 第

## 十

## 二

## 集

輕叩之言曰有所需於我者客可言之客曰誠然吾方欲告足下吾聞足下移居於此本已夙來……言次而咳又曰吾本宜於三星期前卽來第以有事……語至此又咳醫士卽夷然曰足下可無須多言吾但聞其咳已知病狀吾察其聲全屬氣管之病不治將加劇成爲危症幸來就我尙易爲力可解其半臂極力吐氣作沉聲呼九十九客不覺大笑曰醫士母爲我慮我之咳蓋因嚙食菸草而致此雖惡習我初不病我來此向足下索取九鎊九辦士耳非來此沉聲呼九十九者我爲煤汽公司收賬者足下曩日所欠之數如是也醫士大駭幾暈椅中呼曰然則足下非來就診者耶曰鄙人生平未嘗有求於醫士霍雷司大失所望卽置其聽肺之器故爲平靜之色曰此亦無妨事足下病猶未劇若天下之人皆健全無恙如足下者則我輩業醫者反將病矣吾將親詣公司付此數也曰醫士乎鄙人旣親至則逕付之不寧省事醫士曰可因取錢囊傾之僅得兩半克郎及數辦士獨抽屜中尙有十鎊然此十鎊者爲屋值若破其數將立見敗乃佯笑呼曰噫此區區小數之零欸晨來已購何物仍請親詣貴公司付之可耳客曰善乃起別臨行又遍視室中諸物值價幾何自兩堅尼之地蓆至八先令之簾布無不收入此君之目中若預計醫士或無力償其煤汽所負則沒收家具尙足以抵此數否也客旣去霍雷司醫士重復整理其室醫士之爲是已成習慣每日整理此室不下十二次此時則取規納之醫藥大詞典陳之案頭若欲令病者見之因以知己學術之深醫藥之書無時不讀也者又盡出小匣中器具陳列於聽肺器之側如鉗剪刀鍼等共十餘事直類器械陳列之肆不復爲醫士診病室矣掛號冊收支冊出診冊日記冊等亦皆羅致其前示人以事集然冊中尙多空白醫士恐封面新潔不足以壯觀瞻也則常取而彼此摩擦之復以墨

汗。歷。落。洒。布。其。上。恐。病。者。或。窺。見。冊。之。內。容。自。知。爲。來。診。之。第。一。人。也。乃。於。每。冊。之。第。一。頁。臆。造。人。名。地。址。及。三。星。期。以。來。之。時。日。滿。書。其。上。羅。列。既。已。遂。默。然。坐。以。手。支。額。而。待。

醫士居此已三星期矣。處此寥落之門庭。刻刻生怖。以爲果莫有過問者。生機絕矣。已雖安心靜耐。而日月獨不能忍耐。如人彈指。卽逝。每度一日。卽增一日之屋值。並增一日之飲食服用。病者固可以數月不來。而醫士之居處。飲食。則不可數月。輟霍雷司固已極力撙節。然縱能撙節。亦不能一錢莫名。世人未嘗植身自立者。正不知此中情況。迨至一加經歷。始知日用雖儉。而金錢每能自囊底漏去。霍雷司前此嘗有聲譽於塞。吞然不久。卽銷匿盡矣。此塞吞一城。原非貧境。街外之人。熙來攘往。金錢之事。終日不絕。而抱才積學如霍雷司醫士者。乃長日愁貧。誠異事也。就理而言。凡憧憧往來之人。實不乏病者。當有需於醫。而過霍雷司之門者。初不一屬目。及其門首之銅牌。亦不虛耗其思想。一念此屋中枯坐困守之醫。霍雷司終日在窗前默察。來往行人。則胃弱者。血枯者。患瘡者。肝氣盛者。無所不有。理當就醫。彼此相濟。顧其中若有物爲之障隔。醫者病者。乃永無相接近之時。嗟乎。醫士將何措乎。其將立於門首。見病者。則曳其裾。而私語之曰。『足下患某病。不治。將劇。盍容下走爲足下一診之。投以方藥。其值不及尋常。一飯所費。而於足下爲益無窮也。』噫。此何可者。天下自有醫生。以來從無如此招徠營業者。不特敗一己之名。且將爲醫界玷。而病者聞之。反滋疑懼。不之信也。時方對窗。沉吟。門鈴忽大震。門鈴者。日必數震。每聞聲。輒生希望。及門啓。非乞兒索錢。則小販負物求售耳。然希望亦未嘗因此而絕。此時聞鈴聲。一躍而起。益推置書冊於易見處。趨出。不禁廢然呻歎。蓋自門內之半透明玻璃。已窺見門外一極波西人之蓬車。波

西爲遊民多。車上纍懸柳條。所織之几。椅有二人。及一嬰。已下車。俟於門外。霍雷司深知此輩之來。非有貧困無業者。車上纍懸柳條。所織之几。椅有二人。及一嬰。已下車。俟於門外。霍雷司深知此輩之來。非有所索。乞卽自售。其卜巫之術。因啓門。露一隙。叱曰。去之。去之。吾無以與爾言。已闔門。而鈴聲又作。霍雷司復怒叱之。去。卽返診視室。方就坐。而鈴又震。大怒。亟出啓門。訶之曰。若何……門外人已言曰。先生。吾等實有需於醫者。霍雷司立易爲笑容。自搓其手。私念此卽我俟之久之。而弗得之病人也。然觀其狀。又殊不類其男子。身頰而髮亂。已回身。車前調馬婦人。則短小而面目堅強。一目有癩痕。若被擊傷者。以黃色絲帕裹其首。懷中一嬰兒。裹赤色襁褓。中霍雷司卽極作哀憐慈惠之色。曰。馬丹。請入。請坐。此輦榻上。瞬息間。卽能爲馬丹減其痛楚。霍雷司意謂此次所定病者之症。必無誤。因自瓶傾水於盤中。以軟麻布蘸水。按其傷目。然後以縐布裹之。旣已。婦人曰。敬謝先生。果覺溫適無比。上帝當加佑於先生之慈惠。然我來就醫。非盡因其目也。霍雷司駭然曰。非爲尊目耶。在霍雷司之意。以爲一望辨症。實可令病者詫歎。其鑒辨之神速。不料此時轉爲婦人之言。所駭惑。婦人曰。實以此兒患疹而來也。言已。啓其襁褓。乃見一嬰。臉色黝黑。發熱而帶赤。赤黑之疹點。滿布呼吸。作響。若痰塞於中。覺黑色小目。視霍雷司作倦甚。思眠狀。霍雷司曰。噫。洵爲疹也。且爲症甚惡。婦人曰。吾但請先生一觀之。以明其確爲疹症否耳。曰。信疹也。曰。先生旣已明告。則吾當去。洛貝方有要事。弗能久留。霍雷司曰。獨無須藥耶。曰。先生觀之。已足。可無須藥。苟有他變。再告先生。請先生爲保症也。意謂兒死則請書病狀霍雷司曰。然不可不藥。兒病甚矣。乃趣至貯藥之小室。爲合二兩之退熱藥。蓋塞吞之俗。就醫者亦必在醫家取藥。取其二事併合。則爲值廉。而事亦省也。霍雷司曰。此藥可以治兒病。服法已詳書於瓶。宜使兒常溫。并稍節其飲食。婦人曰。敬謝先生。言已。卽舉兒於

肩邁步而出。霍雷司亟趨前曰：馬丹，恕我無狀。馬丹意謂此事細微不足以價值相瀆，否？吾等蓋以此時先了價例之事乎？婦人愕視曰：先生向我索價耶？然則爲價幾何者？霍雷司曰：但半克郎可耳。霍雷司以爲此數甚微，實不足介齒。今僱主見問，故勉強言之。此數已減於常例之半，而婦人聞言不禁失聲大呼曰：卽此已值半克郎耶？霍雷司曰：馬丹，旣不能措此錢，醫藥之費則胡不往就施醫贈藥之醫士而獨枉顧鄙人乎？婦人無奈，一手力挾其兒，防傾一手則入囊探索久之，始出銅幣數枚曰：此七辨士也。曰：否？吾定例爲半克郎。言時私意甚怒，此婦人竟以無價值相辱，實爲有玷醫風。婦人曰：天乎！我果何從得半克郎者？先生安居華屋，事事順適，一舉手之勞，便向人索取半克郎之醫藥費，須知我輩金錢之來有大難於此者。凡我等所有願先生諒情而納之，先生命我是兒之飲食，是兒之飲食固已節減，蓋我實無力供其飽餐也。霍雷司默念婦人之言，殊不謬，以我較此婦人，則我尙堪稱富有，又自顧頃者煤汽公司中人來索時，傾囊所出之錢尙在桌上，卽返七辨士於婦人，又自取所有奇零之數銅元銀元予之，僅留兩半克郎。溫言曰：醫藥之費吾不爾索，並取此去。此我贈爾者，或不無少補於爾病兒，請矣。因送之門外，闔門而返。又念我縱貧困，或不如此婦之甚兒病而無資情殊可憫，贈以此錢尙非爲過。且此輩到處游行一受吾德，或將傳播吾名於遠近，則我此錢之惠効力有勝於廣告矣。遂入後室，然酒精之爐，烹水滄茗，且思且笑不已。果後此來診之人皆如此婦者，不將爲之破產耶？除瓶塞紙棉與所耗光陰不計外，綑布已值二辨士，而藥價可四辨士矣。脫更來五人，一一如是者，尙安得不因之破產？方縱聲大笑，傾茶葉於陶製之壺，笑聲忽止，傾耳於門外，似聞有輪聲及門而止，又有拾級登階聲，而鈴聲大作矣。自窗角

窺之見有華車。駕以二駿。一制服嚴整。類貴介侍從者。止立門外。駭極墜茶匙於地。急自鎖。定趨出啓門。侍從見有應門者。即曰。少年人乎。可入。白爾主人。惠京生醫士米爾夫人。招彼速往。夫人即居都城者。吾



固貴家之車侍從亦固貴家侍從也。是又安可輕視爲擲揄之事耶。然則宜立往其處。誤否。行當自知耳。又思街頭有小店賣報紙及雜物者。開設有年。其主人於此間情形無所不曉。凡在塞吞有未明之事。一

等本宜以車載渠歸。然此際尙須往延美蓀醫士。可速白爾主也。言已領首登車。御者一揚鞭已風馳電掣而去。霍雷司噤駭不知所云。木立門首尋思。有頃居都城之米爾夫人。非城中貴胄耶。非富而多金者耶。是必有危症。故見召甚急。顧何爲下顧及我。意者有誤耶。抑他人故爲是擲揄耶。蓋富貴之家有常包之醫。決不下顧。無名醫家如我者。然來者又絕無調侃之意。車

詢即得。然則詣彼一詢可也。往詢問始知米爾貴人乃城中望族。且爲豪商。又嘗三作裁判官。故囊橐豐盈。所有在二百萬外。都城者在城外不遠。爲貴人邸第富麗。埒王宮爵夫人久病已成殘廢。邇來益盛。霍雷司竊念然則侍者相招當非不確。夫人殘疾或歷延諸醫而不奏效。故偶爾及我也。遂別肆主而行。忽遲疑復返。語肆主曰。我與君爲鄰。霍雷司惠爾京生醫士是也。敢問城中有醫生與我同名者否。肆主極言無之。霍雷司默默想大宗資財踵門而至。則安有棄而不取者。乃僱一車命力馳向都城。途中既驚且喜。夷猶不已。自計此症苟非奇難或器具藥物不備者。必能奏效。若果屬奇難者。敗矣。坐車中焦思甚苦。一若已有難症。當前束手無策者久之。遂至都城。

都城者連雲之府第也。歸然處林木深處。高踞山巔。須自山麓康莊盤旋上達。既至邸前。以其一身所有資產之半付車。值投刺通報已而侍從復出導之入侍從衣飾莊嚴。一如延醫者。經廳事以榆板鋪地。廣狹均等。窗玻皆有花點。外望內窺。兩均不見多懸鹿首。及古時戰具。陳陳滿列。氣象嚴肅。至一客室中。坐一人於爐次。容色憤鬱。若患肝病。尙有兩素衣女郎。則在彼端弓窗之下。憤鬱之人呼曰。噫。嘻。此何謂也。汝爲惠爾京生醫士耶。曰信然。我爲惠爾京生醫士也。曰異哉。若年事之輕。乃大出吾之所料。美蓀固老誠。顧於茲事所知亦無多。老誠人既無能爲。亦姑一試爾。年少者爾。即著論論肺之惠爾京生否。霍雷司大異。自念生平曾兩次投稿於醫學報中。有一稿論肺者。幸編輯不棄。蒙取登於後幅。雜於他人零星小品中。初不料貴人竟垂青及此。且堅識著者之名。至今則天下當無虛擲之心血矣。答曰誠然。吾嘗著論論肺者。曰善哉。美蓀何在者。霍雷司曰鄙人尙無緣得與此君交結。曰不識其人耶。此亦大異。彼固識

爾且深服爾學術上之理解者。爾新來城中者乎。曰然。吾居此未幾。曰美蓀固亦謂爾新至未久而未嘗以爾地址告我。但言異日與爾同來。今日吾妻病亟。吾不復待其偕。至卽命人逕往相訪也。吾又命人邀美蓀而美蓀他出。我等弗能久待。盍先登樓診視。竭爾所能而爲之。霍雷司曰。此殊大難鄙人之來原爲與美蓀醫生商榷治法。今不俟其來而遽往診視於禮不當。請俟其來可乎。貴人又呼曰。天乎尙欲久俟乎。吾妻息息加劇而我則任君蕭閒坐此中乎。醫士聽之。吾爲人伉直。敢直告君。若不登樓卽請外出。霍雷司見貴人意氣凌人。不可一世。怒甚。極力自抑。念斯人妻病劇。亦無怪其煩焦。想非以勢位凌人者。則勉強鞠躬曰。公必欲其登樓診視者。敢不如命。曰。我必欲君往診。尤有一事須預白者。吾雅不欲醫士拊摩彈敲。吾妻之胸此舉殊不雅。我所痛恨。我告爾彼所患爲氣管發炎及哮喘。卽此已足爾所欲知。若能治之固妙。若不能治而徒事敲彈貼耳其體而聽者無益也。徒增其病耳。貴人之輕藐霍雷司固非所計。至斥及其醫道及手術。並診視亦加以限制。則無論何醫皆所不堪。蓋凡屬一業之人無不自視其業爲神聖。非獨霍雷司一人也。聞貴人言立取冠告別曰。敬謝貴人願貴人日安。此症雅非下走所願就。貴人駭然曰。噫。何謂也。行何亟。亟霍雷司曰。凡我診病必察驗病者若徒聞其病之名而卽投以方藥者。非我所習。足下對他醫豈亦如此請矣。米爾者習於行商。無論何事皆以商業眼光觀之。以天下至難能而可貴者亦不難動以多金。至如醫人實至瑣屑之事。彼動於我之勢利。安有不極意奉承。投以數堅尼。卽仰首搖尾滿意而去耳。孰知今日此少年獨崛強至此。絕不歆於我之名位。勢利於是貴人之術亦窮。則呼曰。噫。嘻。美蓀爲人亦不負氣。至此歸來歸來。吾從爾言。爾欲何爲者。一憑爾意。我不再加一言。吾但先往。



奔告吾妻謂爾來診可也語已遂出窻次兩女郎見貴人一行立奔霍雷司前長者鼓掌歡呼曰佳哉佳哉醫生此舉何勇也少者曰必得醫生如此方佳醫生乎若萬勿爲阿父所攝若但嘔強彼反屈而從爾今茲君之所爲實大快人意美蓀雖名爲診視其實從未得阿父允許一檢驗阿母病狀美蓀屈於阿父事事曲從藥劑濫投故迄未見效噫倖德母言父來矣二女復返窗前靜默一如適者貴人果至引霍雷司登樓梯級皆鋪以厚氈行步無聲至病室光線略減防陽光侵病者也診視可十五分時已盡得其要遂與貴人復下客室則見客室爐前有兩人其一人儀表端嚴一望而識爲老於是業者一則領下有赤色長鬚目作灰藍形容特異貴人曰噫美蓀若至此始來耶曰喬翰先生良然且已如約與惠爾京生醫士偕至也貴人大詫曰惠爾京生醫士耶固已在是矣美蓀亦詫視霍雷司曰吾生平未識此君爲誰霍雷司曰容我自進其名於足下我固惠爾京生醫士惠爾京生吾姓其名則霍雷司居克納街一百十四號者是也美蓀益呼曰天乎此重症也吾胡爲介紹一年少淺歷之醫生如此君者此方爲亞丹惠爾京生醫士嘗在倫敦大學演說肺病爲聖士維丁醫院總醫生平著論肺之書十餘種者是也惠爾京生醫士適以事來塞吞與我有舊故擬同來一事商磋吾介紹者此也非彼也貴人冷然曰敬謝足下吾妻方爲此少年醫士遍體檢視今方罷甚不堪更受診察然君等既勞此往返吾請與以例金可也美蓀意滋不豫其友則以爲有趣匆匆辭別貴人遂傾聽霍雷司所言信服至深霍雷司言竟貴人曰請告爾吾性剛決一喜其人卽凝結不解我友其人則固一極重情誼之友我仇其人亦一惡仇也今者我傾信於爾不復信用美蓀自此時起爾爲我家常僱之醫士日必一來診視吾妻若意何如者霍雷司曰貴人重我

烏有不感然自問卽亦不能攫他人之利以利己也。貴人曰：何謂也？曰：美蓀醫士已治此症及半，我乃中途攫之行同野獸之攫食，足爲我業羞下走，弗敢聞命。貴人暗曰：奇哉！爾之爲人乃大難與吾奉以美職，乃亦却之，然則惟從尊便語已掉首吁氣入霍雷司亦趣歸，重治其未進之茗，此遭出診雖僅得一堅尼，然竊念自峻門墻於貴人之前，則聲價亦因之隆重，思已甚樂。

霍雷司之却貴人之聘也，本醫界中至尋常事，第以霍雷司境况之貧與貴人之富而論，實至難能而可敬者。美蓀廉知其情重且感，遂請結交於霍雷司，與合營一業，有病家延診彼此均之云。

### 第七章 婉前

洛弼喬翰生者一恆人耳，初無特異之處，卽以形貌論，常人與之相類者甚多，肌色枯黃，容貌凡庸，意志恆無定年，可三十已娶矣。所業爲男服之縫工，藝雖精，猶時爲僱主訶責，非謂修短不合，則謂質料不佳。喬翰生則極意逢迎，百般慰解，久而久之，原有之些須人格亦寢次湮滅，以阿諛諂媚爲結習，終日除逢迎主顧外，則埋頭縫桌拈鍼引線，操作如機器，其靈魂中似已別無他種感覺，宜以機器呼之，不名爲人矣。喬翰生如此味味瞞瞞者久之，從無深入其心之事，似自適其適，不復有足顧慮者，從而擾亂其燕安之歲月，雖然人生安得無大故者？若生死疾痛慾望灰心，皆人生之大事，縱久處安樂，而此數者有一見臨，則其安樂可立爲衝破，或使人一改其常度也。

喬翰生之妻性溫靜，髮色黃褐，喬翰生愛之甚篤，每星期一之晨，二人則相助陳設其縫店之窗，硬紙之篋貯雪白之衷衣，置諸窗下，領帶則懸列其上，之銅欄兩旁，陳銅鈕，光燦燦然，窗後置布製小冠，尙有紙

盒無數。則貯冠之佳者。防爲日光所侵而退色也。凡店中收支之事。其妻掌之。喬翰生一生憂樂。亦惟其妻知之。昔日嘗有狀類紳士者。來店中購取衷衣十打。襯領無數。謂居某旅館。行將赴印度。其人取物去。店中遣人至某旅館取價。旅館謂絕無其人。於是無從取償。凡此憂戚之事。其妻莫不與共之。二人結婚已五年。一切甘苦咸欣。同受又無兒女。以分其情。愛情愛乃愈固結。然此非久遠之定勢也。其家庭生活狀況。變遷已見於先兆。且距變遷之時已非遠。蓋其妻娠矣。近已弗能步履。下樓妻母來自開拜。惠爾將護其女。並準備歡迎外孫。爲時愈迫。喬翰生憂急。殷又念他人之妻。產子輒獲安然。無恙。則吾妻獨何懼者。但就已身而言。兄弟共十四人。而萱堂猶健。在彼危難者。非常之遇耳。顧凡人每當其妻臨蓐。輒惴惴不寧。此不特喬翰生爲然。喬翰生特其尤者。蓋喬翰生意想簡單。舍此別無更重之事。懸其心頭。故其惴惴獨視他人爲甚。

邁爾醫生。於村中最著名。居白力扑者。喬翰生業於五月之前。預僱之爲接產。此五月中。喬翰生輒抽餘閑。製襁褓及兒衣。一日近晚。方治肩巾。忽聞樓上有聲大擾攘。妻母貝登夫人奔馳而下。告喬翰生。謂綠珊大覺不適。宜速延醫。喬翰生性情和緩。每有所事。必順序而進。絕不急迫。自縫店至白力扑醫生所居。爲程一里之四分一。乃留童子守店中。而出街上。無車乘。遂徒步而行。比至。則醫士厲中人謂醫士方出診於哈門街某家。其人病方危也。喬翰生詢得地址。立詣哈門街。意漸急。雍容之態度。漸失。道上雖兩遇馬車。車中均有人。弗可得而乘。至哈門街。則知醫士已去。幸此中人知其所往之地址。爲登吞路六十九號。喬翰生一念家中兩婦人。輒焦灼。不知所措。從容之意態。全失。縱步極奔久之。途中遇空車。一躍而登。

囑往登吞路。至登吞路。彼中人言醫士已去矣。喬翰生覺心灰望絕。幾欲傾跌人家門前。幸乘來之車。尙未遣去。仍乘以返白力。扑街醫厲。則醫生尙未歸。厲人言不久當至矣。乃俟之於一室。室高而光。弱藥氣刺鼻。家具多粗笨。架中皮書無不作幽暗色。爐簷上黑色時鐘。每發的的之聲。輒似病者之呻吟。時已七點半。自離家至此。已一小時又十五分矣。家中二人憂煎。至於如何乎。彼見我久之。不招醫。至將謂我何乎。每聞門戶啓閉聲。輒躍起以爲醫至。力引耳根之力。所及以偵醫士之聲。逾時良久。忽聞門外有步履聲。以鑰啓門聲。亟出廳事。醫士入門。猶未踰闕也。匆匆謂醫士曰。醫士乎。乞聽一言。某來相邀。內子六時已覺不適矣。竊思此言一出。醫士亦必大爲惶急。亟數藥物。如狂以趨矣。孰意大出所料。醫士徐置雨具。去其冠。仍曳喬翰生入室。內從容言曰。容我觀之。若非與我有預約者耶。曰然也。與君約於去冬十一月。吾爲縫工。喬翰生也。醫生取一冊籍觀之。曰。誠然已少逾所期矣。渠何如矣。曰。吾乃不……醫士莞爾曰。此爲爾有生第一次。所歷至第二次。自知之矣。曰。吾妻母言醫士宜速往。醫士曰。我可愛之先生乎。此爲第一次之事。殊可無須亟亟。以我測之。或須坐守達旦耳。密司脫喬翰生乎。若機器不煤。又安能行者。吾自午餐少進食。至今矣。飢腸雷鳴。烏能視事。終夜喬翰生曰。至舍間。當有以奉餉醫士曰。敬謝盛意。我意我晚餐已陳矣。吾便早來於事。亦無益。願君先歸。言我卽來。我食當卽行矣。喬翰生竊念此何時者。而斯人猶硜硜於一食。不知喬翰生以爲非常危急者。於醫士則爲日常之事。醫士蓋無日不奔走於此。若不自顧其攝生飲食之道。則醫士不及一年亦死矣。喬翰生悵悵馳歸。妻母自梯頂俯問曰。若去何久。曰。是不得已事也。妻母曰。此際益不適矣。可憐哉。吾女醫士焉。在者曰。飯後卽來矣。貝登夫人方欲作答。陡聞

室中有哀聲高呼之者。即匆匆入闔室門。喬翰生仍歸店中。滋不寧。適遣童子歸家。理店中物事。自遣手足忙亂。厥狀如狂。易直至。事事皆畢。店外門窗亦悉閉闔。乃獨坐店後之客室中。顧坐亦不能安。席則起而行。數武後。復弛然。椅上忽聞磁皿鏗鏘相觸。侍婢捧熱茗趨過門外。因問曰：「琼尼誰需此者？」曰：「喬翰生夫人言思此也。喬翰生念吾妻尙能思茶。則尙未大惡。覺渴甚。亦命侍婢治茗進己。茶畢而醫士至矣。携小黑革囊。溫然曰：「何若矣？」喬翰生即答以想像之辭曰：「似已大適。」醫士曰：「惡然則爲時猶早。吾將於明晨出診。順道過爾矣。」喬翰生大駭。引其衣曰：「醫士乎？是何言？吾方樂君之來。乞即登樓一視。」並乞速下樓。語我以狀也。醫士無奈。登樓足音之宏。響震一屋。既登樓。尙聞其往來之足音。審其聲絕不忙迫。意少慰。然猶傾聽樓上聲音。藉揣情狀。又聞引椅椅足摩觸樓板。震震發爲大聲。忽聞室門砰然啓。有人急趨下樓。喬翰生毛髮竦立意。必有非常之變。而下樓者特其妻母。覓棉帶及剪耳。已即登樓。又見侍婢持新布以登。既而隆隆之聲又作。則醫生下樓也。至梯下即止。立支一手於門曰：「密司忒。喬翰生乎？若妻已稍佳。曠子之容色何其慘沮也。喬翰生出手帕自拭額際汗珠。亟應曰：「否否。吾何嘗慘沮者。」醫士曰：「警信猶未至。曷用驚懼爲似此案。良非吾等所樂見者。然吾儕當望其轉而爲佳也。」喬翰生曰：「得無危險否？」醫士夷然曰：「凡屬此等事。幾無一而不險。以我覘之。爾妻似不甚佳。以勢揆之。或將更惡。吾已飲之以藥。吾適者來時。見君家對宇方建新宅。雖小亦良。新雅惟近年。賃值乃日增。爾此屋已與屋主立有租據。否？喬翰生信口答曰：「有之。實則兩耳猶傾聽樓上動靜。又念當此危迫萬分之際。醫士猶能娓娓清談。是誠不知其心何居者。聞之殊令人不快。既忽思答醫士之言誤。則改其辭曰：「無之。吾爲年年付值者耳。」醫士曰：「若我爲

爾則寧與立租據耳。居此街中有馬噐爾者，爲鐘表匠。吾嘗兩次爲其妻接產，又嘗爲之治傷寒之症。其所居屋主，每年增屋值可四十磅。若弗能如數以繳，則逐客令下矣。喬翰生曰：其妻產後無恙否？醫士曰：至今安然也。忽呼曰：噫，何也？言已，亦傾聽樓上，猝縱步直奔而登。

此時三月也。故入夜，猶覺悄寒。侍婢琼尼已爇火於客室之爐，顧風急自烟突下，趨煤烟倒逆而出，惡臭乃充滿一室。喬翰生覺寒，砭肌骨然。喬翰生之寒也，以發於心中者爲多，非天氣果奇寒至是也。則蜷伏爐前，張手加諸火上，直至十時，琼尼始爲之設席治晚餐。冷肉一方，而外無他肴，饌而喬翰生終不能下咽。惟飲皮酒一杯，覺少適全體之神。經若皆聽命於耳，官聽覺蓋樓上至細微之聲，亦能辨也。當酒力未退，意氣尙壯時，竭力振奮，躡足登樓，竊聽室中情況若何。見室門尙啓半寸之縫，自縫內窺，獲觀醫生之面，殷憂之容益甚大駭。狂奔下樓，駐立街門，欲視街中情事，而自解見店肆悉已閉戶，休止。惟時有酒徒三五成羣，自酒屋中呼嘯而出，踉蹌相依，挽撞仆而行。喬翰生日：視此輩去遠街上，更無可觀者。始歸坐爐次，心中忽作從來未有之疑問曰：天下之公道何在？乎吾妻不辜，奈何被此苦痛乎？嗟夫造物者何殘酷！乃爾思深，遂幻爲妄想危慘之象，一一如見，懼極而憤，深怨天道不平，自問作此思想，亦大奇。蓋生平所未嘗有者也。

宵分已過，漸入清晨。喬翰生私懷忡忡，肢體寒顫，僵坐以外衣力自裹蔽，瞳視爐中餘燼，以待樓中佳信。容顏灰白，神經則以久被憂患，易爲半知覺狀態。陡聞樓上室門啓，醫士拾級而下之聲，卽疾躍而起。精神立復狂趨，以迎醫士。亟欲知呱呱者已墜地未一覩，醫士愁戚之容，卽知非爲好消息，而下醫士亦已。

不勝勞憊。委頓之容。一如喬翰生。惟喬翰生以寒極而變。醫士則以熱極而改。其顏赤。其髮豎。額際汗珠。滿附目光。兇猛唇吻。堅闔若方鬪。其勁敵以博上賞。鬪酣故爲是狀。而戚戚之容。又溢於眉宇。若不勝強敵也者。至樓下。卽越一椅坐。以手自支其首。爲狀蓋已罷極矣。言曰。密司脫喬翰生。茲事大難措手。故鄙意以告。足下爲佳。夫人心力大弱。且有病狀。雅非吾所樂見者。足下若欲更延他醫。以徵意見者。誠我所樂聞。喬翰生旣以失眠而倦。又震於惡信。糛糊幾不解。醫士所謂醫士。見喬翰生遲疑。疑其惜費也。謂之曰。若延史密司或霍雷者。但需二堅尼可耳。然我意以居西推街之柏列却爲善。喬翰生曰。可也。誠宜延至善之人。曰柏列却。例須三堅尼爾。當知渠爲高等醫生。非庸庸者比。喬翰生曰。但能使母子安然。則盡舉我所有。予之卽亦無惜。吾其往招之乎。曰。可。第宜先至吾廬。爲我將取青布之囊。但以告吾助手。渠自知之。並告彼吾ACE之調劑。夫人心房大弱。將不勝可洛芳也。取得藥物。卽往招取柏列却。與之偕來。喬翰生方百無所措。忽有可爲其妻效力者。於意良適。乃狂奔詣醫生家。路上行人已絕。奔馳之足音。四達憧憧。黑色軀幹。雄偉之警察。見而大疑。出警燈照其身。審知非宵小。始釋然。少頃已至醫廬。堅捺門鈴。助手自夢中驚起。詢知所需。卽以青布囊及一玻璃子之囊。中有物觸之。鏘然鳴然。不知何物。喬翰生納瓶衣囊中。一手持青囊。一手自按其冠。復飛奔以去。極其脛力。至於西推街。見有赤地而白書者。則柏列却醫士之門也。門前石階三級。一躍遂登。斗聞背後巨聲拍然。則囊中瓶墜階碎矣。喬翰生大駭。若喪其魂。視碎瓶地上。不啻其妻之尸矣。然經此奔馳而後。精神振發。急智立生。知事猶可爲。乃振門鈴。卽聞耳畔有嗷嗷之音。問曰。若胡爲者。喬翰生復駭然。仰視窗中。寂然無人。復力按之。其人又大言曰。若何人。

來此何事。盍速言之。不爾吾將閉此傳話之筒。寒夜吾不耐久立而顛也。喬翰生至此始見傳話之筒端。狀如喇叭管。適當鈴上。又不禁竊嘆其設備之便。而製作之神奇。因亦對管大言曰。吾來邀君往就邁爾。



醫士磋商一產案也。管中呼曰。爲程幾何。曰。在鶴登新北路耳。

管中益高其聲曰。吾診例爲三。

堅尼。須卽付。概不掛欠。喬翰生

亦高應曰。可。可。並乞携 ACE

之調合劑一瓶。曰。諾。請少待也。

五分鐘後門啓。視其人年事已

高。髮色斑斑。而容色之間。若甚

倔強。門後黑暗中。又有人呼曰。

喬納子。宜携取領巾。禦寒也。其

人若不耐。回首。嗷。嗷。不知何言。

柏列却。醫生一生奔波於病家。

故其情性日就堅強。無復溫和之色。又以家中人口仰食者繁。故自視所業。如商賈。俸利。凡有來邀者。必以診費爲前提。而後及其他。顧其心地。亦殊極仁慈者也。喬翰生見醫生已整備。卽大奔。醫生亦隨之奔。



可五分鐘。醫士已喘息不支。緩行謂喬翰生曰。已矣。少緩之。吾知君憂急如焚。亦深與君同情。然我力不濟。弗能疾行也。喬翰生無奈。從之。將至家。復大馳先歸。啓門以俟。醫士至。立趣之登樓。則聞二醫相語於寢室之外。隱約聽其數語。曰。深夜相擾。意滋不安。此案大惡。殊難措手。然此家誠愿之人也。言至此。後語音漸低。喃喃莫辨。卽聞二人入寢室。闔門聲。喬翰生危坐椅中。不復委弛如適者。知絕危之機。將發於此一髮千鈞之際矣。屏息靜聽。則二醫士蹀躞往來。歷歷可辨。二醫行步不同。柏列却曳履而行。聲緩而澀。邁爾則舉足而後下。聲爽而健。寂然有頃。忽聞有聲含糊如醉人唱歌。喬翰生殊不解此聲何自而發。又覺香氣一縷。芬郁奪鼻。若隱隱自樓梯而下者。歌聲漸低。以至於沒。已乃寂然。喬翰生大釋。蓋深知此氣爲麻醉藥所發。其妻已受麻醉。當不復知痛楚矣。然當此沉寂之中。復不知樓上作何狀。疑懼之念一時又作。因起至梯下聽之。但聞金屬物鏗鏘之聲。及醫士喃喃低語。又聞貝登夫人言。審其音若震懼。醫士又喃喃語。喬翰生靜立至二十分時。但聞語聲不辨何語。久之沉寂中。斗聞呱呱之聲。大作。貝登夫人喜而歡呼。喬翰生大樂。亟歸客室。投身椅中。頻以兩踵頓地。如擊鼓狀。喜極幾於狂矣。顧天之予人以樂也。每多不完。滿喬翰生待之久。久樓上絕無聲息。亦無人下樓。惟聞呱呱之弱聲。啼不已。喜氣爲之漸消。復屏息傾聽。則聞樓上數人徐徐而行。動言語亦極低。又良久。仍不辨何言。喬翰生一夜焦勞。至此頗覺蒙昧。不振。憊然坐待於臥榻上。昏昏若將睡去。久之。二醫下樓。喬翰生尙茫然罔覺。直至二醫入室。始見之。亟起立。自支於爐簷。曰。吾妻已死乎。醫曰。固無恙也。喬翰生一聞是言。精神立爲一振。滋欲長跪地上。謝上帝見佑。顧碍於二醫以爲可羞。遂已。乃問曰。能容我登樓乎。曰。少須之。數分時後可登矣。喬翰生

曰。醫士乎。吾固知之。吾實深……實深……言至此。不知所云。改其詞曰。柏列却。醫士幸笑納此。三堅尼恨吾無力不能化而爲三百以相酬。柏列却曰。果爾則大佳。言已大笑。引手告辭。喬翰生爲之啓門。猶聞二人出門後。一人言曰。有時視之若大難。一人曰。獲君鼎力。見助欣幸。無既曰。吾固樂爲君助。盍過我。少進咖啡乎。曰。敬謝雅意。然恐尙有他症來。邀者二人始分道各歸。喬翰生亦閉門而入。慰樂莫名。自覺經此一番摧磨。閱歷頓深。此生亦如再造。又以爲人生痛楚實爲幸福之母。今者痛楚已過而幸福隨之矣。呱呱墜地之寧馨兒。寧非我夫婦之福星耶。我夫婦前途之幸福。非全繫於此兒一身耶。結婚五年。從茲爲他人父矣。從此家中常常聞爸爸媽媽之聲矣。凡此思想。皆喬翰生一小時前所未有。此時乃續續潮上心頭。思至此。心大動。幾於不可自遏。呼問曰。能容我登樓否乎。問已。更不待答。言疾步登樓。并三級爲一步。見貝登夫人懷中一襁。襁物立次浴盆。盆中皂水尙膩。試窺襁中。則玉雪之兒。臉見焉。狀甚奇。肌膚猶堆擁作微紅色。胎髮尙濡。小目遇光顫動不已。若免鼻嗅物。項領軟弱。側其小首。自承於肩。貝登夫人曰。洛弼此而子也。親之喬翰生。意頗弗謂然。以爲一夜之煩勞。皆此子所致。又以狀不潔。意惡之。回首榻中。見其妻色白如死。大憐之。亟趨前撫慰。言曰。謝上帝。茲事已過。可憐哉。綠珊怖人欲絕矣。妻笑答曰。吾樂甚。一生未嘗快樂如此。言時。引目顧其兒。貝登夫人曰。若無多言。傷氣也。妻謂喬翰生曰。子母舍我去。喬翰生遂留坐榻畔。握其手。伴之時。曉色侵窗。燈光漸失。長夜漫漫。已去陽和之日。重來倫敦。全城都從夢中醒覺。市喧漸譁。此一夜中生者不知幾何。死者不知幾何。造化之輪迴。旋不息。人處其中。莫知其與。則但以生者喜而死者悲耳。

第八章 痴

小 說 大 觀

凡爲醫者自晨及夕。非周旋於病者之榻。卽奔走於病家之闕。欲得片晷清閒。少吸清新空氣。殊不易。則惟有凌晨而起。冒寒以出。徜徉於霧氣未散。晨曦甫上之街衢中。曙色熹微中。但隱約辨物影。市肆猶未啓門。然醫人得此。已謂殊樂。蓋方是時。塵囂未作。清鮮之氣。迎人卽縱步至通衢。亦惟偶見一二郵人。及送乳者。雖無林木溪泉之景。而空明。鮮爽。亦自可人也。矧我所居之城濱海。城雖煩囂可厭。顧每當清晨。坐臨海高原之公座。遊目縱觀。一碧無際。遙見土岸黃色微曲如刀。則誰復以城之佳否置意乎。吾雅愛海上商舶漁舟。歷落散布海外。有小邱巋然。童然色白。巨舟或駛過邱後。舟身遂隱。但見風帆飽處。隆起若美人酥胸。狀殊端嚴。吾尤愛此間杳絕人蹤。獨全天趣。當朝陽已上。白雲隙中斜射而下。爲景絕佳。爾時霧氣漸減。大地益明朝霞煥爛。之下隱約可見對岸陸影模糊。一綫橫介海天之間。旣而日色愈明。霧氣益退。我高原上。受日光作黃金色。海灘拳石亦映日閃閃。海邊澄清見底。輒藻縷縷。因波蕩漾。艷紫可愛。海風弄髮浪花。濺唇鷗聲上下。此其樂爲何如。迨神氣一蘇。又復歸之臭穢寡歡之病室。憊勞終日。幾至於死而後已也。

他日吾卽於此海濱勝地。遇一老人。老人來時。吾方欲去。以其人之爲狀。便在繁街鬧市。亦足移我目光。身材偉岸。儀表溫文。獨其首領木強。唇吻堅闔。則與常人尤異。老人倚杖躑躅。循曲徑而登。若體重脛弱。漸不能勝者。旣近。則見其唇鼻微作紫藍。吾大爲之危。蓋此乃心病之徵也。因進與語曰。丈宜少休矣。更行或將不任。鄙人爲醫。故冒昧敢進。是言老人微歛其首。龍鍾之態。可掬。卽息坐公座上。吾見老人若不

第 十 二 集

喜言則亦默默。第以其狀之奇。不禁時竊睨之。冠卷緣之冠。甚低。黑緞領帶。糾結於領後。貌本豐腴。而縐紋滿布。若綱目。老目雖昏。蒙然當日。必精光奕奕者。唇雖委弛。當日亦必善笑。工言者。觀其面容。則不啻對七十年來之歷書。綫綫縐紋。若標識其一生憂患者也。

老人喘息既定。自懷中出一函。加角緣之鏡。於目發函。細閱。吾不禁遊目及其書。字體娟秀。蓋女子手筆。老人讀之。至再始已。乃張口。瞠望海中。惘然若失。吾大憐之。思有以慰解。而老人復不喜言。吾以未進晨餐。又慮病者相需。乃舍而去。

歸後絕不涉念及之。直至翌晨。老人仍以其時來。比坐。吾自視爲我有之座。來時見我。則鞠躬爲禮。第終不啓齒一言。此老自與我一別二十四小時後。狀乃大變。容益疲蹙。縐愈深。唇鼻青紫之色。愈顯。喘息愈促。氣力愈不支。頭領間。堅強之狀。較昨大減。復出書讀之。雖未辨爲昨書否。然筆跡固一人。老人讀書蹙額。垂唇狀。若孩提痛哭。吾復舍之。歸竊思此老何人。春日一宵耳。頓令老態斗加。至是

翌日。吾坐俟其來。老人果如時至。肩背益僂。首益低。垂步履益緩。蹙喘息益急。促吾見狀。爲之駭然。不可自禁。復進與語曰。丈乎。是間空氣。或不適於丈也。老人意若不屬。初亦欲覓言見答。顧竟不措一詞。已發之音。喃喃莫辨。吾觀其狀。較初次相見時。已頓增十載。嗟夫人孰無心者。吾目覩此老。日就消磨。意良不忍。老人復出書而讀。手顫不已。讀書時容滋慘鬱。異哉。此女伊誰。乃以一紙書。令人慘傷。至此果爲膝下兒孫。則宜令老人家庭多樂。何反爾爾。思至此不禁又自笑。其痴竟幻想空中樓閣。妄費猜疑。自尋悲苦。所謂自作多情者也。乃決然舍之去。然此一日中。念念弗能忘情。此老其手顫讀書之狀。終日潮起心中。

竊以老人病狀度之二十四小時後必更劇將委頓至不能下榻縱能下榻當弗能出戶明日吾不復期此老之能重來矣孰知竟事有大出吾意外者方吾登高原則老人已在彼仍冠卷緣之冠角緣之眼鏡然儂曲委頓之容已不可見顏頰修雍極整目光奕然頭領仍堅強類鷺鳥之踞石上胸舒背直以行杖揮擊地上石片活潑不減少年衣服整摺不類向者襟前簪金色鮮花囊口微露赤巾之角吾幾疑此君爲昨日老人之長子非復其本人矣老人見我揮舞行杖而相呼曰先生晨佳哉吾大異亦應曰敬祝我丈晨佳海濱風物今日益形其美矣曰誠然若君當朝暾未上時來則爲景更美吾詫曰丈固以爾時來耶曰曙色僅辨途徑吾卽來此吾曰然則丈亦素習早起矣曰此偶值之機耳此偶值之機耳言時向我端視若將辨我爲人誠愿否既復言曰先生今日夙來蓋爲內子歸也吾不解何謂老人若已覺之引身就我附耳低言若懼海鷗竊聽曰君婚未吾曰未也曰噫然則無怪君之不解吾夫婦結褵至今垂五十年載從未知別離之苦至今也始嘗之吾曰賢伉儷別離甚久乎曰久矣爲期至四日之遠吾妻以事詣蘇革蘭而醫士則禁我勿得偕去我本欲弗聽醫言而內子亦堅持醫說弗容同行幸此漫漫四日之期已過吾妻不久且歸此矣吾曰歸此耶曰然歸此也此處高原及公座實我夫婦三十年前之舊友實告君同居之人與我夫婦殊不相得故我夫婦行徑恒祕不令此輩知之相期於此地亦爲此故也吾不知吾妻乘第幾次車歸然卽使乘至早一班者亦不能先我及此吾卽起立曰賢伉儷既相期於此則鄙人敬當避去老人亟曰君且母行吾實願君留此我等之會得君益不寂意者吾言絮絮取厭於君乎吾曰鄙人聞之滋以爲樂耳曰數日來吾焦思幾欲病卽使長處惡夢之中亦無是苦君視我以暮年老夫猶纏

綿○至○此○將○無○竊○笑○其○痴○曰○年○老○多○情○大○是○情○天○韻○事○老○人○曰○我○言○之○奇○人○將○不○信○吾○謂○天○下○男○子○便○得○佳  
婦○如○我○亦○未○必○及○我○多○情○君○聞○我○言○觀○我○狀○或○疑○伊○人○亦○龍○鍾○如○我○乎○言○次○大○笑○曰○吾○妻○年○事○雖○已○長○第



丁卯

其○心○猶○少○年○之○心○也○凡○人○心○如  
少○年○者○則○其○貌○亦○必○去○少○年○未  
遠○渠○當○第○一○次○執○我○手○時○在○千  
八○百○四○十○五○年○當○時○體○格○微○豐  
後○此○遂○纖○削○以○身○分○論○吾○實○居  
其○下○蓋○吾○傭○為○其○父○書○記○渠○固  
吾○主○人○之○女○兒○也○吾○二○人○一○篇  
情○史○奇○趣○殊○多○非○可○以○言○盡○後  
此○此○娟○秀○嬌○淑○之○女○耶○竟○為○我  
有○則○我○當○時○之○樂○豈○沒○齒○所○能  
忘○者○終○身○有○絕○世○之○佳○人○長○為  
我○伴……言○至○此○忽○止○吾○急○舉

目○見○老○人○全○體○大○顫○兩○手○力○持○椅○臂○兩○足○頓○蹴○欲○起○而○未○能○吾○伸○手○將○為○之○挾○掖○忽○海○濱○有○引○吾○目○光○使  
我○不○暇○扶○持○此○老○人○者○而○少○須○老○人○已○起○直○趣○徑○下○蓋○有○一○婦○人○方○姍○姍○向○我○等○來○老○人○見○之○已○相○去○甚

近僅三十碼耳。吾不知此婦人曩日果媚媚如老人言乎抑其言特出自老人意構乎。婦人者體雖修長而擁腫無姿容顏擴張作絳色冠上飾以綠帶狀殊蠢蠢嗟夫此卽老人意中之美人也。此卽老人所指長春不老之佳伴也。果此人而堪當老人之摯愛則舉天下之婦人無一不可愛老人之用情亦大濫矣。方老人踉蹌相迓而婦人猶步武沉穩安詳而前吾自眼角窺之老人將兩手抱之於懷婦人亟亟卻避若恐爲人見者但握其一手吾於此時乃得細審其顏不禁又竊爲老人釋然蓋婦人之美處無他以其雙目能流波送媚乘老人之不見乃向我斜睨弄姿也。

### 第九章 生理學家之妻

是日燕士里博士乃未歸晨餐爐簷之上有自鳴鐘介立克露德及喬翰二人半身小像之間已鳴半小時及三刻此時金色之長針已正指九時而主人猶未至也。十二年來博士之女弟爲治家政從未見博士有後時如今日者素日博士起居飲食雖一秒時亦不爽獨今日遲遲可謂改常時女弟獨對銀壺而坐私念當更鳴進食之鑼乎抑靜待乃兄之自來乎若進食之鑼重鳴至第二次者則寧非失序靜待其來卽亦非理凡此非理及失序之事都爲乃兄所不喜密司燕士里芳心猶夷殊弗知所決矣密司燕士里者玉軀纖瘦修長略過中人星眸明媚翠黛輕顰雙肩圓削望而知爲有讀書癖者顏臉長瘦顴以上有芙蓉色一片額微隆若富於思力唇頷之間則有剛強不屈之態所衣簡樸如圭克兒教徒一身皆黑襯以潔白之領袖胸前懸黑檀十字架此時危坐椅中傾耳以聽時聳雙肩手執其眼鏡之絲條前後搖曳旣乃釋然昂首取咖啡傾杯中室外有足踐氈毳聲甚重門啓博士匆匆入若意甚不寧者與妹氏一

領首卽就對座而坐。取席次盤中之書拆讀之。燕士里博士行年四十有三。較妹氏長十二歲。生平所建事業至足爲其身榮。在愛丁保開白力維也。納皆播令名。博士蓋深於生理學及動物學者。其所著書曰「感動神經之根原本論」一。出竟博得國家學會會員之權利。又一書曰「赫胥黎獲於大西洋底之軟骨動物原態及化石論」者。爲人遂譯至數國文字之多。爲近代一大著述。家稱其人爲近世之模範科學家。故比却士浦城設立醫學校。乃推博士任生理學之教席。博士任此教職後。校中人益頌其學識淵深。力揚其善。

博士與女弟形容多相類。惟唇頰間堅決之狀。視其女弟爲尤甚。讀來書時。頻自撫摩其頰。爾時室外人聲譁然。博士曰。若輩終日喧呶。殊可厭。女弟曰。此女侍薩門也。吾當語之。言時方引杯自吸。竊睨其兄冷肅之容。博士曰。人類進化之第一步爲能語言。第二步則知所遏制。其言語今之婦人猶未進化。至第二步也。言時半合其目。伸頰向前言。已忽啓目。嚴視其妹妹。曰。喬翰。我自問尙非曉曉。長舌者。曰。愛特爾。殊不曉曉。爾在女流中可謂出類拔萃。已及男子者甚多。我亦絕不以尋常女流視爾。言已對席前鷄蛋。鞠躬若爲演說之詞已畢。其女弟則鼓腮聳肩。作不耐狀。曰。喬翰。若今日起何遲也。曰。誠如爾說。吾夜來睡殊不寧。少有腦筋血聚之病。此爲人身集中之點。過受激刺。所使蓋心中頗有煩擾也。女弟聞言。愕視思阿兄一生循守定程。卽思想感情亦依定軌。從未有意外之事。所謂激刺及煩擾等事。出自阿兄口中。實乃創聞。蓋博士從事科學。奉冷靜安詳四字如神明。嘗謂人類進化未高。不能自守其情性。故屢爲外物所動。致情性遷移無定。此不特爲進化未高之徵。且足害生理。促壽命。故博士一身常以冷靜安詳自守。



女弟與阿兄相習寢亦進化。至於此點，博士曰：愛特若以爲異乎？是誠無怪爾之詫異。若有人告我：謂我脈管激動者，我亦不能無詫。蓋凡人有所激動，無非脈管之作用。所謂心者，特脈管聚中之點，神經者以感覺脈管之狀態，是以激動者，脈管實主之。吾誠有所激動，吾方思娶也。其妹聞言，卽置食，卵之勺曰：兄所與爲婚者，非傑姆士夫人否？博士曰：妹氏乎？爾悟性發達，至高吾所言，卽傑姆士夫人也。妹曰：吾兄與之相交尙淺，卽哀史兌爾家人，亦不深知其人。渠雖居林頓，中然特爲若輩一伴耳。喬翰乎？若先以茲事言之，哀史兌爾夫人，寧不更善？博士曰：就事理之原本而論，恐無關於彼者。殊難得人以真誠之言見報。然吾思之，已熟爾當知科學家思想恒遲緩，非關腦力不及常人。每臨一事，必深思熟慮，至全無訛謬，始敢處決耳。既經處決，卽爲千古不易之定案，無能令其更易者。婚姻者，人類自然必經之境，界向者，吾爲專心肆意於科學，以身利天下，故不遑計及一己。而今則事異矣。吾念此正我覓選賢內助之時。此時機失之，則吾將老去矣。其妹曰：兄婚約已成乎？曰：尙未。然亦非遠。吾昨已告以意，俾知吾將行此。人類所不可免之事，今日醫校晨課畢後，當趨詣夫人一探我之所請，與彼意旨果投合否。爾胡爲鬢蹙也？妹氏駭然，亟改容自掩，并勉強覓吉語相賀。然博士若未聞，但瞠視其妹。愛特曰：兄乎？凡兄所求幸福，吾至祝兄皆得之。兄倘見吾容有異者，是蓋爲阿兄念茲事重，而其來也猝然，出人意料，不禁以爲詫耳。言次，舉手撫胸，前十字架曰：兄乎？吾等遇茲大事，宜求導於神明矣。吾倘能說兄歸信，靈魂之說者：博士曰：妹無爲重題。此事吾亦無意與爾辯。爾所主張之說理，殊不愜我心。愛特歎曰：兄乃無所信仰，曰有之。吾所信者，則天下細胞組織之不同，故其爲物亦各異。吾又信冥冥之中，有一勢力發展，至速日日促人趨於萬

惡之獄。愛特知其意終不轉。則惟有默然搖首。愛特生平事事服從。獨於宗教靈魂之說。則力辯不稍假借。乃兄常斥其迷信誕妄之談。是其猶未完全進化之點。博士摺疊食帕言曰。此問題殊非此時所論。吾家婚事或不止我一人也。愛特吾言得無誤否。言已微窺其妹。而愛特兀坐無言。但持茶匙依桌。帔之縫紋而畫。博士揚聲大言曰。若將嫁琪。麥茂都博士矣。愛特亟呼曰。噫。喬翰。勿調侃。人博士仍大言曰。琪。麥茂都博士者。近於科學上。已享美名於社會。又爲吾生第一得意之徒。愛特爾當知彼所著論「膽汁與容色」一書。傳誦人口。人將視爲文學之書。永永留存於社會矣。愛特默默如故。低垂粉頸。兩頰大赤。胸前十字架。因呼吸而起落。轉速。博士又曰。琪。麥茂都博士在美爾邦得生理學之席。又嘗居奧國。五載前途。修遠正未可量。今日渠將別吾等。往愛丁堡。更兩月者。更遠去履新職。渠對爾何如。爾自知之。爾將聽其一人獨行赴職乎。抑否乎。是決奪在爾。以我所見。婦人嫁多學如此人。與之一生相伴。爲福莫大矣。愛特曰。渠固未與我言。博士曰。言者進化未完全之表示法耳。由言語更進。則爲容態。若但觀其容態。實較言詞爲詳。爾爾何爲變色至此。爾容白也。是必脈管受激震所致。動脈收縮。遂有是狀。宜安靜自息。激刺者。殊無益於人身也。吾似聞車聲。意者今晨當有客造訪爾。意指琪麥茂都吾行矣。若宜恕我。匆遽語已。顧視時鐘。出膳廳。加衣冠乘車而去。校中晨課既畢。復至試驗室。治理實驗之器具。記錄三種細菌。漬浸水中。之變狀。以分微器。分割數種微生物之剖面。頃刻之間。已能得七人所求而未得之懸案。職務之事既了。卽命車詣林頓。其情人所居處也。林頓之屋式古而莊嚴。滿蔓長春籐。昔年其地本爲鄉野。後此城市之建築。逐漸伸張。景遂大易。顧此時林頓門前。尙微有園林。故與大道相去尙非甚近。退處園後。凡登門者。

必遵有叢林之小徑曲折而入其右青草平鋪廣場一片爾時在場之遠處松樹蔭下一婦人把卷坐園椅中柵栓戛然婦人聞而驚視博士亦已見婦人亟趨其前婦人翩然自樹陰中出迓曰君盍不入省哀



史兌爾夫人乎婦人者軀體輕盈溫柔無粗豪氣自高綰之秀髮以至乳色裙下之便履無一不韶美可愛接近博士時乃伸一御手套之纖手他手則力挾一綠帙厚書於脇下此即傑姆士夫人夫人孀居為年已三十有二顧自其外狀觀之人無有能知其年已若是之長且為寡居者其澄澈無比之目光直類無知之嬰兒耳夫人舉目視博士復言曰君宜入省哀史兌爾

夫人也博士冷漠之色不減於常曰我此來原非為省哀史兌爾夫人來省爾耳傑姆士夫人曰此大足為我榮顧學校豈可無師者夫人言語中微帶鄉音博士曰課程已了若且挽吾臂吾等可偕行陽光中

也。陽光之力量使人免於寒。又能驅除人身微生物。恩澤至大。無怪東方人奉之爲神明。爾所讀何書者。曰海爾所著之一事理與生命一也。博士詫曰海爾耶。既復低聲曰海爾耶。夫人曰君與彼意見不侔耶。曰非我意見之異於彼。乃彼自異於人耳。近日言科學者其說理無一與彼合。可知我之與彼異者非我一人之私見。我特爲與彼不侔之一分子耳。渠生平保守不可保守之說理。見解固高。特探求原理之能力則殊薄弱耳。我則弗敢令爾崇信其說。夫人婉然笑曰然則我必讀天演史記以破其迷。天演史記者亦爲博士著作。乃以科學之說理力排宗教者。博士曰我此書之作或不免有罪。亦不敢介紹於爾。請爲爾介紹。先輩所著之書可也。先輩見解既高。詞意亦足。實吾人所宜奉爲不二之公例者。至此二人默然相與徘徊於草場上。場中陽光藹然。已而博士言曰吾昨夜爲爾言者已思之否。夫人無言微歛其首。引目他視。博士曰吾亦非亟亟促爾見報。茲事體大誠非可決於一時者。卽如我陳請於爾之先亦已熟思久之。我之情性原非易動。自見爾後卽知以爾我之良能可彼此互補其缺憾。而後可稱爲人事之完全。夫人曰然則君亦信情愛之說乎。曰今不得不信之。曰君旣信情愛之說矣。尙諱言靈魂耶。博士曰吾等問題與靈魂之說相去尙遠。若細胞體或足證明愛情之原理也。夫人曰君何固執。乃爾竟強牽高尚之情愛以俯就生理學。博士笑曰或強牽生理學。仰就高尚之情愛。何如夫人曰似此方佳。且必爲科學界放異彩矣。博士曰我所知之科學甚淺。雖歲得千五百鎊。其中有數百鎊乃賣書所得。然此身所有學問特爲科學界之一階級。使人踐歷以登。以入於煥爛光輝之境。願以我所得自謂尙足供爾所需。使爾安適。至於體魄則吾固健全者。生平無他病。有時偶患頭痛。此蓋運用思想之集中點過度所致。吾父母

亦絕無病根遺傳。其兒子惟大人常患脚風之症。此我不欲隱諱於爾者。夫人駭然曰：所患甚劇否？曰：但酒氣瘋耳。夫人曰：卽此已耶？曰：病雖非輕，顧我則堅信決無隔世遺傳。吾傾誠相告者，蓋爲此亦爲爾處決。吾請之一元素，今當更請於爾。爾已決意從吾，請否乎？言至此，止立不前，凝視夫人，以待報章。夫人心中紛然不知所可，垂目視地，以便履之。纖足輕揉地上，細草久之，忽毅然伸其手授博士曰：從君請矣。時二人方并立樹陰中，博士卽作極莊嚴之態，俯視夫人，御手套之手曰：我信爾後此永無追悔。今日之諾，夫人大動亦強呼曰：我亦信。君無悔言時，氣息既窒，眶內盈盈欲淚。博士曰：我等可復就陽光，陽光能使人自振爾神經大動矣。是爲少有血聚之狀，人能以生理勝於心理者爲益莫大。吾知爾此時尙深沉，其錨於迷海之底，未能自拔。夫人曰：若謂排斥宗教，靈魂之說以生理勝於心理，則凡事皆鮮離奇之趣矣。博士曰：所謂離奇之趣者，特理想及無知之作。用科學所被柔和之光明，卽無所謂離奇之趣。可言夫人曰：愛情獨非離奇之趣乎？曰：非也。自古詞人騷士，自謂詮情實則詞章家所言多虛僞，或出於寓意。愛情眞理久爲此輩所掩，惟眞確之科學能發明愛情之原理耳。愛情者或爲世界上勢力之一分子，譬若水素之原子，自能吸引綠氣之原子，以成其爲輕綠酸。猶之我之愛情，原子受吸於爾愛情之原子，以成爲彼此愛情。凡兩質之相引相拒，實勢力原理中之至簡單者。愛情之爲物，勢力中之相引者也。爾時有一華裝肥碩之婦人，自樹蔭披拂而出，傑姆士夫人語博士曰：此乃勢力中之相拒者也。又謂肥碩婦人曰：善哉。哀史兌爾夫人之出何巧也。燕士里博士固已在此矣。哀史兌爾夫人態頗驕倨，曰：燕士里博士，佳今日艷冶天氣，博士遂流連園中，竟不入屋。洵能不負韶光。博士曰：天氣良佳也。哀史兌爾夫人直豎一

指曰。不聞和風太息於林梢。此天然鳴睡之曲也。燕士里博士乎。博士詎未思此聲大似安琪兒之向人。喁喁耳語乎。博士曰。馬丹吾初未涉想及此。哀史兌爾夫人曰。噫。博士吾又須與博士駁詰舊題矣。博士爲人於天然樂趣探索。猶未深易言之。或卽爲理想不足。博士豈未覺此澹蕩之風聲動人情感。至深乎。博士曰。哀史兌爾夫人鄙人不敢諱飾。實未嘗有斯感覺。曰。然則木葉明翠。照眼欲迷。或已覺之。博士喃。喃若自言曰。此葉綠之原素。初亦無異。哀史兌爾夫人曰。甚矣哉。科學家之淡漠寡趣也。天工之奇大塊。文章之華茂。乃一不之覺。但知解剖銓釋。若事物物皆加以解剖銓釋。尙復成何趣味者。博士乎。君嘗自謂智覺之力。衰薄如婦人。我今觀之。蓋信然也。博士合目聳肩曰。此問題當以重量衡之。大率婦女之大腦。常較男人輕。至二兩。然亦有竟出例外者。蓋天工殊無定也。傑姆士夫人笑曰。重者未必皆強。科學中非有長短相抵之公例乎。吾輩女流。重量或輕於男子。然性質之優尙。詎不能駕男子之上。博士莊容曰。我意決無此理。君家午膳之鑼鳴矣。哀史兌爾夫人留之。博士曰。敬謝夫人盛意。吾不能留。吾車尙待諸門外。請矣。哀史兌爾夫人請矣。傑姆士夫人言已。舉冠爲禮。從容而出。哀史兌爾夫人謂傑姆士夫人曰。是人殊寡趣者。乃茫然不曉天然美感。且不解感情爲何也。傑姆士夫人曰。亦不盡然。渠適求婚於我矣。言時高昂。其首意氣甚得。

燕士里博士抵家門登階級時。適有一人自門內出。其人舉止靈敏。惟容色微作黃白。目黑而銳。頰際短髯。棘立。生平勞心之識。記一一見於其面。惟以舉動之活潑。尙未與其少年時代話別耳。其人一見博士。立卽歡呼曰。吾何幸。適與師相值。吾方來謁。不遇博士。曰。盍遄歸。吾書室可與我等同食也。博士遂引

其人至於書室。延之坐。曰：琪麥茂都乎。爾事想已成。吾殊不欲以身爲人兄。遂以不應有之壓力加諸其妹。使之服從。然我固以示意。使知擇婿舍爾外更無一人當我意。蓋爾爲吾學生中第一人。吾殊重之。琪麥茂都曰：歸之於我。可謂恩義備至。吾以意達密司格蕾。格蕾固未以否字相報。曰：然則已可乎。曰：未也。渠謂待我愛丁保歸來始決。吾今日行矣。或明日即可開始行。吾探覓之事。博士曰：此行大佳。從此蟲類解剖學或謂爾闢一新紀元矣。琪麥茂都曰：噫。密司格蕾誠天下至可愛之女。郎其身爲山川靈淑之氣所鍾也。博士曰：蟲類學之詮文者……琪麥茂都曰：渠當爲天上安琪兒。下臨塵世。噫。今茲梗我兩人者。或以我科學觀念太深。排斥宗教。太力之故乎。博士曰：吾子。萬勿爲是想。爾當堅信所持之說。守之以毅力。決勿以一隙假人。琪麥茂都曰：吾雖深信科學及神權爲虛渺無稽之說。然有時亦覺宇宙之奇妙。爲不可思議。且每每觸念及禮拜堂中焚香及風琴之聲。此等想像往年在家時有之。若在化驗室中。則渺不可獲矣。博士自摩下頷曰：此幻覺也。理想也。凡人意志不定。每易見誘外物。此神經作用之一種。非果人人心。中天然具有禮拜堂中焚香唱歌之景象者也。琪麥茂都曰：理或如是。然我此來欲語於先生者。非此。吾未託絲蘿之前賢。兄妹宜知我已往之歷史。吾一生大事。幾已盡舉。相告惟尙有一事。爲先生未聞者。則吾本鰥也。博士略揚其眉曰：信然哉。是誠初聞之說。曰：當吾至奧大利後。不久即成婚。吾識其人於交際場中。其名密司頓。結褵後。殊不相得。言至此。意大動。體微顫。兩手持椅臂。益力。博士回首。面窗曰：凡爾所見。想皆無誤。若爲失意事。亦無須緬縷敘述。但舉略約言足矣。琪麥茂都曰：君自有應知之權。我何能不細舉。以理言。我直宜逕言於密司格蕾也。吾前妻金尼者。容貌堪稱絕佳。爲人亦非惡。顧

集 二 十 第

性。情。易。動。喜。受。人。詔。遂。爲。不。肖。之。徒。所。媚。惑。故。對。我。殊。鮮。眞。情。吾。今。復。翹。死。者。短。處。有。傷。忠。厚。然。渠。實。以。虛。僞。之。情。對。我。後。與。其。曩。日。所。識。一。男。子。同。遁。之。惡。克。蘭。所。乘。舟。中。道。沉。沒。無。一。人。得。生。者。彼。二。人。亦。在。其中也。博士曰。事甚可傷。顧此事於爾及吾妹之事何涉。琪麥茂都曰。吾以爲舉我一生私祕以告先生。兄。妹。卽。自。覺。天。良。無。愧。且。雅。不。欲。先。生。得。之。於。他。人。之。吻。博。士。曰。爾。言。亦。良。是。今。磊。磊。落。落。傾。誠。相。告。誠。不。失。爲。光。明。君。子。此。或。因。擇。偶。不。慎。所。致。然。既。往。不。咎。願。子。毋。復。以。爲。恨。事。琪。麥。茂。都。曰。天。乎。吾。妻。實。見。惑。於。人。以。至。於。此。情。至。可。憫。殆。至。死。於。非。命。尤。屬。可。傷。吾。憐。之。至。今。愛。彼。之。情。如。昨。第。不。知。渠。在。九。泉。亦。一。注。念。舊。愛。否。乎。行。矣。博。士。曰。盍。不。與。吾。輩。同。食。而。後。去。曰。謝。盛。情。吾。尙。須。檢。點。行。事。且。已。與。密。司。格。蕾。言。別。二。月。後。當。再。叙。首。也。博。士。曰。子。歸。時。吾。當。已。有。家。室。琪。麥。茂。都。曰。得。無。言。娶。曰。然。吾。計。之。已。熟。琪。麥。茂。都。曰。大。喜。事。宜。受。我。賀。敢。問。新。人。爲。誰。曰。傑。姆。士。夫。人。其。人。孀。居。亦。一。如。爾。之。鰥。然。此。事。無。關。重。要。吾。等。試。更。言。重。要。者。子。今。行。矣。異。日。吾。見。爾。蟲。類。解。剖。詮。釋。之。新。說。理。樂。且。無。藝。爾。書。果。成。吾。或。能。爲。之。註。脚。以。成。完。本。琪。麥。茂。都。曰。先。生。惠。然。相。助。則。我。書。價。值。之。高。無。可。限。量。矣。二。人。遂。同。出。握。別。於。廳。事。博。士。返。餐。室。其。女。弟。已。坐。次。食。桌。博。士。曰。吾。將。成。婚。於。官。中。主。簿。者。爾。亦。宜。取。是。法。未。幾。博。士。之。婚。期。至。矣。適。校。中。有。十。四。日。之。假。期。傑。姆。士。夫。人。既。無。家。族。又。鮮。友。朋。故。二。人。得。悄。然。成。婚。禮。雖。成。禮。之。日。賀。客。亦。殊。寥。寥。蓋。博。士。初。不。宣。洩。其。事。於。外。也。禮。成。同。詣。開。白。列。奇。開。白。列。奇。之。人。值。得。博。士。夫。婦。駕。臨。是。地。爭。邀。迎。之。博。士。夫。婦。乃。日。必。蒞。科。學。界。之。會。場。學。校。及。試。驗。場。等。地。溫。馨。之。蜜。月。乃。無。片。刻。得。寧。同。道。中。莫。不。力。賀。博。士。內。助。之。得。人。此。非。徒。驚。於。夫。人。之。美。夫。人。每。與。博。士。同。道。友。人。論。次。



科學輒能推陳出新自成奇說。即科學專家亦爲之傾倒。夫人悟力又甚強。每有所聞。必自出新意。以領解。即博士見之。亦不能無訝。常語其妻曰。瓊納爾知識在婦女中。可謂極高者。有時且欲嘉許其妻腦力。已等於男子。然終未嘗言也。

一日博士挈其妻歸白却士浦。蓋翌日爲科學會集會之期。博士生平在會中未嘗一缺席。歸時其妹愛特欣然相迓。並以家中筦鑰奉之。新來之主婦請暫告別。夫人婉留愛特。言已應友人之請。弗能爽約。須數月後始歸。是夜遂別。兄嫂赴英蘭之南部。

兩月後之清晨。博士方坐書室中。校閱今晨講演之稿。侍女以名刺進。則琪麥茂都歸也。二人相見。叙語之中。以關涉琪麥茂都之事爲多。既而博士問曰。吾子亦覺此間景物已易否。曰。已先期得聞於密司格蕾。與我之書中。又見諸醫藥叢報中之新聞。先生果已娶矣。事成之速。非人所及。料且殊不喧傳於外。博士曰。吾至厭喧繁結婚者。夫婦二人之事耳。於他人本無與奚事。喧傳以增煩囂。即我妻見解亦與我同。我敢誇言其在婦人中。可謂得性情之正者。琪麥茂都曰。博士攷察華利斯納拉之事。何如矣。曰。斯事爲婚禮中止。然我此時已復就校授課。不久當復進行如常耳。琪麥茂都曰。吾去英國之前。當與密司格蕾一謀面。吾二人書札不絕。察其意當無所梗。吾必與成婚禮。挈之同行。彼不我偕。我殊弗能去矣。博士曰。子之天性。或未必衰薄。至是凡人。有爲兒女之私。而輕其天職者。是爲自棄。琪麥茂都笑曰。博士竟攬我多情之靈魂。而納以無情者。猶以廣大之心。而易去其狹小之腦也。博士何時謁見博士夫人。今日下午。夫人將居家否。博士曰。此時固亦在家。可來向陽之室。渠即在彼中當樂爲君友也。二人乃經花毬舖地。

## 第

## 十

## 二

## 集

之廳。至晨御向陽之室。博士啟門。引其友入。夫人慵坐窗前一筐形之椅。晨衣曳地。飄飄欲仙。見客至。起立趨迎。博士斗聞身後有聲。僕然回顧。琪麥茂都已倒坐一椅上。力按兩手胸。次窒息。以呼曰。金尼。金尼夫人駭然。痴立如石。臉上嬌媚溫婉之容盡失。惟有驚怖。忽然引氣搖搖欲仆。博士急伸其健而多力之臂。扶持之。曰。且坐。此夫人果亦倒坐。容色益慘沮。若絕色名花。斗遭狂暴不情之風。雨立時摧萎。無復嬌姿艷態。博士退立。以背向不火之爐。左右顧視二人。殊莫明。所以久之。始曰。琪麥茂都若固已識吾妻耶。琪麥茂都聲沙音啞。呼曰。君妻耶。天乎。是非爾妻我妻也。博士昂然直立。外貌初無少變。惟握固甚力。此時二人惟彼此相視。無暇屬目。及博士琪麥茂都又呼曰。金尼。夫人亦呼曰。琪麥琪麥茂都曰。金尼。爾何忍心棄我。嗟夫。爾何忍酷一至於此。吾固謂爾已死。五載以來。悼爾之死。宵以繼日。夢魂之中。亦未嘗一刻忘懷。今我正不復悼爾之死。而哀爾之生矣。吾爲爾故。生趣都盡。傷痛欲死。嗟夫。若何忍心爲此。夫人不言。惟以身深靠錦墊中。直視琪麥茂都不已。琪麥茂都曰。若胡不言。夫人愀然曰。爾語語皆實。我尙何能置喙。吾誠負爾。所以待爾者。至忍且酷。即我一身所爲。亦大可恥。然尙未大惡。如爾所疑。琪麥茂都曰。我豈冤爾者。爾非棄我。而與霍忒偕亡。耶婦人至於棄夫。而與人逃亡。尙非大惡耶。夫人曰。琪麥少寬之。吾固未與其人偕亡。初本惑之。繼而良知自責。決然決絕。彼一人獨行。吾固未與同去。然自顧已寓書與子。絕且自言。從其人去。即復無顏歸。面爾乃易姓名一人。隱居英國。至今自謂既往如已死之。我從今另易一人。自後當革面洗心。力趨善軌。即我亦知爾信我已隨舟覆沒。不復知我尙存人世。吾卽藉此白圖更立。詎知今日竟與子邂逅於此。此博士向我……言至此。不續氣咽而吸。博士曰。爾將暈矣。宜低

其首使腦血流行不失其度乃爲夫人置枕使平又曰琪麥茂都吾原不欲匆匆舍爾顧吾尙有校課未了此爲我之天職不可放棄者且暫別歸時爾或猶遲我於此也言已毅然竟出爲狀如常當博士在教壇上演講時學生三百餘人中無有能察博士之容態有異者亦無人能知此時博士已見爲人之難課程畢又詣化驗室了其日常必視之事已乃驅車歸家不由前門入而自園後之門以至向陽室外之玻璃複室既近聞夫人及琪麥茂都語聲大而若有所激動因止立薔薇叢中自念將入而中斷彼二人談緒乎抑聽之乎博士生平不喜值人私隱顧當默立遲疑之際二人所言已一一入耳令博士聞之益木然挺立琪麥茂都曰金尼我已掬誠盡恕卿之過犯卿當仍爲我妻如往日吾愛卿至摯卿縱忘情於我而我之愛卿永無盡期夫人曰琪麥吾安能忘情於君者雖當時偶惑於奸人一時味良然不久卽回復此外未嘗一刻忘君我身永爲君有我心亦永爲君有顧我謂君以我爲已死於君未始不佳故亦自視既往者爲已死始甘以身屬他人實則儂心何時不在君左右哉琪麥茂都曰雖然卿固已嫁博士矣我遽取卿去將何以對彼我二人惟聽自擇所從若願留此則我亦甘緘默決不爾瀆且誓不與博士執難若欲從我則覆水固可收卽世人訾笑加之亦非所計從前罪戾或屬之我身而非爾過蓋爾我燕處之時吾乃注其全心於學業絕不一顧及吾妻亦無怪爾之絕我此時博士又聞素所稔聞之笑音曰琪麥吾從君也琪麥茂都曰將焉處博士曰博士殊可憐然此亦不足傷彼蓋其人無心者也琪麥曰我等當語以此博士卽排闥直入曰無須語我已微聞梗概吾方猶夷欲入恐中斷爾等言緒顧爾等所論乃先我而決琪麥卽伸手執夫人之手陽光適照二人之面博士背手直立門次修長之影

## 第

## 十

## 二

## 集

橫介二人之間言曰爾二人所決殊中理可歸奧大利已往者忘之勿念可也琪麥吶吶曰君將……君  
……博士麾手曰毋爲我慮夫人忽失聲哭曰天乎吾安處此吾固未嘗預見及此吾固謂既往者已死  
不料已死者復生使我舊情不可自遏舊念怒斥而出燕士里乎吾安處此吾尙何言君爲聲望隆重之  
人吾竟玷辱及汝此污萬古不濯君之恨我懟我何極天乎吾深願天之不我生於人世也博士夷然曰  
瓊納吾了無芥蒂於中決不恨爾懟爾亦不當自懟其生琪麥亦多才積學負重望於時正需爾爲之  
內助爾二人前途渺乎無極安用自怨以私見論吾亦不能責爾人類之有意見更易及悔行是否其性  
情之原素分子中所有或是否有咎科學猶未能決斷其詞也言時身體微欹且以十指之端相接若方  
解決一科學難題琪麥茂都舉步而前將有所言顧其意竟爲博士嚴冷之氣所凝結於唇際不能出吻  
蓋博士既能力隱其感情於萬鬱千愁中此其爲人必非撫慰之言所能動者博士復夷靜而言曰無須  
更有所延吾車尙在門外吾乞爾二人乘之如己物以出此鎮勿作無謂之遷延爲善瓊納爾之物事吾  
命人爲爾費致可也琪麥茂都愀然垂首遲疑言曰我殊無顏與先生引手博士曰是何傷者以我觀之  
吾三人中爾最爲無咎爾自思之何至無顏也琪麥曰令妹……博士曰吾將爲爾代達衷情彼當能諒  
爾請矣爾新箸書宜寄我一册請矣琪麥亦答如言三人乃彼此以手相接且博士與夫人目光亦相接  
博士生平接人目光而情大動者以此爲第一遭夫人見博士容色變異駭然以凝白無色之他手加博  
士肩 upper 呼琪麥曰琪麥汝亦見博士狀乎其心欲碎矣博士徐推轉夫人使勿面己言曰吾非易動感情  
者且吾一身所負責任至重無暇及此兒女之私吾車已遲諸門外爾外衣卽在廳事中若等何之可告

吾御人喬安凡爾之物或爾有所需吾命彼隨後費致行矣最後二字猝然而發堅決無復情義與頃者哀感之音大殊容色間強作鎮定無事如蒙面具蓋非其真相也二人果爲此二言之句一掃而去博士見二人已出立闔室門蹀躞室中已又至書窗自鐵絲之風窗外望見車行已遠然尙得最後之一瞥及彼曾爲己妻之婦人見彼婦人愴然垂首粉頸低彎也博士茫然無主趨至門次忽又過返投坐椅中仍理所事博士固鮮交友卽其婚事亦悄然行之知者殊罕是以遭變故絕不播傳於外惟哀史兌爾家人偶爾談及亦但詫二人訛離之驟初亦莫明其故

博士日日仍至校中授課至化驗室實驗了無異容歸家則治其未了之攷察終日閉居書室筆不停揮其僕從但聞室中鋼筆之尖着楮簌簌似無倦時夜間則見博士蹙蹙登樓容色委頓似因力作至此初不以爲異且自此以後博士每延長其治事時間夜以繼晷殊不少事休息至於精疲力罷萬不能勝始已友輩聞之屢相勸阻謂此足傷生博士不顧力作如故從此神色日變博士本已羸瘦至此益枯悴骨角稜出眉頭眼梢漸作深紋頰肉內陷顴骨高聳無復血色行步時兩膝輒弗能勝而曲蹶一次自化驗室出仆於地爲人扶挾始克登車此在假期前事放假後其同道有仍居留白都士浦者聞博士病日益劇無起色皆爲之大駭有兩名醫爲之診視皆莫名其症察其病狀但見生機日減精力銳銷已成莫可救藥而心地清明如常博士於己所患之病亦以爲至堪尋味且時助二醫所不及因己之病而發明之說理甚多顧病終莫能起病亟時猶夷然語二醫曰單獨之分子細胞能自由猶之集合體之能自由其說甚確萬物之所以死亡卽其集合之分子分離當其分離之時至足索味者也

一霧色慘怛之晨博士之集合分子果分離矣兩醫士至官廳爲博士填寫其死亡狀證時大費躊躇一人曰此病殊難名之一曰信也曰若其爲人非不動情如鐵者則我將謂其神經震動深遂至於死此卽世俗所謂心碎者曰燕士里博士爲人決非病此者曰然則稱爲體虧心健之病何如曰善乃以此獨創之症名填之狀中



鑄鏡

政治小說

吹

上海  
文藝  
編譯  
社出  
版

上海  
文明  
書局  
代售



袁氏爲帝不過八十三日而此八十三日中皇帝之陰謀巧計窮奢極慾忽而得意忽而失意六君子十三太保之逢君取媚賣國求榮奇形怪狀亦無乎不備種種事實均爲歷史所無出自袁氏侍從之口較爲可據熱鬧一場春夢讀之真令人噴飯

# 八十三日皇帝之趣談

# 七日皇帝之趣談

洪憲皇帝八十三日宣統復辟僅有七日詢可爲無獨有偶而此七日中奇聞趣事尤多令人噴飯捧腹者茲去疵取瑜得百六十則爲他年民國史中作一資料爲酒後茶餘作一消遣或亦吾共和國民所喜讀者乎

全書  
一册  
價洋  
三角

全書  
一册  
價洋  
三角



第二十五回 羊嗣堯落筆賽神符 衛志仁借箸施軍政

那個雪天迷路的人聽老人前前後後說的髯髯像部野史正聽得出神忽地一陣大風吹的。老人草屋場了一隻角頓時有許多泥沙塵土滿頭滿臉打過來的眼睛裏花花綠綠搖晃不定髯髯見那些泥沙塵土聚攏來結成莫想太平四個字張眼細認那裏有雪那裏有什麼老人那裏有字原來還只睡在自己牀上但聽紙窗上嘩喇嘩喇一片聲響個不住窗外有顆桂樹瑟瑟索索一片枝搖葉落的聲音風勢却是不小頓時覺得一陣一陣的冷氣望被窩裏直鑽連打幾個寒噤身上頓時又起了一點一點米粒大小的顆子實在受不住了心想那裏找壺酒燙起來趁熱吃下幾杯纔擋的住這陣寒便把眼睛四下裏張望原來自己並不睡在床上却是靠着一張白木桌坐在一張白木凳上面前恰有一壺酒一只杯子一碟豆腐乾舉手斟了一杯酒又剝塊豆腐乾慢慢把壺酒呷完頓時又覺得胸前勃勃地跳個不住面上一陣一陣的只覺發熱眼睛裏模模糊糊的又見莫想太平四個字嵌在那垛牡礪牆上不覺吃了一驚心想這四個字不是什麼吉利字面我好像曾經見過一回怎麼這回索性現在這垛牆上究竟是世界。上真要過不得安靜日子呢還是我自己要遭什麼意外的橫禍正是猜疑不定耳朵裏只聽轟轟轟幾聲響像大砲聲音接連又是劈劈拍拍一片聲的怪響像是排鎗不覺驚的直喊道不好了禍事來了不好了禍事來了霍地立起打算走那檀將軍三十六着裏面的一着偏偏這雙脚不知怎地變

做樹根牢牢種在地上動也動不得急的垂頭喪氣只是搓手道完了完了真正莫想太平了忽聽有人接口道你也聽見了鎗聲砲聲麼要想太平可不知道在那一天哩抬頭看時原來還是那個老人自己站的地方依舊是老人屋裏再一聽時沒什麼風聲也沒什麼槍聲砲聲心想道這是怎麼一回事莫非是做夢不成便問老人道這裏究竟是什麼地方老人笑答道我不是曾經講過麼怎便健忘經這一說模模糊糊覺得有些記起并又記起了方大元帥正想動問老人却長長嘆了一口氣接着說道方大元帥在選舉會裏當選的情形你不是親眼見過來那想他用盡心機做了大元帥又做的厭煩了想做天王那裏料到天王做不成便連大元帥也要讓給副元帥去做副元帥是那個呢原來當初有個翁宜乾雖不是共德社裏的人物却也算在荊州地方首起義師立過一番功績後來便做了荊州元帥選舉會裏一班人在大同會的和有些瓜葛在共德社的雖和翁宜乾不是一條路上的人却恨方家傑硬生生的逼定了要舉他做大元帥心上着實有些煩惱了方家傑不知不覺便也側在翁宜乾身上那班東方同志社癸丑同志社梁園裏面的人不是從共德社跳過來便是打大同會鑽出本沒有一定主意聽大家說翁宜乾的好處便也順着風說翁宜乾的好所以等到選舉副元帥的那一天不勞方家傑調一個兵派一個將也不勞翁宜乾親身來到和選舉人張羅只靜悄悄地把一個東方古國的副元帥選出翁宜乾既當選了副元帥却没有副元帥可辦的事便只在荊州做他的元帥他做元帥是怎麼做法呢却是不論大小事件都交給幕府裏人去辦臨到用印時候纔問一句道沒礙着方大元帥麼幕府裏人自然說是不曾礙着他便歡歡喜喜的蓋上一顆印把文書發出共德社情知有翁宜乾守定了荊

州據了中原形勝鬚髯替猛虎添了雙翅不把翁宜乾攆開便也搖動不得方家傑幾次三番想把荊州重新換個局面不想翁宜乾身邊有個隨子樓一鑽兩鑽鑽進元帥府連翻幾個轉身翻進元帥府諜報司做了一名司長便把當時一班弟兄都招到司裏給了一分糧分派到水陸兩路辦事不論地方的荒涼繁盛也不論行業的高低大小只消是人走的所在是人做的事總有他的弟兄在內竟替翁宜乾做了一個耳目共德社若有人敢到荊州呵口氣說兩句不中聽的話鬚髯有個無常附在他身上立刻便能把他抓到森羅殿下翁宜乾因此纔能安安穩穩的做他的元帥那天忽地接了方家傑一封密信訴說代表會許多不是要請翁宜乾替他想個法子翁宜乾這個人論心地呢却不能不說是個好人要論才幹呢却實實有些慚愧當下左思右想再也不想不出一個計較便一疊連聲喚左右把羊嗣堯請來羊嗣堯是個什麼人呢先在東越做過一任末僚却一手好筆墨在一班書啓先生裏要算數一數二的人才他原是荊州人翁宜乾慕他的名請在元帥府做了總文案不論大小事件都要經他的手纔定這件疑難事越發少他不得他一得了請字立地進來和翁宜乾見了面翁宜乾便把方家傑的信給他去看他詳詳細細看得一字不漏纔交還翁宜乾開口動問這件事情關係很大哩副元帥主意該怎麼覆翁宜乾道是呵我也知道是很重大呵只是你知道我一向是沒主意的人這件事情越發把我難住了該替我出個主意羊嗣堯沉吟了好半天慢慢的說道代表會裏的人實在鬧的太不成模樣了無怪方大元帥要嘔氣哩翁宜乾道是呵我也着實在這裏嘔氣哩只是空口說嘔氣也是沒用究竟有什麼辦法呢羊嗣堯又沉吟了好半天慢慢的說道辦法是有一個在從前呢却有些投鼠忌器現是不怕了翁宜乾

喜道當真有辦法麼只是怎麼想到從前怎麼又算到現在我却懂得你快說羊嗣堯笑答道副元帥明鑒從前共德社的氣燄何等大聲勢何等利害代表會裏一大半都是他們會裏的人若說要在代表會裏算計髣髴是在老虎頭上拍蒼蠅蒼蠅不會拍死自己的手怕先給老虎咬下如今好了共德社幾個有名人物被方大元帥一陣攆都攆到天涯地角再也不敢出頭露面了那裏還有力量顧到代表會既然方大元帥要請副元帥出主意副元帥也爲代表會嘔氣我看副元帥何不通知各州元帥聯名寫封信請方大元帥索性連代表會也攆掉了豈不乾淨翁宜乾拍手道好主意好主意你就替我去分頭寫信只兩天內就要辦妥羊嗣堯答應了幾句是看翁宜乾沒別的話說便退了出去一路走一路想方大元帥方大元帥我替你辦了這件事你該怎麼謝我若照剛纔給我那封信送我這幾萬銀子我在副元帥府裏怕沒處生發還希罕這一筆方大元帥你須得大大的提拔我呵咳方大元帥不是辜負我的人我也不消多慮且替副元帥辦事要緊回到自己房內坐下取過紙墨筆硯思索了一回磨好了墨提起了筆打硯台裏蘸得飽滿滿地順着紙簌簌一路寫下只頃刻工夫便打起一張草稿自己翻覆覆看幾遍覺得詞新理足一定能合方大元帥的意便歡歡喜喜親身送給翁宜乾去看翁宜乾道就爲代表會的事麼稿上怎麼說羊嗣堯道是照副元帥剛纔吩咐的話辦的稿翁宜乾道那就不消過目了你便叫人謄清趁早發出羊嗣堯便交給幾個散文案叫他們分投抄寫真靠着人多手快的只兩日便一齊發出咳這幾封信不打緊却做了代表會一道催命符本來那班代表會裏的人物被老方硬生生逼着舉他做了大元帥不但共德社不服氣就連大同會也像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楚自古道悶在

胸頭洩在口頭臨到大家會在一處談天的時候免不得你一句我一句儘說方大元帥的不是要想方  
 法箝制他莫給他就此壓下去內中有個連仲章那副脾氣本是火一般的烈一張嘴又是刀一般的利  
 話匣子一開髣黃河決了口留不住的水不想那天會散歸家一路上覺得背後有兩個人跟住了老  
 不走開暗暗納罕住了步回頭一望當真有兩個人也住了步對他細相那裝束雖不像是歹人行徑却  
 有些蹊蹺便三脚兩步跑回家裏進了門再轉身望到外面那兩個人早一左一右站定了像替他把了  
 大門要想發作幾句攆他們走開明知京中說不盡的古怪又是不敢這時已是日暮聽烏鴉一陣陣的  
 在頭上發過又刮刮刮叫個不住暗暗吃驚道雀報喜鴉報凶莫不是有禍事輪到我身上麼只我不是  
 共德社的人該沒有什麼意外又搖搖頭道如今世界却也難說我還是自己小心的好正在自肚皮裏  
 打算盤家人來問道今天是不是在家裏吃晚飯這纔記起有人請在陳月娥班子裏便換了便衣坐了  
 車匆匆趕去車子上一路回頭望那兩個人却真是死冤家活對頭會了再不肯散也坐了兩部車跟在  
 背後更自吃驚捏着一把汗下車走進陳月娥的大門還是一步一回頭的望直等揭開簾子見了主人  
 文季玉的面還喘吁吁地說道別的事且慢講你叫月娥到簾子邊張一張可有人跟進來不曾那時客  
 人來的已是不少聽這話都覺希奇要問緣故季玉却縐眉道不必問了蒲伯英早和我講過了就是仲  
 章說話不留神給小章聽了去頓時下張諭單說他語無倫次性情乖張派兩個人跟在背後探看他的  
 動靜仲章急問道小章是什麼人季玉笑道你好糊塗怎麼連個赫赫有名的章子陸也不知道了仲章  
 這纔醒悟道我真給人鬧的昏了小章這個人好不可怕現管着錦衣衛共德社從外州進京的人糊裏

糊塗葬送在他手上的不知道有多少如今怎麼找到了我季玉道伯英叫我勸你不如避幾天莫落到火坑裏去最好索性避的遠些仲章道避到那裏纔好呢季玉道你同副元帥府不是有些交情麼我替



自己身上多少都有些關係看季玉送過仲章回身坐纔要動問忽聽院子裏喊聲客來簾子一掀慌慌張張跑進一個人來張口結舌的說道你你們怎怎沒事兒兒兒似的還還在作樂大大大家快

你打算不如就避到副元帥府裏去仲章本來給那兩個人鬧的心虛胆怯飯也不肯吃要回去收拾行裝連夜出京季玉道既如此我也不留你了只是我們這班人若然分散了不曉得那一天纔能會面這兩天風聲像很緊哩季玉這幾句話仲章不會聽清揭開了簾子已是走出坐中諸客却十停有九停是頂着代表的頭銜把季玉臨了幾句話聽得一字不漏情知和

快○要○散○散○伙○了○季○玉○一○看○來○的○正○是○朱○筱○麟○驚○問○筱○麟○你○得○了○什○麼○緊○信○便○這○樣○慌○張○筱○麟○道○你○們○還○不○知○道○麼○老○方○剛○纔○接○連○發○了○兩○道○令○一○道○令○是○說○共○德○社○幾○個○首○領○不○該○無○事○生○事○便○連○死○的○活○的○一○齊○給○罵○上○了○一○道○令○是○吩○咐○錦○衣○衛○會○同○五○城○察○院○查○取○共○德○社○充○當○代○表○人○的○執○照○蒲○伯○英○因○為○代○表○會○裏○共○德○社○的○人○佔○了○一○大○半○執○照○一○離○了○手○代○表○便○當○不○成○這○代○表○會○人○數○短○少○了○一○定○也○就○開○不○成○因○此○叫○我○四○下○裏○尋○你○們○回○去○怎○樣○想○個○法○子○纔○好○客○人○中○有○個○宣○子○雲○哭○喪○着○臉○問○道○你○你○這○話○當○當○當○真○麼○好○好○容○易○一○一○一○年○穩○穩○整○萬○元○入○款○我○我○怎○怎○肯○肯○白○白○丟○丟○掉○一○一○一○定○要○要○要○想○定○法○子○筱○麟○道○可○又○來○銀○子○是○白○的○誰○又○肯○丟○掉○了○只○是○這○件○事○要○挽○回○恐○不○容○易○告○訴○你○們○一○句○話○罷○聽○說○衛○志○仁○密○地○在○老○方○面○前○獻○策○打○五○年○裏○頭○單○用○軍○政○求○個○太○平○日○子○過○了○五○年○再○講○別○的○話○說○的○老○方○動○了○心○纔○疾○雷○般○發○了○這○兩○道○令○我○又○聽○說○這○兩○道○令○還○是○志○仁○替○老○方○定○的○稿○呢○子○雲○一○聽○這○話○頓○時○轉○憂○為○喜○笑○說○道○筱○麟○你○這○話○當○真○麼○志○仁○若○是○當○真○替○老○方○立○下○這○場○功○績○他○那○個○大○司○寇○一○定○做○不○常○要○升○任○平○章○了○志○仁○一○做○平○章○我○們○還○沒○事○做○還○希○罕○什○麼○這○代○表○人○季○玉○瞪○了○他○一○眼○道○你○這○話○說○遠○了○志○仁○好○意○思○去○奪○鳳○筱○梧○的○首○輔○麼○只○是○筱○梧○平○時○講○起○話○來○好○像○和○我○們○都○是○志○同○道○合○這○回○老○方○發○這○兩○道○令○他○做○首○輔○的○人○怎○麼○就○輕○輕○答○應○有○個○姓○海○號○叫○嘯○一○的○接○口○道○老○鳳○本○來○是○個○巧○宦○順○風○轉○篷○那○裏○好○把○他○的○話○作○準○我○只○怪○老○衛○怎○麼○能○獻○這○個○策○又○怎○麼○能○替○老○方○定○這○個○稿○我○們○可○不○要○饒○了○他○既○然○老○蒲○找○我○們○大○家○到○會○裏○去○把○老○衛○找○來○要○他○給○我○們○說○個○明○白○季○玉○道○不○差○不○差○一○定○要○問○老○衛○一○定○要○問○老○衛○我○們○就○去○大○家○就○此○立○起○子○雲○雖○是○滿○肚○皮○不○情○願○委○屈○着○也○只○好○跟

着大家走月娥房裏起初是筵開玳瑁酒泛金樽一霎時雲散烟消冷清清只剩上面掛的幾盞電燈光射席上髣髴怕這些雞鴨魚肉凍的人不好下肚從新給他熱一熱月娥便同幾個喚作乾媽的團團坐下大碗小碗一樣一樣的儘着吃喝只是不懂這幾個客高高興興的趕來怎麼沒幾樣菜下過箸便匆匆忙忙的走散幾個人紛紛議論總是摸頭不着還有一樣出奇自從這幾個客一走這夜更沒有別的丟盤子的客人那留髡送客四個字更是無從說起撇的一座門內都是靜悄悄地老班嘆氣姑娘越發着急不想不但這夜是這樣丟了財神接連幾夜也都是沒個人兒走動直到隔了五夜前回在王又誠家裏赴宴的史宜甫同着幾個人到金月紅屋子裏坐着談論月紅纔聽明白是代表散了伙那班代表人走的是走了留的也不能更像從前鬧鬧了捉個空出去告訴院中姊妹大家嘆氣道大元帥這一鬧不是和代表會作對簡直是和我們作對了月紅道可不是要單靠這幾位老在京城老爺們我們還有生意做麼如今說不得却也不冷落了他們說完便回進屋子聽宜甫正和幾個人說副元帥即日就要進京的話月紅禁不住插嘴道副元帥要進京麼跟來的人一定不少我們班子裏靠他老人家的福或者又好熱鬧幾天了宜甫笑道吓你莫想偏了心正是

元戎一怒 樂戶吞聲 絕處求生 生還無路

第二十六回 翁宜乾輕身臨險地 儲宜園戴月走彭城

金月紅同諸姊妹說完話回到屋子裏聽史宜甫說起副元帥即日就要進京的話禁不住接嘴道副元帥要進京麼跟來的人一定不少我們班子裏靠他老人家的福或者又好熱鬧幾天了宜甫笑道吓你



莫想偏了心。咳。翁宜乾坐鎮荊州。平風靜浪。般忽地起個波瀾。說要進京。誰也不肯相信。那裏曉得。方大元帥的大兒子。喚做方定一。的一心想到外邊嘗一嘗元帥的滋味。究竟甜的怎樣。恰巧昇州出了事。便想出去做趟昇州。元帥自己不好在老子面前開口。纔叫人去說。老方笑道。一個昇州就有章風兩個將軍。爭着要做元帥。我已經擺佈不開了。還經得起自己兒子也夾在裏面鬧麼。那我不能依他。那個人又說道。荊州地方有個翁宜乾。老守在那邊。隱隱地做了各州元帥的領袖。大元帥已有許多不便。昇州地方更比荊州重要。看現在情形。章建功雖說獨下堅城。該把元帥一席做他的酬庸。特典只是輿情。不洽。終不免讓給風克家。但是風克家一進昇州。必定是第二個翁宜乾。以後大元帥的號令。越發有些難行。依我主見。還是叫大公子去走一踏。究竟是自己家人。大元帥可免了許多顧慮。正說時。忽報桓之富從昇州回到府。求見老方便。令傳進桓之富。便說奉令到昇州勸章建功。把昇州讓出。起初章建功不肯依說。要我讓昇州也。容易可叫風克家調兵過江。同我開仗。若是我輸了。就讓他來做元帥。若是他輸了。叫他趁早給我離開之富。沒奈何。把手槍取出。拍在桌上。大聲對他說。道。講打就咱兩來。打着調兵遣將。吵鬧了地方。給他們又說。你的不是。章建功的部將見之富認了真。一齊勸道。有話總好商量。桓大人莫認真。章建功纔嘆口氣。躺在椅子上。道。算了。算了。算我姓章的倒霉。就是了。立時傳令把隊伍調齊。渡江望彭城那條路上。走動之富一面招呼風克家進城。接了元帥的印。一面又趕到彭城。安慰章建功一番話。纔回京。覆命老方。點頭道。辦的很妥當。不是你去他們兩個人。不知道要爭到幾時。纔了呢。桓之富笑回道。這都是大元帥威令之富。不過薄効奔走罷了。那個替方定一說話的人。聽這一番話。情知更無

指○望○便○自○退○出○詳○細○說○給○方○定○一○聽○方○定○一○听○他○說○完○心○裏○有○些○不○自○在○却○早○打○了○別○的○主○意○所○以○面○上○一○毫○不○露○只○笑○說○道○你○這○一○席○話○不○曾○替○我○說○動○老○頭○兒○的○心○却○把○一○個○荆○州○元○帥○搖○動○了○那○個○人○問○道○這○話○怎○麼○講○方○定○一○道○我○也○不○過○這○樣○猜○你○且○看○罷○果○真○隔○不○到○幾○日○老○方○突○地○下○令○興○了○一○個○輔○政○院○徵○集○了○一○班○薄○資○時○名○愛○獻○殷○勤○的○名○士○都○做○了○一○名○院○使○格○外○又○派○了○一○個○正○院○長○一○個○副○院○長○那○個○正○院○長○不○消○題○他○了○左○右○只○是○幾○個○時○髦○人○物○那○個○副○院○長○便○派○了○翁○宜○乾○的○總○文○案○羊○嗣○堯○羊○嗣○堯○一○得○了○這○個○令○喜○得○白○天○裏○笑○不○叢○還○要○到○睡○裏○夢○裏○補○一○補○立○時○辭○了○翁○宜○乾○出○了○副○元○帥○府○趕○進○京○城○見○了○老○方○道○不○盡○的○謝○老○方○也○謝○他○日○前○在○副○元○帥○面○前○的○幫○襯○的○功○勞○漸○漸○講○到○自○己○和○副○元○帥○從○沒○見○過○面○頗○想○副○元○帥○到○京○見○一○見○羊○嗣○堯○連○聲○道○這○包○在○嗣○堯○身○上○一○定○叫○副○元○帥○來○見○大○元○帥○老○方○道○只○是○荆○州○是○個○緊○要○去○處○副○元○帥○驟○然○離○開○了○我○却○有○些○不○放○心○羊○嗣○堯○道○既○如○此○嗣○堯○去○見○副○元○帥○時○大○元○帥○何○不○格○外○派○個○人○和○嗣○堯○一○路○走○等○副○元○帥○動○身○便○令○那○人○暫○攝○印○信○大○元○帥○就○好○放○心○了○老○方○道○就○這○麼○辦○罷○我○叫○桓○啓○祥○和○你○一○路○走○只○是○你○打○算○幾○時○到○荆○州○呢○羊○嗣○堯○道○要○走○今○天○也○可○走○得○老○方○道○明○天○也○不○遲○料○桓○啓○祥○也○有○些○預○備○當○下○令○人○傳○進○桓○啓○祥○和○羊○嗣○堯○見○了○面○明○天○兩○人○一○路○同○到○荆○州○羊○嗣○堯○先○進○了○副○元○帥○府○婉○婉○轉○轉○把○翁○宜○乾○說○動○纔○引○桓○啓○祥○進○去○打○半○夜○三○個○人○同○過○荆○江○却○只○桓○啓○祥○一○個○人○回○進○荆○州○發○出○一○張○告○示○說○是○奉○大○元○帥○令○權○署○荆○州○元○帥○荆○州○人○髣○髴○做○了○一○個○夢○又○髣○髴○聽○了○一○個○霹○靂○驚○得○沒○話○說○只○索○順○從○打○聽○副○元○帥○時○却○已○輕○車○減○從○進○了○京○城○所○以○金○月○紅○想○把○失○在○代○表○人○這○一○面○的○在○副○元○帥○從○人○一○面○撈○回○來○史○宜○甫○說○道○匹○你○莫○想○偏○了○心○翁○宜○乾○在○荆○州○動

身時候羊嗣堯早背地裏通個信給老方老方扣算翁宜乾到京的日子早派了一隊樂隊一隊衛兵又用了全副儀仗在碼頭等候翁宜乾一到滿京的文武諸官都在那邊迎接請副元帥升了輿前後簇擁着流水般逕望大元帥府進發樂隊在前奏着樂衛兵一班一班的在左右前後護衛翁宜乾輿中暗想我到今天纔得副元帥的尊嚴大元帥待我真真不薄羊嗣堯的話也真真不錯我倒自恨來遲了等到了大元帥府老方早帶了待從笑容滿面的在廊前迎接翁宜乾下了輿又笑容滿面的讓進客座寒暄了幾句便把這幾年自己怎樣苦心維持副元帥怎樣體諒我事事帮忙滔滔不絕說了一大篇翁宜乾一來心實二來口鈍聽老方說一句便答應一句是竟找不出話來答復那時魏世伊林省三一班人和外廷幾個高官紛紛投遞手版老方一一叫和翁宜乾見過面留着陪飯飯罷又叫出幾個兒子替翁宜乾請安自己親身引着在府內花園周圍走了一遭看太陽已是銜山快要日沒翁宜乾暗想時候不早了不知道他們在那裏替我安排歇息羊嗣堯怎的不見我須要告辭出府了正打算開口老方却引他過了一座白石橋走進一座閣子三面臨水簷前有塊橫額上面題着蓬萊閣三個大字上面有樓後面又有極精緻的二三十間屋子却被水阻隔都靠這座橋纔通出入老方笑嘻嘻的說請副元帥就歇在這裏好不時見面翁宜乾看時裏裏外外陳設的器具都是十分富麗單就桌上擺的商彝周鼎壁上掛的名人字畫外面不但不曾見過有許多并還不曾知名模模糊糊鬚髮張茂先到了瑯環福地便沒口子的答應老方那天足足周旋了一日纔退進私室從此一有閑時便請翁宜乾進去沒話有話說個不斷頭翁宜乾一住七日想回荊州看老方那番殷勤又覺不好開口不想那天和老方見了面談到

兒女的事粘住了。定要結個親家。並且說要先見一見翁宜乾的女兒。翁宜乾怎好推託。却爲女兒祇得十一歲。單身怎好上路。便派人到荊州。把家眷接來。請媒人行盤過禮的事。一都畢。翁宜乾想這遭沒事了好回荊州。想了。一番話。見了老方的面。總被他漾開了。說不上。忽地有個卿衡號叫順孫的。從前本是荊州數一數二的有名人物。現在却在荊州羊嗣堯府裏當了一名拿錢吃飯的軍官。同了羊嗣堯來見翁宜乾。說是副元帥。該在京中和大元帥一同辦事。不該更在荊州。羊嗣堯接着道。副元帥若聽了順孫的。還該有篇照例的辭呈。纔好讓大元帥把荊州元帥另外派人。這自然又是我來効勞了。翁宜乾此時有些明白。只是離山的虎。尙且展不得威風。何況本來不是只虎。歲歲蕤蕤。只索由着卿順孫。羊嗣堯兩人去辦。老方本來心上壓着一塊石頭。此時纔算放下。不想隔不多時。又有一塊壓上來。却是得的風將軍密報。說是章建功自做操江。不時口出怨言。不肯聽大元帥的令。老方雖不肯信。風克家的話却也明知。章建功平白地把個忘生捨死的昇州。讓給別人去做。元帥自然氣不過。他那裏兵多將勇。若然橫了別的心腸。却老大不方便。眉頭數縐。生出一個計較。便派府內文案儲宜園。連夜趕到彭城。去見章建功。那個儲宜園。在老方做冀州刺史的時候。已經入幕。那時章建功正是冀州刺史。管下的一名小將。便結識了這位幕賓。兩個人換了帖。算是兄弟。章建功有事要找刺史。只託宜園。宜園要有話。章建功鬚髮是奉了令。隨到隨行。越久越親密。宜園座上幾乎沒一日沒有章建功。這個人後來兩個人一南一北。章建功又越扒越高。却還念着舊時交誼。聽說儲宜園來到。慌忙請進一個莽將軍。又當着故人。更不消存着什麼顧忌的心腸。一開口便罵道。老方這小子也配做皇帝麼。這時候若用得着。皇帝有我小主人呢。須

輪不到老方頭上宜園笑道老弟你又胡鬧了這些話從那裏來的章建功道人家都這樣說要問我從那裏得的消息我却記不起了宜園又笑道只不過是方定一替杜亦曾侯士孫這幾個人遞的條陳說是大元帥名色不正不如改從舊制的好却大大碰了大元帥一個頂子把方定一攆到東山不許他在京城裏住從這節事看起來大元帥幾時想做皇帝你莫誤會了章建功道我只聽說方定一爲了病到東山靜養原來便爲這件事只是杜亦曾侯士孫這幾個人無端上這麼一條條陳老方怎不辦他呢宜園道大元帥爲他們幾個人都是念書人所以只曉得說書本子上的話不忍深究便饒了他章建功點頭道這話也是這些書馱子當真要辦他却也怪可憐的咳說到可憐豈但這幾個書馱子就像我也算是橫行一世的英雄却只在這小小去處做一個不上不下的官兒老方的過橋拆橋真正可恨呵宜園道老弟你莫看輕了彭城呢當着南北兩頭的中間左顧右盼那一處能不懼你三分大元帥不是十分相信你怎么把這個去處託付你老弟你莫看輕了操江呢數千里江面盡數聽你管轄比着單做一州元帥的那個地大那個權重老弟你試想一想大元帥不是十分相信你怎肯把這個職司交給你老弟你莫錯怪了章建功道呵不是大哥和我說我却不會明白倒錯怪老方了宜園道老弟可知道麼我這回是怎地能來章建功道是呵大哥想是記掛我纔請假出京宜園道我們比親弟兄還親密的人別了多時那能沒有牽腸掛肚只是大元帥府裏公事忙要請假實在煩難這回却是奉大元帥的命章建功道奇了老方有什麼事叫大哥來宜園道老弟你看門外簷前不是垂着冰箸麼屋裏生了火雖說溫暖究竟總有些寒氣大元帥那天正在圍爐忽然念着老弟要把自己着的那件貂袍派人送給老弟我當

時○心○想○這○是○我○們○會○面○的○機○會○了○便○在○大○元○帥○面○前○討○了○這○個○差○說○完○叫○從○人○送○過○一○只○扁○箱○取○出○那○件○貂○袍○雙○手○送○過○去○真○是○又○輕○又○暖○勝○似○狐○裘○章○建○功○喜○孜孜○的○接○在○手○上○披○在○身○上○宜○園○笑○道○這○件○貂○袍○



花○園○裏○去○那○座○花○園○本○是○前○朝○郊○天○的○所○在○老○方○把○來○修○改○了○聽○人○遊○玩○承○辦○這○件○事○的○就○是○大○司○空○嚴○渭○漁○却○糾○合○了○一○班○達○官○顯○宦○另○造○幾○間○精○舍○名○說○供○辦○事○人○起○居○却○只○由○他○們○幾○個○人○追○歡○取○樂○造○房○

是○關○東○第○一○等○的○貨○色○除○了○大○元○帥○便○只○老○弟○配○着○章○建○功○也○笑○道○却○累○大○哥○走○這○一○趟○將○來○大○哥○回○京○見○了○老○方○須○題○我○名○字○多○多○致○謝○纔○好○呵○宜○園○道○這○我○理○會○得○不○消○老○弟○耽○心○章○建○功○留○宜○園○住○了○三○日○送○了○許○多○禮○物○又○親○身○送○他○走○了○一○站○路○纔○各○分○南○北○宜○園○回○京○銷○了○差○請○了○兩○天○假○在○家○裏○靜○養○那○想○客○人○一○來○一○往○不○會○間○斷○了○一○時○間○的○宜○園○厭○煩○了○避○到○一○座○

子○的○錢○却○又○不○出○在○達○官○顯○宦○是○出○在○一○個○豪○商○姓○陶○號○叫○建○雄○就○做○了○他○們○幾○個○人○的○清○客○不○時○入○內○  
 聳○肩○展○齒○般○趨○承○那○天○一○脚○跨○進○門○便○見○一○只○軟○榻○上○躺○着○一○個○黑○面○鼠○鬚○穿○着○灰○色○布○袍○的○生○客○陶○建○  
 雄○頓○時○變○了○嘴○臉○大○聲○吆○喝○道○快○給○我○滾○出○去○這○不○是○你○能○到○的○所○在○那○個○人○朦○朦○朧○朧○正○要○入○睡○被○這○  
 一○喝○驚○醒○張○開○眼○睛○怒○問○道○你○說○我○不○能○到○是○什○麼○人○能○到○陶○建○雄○又○喝○道○你○還○不○知○道○這○裏○不○納○遊○人○  
 只○供○辦○事○人○的○起○居○麼○那○個○人○又○問○道○你○說○辦○事○人○是○那○幾○個○人○陶○建○雄○道○你○留○了○神○莫○嚇○掉○了○魂○我○告○  
 訴○你○這○裏○辦○事○人○便○是○大○司○空○嚴○渭○漁○嚴○大○人○那○個○人○喝○道○你○不○配○同○我○講○話○給○我○把○小○嚴○叫○來○陶○建○雄○  
 被○這○一○喝○纔○怪○自○己○錯○了○眼○這○人○莫○不○真○有○些○來○歷○訕○訕○退○出○找○了○嚴○渭○漁○同○到○窗○前○嚴○渭○漁○先○找○窗○眼○  
 裏○一○張○嚇○的○把○舌○頭○吐○出○伸○手○把○陶○建○雄○衣○袖○一○拉○說○快○走○你○給○我○闖○下○大○禍○了○我○可○張○羅○不○開○須○另○外○  
 找○個○能○同○他○講○話○的○人○纔○好○嚇○的○陶○建○雄○牙○齒○兒○打○了○戰○咕○咕○的○要○說○說○不○清○隨○着○嚴○渭○漁○便○走○心○急○  
 慌○忙○不○會○留○神○劈○面○有○個○人○來○幾○乎○把○他○撞○倒○那○人○待○要○發○作○却○見○是○陶○建○雄○又○見○嚴○渭○漁○正○在○一○路○走○  
 不○好○意○思○說○什○麼○只○說○建○雄○你○什○麼○事○這○般○慌○張○嚴○渭○漁○笑○道○建○雄○今○兒○出○門○大○概○不○會○揀○個○好○時○辰○所○  
 以○到○處○闖○禍○宜○園○你○來○的○恰○好○裏○面○有○個○著○名○潑○辣○貨○建○雄○不○認○得○說○差○了○幾○句○話○宜○園○只○好○請○你○去○解○  
 這○個○圍○宜○園○道○是○那○個○潑○辣○貨○你○須○告○我○名○字○知○道○我○認○得○他○認○不○得○他○呢○嚴○渭○漁○道○是○關○外○的○老○林○呵○  
 建○雄○不○認○得○叫○他○滾○出○去○你○想○他○肯○依○麼○宜○園○笑○對○陶○建○雄○道○你○須○準○備○着○腦○袋○這○是○一○個○殺○人○不○眨○眼○  
 的○漢○子○建○雄○越○發○着○忙○打○算○逃○走○宜○園○道○隨○我○來○罷○躲○是○躲○不○開○的○便○同○嚴○渭○漁○兩○個○人○前○後○夾○着○陶○建○  
 雄○進○了○那○間○精○舍○陶○建○雄○留○心○看○那○個○人○虎○一○般○坐○着○面○前○放○着○一○枝○手○槍○嚇○的○索○索○地○抖○面○色○頓○時○也○

轉了白却聽宜園先開口道建章怎地進的京進了京怎也不給我一個信建章道大哥且慢說別的話跟你們進來的那個小子今天把我挖苦的穀了我須得把他打死纔能平我的氣嚴渭漁伸手在建章肩上一拍又深深打了一躬道看我兄弟薄面權饒他這遭我叫他替老哥磕頭可好宜園也帮着勸又笑對建雄道怎還不替林大人陪禮陶建雄當真聽話撲地便跪又撲通通磕了三個響頭磕完還直挺挺的跪着建章吆喝道起來我看不慣你那戎囊給我滾出去陶建雄連扒帶走般退出引的門外張看的人一齊大笑又有些輕薄的還和他扮鬼臉陶建雄嗔道你們知道什麼你們要和林大人磕頭還磕不到呢說完急急避開却去招呼廚司備了幾分精巧可口的點心送到精舍林建章一面吃一面告訴儲宜園道我這踰來本打算見一見桓大司馬不想我剛進京桓大司馬却已辭了職正是

趙孟能貴 趙孟能賤 敝屣去之 母隳我節

第二十七回 爭首功將士生心 想儲君弟兄角口

林建章告訴儲宜園道我這踰來本來打算見一見桓大司馬不想我剛進京桓大司馬已辭了職宜園我想桓大司馬也是大元帥的舊人怎麼這時丟了官不肯幹嚴渭漁接口道宜園纔打彭城回來這幾天的事還不大清楚待我說給你聽罷原來桓啟祥自到荊州不到一個月汴州地方忽然起了一股黃巾裏面又有幾個共德社裏失志的文人做了軍師在汴州四處竄走元帥府裏幾次派兵去勦捕不是地方上人暗地通風給黃巾逃走就是那班勦捕的兵丁暗地裏把軍裝賣給黃巾伴輸詐敗價一闕便散因此黃巾的聲勢越鬧越大到一處破一處經一城破一城却有一樣好以爲汴州百姓都與他同鄉



共○井○輕○易○不○肯○驚○動○一○艸○一○木○只○口○口○聲○聲○說○要○殺○到○司○州○掘○大○元○帥○的○祖○墳○那○時○汴○州○元○帥○黃○鎮○民○沒○法○奈○何○黃○巾○却○爲○文○人○有○混○在○黃○巾○隊○裏○的○便○只○在○文○人○身○上○尋○晦○氣○四○處○搜○捕○捉○了○一○千○七○百○多○人○一○大○半○把○來○正○法○一○小○半○把○來○攢○在○死○囚○牢○裏○老○方○和○黃○鎮○民○本○是○至○親○到○了○危○急○時○候○見○他○不○濟○事○就○顧○他○不○得○一○道○命○令○把○黃○鎮○民○開○了○缺○調○桓○啟○祥○到○汴○州○來○桓○啟○祥○一○到○任○先○把○死○囚○牢○裏○的○文○人○開○了○刑○具○放○他○們○各○歸○鄉○里○再○分○頭○派○兵○去○勦○捕○黃○巾○無○奈○黃○巾○揀○空○虛○地○方○走○再○也○不○肯○堂○堂○皇○皇○打○仗○桓○啟○祥○也○覺○得○智○盡○能○索○後○來○虧○得○一○個○姓○呂○的○老○將○派○他○部○下○姓○周○名○叫○子○宋○的○帶○枝○兵○趕○來○緊○跟○着○黃○巾○跑○直○跑○了○幾○千○里○路○追○過○潼○州○纔○得○攔○住○黃○巾○痛○打○了○幾○仗○把○黃○巾○打○散○論○功○行○賞○周○子○宋○便○做○了○汴○州○元○帥○桓○啟○祥○回○京○重○履○大○司○馬○的○任○不○想○這○時○杜○亦○曾○侯○士○孫○一○班○人○天○天○把○改○制○的○話○去○打○動○老○方○方○定○一○又○從○東○山○趕○回○天○天○在○老○子○面○前○聒○噪○個○不○休○老○方○意○思○也○就○有○些○活○動○六○官○入○見○時○常○把○話○來○試○探○他○們○口○氣○大○家○都○異○口○同○聲○的○說○是○天○與○人○歸○早○就○該○正○位○南○面○獨○有○桓○啟○祥○不○識○竅○明○對○着○老○方○道○大○公○子○這○般○混○鬧○定○要○鬧○出○事○來○我○看○大○元○帥○須○要○嚴○加○管○束○那○時○鳳○儀○梧○早○退○出○了○鳳○凰○池○平○章○軍○國○重○事○換○了○一○個○張○宗○方○是○老○方○第○一○個○知○已○也○就○是○世○界○第○一○個○乖○人○不○說○不○該○改○制○也○不○說○應○該○改○制○却○只○說○自○己○年○衰○力○憊○擔○當○不○了○大○事○老○方○倒○很○原○諒○他○桓○啟○祥○看○光○景○不○妙○嘆○口○氣○便○請○辭○官○老○方○本○來○厭○惡○他○得○他○自○己○告○退○真○是○求○之○不○得○便○派○人○去○喚○朱○世○儒○進○京○掌○了○大○司○馬○的○印○信○大○司○馬○一○換○人○杜○亦○曾○侯○士○孫○越○發○沒○了○顧○忌○天○天○聚○攬○來○商○量○這○件○改○制○的○事○侯○士○孫○有○個○好○友○應○慈○湖○本○也○是○共○德○社○一○名○健○將○這○時○却○也○混○在○裏○面○立○起○了○一○個○保○國○會○把○在○京○政○客○一○齊○拉○攬○入○會○老○方○文○案○上○有○個○孫

伯瑜也是當年舊幕曉得這時改制還不是個時候見了老方打算勸阻老方却推的乾乾淨淨說什麼叫做改制自己却連夢也沒有做過孫伯瑜信了真逢人便道大元帥並不想做皇帝你們莫聽杜亦曾那班人的胡鬧若不信我的話我情願把腦袋給你作證這番顛頭獸腦傳到杜亦曾耳朵裏暗暗發笑又對侯士孫應慈湖講道伯瑜走運也走的久了這番該要背時了應慈湖就道大元帥一正了位平章一席一定要借重老哥須帶挈兄弟在六官裏走一遭杜亦曾道那何消說得將來我們幾個出過力的人大皇帝自然都要重用的侯士孫道現在我們這個會大元帥只發二百萬元若要各州各郡都去招人入夥用的錢多了我們就沒有幾個錢好沾光老哥須得再想一個法子杜亦曾道大皇帝在這些事上面不大理會等我見了方嚴再和他商量罷金日升道我看我們會裏不把魏世伊拉進來終究不妥諸位看是怎樣杜亦曾道魏世伊向來事事爭先這番却落了後我們就去邀他他也未必肯來只索隨他的罷商量了一回便自分散咳金日升只慮魏世伊那裏料到來了一個林建章聽了嚴渭漁的話立時出了花園找到一個地方那個地方是在京大小軍官聚會的所在建章見了衆人的面把宜園得的信息說給他們聽了又道前番大元帥從家鄉起用一直到選舉會裏當選的這幾件事都是那班念書人吃的我們當武官的只嚼些骨頭這回的事譬如一只燒鴨子若再讓念書人把皮肉啃了去我們還只咬那只壳子顯見得我們都是戎囊了我們須得尋肉吃衆人聽了都道這話說的很透澈但是事情該怎麼辦也得定個主意建章道往年大元帥不是總在當選的那一天出府看操麼我們便在那一天就校場裏擁大元帥卽了位一面派兵分頭去殺那班念書人須要殺個乾淨莫聽有一個人來搶鴨壳

子衆人拍手道：「妙計妙計！我們往常看見趙匡胤陳橋卽位的故事，都贊那時的將官做得好爽利的事。不想如今大元帥就是趙匡胤，我們就都做了高懷德、鄭恩、一流人。建章笑道：「那時有個苗先生，如今却也用他不着了。」衆人道：「是這班人，平時沒把我放在眼睛裏，到那天叫他們認得我們利害。」建章道：「話說定了，到那天若有一個人翻悔，老林可就要和他拚命。」衆人笑道：「你這個人怎也有些婆婆媽媽氣味。」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那有翻悔的理？當下談了些別的事，又把那天怎樣佈置，怎樣分頭，都一一議定了。纔散，老方耳報神最是靈通，建章和衆人議論時節，早就有人到府中送信。老方不聽便罷，聽了也自吃驚，暗想：「難得這班軍官能毅這樣傾心歸附，改制不愁不成。但是卽位的第一天就要殺人，可不是件吉祥的事。」并且像杜亦曾、侯士孫這幾個念書人都沒安着歹心，何忍看他就死？須要想個兩全的法子，纔好呵呵一個十步九計的老方。這時候却也窮了，要救杜亦曾、侯士孫這幾個人，罷除了傳進一班軍官，明明白白的說，并不想做皇帝死了他們的心，更沒別法要做皇帝。罷念書人擁戴的力量，自然沒有軍官的大。除了聽杜亦曾幾個人一個個就死，更沒別法。老方左思右想，總想不出一個計較，却驚動了魏世伊。一面進府見老方，獻計道：「軍官們一片血誠，萬萬不可辜負。大元帥自然改制的，是但也不可聽他們胡亂殺人。請大元帥到看操的前一天，借件事發個令，說要展期，暫把這事放慢了。另擇正位的吉日，依世伊想不如就在來年元旦，相差不過兩個月，一面由世伊暗地向各軍官疏通，一面再派人游說各州耆老，叫他們隨着百官勸進，覺得比了單從保國會推戴，或是單由軍官們擁立，要光明了許多。正大了許多。」大元帥看怎樣，老方凝神靜聽，直等魏世伊講完，纔點頭道：「依你這麼辦，你再替我傳。」

諭嚴滑漁叫他好生替我籌辦。魏世伊奉命先去找了林建章。說大元帥決計要改制了。爲建章從外邊來。要他爲頭和各軍官上表勸進。顯見得這件事不單是京裏幾個人的意思。並爲建章在關外很有些聲望。叫自己和他出面邀人也。上一個勸進表。顯見得地方上人都有這個意。建章聽是大元帥特地找他辦事。很是高興。又見魏世伊是大元帥特地派來商量大事的人。也不把作尋常念書人看待。倒傾心吐膽的說道。若像杜亦曾侯士孫這班專門使乖弄巧的。讓他去搶頭功。我實在不服氣。你老敢作敢爲。我素來就很佩服。如今替大元帥辦這件事。却首先拉我這麼一個粗人。你老是很看得起我。我更佩服了你。你老說該怎麼辦。我就怎麼辦。魏世伊道。大元帥還有囑咐衆位軍官的話。我也得替他老人家傳到你老哥能同我去走一踰麼。建章道。可以當各坐一部車。同到那個所在。魏世伊一陣天花亂墜的胡講說的。衆人一個個眉飛色舞。拱手說願替他替大元帥辦事。魏世伊纔找嚴滑漁把老方傳諭的說明白了。又密密籌劃了一番。不到兩日。京城裏就亂闐闐的。傳說又要開代表會議了。大元帥快要做皇帝了。闐城的文武和一班到處尋浮頭食的政客。你一羣我一隊的。只望魏世伊門裏走撒的那個保國會。鬍鬚一座枯廟沒一個人出入。金日升不敢埋怨杜亦曾。只埋怨侯士孫。應慈湖的疏忽。應慈湖笑道。你莫慌。我們可捧杜亦曾。難道不好再捧魏世伊麼。金日升這纔回噴作喜道。到底你的主意強。就分投約他們的鄉人各捧一道表。文投到魏世伊門前。那時各處的勸進表。雪片似飛來。魏世伊得一處就把一處的表章送給老方看。老方滿肚皮裏歡喜。只有一件事不歡喜。是那件事原來老方大大小小有好幾個兒子。第一個放在心上的。便是第六個兒子。一心要等做了皇帝。立他做太子。偏偏大兒子

定一執定了立子以長一句話并且這回的事都是自己出的主意立的基業將來太子弟兄們不能同他爭的了第二個兒子喚做慕燕為能做幾句詩自命是袁白燕後身所以起了這個名字却當着老子



丁巳

過書名說通經的擬了許多皇帝登基的禮節老方天天召集六官在府裏商量那天已是十二月二十八個敢出主意只聽老方自己作主老方自己實在沒主意就喚魏世伊來商量那天已是十二月二十八

和定一爭道你出的好主意弄不好就要破家老子也許被你葬送了你还想做太子麼要立太子須我第三個兒子不文武名喚學書又和慕燕爭道立子以長不長就得立我如何便輪到你三個人嘴裏爭不了便講揮拳老方往往被這幾個寶貝氣的話也說不出不知不覺就種下一個病根看看期近嚴渭漁預備的事十停已辦妥了八九停魏世伊又招呼一班念

離元旦只得兩日嚴渭漁已把繡成的袞衣赤烏和頂龍冠送進來老方平明起牀梳洗都畢先着了這身衣冠對鏡自照起初煞是喜歡後來不知怎地有些不自在一鼓腦兒卸下倒在椅上仰着頭張着眼那顆心却不知飛到何處足足坐有二三個時辰連朝餐也不會進左右忽來問道六官在外候的久了陛下今天可要登朝老方如夢初覺纔記起這件事一步步走到外邊心裏總覺厭煩坐下了一聲也不言語嚴渭漁禁不住問道元旦卽位的吉時已揀了幾個在這裏須請陛下擇定老方還不會開口朱世儒却攔住道這件事今天似可緩議還有一件很緊要的事須得大家從長計議大家肚裏明白嘴裏却不。敢說只你看我我看你一個個像木雕泥塑般坐在那裏老方看着詫異急問何事朱世儒道陛下不知道麼南詔已起兵了正是

十全老人辜此名得意時逢不如意

第二十八回 因帝制元帥魂歸 憂太平先生舌結

老方聽朱世儒說有很緊要的事須得大家從長計議又見六官你看我我看你一個個像木雕泥塑般坐在那裏看着詫異急問何事朱世儒道陛下不知道麼南詔已起兵了老方起初還疑心是謠言不肯相信朱世儒道軍報已來了三天聽說有人從湘州那邊調兵上前抵禦只不會經過大司馬府裏不知是不是陛下密地發的令老方道我連軍報不曾見幾曾發令調兵你既說有了軍報快把軍報給我看朱世儒便打衣袋裏把軍報取出送給老方老方不看便罷一看便氣得發昏章第十一原來南詔起兵已有五日軍報上面還有一篇檄文都是責備老方改制的話老方見了怎得不氣氣了半天纔問朱世

儒道岳士元不是請的病假麼。怎麼到了南詔。竟這般和我作對。朱世儒道。這我却不知道。老方再問他。人他人也都不曾有信。究竟岳士元怎地起的呢。原來蒲伯英自從代表會散了。會便做了大司成。那時衛志仁却早跟了鳳筱梧一齊。退下蒲伯英。沒個同聲同氣的也。只好隨衆。唯諾等杜亦曾的。保國會一出現。也就辭官。避到章武。却和志仁聚了十幾個心腹。在家中密議道。我們這個大同會。歷來幫着老方的忙。原只爲他這個人。似很有些作爲。可以叫百姓多過幾天。安靜日子。不想他忽然要想改制。人家不知道的。不免還要疑到大同會也。附和了杜亦曾。這班人。其實改制兩個字。大同會斷不能許他。怎地想個方法。纔好衛志仁有個弟子。就是岳士元。曾在南詔做過元帥。便說起回到南詔起兵的話。志仁第一個稱是好主意。在座的人也都紛紛道。是密議既定。岳士元依舊回到京中。却不露聲色的。依舊遶窰子裏下戲場。那夜戲場上。正是斬黃袍開場。門簾揭處。走出一個拐脚的。趙匡胤却穿件簇新新的黃袍。池子裏便有人指指點點。低語道。這件黃袍。聽說是江州元帥爲大元帥。要在看操。那日即尊稱帝。特地趕製了進貢。不想大元帥已改了期。并且當時不曾量準。差了一二寸。因此大元帥退還了不肯收。江州元帥沒處消繳。這件衣服。却爲和這個鬚生說得來。便把來賞了他。你看他今天還是第一天上身。却很稱身哩。旁邊聽的人聽呆了。不去聽戲。却來聽講話。正在這個當兒。有人說裏面究竟人多了。比外面熱把外衣卸下。坐了一回。說內急了。要去更衣。一離了座。却頭也不回望外。就走人家見他。外衣尙在。不會料。到這一層。那裏知道這個走的人。就是岳士元。明天大元帥府裏。就接了岳士元一封病假的信。自此不時有書從他寓裏送來。老方再也不疑他。竟已離京也。就絕不知他。竟然起了兵。和自己作對。一見軍

報就嘆道這番的事就難辦了座上六官都道陛下神武量南詔也不足平岳士元這番舉動簡直是飛蛾撲火罷了老方搖頭道你們那裏知道岳士元既是當今一個人材這番用兵一定是在崎嶇險峻的地方我這邊軍旅雖多了十倍却沒一隊慣走山路開起仗來只怕是敗多勝少這却如何是好一面說一面搖頭霍地立起撇了六官獨自走進去了忽又傳出諭來叫把軍報每天送進去看魏世伊便說道這兩天沒什麼好消息真正外邊來的軍報可莫送進叫老頭兒操心老頭兒若問起我自布置諸位也不消耽心六官問他怎地布置魏世伊低低說了一徧大家拍手道好從此老方居然天天得見軍報天天都報邊將如何用命南詔的兵如何不濟事不知不覺就放了許多心那裏料到魏世伊和他大兒子定一說通了暗地裏作的假老方不知道慕燕學書這兩個寶貝只曉得陶情作樂不曉得外邊怎生情狀定一心只想討老子好自己太子纔做得成別的事就由着魏世伊一班人去鬧無如爭太子爭的耐急了就從家裏造起反來要問老方家裏怎地反的咳說也可憐老方在轟轟烈烈的時候往往有人疑他是個曹操的化身不想晚節末路學曹操沒學成倒學了個假造符命的王莽到收場結果和王莽也只差一間料想老方那時自己也要短氣了老方怎地短氣呢魏世伊雖有彌天手段究竟九虛難逃一實前敵敗報既然不斷的飛進來南邊又有好幾州響應了南詔魏世伊怎地遏得住老方怎地能沒信息就連慕燕學書也都在游戲場中得了吉字反面的消息回到府裏找了定一大開口口聲聲說老子給你害苦了帶累我們弟兄走出去都被人指指點點的笑罵將來還不知怎地收場都是你想做太子想昏了心纔惹下這場禍莫待外人殺我們你先殺了我們罷定一怒道我想做太子難道你們



兩個人不想做太子麼叫我殺我便殺了你們捲起一枝手杖劈面就打過去慕燕學書如何肯依各搶  
 一根木棍三個人就打在一處左右要勸勸不住又不敢去報老方老方却已聽得些聲音顛巍巍起來  
 見定一滿面的血一手捧了頭一手還拿定那枝手杖苦鬥趕過去吆喝住手不想三個人脚步打個旋  
 風恰恰碰在老方身上老方喊道你們弟兄打不穀還要打老子麼三個人一聽老子的聲音纔住了手  
 把老子扶起老方氣喘吁吁的疊起指頭指定三個兒子道你：你：底下却没有話了你好半天三  
 個兒子把他扶回內室交給幾個姨太太祥長自去老方自此病漸深了又記望着大事天天只一個人  
 在房內踱上踱下又喃喃自語道大概只好把來交代宜乾的了只是這副擔兒宜乾挑得起麼踱了好  
 幾天念了好幾天突然親手寫道令起用桓啟祥平章軍國重事又寫兩封信給翁宜乾張宗方兩個人  
 把後事託付他們寫完了長嘆幾聲便倒在牀上從此日起病纔顯出小兒子不懂事大兒子却各有各  
 的主意你請一個醫生我也要請一個醫生這個醫生進了一服涼藥那個醫生跟手又進一服熱藥那  
 幾位姨太太不交時的倒也罷了素來爭妍獻媚博着老方的歡心不曾把公子們放在眼裏的到這吃  
 藥請郎中時候也要自作主張不肯叫三個公子佔了上風醫生越發請得多藥越發吃得亂不消半個  
 月把一個生龍活虎般的老方病的上下不通只倒着呼喚腹痛大家這時纔有些着慌一連五日老方  
 忽而糊塗忽而清醒竟成了一個奄奄待斃的樣子桓啟祥每天來看一遭張宗方更不時入內見這情  
 狀都只搖頭老方清醒時候幾次三番叫人去和翁宜乾商量要接小媳婦再見一面翁宜乾好端端在  
 荊州被老方叫羊嗣堯騙進來軟禁在蓬萊閣上着實煩惱這時却忘了夙怨着實替他嘆息咳旁人雖

說替老方可憐。老方家裏却依然還是造反。但見桓啟祥那天剛坐車進了大元帥府門，就有三四個戎服掛刀的軍官帶三四十名兵丁押了一個人過來。桓啟祥一見就認得是老方侍衛翟定明。這個翟定明要問他真姓却也姓方，並還是老方的私生子。老方顧着面子從小就叫從他娘的姓了。翟翟定明因爲他娘本是慕燕的乳母，所以一心一意只幫着慕燕。他們弟兄爭做太子的時候，就打算暗地裏把定一刺死，好讓慕燕出頭。後來看老方的皇帝有些不穩，他們弟兄爭的太子自然也就不穩。就把這條行刺的心放下了。這時只聽慕燕時時抱怨定一不該聳恿老子做皇帝，弄得皇帝做不成，倒快把老命送掉。老子一死，人家記起前仇，少不得一家人都是死數。這都不是定一造的孽。麼慕燕抱怨不打緊，却鈎起定明行刺定一的心腸，便獨個兒在暗地裏準備自以爲機密極了。斷不至洩漏風聲。不想桓啟祥早知他一家子都髣髴有解不開的深仇闊恨，怕他們鬧出事來，也暗地裏窺探他們一家子的舉動。所以早有人把定明看的眼裏。那天見事情急了，便到他屋內抄出凶器，把定明押着要解到桓啟祥處去。恰巧桓啟祥進府纔攔住車，逐細說了一遍。桓啟祥明知定明的出身，不忍重辦他，只囑咐那幾個軍官好生把他禁押着。等過幾天再候發落。這邊剛說完，那邊又有人趕來，一疊聲喊着平章桓啟祥回頭却是掌院海崇廷已下了車站着，說道：奉平章的命去見方嚴，就把林建章的信給他看。方嚴說：兒子該死，怎麼見大元帥勢敗了就要徵兵召將般胡鬧，虧得建章舉發了，不然叫我怎麼對得起大元帥。但我可實在不知道我就問方嚴要人，那想他兒子已逃得蹤跡不見，請平章示該怎麼辦。桓啟祥縐眉道：方嚴雖不是大元帥真正的姪子，認了叔姪，却已多年。他兒子做的事也不便難爲他，你只發角文書單緝他。

的兒子便了海崇廷答應了一聲。剛待轉身，只見裏面出來一個人，趕在桓啓祥面前，笑回道：「正要請平章。平章恰早來了。」大元帥等着哩，請平章快進去。桓啓祥撇了海崇廷，便下車，望裏面走。剛到中門，定一早候在那邊迎住了，說是老子今天昏沈了一天，不曾醒我。出主意請來一個波斯醫生，在腹上打了五針。每一針拔出，就有許多黑血跟着針出來。等五針放完，又得了一次小解。這纔醒轉來，叫請你老呢。桓啟祥搖頭道：「腹上打針好險，呵好險，呵定一不語。」引桓啟祥進了房。桓啟祥見老方靠在牀中，目光四顧，和平時鬚髯只臉上一絲華色不見，白森森似見個僵屍，不覺失驚暗忖道：「這光景越發不妙了。正思量學書又引了張宗元進來，老方牀上開口道：『我這時神志如舊，自知不能久在人世了。我死後，我一家子的性命都要託在兩位身上。兩位須念我舊情，好好招呼他們。又把眼睛望到旁邊站的從人，吩咐道：『請太太出來。』桓啟祥張宗元異口同聲的勸道：『還請靜靜的保養自然，能災消病退。』老方強笑道：『那裏再有這一日。我自知只在幾個時辰內，便要兩位長別了。』兩人還沒答話，太太帶了姨太太一大羣兒子媳婦，已經進房。老方牀上喚道：『你們多多給兩位磕頭。我一死，全仗兩位保護你們呢。』太太大哭，姨太太同着老方的兒子媳婦，顧性命要緊也大哭着，跪下老方眼角也隱隱流下兩條淚痕。桓啟祥張宗元攔太太們攔不及也，只得跪下對磕了幾個頭起來。太太兩手捧着臉哭的還不得住，只聽牀上接連嘆了幾口氣。張宗元趕到牀邊問時，只見眼珠已散了。神候他口鼻也斷了呼吸。張宗元不禁也哭道：「大元帥過去了。」房內老方的夫人如夫人兒子媳婦齊聲舉哀。消息傳出去，傳到小小三間茅屋裏，面正有兩個人對坐講話，忽地闖進一個人來，喊道：「何處不找平華先生。平華却只在這裏說話。你可知道老方死

了。桓。平。章。去。請。翁。副。元。帥。接。做。大。元。帥。了。好。呵。好。呵。我。們。就。驚。受。嚇。了。許。多。年。以。後。好。享。太。平。的。福。了。一。個。老。人。連。連。搖。手。道。莫。想。太。平。莫。想。太。平。太。平。還。離。的。遠。哩。和。老。人。對。坐。的。便。是。那。個。平。華。先。生。前。幾。回。書。只。喚。他。雪。天。迷。路。的。人。這。時。剛。要。動。問。老。人。怎。的。莫。想。太。平。忽。覺。有。人。在。耳。邊。連。聲。呼。喚。睜。眼。一。看。依。舊。是。在。自。己。牀。上。不。是。什。麼。茅。屋。也。不。見。有。什。麼。老。人。坐。在。牀。邊。的。恰。便。是。黃。面。婆。子。含。着。淚。問。道。你。昨。夜。睡。下。了。滿。嘴。的。夢。話。幾。次。叫。你。總。叫。不。醒。天。明。時。翻。了。一。個。轉。身。我。以。爲。你。要。醒。了。那。想。你。又。呼。呼。睡。着。嘴。裏。又。是。說。不。斷。的。夢。話。直。睡。到。這。時。候。已。經。過。午。了。我。心。裏。急。得。什。麼。似。的。平。華。先。生。聽。了。婆。子。的。話。自。己。也。覺。得。希。奇。回。想。夢。境。歷。歷。在。目。又。想。到。莫。想。太。平。四。個。字。不。覺。有。些。煩。懣。一。轂。輾。起。牀。叫。婆。子。去。備。飯。自。己。暖。了。一。壺。酒。先。借。酒。排。遣。正。是。

勸君更盡一杯酒 與爾同消萬古愁



社會小說

賣花女俠

下卷

從未刊行之秘本

光怪離奇之術

# 戲法大觀

此為從前某大戲法家之秘本某嘗遍歷歐西到處歡迎其所製之彩器與葯料與眾不同即過門之法藏頓之法身手靈活出神入化非一種純用遮眼法者可比宜其為東西人士所歎賞茲編乃其友人所



手錄坊間並無刊本說明之處能令兒童都解奇奇怪怪一一可以立行試驗不特文人學士酒餘茶後足資消遣而失業無聊者借此謀生既簡且易亦補助社會之一得也

上海文  
明書局  
發行

全書四冊  
價洋四角

各省中華書局  
代售

社會小說 賣花女俠卷下

第一章

江陰劉 復半儂譯

馬利司害了腦系發炎症。也不知道經過了多少時候。一天傍晚。他腦中忽然清了一清。覺身上已經退熱。開眼一望。見自己房中窗簾都是垂着。當門的一面。還掛了個綠呢小幕。似乎是遮風的。近牀的一張桌子上。放了座花瓶。瓶中插着一簇鮮花。那花的香味兒。便向鼻尖撲來。馬利司正在詫異。却見幕後燈光一閃。幕上印出個長裙高髻的人影兒來。因用他那似啞非啞的病嗓問道。外面是誰。話未畢。即見那影兒伸手將幕邊一撩。幕後早走出個玉容憔悴的芬英來。帶笑說道。你已清醒了麼。唉。謝謝上帝。說着又回過頭去。搵了一把眼淚。馬利司急從被窩中伸出隻枯瘦如柴的手來。與芬英握着說道。唉。我明白了。想來我這場病害得很重。是麼。我昏迷不醒的時候。一個人簡直像在那兒做夢。現在想來。夢中似乎天天兒看見你。在此地服侍我的。這真令人感激不盡。便是你自己也。因勞苦過度。消瘦得多了。芬英道。這是我的職任。馬利司道。不知你到什麼時候。才知道我害病的。芬英道。我起初並不知道。後見你三四天沒上我那邊來。心中疑着。到此地來一問。你已病了兩天。那房主正要打聽你親屬的住址。我便自認爲親屬。向他後面空屋裏。借了個下榻之處。住下來。盡心看護着你。只是我有些不明白。你向來腦筋很好的。爲甚這下子竟會害起腦病來。還有那身濕衣服。又是什麼一回事呢。馬利司被他這麼一問。自覺羞愧異常。却又不便再瞞他。因將如何賭錢。如何發狂。照直向他說了。且道。這件事。雖然是飛來的奇

禍。却。是。我。一。生。所。受。最。嚴。厲。的。教。訓。當。我。第。一。夜。贏。了。一。萬。法。郎。之。後。心。中。明。知。賭。錢。不。是。好。事。所。懷。的。希。望。已。不。知。不。覺。的。與。賭。鬼。們。同。一。趨。向。那。現。象。正。如。一。疋。綢。緞。受。了。水。纏。得。不。堪。使。用。且。快。要。爛。了。要。是。後。來。沒。有。那。飛。紅。的。烙。鐵。去。燙。上。一。燙。怕。就。無。可。收。拾。了。呢。芬。英。道。這。事。可。怕。得。很。現。在。事。過。情。遷。也。不。必。再。去。提。他。了。馬。利。司。道。不。知。我。病。了。幾。天。芬。英。道。大。約。三。禮。拜。馬。利。司。訝。道。三。禮。拜。麼。可。了。不。得。不。是。我。們。那。期。限。已。不。滿。二。十。天。了。麼。芬。英。道。這。也。暫。時。別。去。急。他。到。你。身。體。復。了。原。再。說。馬。利。司。道。那。麼。我。三。禮。拜。沒。有。到。局。裏。去。墨。歇。麥。脫。雷。曾。叫。人。到。此。地。來。問。過。我。沒。有。芬。英。道。是。我。去。代。你。告。假。的。他。說。你。既。有。病。只。管。定。心。調。養。那。邊。應。辦。的。公。事。由。他。自。己。代。為。兼。辦。便。了。馬。利。司。心。上。又。格。外。定。了。些。芬。英。接。着。說。道。據。我。想。來。菲。立。那。件。事。現。在。除。向。麥。脫。雷。借。錢。之。外。萬。無。別。法。我。看。他。是。個。忠。厚。長。者。要。是。你。去。開。口。保。管。一。定。答。應。然。目。下。尚。不。必。談。他。因。醫。生。說。過。的。要。是。你。醒。了。不。能。多。說。話。你。此。刻。快。睡。罷。自。此。以。後。芬。英。每。到。早。晨。便。到。馬。利。司。房。間。裏。來。調。理。湯。藥。看。他。精。神。好。的。時。候。即。扶。他。坐。了。起。來。說。笑。一。會。到。晚。上。必。俟。他。熟。睡。了。替。他。將。被。兒。蓋。好。了。燈。心。兒。捲。低。了。再。把。手。輕。輕。兒。在。他。頭。上。摸。了。摸。熱。度。如。何。然。後。徐。步。出。門。自。往。後。面。那。空。屋。裏。去。安。睡。因。此。馬。利。司。心。中。非。但。不。覺。病。中。困。苦。反。說。這。種。溫。柔。甜。蜜。的。病。樂。得。害。的。到。一。禮。拜。以。後。已。漸。漸。的。能。起。牀。每。當。空。氣。爽。潔。風。日。溫。和。的。時。候。芬。英。便。把。他。扶。到。薄。那。派。德。路。一。帶。去。散。步。那。地。方。風。景。絕。佳。行。人。稀。少。路。旁。種。着。兩。行。常。綠。樹。雖。在。冬。季。猶。蒼。翠。欲。滴。與。初。春。無。二。這。時。候。倘。有。個。寫。真。師。於。綠。陰。深。處。畫。出。個。亭。亭。玉。立。的。美。人。肩。上。搭。着。個。容。顏。消。瘦。的。男。子。標。其。畫。名。曰。『愛。與。病』。恐。怕。美。術。界。中。未。有。不。珍。重。賞。玩。嘆。為。觀。止。的。然。馬。利。司。心。中。愉。快。如。何。芬。英。



心中歡慰如何與兩人目光偶值嫣然一笑時的意緒如何便有一百個寫真師來也未必能描繪於萬一呢過了兩天馬利司自覺身體已好急着要到船局裏去芬英怎肯許他半怒半笑的說道你至少再



續馬利司心中暗暗好笑以爲現在半個法郎沒有到手他已把成功二字放在口袋裏說話未免看得太容易了罷到了船局先至局長室銷假麥脫雷見他病愈非常歡喜馬利司心中暗暗慚媿以爲我今

休息兩天要不然再病了我就  
不管啦馬利司道休息是我也  
想休息只是我們要向麥脫雷  
借錢總得先去敷衍幾天要是  
一銷假之後馬上就開口總有  
些不近人情罷芬英道那自然  
什麼事我自有斟酌現在雖只  
有一個多禮拜要當真辦起事  
來還是很從容的馬利司只得  
聽他兩天之後芬英已允他進  
局且預定下禮拜一同到袁克  
司去料理菲立出獄時一切手

天趕着要銷假還一半。是爲了兩三天以後要向你借錢。你到得那時。可別厭惡我呢。一會兒兩人到了馬利司自己的辦公室裏。麥脫雷笑着說道。芬英姑娘也來見過我的。我看他面貌既好。爲人更好。你得好好的愛他。說着。笑了。笑出門去了。此時馬利司見辦公室裏椅案窗戶。依然如舊。案上的紙張筆墨也仍與往時無異。因嘆了口氣。說道。我不死於水。不死於病。居然又能到這地方來。重做這間小屋子裏的專制君主。雖然頭上不戴金冕。那路易十六的寶座。恐未必有我這把交椅的安樂呢。話未畢。早又有一齣奇絕趣絕的滑稽戲開場了。馬利司辦公之處。本來是在外面總公事房裏。同書記們混在一起的。後因麥脫雷信任他。特在自己辦事室之旁。收拾一個小房間出來。給他獨住。俾重要些的文件賬目。不至無所歸宿。然因地位與局長室毗連。生人從外間進來。往往敲錯了門。這一刻馬利司坐定了。正想着手辦事。忽聽得門上有人輕輕敲着。卽應了聲『進來』。門開處。外面走進一個中年男子。身穿黑色長褂。面上修雍極淨。相貌也很漂亮。一望而知是在羅馬舊教堂當差的馬利司回頭一看。覺此人曾在什麼地方見過。一時却想不出來。正在詫異。那人鞠躬問道。克萊亞麥脫雷姑娘在此地麼。馬利司一聽聲音。又是熟的。更加奇怪。那人已從衣袋裏拿出一本禱告書來。說道。這是克萊亞姑娘昨天懺悔時遺落在禮拜堂裏的。現在長老叫我送還他。他在裏面麼。馬利司聽他說了長老的名目。心中恍然大悟。知道從前見他。便在唐那地亞家裏。昨天又是禮拜。克萊亞姑娘要做禮拜。一定去找他的靈魂指導師的。因道。你說的長老。是唐那地亞麼。那人道。是的。馬利司道。費神得很。你那禱告書不妨放在此地。遲一會我代你送給克萊亞姑娘便了。那人道。長老命我定要親手交給姑娘的。馬利司道。他此刻亦許還睡着。可

就不必驚動他罷。那人遲疑了一會。說道：這禱告書。便不親手交付。想來也沒有什麼關係。我便請你轉交了罷。只有一句話。千萬請你代說。便是長老候候姑娘。馬利司道：我一定代你說到。那人便把禱告書放在桌子上。鞠躬而退。到出門時。又向馬利司看了一看。馬利司心中說道：有其主。必有其僕。這個可也不是好東西呢。後來馬利司一想。送回一本禱告書。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唐那地亞定要叫這小使親手交付。莫非另有緣故麼。想着。順手取過禱告書來一看。那書本來是裝在一只硬紙匣子裏的。馬利司從匣中抽出。見書係四方形。皮面金邊。裝訂極美。四邊角上。還刻着銀花。揭開簿面。見飛頁上。工工整整的寫了個克萊亞麥脫雷姑娘的名字。再揭過一頁。即見裏面夾了張粉紅色小信箋。箋上香味撲鼻。一望而知是教堂裏出來的。那信箋疊作四折。馬利司打開一看。見下面簽了個D字。（唐那地亞之縮文）D字之下。又畫了個十字架。因從頭讀起。見上面寫着『我親愛之靈魂。天主既以余爲可信。而命余救汝之靈魂。余負此職任。惟有夙夜兢兢。俾汝終有一日得至永永愉快之境。然使汝立意未誠。余策即備。亦不能盡情爲汝言之。懼僨事也。今則可以爲汝言矣。汝其諦聽。余且以至誠之心。乞汝諒余苦衷。而諾余言……汝自此以往。不宜更居汝兄之室。汝兄嗜利而寡識。且拜偶像。其人不可近。不如去而就余。余當與汝合覓一清潔幽靜之地居之。終乃置汝於至尊無上至大無外之造物之手……余嘗爲汝暗揮眼淚。嘗以念汝之故。蹣跚不寧者累日。倘靈魂互達之說爲不虛。余知汝心坎之中。必久已洞悉余之心事。余愛汝之忱。較聖母愛護善人之靈魂尤篤。余每夜就睡。必於夢中見汝。且以神聖之體魄。與汝偃抱。與汝互親安琪兒之吻。冉冉而登天……嗚呼。天帝之聲。今喚汝矣。汝其勿拒。當知世間有一至高

至樂之宗教。能締結美滿之姻緣。而非戕賊人生真趣以爲陳死人者。吾二人自此以後。即皈依於此教之門矣。……汝其謹聽余言。且自告其心曰。余愛汝。汝亦愛余。余當遲汝於室。膏車秣馬以待。』馬利司閱畢。不禁大怒。將信箋擲在地上。很很的踏了兩腳。心中罵道。這混帳東西了不得。他竟借着聖經上神聖莊嚴的文調。寫出這種淫艷絕倫的情書來。再看他末了一節。簡直要騙了克萊亞姑娘。私奔克萊亞是我局主的胞妹。我既受了局主的知遇。現在豈能置之不問。可是慢着。我在辦理這事之前。應得有個正當的斟酌。第一。這事決不能給麥脫雷知道。因他的性質。向來迂拙得很。若見家庭中鬧了這事。保管火星似的直迸起來。對於他妹子。必有許多不公平的處置。而唐那地亞反得聞風逃走。豈不是沒打着狗反罵了雞麼。第二。克萊亞姑娘對於唐那地亞。究竟有無愛情。應得仔細研究。要是有的。自然和平辦理。要是沒有。可就對不起。非將這無賴教士好好懲治一番不可。想着。又立起來在室中踱了幾回。便打定主意。先去見了克萊亞再說。乃將禱告書照舊裝入匣子。拿着出門。又拾起地上那信紙。使着性兒把他撕得粉碎。說道。不料這香味撲鼻的花箋。簡直是比什麼都臭。且說那克萊亞姑娘。雖未必是個如花如玉的美人。却也溫柔端重。不失上流婦女的身分。他年紀只二十三歲。已早抱了個厭世主義。因兩年之前。他曾與一位表兄訂婚。婚期將屆。那表兄到恩道姆地方去。不幸墜水而死。他心上便鬱鬱不樂。以爲從此以後。上天下地。無非失望。不如皈依宗教。使百年之後。有個進天堂的希望罷。於是他心中愈加失望。他的靈魂。便愈加與上帝接近。在家沒事做。便捧了本聖經誦讀。或想些法兒。周濟貧民。及到了禮拜堂。耳中聽了教士們喃喃禱告。鼻中聞了那一陣陣的清香。他便神魂恍惚。似乎一個人已離了軀殼。

悠悠然升到了碧空深處。便是旁人看他似睡非睡的坐着也說這位姑娘悉心修煉道行一定很深的了。其實他信仰宗教之心並非出自先天。只因感情上面受了個極慘痛的打擊。便不知不覺的把現象世界看透了。起了個真實世界的觀念。若到事過情遷之後。有人好好的勸他。亦許他仍舊能從那場枯寂無味的冷夢之中醒將過來。也是未可知的。他哥哥麥脫雷爲人和厚異常。眼看得這妹子在愛情上受了極大的挫折。決不忍再去干涉他。只聽他自行其志。克萊亞便樂得在這自由安靜的家庭之中。行其心之所安。積而久之。漸覺人生在世。除在精神上自求快樂之外。其餘一切。簡直無所謂快樂。於是他在名義上是並未出家。在實際上已有了女修道士的資格了。馬利司與克萊亞。起初不過互相識面。並無何等交情。後有一次。麥脫雷在聖誕假期之中。帶了兩人同到他愛司推夸地方的別墅裏去。兩人便漸漸的親密起來。到後來。馬利司沒事做了。總到克萊亞那邊去閑談。麥脫雷既把馬利司當作自己兄弟看待。克萊亞也便把他當作家庭中人了。這時馬利司走出公事房。逕到麥脫雷家裏。見克萊亞正坐在一間小客堂裏。手中拿着針線。在那兒做衣服。是預備送給窮人的。忙立起來與他握手。笑着說道。原來是馬利司。你好麼。我哥哥天天記掛你的。我聽說你病了。也天天代你禱告。馬利司來時。本擬把唐那地亞信中的話。向他直問。及見了面。看他神色高抗。一舉一動。都覺懍懍不可侵犯。因道。多謝姑娘。姑娘的禱告。一定很靈驗的。我此來却是代姑娘送一本禱告書來的。說時。從袋中掏出那本禱告書。問道。這是姑娘昨天遺落在禮拜堂裏的麼。克萊亞道。是的。我正想叫人去尋。可怎會到你手裏來呢。馬利司道。方才有個人。送到那裏來的。克萊亞訝道。是誰。馬利司道。是唐那地亞長老打發他來的。說着。將禱告書

第十 二 集

交給克萊亞。克萊亞只隨手向旁邊桌子上一放。面上也半絲沒有變色。只是重新取起那衣服。一壁縫一壁問道。馬利司。你認識却司丁尼神父麼。馬利司道。認識的。克萊亞道。聽說他爲人很好。真麼。馬利司一想機會來了。他既問出這人。我不妨旁敲側擊。把唐那地亞罵上一場。因道。據我看來。馬賽一埠。只有這一位老先生。可稱得真真代天傳道的教士。其餘一切神父長老。不是我說一句。簡直盡是畜生變相。他們口頭上借了上帝救主的名目。出來斂錢。暗地却不知在那兒搗什麼鬼。克萊亞神色如常。笑着說道。你這話說得不差。我哥哥也把却司丁尼信到十二分。說他是人世間的活天使。現在你又說他好。我明天便去請他做我的懺悔師了。馬利司道。不是姑娘已請唐那地亞做了靈魂指導師麼。克萊亞道。是的。他是個意大利少年。性情輕浮得很。并且近來聽說他做了許多壞事。你所罵的話。不啻爲此公下了個絕對的考語。所以我已打定主意。將來不再到他那邊去了。說時。面上神色絲毫未變。手中仍是認真縫衣。馬利司從態度上面。已料定唐那地亞一個人在那兒搗鬼。遂向克萊亞告別而出。到了公事房裏。心中想道。唐那地亞所寫的那封情書。可惜早給我撕去。要不然。簡便些把他交給了馬賽主教。亦未嘗不是個辦法。然而唐那地亞神通浩大。主教們難保不與他一鼻孔出氣。況且他在罪狀未著之前。單就這一封情書上判斷。所得處分甚小。不是照着常例辦理。反成全了他麼。想了一會。忽地喜得跳起來說道。我用這一個滑稽方法來懲戒他。保弄得他進退兩難。將來永遠不敢再在馬賽露面。吃過午飯。一直便往各處酒館裏去找沙法爾。連個影兒也不見。卽到他船舶料理局裏。找到了喀寶問道。你主人躲到那裏去了。喀寶笑道。你說他躲。可就差了他。瞭之不暇。那還會躲。馬利司道。那麼他瞭到那裏去了。喀寶

道他現在已擠到了名士夥裏去。天天兒上萊色佛洲去大吃大喝。你若到那邊去找他。一定可以找得到。這萊色佛洲與馬賽有一水之隔。當初風景甚好。同那軟塵十丈。金迷紙醉的馬賽比起來。簡直是上天下地不料。後來有一班假冒名士的俗物。朝一陣夜一陣的向洲上趕去。說什麼詩酒盛會。非在萊色佛洲舉行不可。到現在明明洲上架了幾間極粗極陋的小房子。却美其名曰幽齋。曰精舍。明明開了幾家小酒店。一到洲上便可大書特書曰烹調精美。與衆不同。便是菜價酒價比馬賽貴上十倍。名士們還竭力報效。還有些妓女馬賽的買賣做壞了。只須有人帶他到洲上替他吹噓幾聲。保管賺上一筆大錢。將來回到馬賽人家亦可另眼相看。當他是妓女中之名士。此時馬利司聽了喀寶的話。立時趕到海邊。費了兩法郎。僱了只紅黃二色相間的小遊船。到洲上去找沙法爾。那時正在下午四點鐘左右。夕陽西墜。霞彩滿天。映得海水之中全都變了深紅色。臨流一望。不啻置身於瑪瑙世界。馬利司當大病之後。看了這景色。亦不覺神情爲之一爽。一會兒船已到洲。早聽得沙法爾一片笑聲。從水底裏迸將起來。尋聲而往。果見沙法爾箕坐在一家酒店門口。左邊手臂上挾了個愛娜兒。右邊手臂上挾了個克萊雲。兩隻眼睛笑成了一線口。是張着那哈哈笑聲的餘音。還從咽喉間慢慢兒的發將出來。及見馬利司一到。即跳起來說道。好啊。好啊。好孩子。你來得真巧。咱們再吃飯。我是十二點鐘吃起的。吃的是蛤蠣油煎牛肉。海洋雜魚……接着。一連說了十幾種菜名。背完了。又拍了拍馬利司的肩膀。說道。孩子。這地方真好。真快樂。雖然費用很大。却是什麼東西多。有意思。好朋友。你愛吃什麼東西。只管叫便了。馬利司道。此刻還沒有到吃晚飯的時候。我肚子裏吃不下。沙法爾笑道。這句話誰也不肯信。你肚子裏那有吃不下。

東西的道理。朋友當知我們吃些東西總得要使錢。可要是不使錢就更壞了。說時回頭向克萊雲道。好姑娘。你喝了那麼許多香檳酒。別醉了麼。克萊雲不答。只把眼角兒對他轉了一轉。又舉起杯子來。喝了一大口。沙法爾看了。心上越發快樂。回頭向馬利司道。你瞧。這姑娘多有趣。馬利司未及回答。早見他立起身來。手舞足蹈。發了好一下子的傻勁。馬利司那時把頭湊將過去。附耳朵低聲說道。墨歇。我問你。你明兒晚上。我帮你開個大大的頑笑。不要。沙法爾道。我這人現在已變了個快樂探險家。無論什麼地方。只須有快樂可尋。老沙一定奉陪。馬利司道。只不知你肯使錢不肯。這件事總得破費你一二百法郎。沙法爾道。這是小事。只須那頑兒當真有趣就好。馬利司道。保管你用了這一筆錢。可以大大的樂一場。人家聽見了。也要傳爲美談。至少要把你沙法爾的大名。放在嘴裏說上一個禮拜。沙法爾喜道。這豈有不辦之理。究竟是怎麼一會事。馬利司道。你且不忙。容我說給你聽。可是你千萬不可聲張。一聲張。就辦不成了。因將唐那地亞的情書。和自己想定的辦法。向沙法爾一說。沙法爾聽了。笑得前仰後合。停了停。向馬利司低聲說道。我們一定照你預定的方法辦理。明兒早上。所有一切應行預備之事。你不必管得。只須到了晚上十點鐘。我與克萊雲同在考德里路候你來了。便可同去辦理。哈哈。好一齣新鮮的把戲。

## 第一章

唐那地亞長老。爲人頗有些小聰明。平時無論做什麼事。只須心上想做。保可做到。而且手段極佳。便做了壞事。也仗着他口才。可以顛倒是非。便把虧給人家吃了。也能竭力彌縫。或竟能使人意氣消平。他此番立定主義。要引誘克萊亞。便是自負聰明。以爲我從前幹事。無往不佔優勝。現在區區一個克萊亞。既



沒有權。又沒有勢。即便抵抗我反對我。往後終不免有給我降服的一天。然而羅馬舊教。教士不得娶妻。竟把克萊亞弄到了手。也決不能改變了教律。再在這馬賽站腳。因此遲遲未敢發表。直過了兩個月。才決意騙到了克萊亞之後。立即逃回意大利。如意大利無可駐足。便逃往美國。却巧昨天克萊亞到了禮拜堂。遺下本禱告書。他想這真是天賜的機會。乃於當天晚上。句斟字酌的寫起一封情書來。又工工整整的謄在一張粉紅信箋上。謄完了。再加上許多香料。然後夾入書中。今天清早。一起牀便打發那當差的送去。又再三叮囑他。務必當面交付。及當差的從馬利司那邊回來。他已站在門口等候。遠遠見了。便迎上去問他一切。又問你自己見到那姑娘沒有。答道。見到的。我當面交給他了。唐那地亞聽了。以爲那情書既沒有落到旁人手裏。無論如何。鬧不出什麼亂子來了。那當差的。本意並不要撒謊。只因一時自己沒把握。聽得馬利司一說。竟把那禱告書付他。又恐照直說了。唐那地亞要責罵他。便索性瞞着。這一天。馬利司得了那信。在外面趕得甚忙。唐那地亞坐在家中。心中思潮起落。還比馬利司忙上百倍。他初意以爲克萊亞是個懦弱無能的女子。拿我的手段去對付他。保管成事。萬一弄僵。亦不過惱將起來。把那情書燬去。再一想。克萊亞雖然懦弱。要是告訴了他哥哥麥脫雷。和我正式辦起交涉起來。可就了不得呢。於是腦中每想到什麼。一步目光中便現出什麼。一個境界來。有時是覺得克萊亞已在家中收拾東西預備隨我走了。有時又覺他恨恨的將我那情書扯碎。咬牙切齒說道。我不料唐那地亞竟是這麼一個人。有時覺得他們兄妹倆正在商量對付之法。看來局勢不行。我不如趁早逃了罷。如是胡思亂想。可憐一日一夜之中心上。何嘗有一秒鐘的安頓。這可見惡人要作惡事。憑你是一等大奸巨猾。他靈魂

集 二 十 第

上所受之痛苦。必與其肉體上所享之罪惡的快樂相等。要是連那罪惡的快樂還享不到。那便太不上算了。明日早晨。唐那地亞木本的坐在家裏。正在書空咄咄。忽有一面上籠着深色面紗的女人請見。見面後。那女人半句話也沒說。只從袋中掏出張紙兒。交了唐那地亞。卽鞠躬而退。唐那地亞打開紙兒一看。見上面寫着「遵命！今夜！」四個字。於是唐那地亞樂極。連忙振作精神。收拾行李。口中尙自言自語道。我早料到一定成功的。不知昨天爲什麼。竟會心緒不寧起來。這時候。倘有人跟了那籠面女人走去。必見他到了康第亞路上。早有沙法爾在那兒等着。及揭開面紗一看。原來是個克萊雲。且向沙法爾道。老沙。那長老面貌倒也生得很漂亮的。沙法爾笑道。你歡喜他。那就更好了。到晚上九點半鐘。兩人又到了康第亞路。克萊雲是穿了件黑絨長褂。面上蒙了個極黑極厚的面紗。沙法爾打扮了個商店夥計。似乎伺候克萊雲的。兩人在街上踱來踱去。等了十多分鐘。克萊雲忽低聲向沙法爾道。你看那邊來的。不是墨歇馬利司麼。話剛說完。馬利司已走至面前。問道。都辦妥了沒有。沙法爾道。什麼多辦妥了。我要謝謝你。這事實在好頑得很。辦成之後。我至少要張開了口笑上六個月。咧。馬利司道。現在請你馬上去找長老。我同克萊雲。便在此地等着。快去罷。沙法爾應了聲。是。立即轉過一條街。到唐那地亞門口去拉鈴。早見唐那地亞親自從裏面出來。身上穿了套旅行裝。面上似乎已等得不耐煩了。然見來人是個男子。非常厭惡。側着眼問道。你來做甚。沙法爾故意搖了搖手。低聲說道。請長老說話輕些。我們姑娘來了。唐那地亞道。那麼很好。快點兒叫他來。沙法爾道。這不行。他說到你這邊來。很有些不便。打算一直上車。唐那地亞道。那亦好。請他等一下。我還要拿些東西。一會兒就來。沙法爾道。可是姑娘正在那兒驚心

吊胆。若叫他站在大街上等着。行麼。唐那地亞道。如此我車子已僱好。停在太命路轉角上等候。請你馬上叫他上車。我五分鐘就來了。說着不俟沙法爾答話。卽關門進去。沙法爾一壁掩口暗笑。一壁放開步子。奔回康第亞路。向馬利司克萊雲二人說道。什麼事都沒有變卦。我們快些兒揩亮了眼睛。看這蠢驢。自投陷穽便了。馬利司道。你去了怎麼着。見到他沒有。沙法爾道。怎不見到。連他停車的地方也知道了。馬利司道。且慢。容我猜一猜。我來的時候。見太命路轉角上。停了輛專走遠路的馬車。就是麼。沙法爾道。着啊着啊。咱們快去。他五分鐘就來了。說着。三人同向太命路走去。將近轉角。果見路旁停了輛很高大的馬車。車頂上箱籠什物。已經裝好。馬夫也拿了鞭子。坐在車前等候。於是沙法爾馬利司二人。遠遠的在一家人家門簷之下站着。克萊雲在路旁等候。沙法爾爲人。早已養成了好動不好靜的習慣。此時身體雖然躲着。口中仍是禁不住的。要與克萊雲說笑道。好姑娘。你今天運氣好。半個錢的盤費。不必花得。却可。到意大利去旅行。一回。克萊雲道。我怕他發見了真情以後。少不了把我攆下車子來。沙法爾道。這亦好。橫豎你不花什麼錢。白坐了他的馬車。還有什麼話說。克萊雲道。我看這位長老。面貌生得真不壞。不知將來年紀大了。怎麼樣。沙法爾道。阿啣。你竟在那兒轉白頭。偕老的念頭了。我老沙決不懷什麼姑意。只是方纔我因爲你肯幫我們的忙。給你那一千法郎的謝金。請快快還了我。克萊雲道。怎要還我。現在不仍是幫你的忙麼。沙法爾道。那是我幫你的忙。我給你們兩口子拉攏了。給你找了這麼一個好長老。你不謝媒。反要媒來謝你。請問。普天下有這個道理沒有。克萊雲道。要是長老半路上把我攆了下來。或一時雖以爲慰情聊勝於無。竟與我要好。後來又棄我不顧。我如要回到馬賽來。請問那一筆盤費。

算誰的賬。沙法爾看他當真有些發急。笑道：別着急。同你說說笑話的。老沙既拿了錢出來。便不要你還。何況這件事是你帮我的忙。且很有趣。二人說笑時。馬利司在旁聽得有趣。只是吃吃而笑。後來叫了聲克萊雲道：有兩件事。你務必照了我的話辦理。第一。上車之後。無論唐那地亞對你如何。你只是一百二十個不開口。大約至少要出了馬賽兩三個鐘頭。方可露出你本人的聲音笑貌來。第二。唐那地亞發見真情之後。他如要折回馬賽。你應向他說。他那情書。還存在我馬利司身邊。他那一天回來。我便那一天報告主教。便是墨歇沙法爾。也與他不肯干休。說到臨了。無非不許他再回馬賽。他如有本領。只管向別處去討生活便了。這兩層意思。你明白麼。克萊雲道：明白的。只是事情鬧穿之後。萬一他竟要棄起我來。我能立即回到馬賽麼。馬利司道：那自然可以的。我們心上。只想把唐那地亞驅逐出境。又不要連你也驅逐在一起。話未畢。沙法爾又笑着說道：我却希望克萊雲變做了馬丹。唐那地亞夫婦。倆歡天喜地的。找了個好地方去度蜜月。要是你一個人孤單寂寞。回到馬賽來。我這做媒的。便太沒有趣味了。正在這時。馬利司抬頭一望。見對面有個影兒。疾走而來。手中還提了個小行囊。因拉着沙法爾的衣服說道：快住嘴。來了。於是克萊雲自己把面紗整了一整。慢慢的走到車門旁邊去等候。馬利司沙法爾二人。躲在大門之內。連影兒也不見。不一會。唐那地亞已氣噓噓的走來。到了車旁。即把手中所提的皮包。和手臂上所挾的兩條絨毯。向車箱中一擲。回頭拉着克萊雲的手。說道：我親愛的克萊亞。你竟來了。沙法爾聽了。笑道：克萊亞。克萊雲相差無幾。接着又聽得唐那地亞說道：唉。這是造物主送你來的。我們倆真的到安樂園中去了。於是兩人上了車。鞭聲一響。輪聲蹄聲。隨着一陣子亂動。不三分鐘。一輛馬車已變做。

了小小一個黑影衝破了迷茫夜色而去。這邊馬利司便從躲處走出。噓了口氣說道：「唐那地亞這安樂園的滋味可不壞呢。」沙法爾分外起勁，連笑帶跳的對着那黑影說道：「好長老好教士，再見再見，願你一路順風，及車子去得已遠。」二人攜手同歸。路上沙法爾笑道：「這真有趣，不知克萊雲被什麼鬼迷了。」居然竟想嫁起唐那地亞來。你知道麼？他今年已四十歲了。這一朵退色的殘花，便是路旁的燈桿兒看了也。在那兒打嚏。若望唐那地亞生了慰情勝無的念頭，竟要娶起他來，豈非做夢？馬利司聽得沙法爾口中居然對於克萊雲也說出些『殘花』『打嚏』的劣等評語來，不禁笑道：「你這話也可免說。平時愛好的不知道是誰。」沙法爾道：「你的意思竟以為老沙愛上了克萊雲了。」哈哈大錯大錯。當知我們同他厮混，無非開開頑笑。那愛情二字本來說不到的。馬利司笑道：「別再說了。你這種古怪性情，一輩子不通行的時已不早。我明天還要到公事房再見罷。」說着握手別去。沙法爾掏出金錶一看，尚只十一點鐘，忙趕至克內比亞街，到各酒館裏去報告。說是唐那地亞長老竟拐了克萊雲逃了。唐那地亞平時仗着自己有了些小聰明，時時在社會上活動，所以雖然到馬賽未久，却早已有了些名譽。現在沙法爾說他拐了女人，人家怎肯相信。及他從頭至尾一一說了出來，方說這一個意大利人看他外表似乎很有些才幹，原來是這麼一個東西。沙法爾見大家聽得有趣，越發起勁，即儘着半夜功夫，把各著名酒館一起報告遍了。口中咬了個烟斗，一天到晚在街上兜圈子，遇到了相識的人，不管新交舊交，拉來便講。鬧到晚上，幾乎馬賽一市之中，全都知道唐那地亞拐騙女人的笑話。沙法爾見自己這頑兒已得了優美的成績，便走上一家酒樓，叫上三五瓶酒，十幾道菜，吃得爛醉稀飽，捧着肚子說道：「值啊，值啊，我這一千法郎花

得真上算。咧。第三天午後。沙法爾照常拖了雙拖鞋。在克內比亞街散步。忽見克萊雲氣咻咻的趕來。一把拉住了他。說道。老沙。這個當給你上得不小。要是我沒有點兒能耐。可就糟了。沙法爾笑道。什麼糟不糟。我還要向你道喜。咧。克萊雲道。我上車以後。依了墨歇馬利司的話兒。始終沒開口。直到過了夜半一點鐘。方被他認破。那時車行荒野之中。地去馬賽已遠。唐那地亞怒極。立刻要把我推下車來。幸而我自己拿得穩。不慌不忙的把墨歇馬利司第二句話向他說了。他始默然無語。及車子到了多倫。反送我一。百法郎的盤費。叫我好。好。回來。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了。沙法爾道。我原說。唐那地亞一定愛你的。若換了別人。那一百法郎。怕要換作一頓老拳了。克萊雲道。老沙。別再取笑他。那裏是愛我。我只求我到了馬賽。替他隱瞞些。沙法爾道。他真有這個意思麼。好好。我再給他做上一齣好戲。說着把克萊雲拉到一家衣莊裏。買了套顏色最鮮明的大紅衣服。馬上給他穿了。僱了輛沒蓬敞車。同坐着在馬賽各處街道上。兜圈子。一路高聲呼喚。說這位四十歲的妙齡女郎。便是唐那地亞所拐騙的馬賽人。昨天聽了唐那地亞拐騙女人的消息。正在紛紛議論。急着要看一看所拐的究竟是什麼樣人。今見沙法爾帶了原人。滿街報告。少不了大家奔到門口來觀看。沙法爾覺這種頑兒有趣。已極。便拚着些車錢。照樣在街上鬧了。三五天。直到馬賽主教知道了。以爲這種舉動對於教會一方面太失面子。轉請官廳禁止。沙法爾方興盡而罷。然從此以後。唐那地亞竟永遠不敢再在馬賽露面。這除害之功。却不得不歸諸沙法爾的大發。傻勁呢。唐那地亞等動身的第二天早晨。馬利司照常到船局裏辦事。心想昨天晚上。雖然鬧了個小頑意兒。却是一舉兩得。一壁是保全了麥脫雷一家的名譽。一壁又替馬賽公衆驅除了一個壞人。只恨這

種機會不能常得。不然這滑稽手腕中。倒可大大的做些有益社會的事業呢。正想時。忽有一個當差來說。局主正在應接室見客。要請墨歇談話。馬利司一想。這大概是營業上的事務。待客去之後。若墨歇麥脫雷顏色歡霽。我便開口向他借錢。目下時機已迫。可不能再遲下去了。及到了應接室。見來客即是却司丁尼神父。看他面色灰白。似乎心上又受到了什麼痛苦的感覺。麥脫雷却面紅氣促。像是一腔怒氣。正在無可發洩。馬利司看了這情形。心中不禁跳起來。以為昨晚方纔擺布了一件事。難道今天又開了別種亂子出來不成。麥脫雷即顫聲說道。馬利司。我今天交了惡運。雖然是家庭細故。不足為外人道。却不得不同你商量商量。你看如何辦理纔好。因指着却司丁尼道。我今天早晨起來。夢也沒做到我家庭中要發生變故。多謝這位老神父。遠遠的趕來告訴我。我一聽他話。簡直氣的幾乎暈將過去。咳。馬利司。要是這件事竟被奸徒得了手。我便是自殺了。也沒有面目見祖宗……說至此。胸口的氣。向喉頭一壅。話便不能出口。兩行老淚。却直滾下來。却司丁尼忙舉起一隻顫顫的手。替他撫摩胸部。柔聲說道。墨歇。且別悲傷。我只聽了個風說。即使果有此事。亦只須好好預防。便可化有事為無事了。馬利司問道。請問究竟是怎麼一會事。據我想來。天下無論什麼難問題。只須善為之備。終不至於有什麼大不得了。麥脫雷深深嘆了口氣。接着說道。馬利司。這件事說起來是很簡單的。因為有一個極有權力的無賴教士。存着惡念。要引誘我妹子克萊亞。這位老神父。因其與教會名譽有關。特地趕來告訴我。我因其與家庭名譽有關。所以要同你商量個對付之法。馬利司聽到此處。方恍然大悟。知道原是昨天那件事。因帶着笑容說道。墨歇。神父。我該向你們兩位告個罪。因為這件事我早已知道。且知道那無賴教士便是唐那地。

亞却司丁尼奇道着啊。爲甚你也會知道起來。麥脫雷道。馬利司。我們要好得和一家人一樣。你聽了消息。應得早些告訴我。爲甚只做不知。馬利司道。不瞞兩位說。這事早已辦妥。不必費心了。乃將如何拿到禱告書。如何探聽克萊亞的意思。如何乞助於沙法爾。一一照直說了一遍。直說到昨晚唐那地亞上車爲止。却司丁尼麥脫雷兩人。本來是憤恨異常。對於馬利司的知而不報。亦未免有些不滿意。及聽到後來。唐那地亞竟帶了個流妓逃走。兩人面上淚痕未乾。口中已呵呵的大笑起來了。馬利司說畢。麥脫雷將他拉至一旁。低聲說道。我是一向把你當親兄弟看待的。這一件事。便當真是我親兄弟。恐怕也未必能辦到這樣好。唉。你對於我們麥脫雷一姓。有了這一件保全名譽的大功勞。竟弄得我要報答也無從報答起了。馬利司道。這一些微勞。怎說得到報答。況且我於事前並未通知。竟擅自處置了。還要請墨歇原諒呢。麥脫雷道。這是你辦事上應有的手段。我現在所要問的。便是你自己。倘有什麼不可告人之隱。只管開誠相示。我總竭力幫助。這一句話。說得沒頭沒腦。反弄得馬利司莫明其妙。麥脫雷見他不答。促着說道。你可不要瞞我了。我知道你爲了急用。正待一萬五千法郎使化。是麼。馬利司道。是的。麥脫雷道。既然如此。爲甚不早些向我說。現在我簽張支票。結你。你馬上到銀行裏去支付。這話一出。幾乎把馬利司的眼淚多喜了出來。自思六月之中。天天要想借錢。天天叫化般的在外面懇求人家。仍是半文未着。現在自己沒開口。他老人家竟把錢借給我。反弄得我將信將疑。不知這情狀是實事是夢境了。馬利司未及回答。早見麥脫雷走至窗前。一張小書桌之旁。手中拿了紙筆問道。馬利司。是一萬五千法郎麼。這數目已夠了麼。馬利司走上一步道。夠了。只是我還要問問你老人家。究竟是什麼時候才知道我用



這一筆錢。且是誰告訴你的。麥脫雷笑道。是神仙告訴我的。馬利司道。那麼是今天這位老神父說出來的了。却司丁尼道。不是我來的時候。心緒很惡。沒有想到。麥脫雷道。告訴了你罷。我前天不是說你害病



笑道。這話說他做甚。你到了我這邊。已有十年。我在營業上面。依仗你的地方很多。那區區一些薪水。決不能補報你。便是將來十數年中。只須你自己不開鋪子。我這局子不倒。我還得請你幫忙。這一萬五千

的時候。芬英姑娘來見過我的。麼。這話便是芬英說的。於是馬利司恍然大悟。自言道。怪道芬英如此定心。他連下禮拜一到。哀克司去的日期多已預定了。似乎菲立的自由權。已裝在他口袋裏。因向麥脫雷道。墨歇。現在既承盛意。肯借出這一筆錢來。應我急用。我也萬不敢不受。只是借了之後。要什麼時候歸還。應請預先說明。使我自己斟酌一下。究竟能否如約。麥脫雷

法郎。便算十數年來薪水以外的特別酬勞。不能算借款。馬利司道。這太難了。墨歇憑空把這一萬五千元法郎送給我。我無論如何不敢拜領。推辭許久。麥脫雷只是要送。却司丁尼即立起來做了個仲裁人。說你們一個要送。一個要借。不如折衷辦理。定爲不索償的借款。要是將來馬利司經濟寬了。便聽他還去這款子的全部或一部。要是經濟不寬。便不必還得。這辦法行不行。麥脫雷道。行。就算犧牲了我一部分的意見。將來另圖補報罷。馬利司道。這辦法雖好。却還有一句話要問問墨歇。你知道我借了這錢。究竟做什麼用處。恐怕我說明之後。你又未必肯借了呢。麥脫雷道。這也是廢話。我對於你。已有十年的信用。斷定你是個好人。決不會借了這錢。竟做起壞事來的。說着。隨即坐下去寫了張支票。交給馬利司。馬利司至至誠誠的謝了一聲。鞠躬欲出。麥脫雷又把他叫回來了。說道。我再給你一個禮拜假。你可把應辦之事。一起辦妥了。再到局裏來。馬利司出了門。先把支票換了現錢。即到雞蛋場來。芬英因是日花已賣完。早到家中。馬利司一見他。面口也不開。便瘋人似的直跳上去。將他攬在懷中。一連親了十幾個吻。及芬英用力把他推開。他又跪了下去。高聲呼道。謝謝你。你的能耐。真比我大上百倍。咧。芬英自覺好笑。將他扶了起來。說道。啐。難道你今天傻了不成。馬利司道。誰是傻的。你瞧。這不是一萬五千元法郎麼。說着。將身間一大捲紙幣拿了出來。攤得一桌子。又半嗔半笑的說道。你好。你好。竟把我一直瞞到今天。此時兩人歡樂已極。身體雖在雞蛋場小屋之中。靈魂已飛到了非立出獄以後。似乎禮拜堂結婚的情景。已突現於目前。那六月來所受種種患難。所經種種波折。盡如烟雲飛散。半點兒不留蓄在腦海之中了。

## 第二章

當天晚上。兩人議定非立出獄之後。必須立時逃往外國。因預先僱定了一隻船。叫船主在適當的碼頭上等着。俾菲立一到馬賽。立即上船。開往琪諾河（地在意大利半島之西岸）次日早晨。兩人收拾了些隨身應帶的東西。又在一萬五千法郎之外。由芬英與喀寶商量了。拿出幾百法郎的儲蓄來。作為兩人盤費。及菲立逃往意大利之用。佈置既畢。已九點鐘時分。即僱了輛馬車。直向哀克司進發。十點多鐘過維打山。十一點半到西斗。下車吃了些東西。一點以後。又在阿爾班打稍停。直到三點多鐘才到哀克司。這一天。天氣甚好。雖然時近嚴冬。一路所見。無非是寒林振葉。衰草偃風。却因兩人數月以來。沒一時刻不在憂愁勞碌中過活。此時心境既寬。又到了這天空地曠的所在。精神上舒暢異常。到了哀克司。尙覺時候太早。未便就往監獄裏去找里佛特加。因命芬英在一條小街上。揀了家冷靜的飯館等着。馬利司坐了馬車去找伊那德。伊那德與卡育爾一姓。向來有親戚的關係。今見馬利司來了。頗能竭力幫忙。乃議定當天半夜時分。由伊那德僱了輛馬車。在哀克司城外阿克山旁等候。俾菲立一出獄。便可趕回馬賽上船。到五點多鐘。天色漸黑。馬利司別了伊那德。即步行而出。擬到飯館裏會了芬英。隨即着手進行。不料走到半路。忽見加舍里從對面蹣跚而來。幸而加舍里是高視闊步。馬利司是低頭疾走。兩人竟交臂而過。然而馬利司於無意之中。遇到了這仇家。心上又不禁小鹿兒亂撞。說這老賊此番到哀克司來。必非無故。我現在雖已籌到款子。若被他再搗了什麼一場鬼。不是四月來所費心血。全都丟了麼。到了飯館。將這事與芬英一說。芬英亦為之低頭嘆息。說天下無論什麼事。往往有出於意外的變卦。便料定到了十分。那第十一分上。還許開出別種花樣來。可是這一件事。現在單只見了見加舍里。還未必是

## 第

## 十

## 二

## 集

一定有變局。我們待見了我姑丈。問明情由再說。兩人胡亂吃了些晚飯。到九點多鐘。見街上行人漸少。便走出飯店。同去找里佛特加。到了門口。芬英輕輕把手指在門上彈了一彈。即聽得裏面一陣腳聲亂動。里佛特加咆哮問道。更深夜半。誰來敲門。有話明天說。芬英回頭向馬利司笑道。他老人家又喝醉了。但是聽得我來了。無有不開門的。因高聲應道。姑丈是我。是芬英。話未畢。門門一響。門已丟然而啟。里佛特加緊緊的握住了芬英的手。大聲笑道。我說是誰。原來是芬英。唉。你怎麼到今天才來。我兩個小孩子。天天兒向我啼啼哭哭的。要姊姊我真弄得無可對付。便是今天也騙了好多時候。才肯睡着的。芬英道。姑丈。你今天喝醉了。沒有。里佛特加道。醉了。醉了。的確醉了。可是你來了。我就馬上不醉。芬英道。這就很好。我問你。四月之前。我同馬利司向你約定的話。現在喝了酒。還想得起來麼。里佛特加道。那有想不出的道理。並且我天天在這兒望你們。要是你們今天再不來。過了明天。我老頭兒就無可爲力。於是愈想愈悶。不知不覺的喝了一兩杯。便喝醉了。馬利司道。照原定的日期。還有四五天。怎說一過明天。你老人家就無可爲力呢。里佛特加道。聽說廳長允許宣告緩刑之後。加舍里大不謂然。曾從巴黎寫過幾封信來。催促執行。廳長一概置之不問。近來加舍里公事已完。親自到哀克司來同廳長交涉。廳長無奈。已允許後天早晨。便把菲立押往馬賽遊街。遊街之後。即由馬賽監獄收押。兼作苦工。你想。不是明天以後。我已作不到主了麼。馬利司道。我們來的湊巧。還是不幸中之大幸。里佛特加道。你們爲甚不早些來。捱到今天。雖不太遲。已很險的了。芬英道。不瞞姑丈說。那一萬五千法郎。直到昨兒早晨才籌到的。里佛特加道。這真是你們小孩子脾氣。要是沒有籌全。只管給我一半。或不到一半。多可以的。若存心要籌到了全

數萬一誤起事來。誰担這個責任。芬英從提囊中取出那一大卷鈔票來。交給里佛特加。里佛特加一生貧苦。此刻有了這大宗進款。少不了掀髯大笑。以爲從此以後。吃喝不須愁得。只將他存在銀行裏。按月提取息金。已可把餘下的一二十年光陰。安安樂樂的消磨過去了。里佛特加收藏鈔票已畢。問馬利司道。你們今天才從馬賽來。不知菲立出獄以後種種佈置。現在多已預備好了沒有。馬利司道。一切均已妥當。不知你老這邊。要有什麼預備不要。里佛特加道。預備是有的。却因布置起來很便當。俟菲立出獄以後補做便了。芬英笑道。莫非姑丈還醉着。怎麼既稱預備。又可到事後補做呢。里佛特加道。此中有個道理。因爲按照法律。凡獄卒私放罪犯的。應照該犯加等治罪。若係罪犯越獄脫逃。只須察看情形。獄卒與獄犯並無勾通情事。或其逃法巧妙。非獄卒所能防禦。則獄卒無罪。至多不過失職而止。現在菲立的獄室。前面是鐵柵。柵外便是通行甬道。左右兩面是牆壁。與別號獄室相隔。後面近屋頂處。有個窗洞。上裝鐵柵。窗洞之外。離地有兩人多高。照常理說來。獄中手無寸鐵的罪犯。不特沒法兒毀去那鐵柵。便到了洞口。也不易跳下地去。故此窗雖與獄外相通。始終沒有過從窗中逃脫的罪犯。我現在的辦法。擬俟菲立出獄之後。一壁用把斧頭。輕輕的將鐵柵毀了。一壁用條大繩。放在窗外。再在地上來來往往的走上幾趟。使濕泥上印出許多雜亂不清的足印來。事後長官們來查。見鐵柵已壞。便可斷定菲立是從窗中逃走的。見地上有繩。又可斷定他是懸縋下去的。見地上有足印。又可斷定他外面另有接應。這麼一來。不是我一些兒罪名也沒有了麼。芬英道。姑丈的方法。想得周到極了。只不知今天晚上。能不能實行。里佛特加道。目下早一點好一點。可是此刻還太早。必須十一點以後。路上人靜。方可動手。我還藏着

瓶很好的香檳酒。你們喝些兒嗎。咧。說着。到櫥裏去拿了酒瓶酒杯出來。到十一點打過了。開門一看。見明月在天。樹影搖動。四面路上。不特人影全無。便是人家窗戶裏的燈火。也都已熄滅了。里佛特加乃取了獄門上的鑰匙。點了盞牛眼燈。懷了把斧頭。邀二人同出。走至離獄門十數步外。卽命二人站在道旁。一株古樹之下。等着。說菲立一出獄門。你們立卽與他同走。別遲延誤事。我在獄室中。須把鐵櫺毀了。才能出來。你們不必等我。將來再見罷。說畢。點頭回向獄門而去。這邊芬英馬利司二人。心上不知爲了什麼。又栗六不寧起來。以爲現在菲立雖可出獄。不知出獄之後。路上要被人家看破否。明天到了馬賽。不知能上船否。卽使到了意大利。不知他肯安心住着。不回法國否。那陰險惡毒的加舍里。也能卽此住手。不再想別法來害我們否。到十分鐘以後。果見門中閃出個人影。走向前來。馬利司走前一步。見他確是菲立。只身上穿了套罪犯衣服。面目也已枯瘠的。不成人樣。乃脫下大衣。給他披上。把領兒拉得高高的。又將帽子借給他戴。把帽簷兒拉得覆在眉上。對面看去。簡直認不出是什麼人來了。裝束既畢。馬利司自己裝了個醉漢。芬英菲立一人。挾了他一只手。七又八折的。從傳道場超出聖約翰路。然後取條大道。直向奧皮德壘門走去。路上遠遠看見有什麼人來了。馬利司便說道。酒來。再拿瓶香檳來。堂館那裏去了。芬英則柔聲說道。我愛別再喝了。怎麼晚上一出門。老是喝得爛醉。今天連帽子也丟了。瑪利在家裏要吃糖。你買了沒有。如是信口胡謔。宛然是丈夫喝醉了。做女人的把他扶回家去。路人見着。以爲這情景普通得很。都一笑置之。不注意他們的面目。他們便安然走了一程。不料走到加美路。芬英偶一回頭。忽見後面十數步外。有一個紳士模樣的。老者。氣咻咻的直趕上來。似乎不懷好意。於是三人大駭。以爲

此刻若遇了加舍里。如何是好。轉念未畢。那老者已經趕到。舉手在馬利司肩上一拍。說道。我這雙昏花老眼。原來沒有看錯。現在更深夜半。你們還在街上逛些什麼。馬利司一聽是吉洛司的聲音。心上才定了一定。答道。我今天竟喝醉了。你老人家近來也在哀克司麼。吉洛司道。是的。我來了。還不到一禮拜。說時。從月中對着菲立面上仔細一看。心中恍然大悟。即改口說道。我明白了。你們此刻是不是還要趕出城去。芬英道。是的。你老人家瞧瞧。我扶了這醉漢出城。不是太麻煩麼。吉洛司低聲道。我們遇得真巧。此地的城門。不是人人都叫得開的。幸而奧皮德壘門上。有一個看城的與我相識。我陪你們同出城便了。語畢。四人各自無言。仍把馬利司照着老樣。假充醉漢扶着出城之後。走了一程。吉洛司方告別而去。臨走時說道。你們一路留心些。明天我見了加舍里。那老畜生好好的要當着他面大笑一場呢。一點鐘時候。三人到了阿克山。見伊那德僱車以待。即謝了他一聲。坐上車子。加鞭向馬賽進發。車中菲立問起四月以來。外間情事如何。馬利司便將自己與芬英定婚。及白侖克幽禁在聖亨利村告訴了他。他聽了口中雖不說什麼。心中却又添了一番感觸。以為我當初不識好人。平白的把這最賢慧最秀麗的芬英送給馬利司。現在他們兩口子快要結婚。我却弄得身爲亡命名譽掃地。豈不是全害在白侖克身上。然白侖克並未負我。他現在被加舍里幽禁了。那百無聊賴的光陰。也未必比我的牢獄光陰容易消受呢。次日破曉。菲立已上了船。直向琪諾河開去。回頭一望。見濤聲澎湃。雲氣盪漾之中。近聖亨利村一帶的海岸。上有輕烟一抹。籠罩着幾株疎樹。似乎白侖克正是低頭含淚在那兒向他送別咧。

#### 第四章

非立出獄以後。已是兩個多月。到次年二月。白侖克病懨懨的走到外面海岸上來散步。那時候。天光沉靜。白日西沉。便是西方一點兒霞彩也漸漸由紅而紫。而黑。遠遠的海波。本來是深碧色。此時被暮色籠罩着。已變作魚肚白濤聲也漸漸低了下去。似乎人要睡覺。脈搏已停了。天氣却很和暖。前幾天。人家向南方一望。總覺日光慘白。寒氣逼人。此時却已換了個情景。似乎這太陽正儘力的將一腔陽春和煖之氣。打空氣中送將下來。向世人說道。冬已盡。春已來。草木羣生之物。都已欣欣向榮。你們做人的。也可及時行樂了。無如他這一片好意。人人都可領受。得到却不能鑽進聖亨利村那牢獄似的小屋。加到白侖克身上。故同在這一片海岸上。從前芬英偕着馬利司至此散步。其時雖在秋冬之交。其情景自無異於天堂。此刻白侖克在此散步。其時雖在春初。其情景仍無異於地獄。因白侖克自從被伯父禁錮以後。容顏一天憔悴。一天好似把一世應受的憂患。併在這幾個月的短時期中消受了。似將一切希望與趣。以及身體裏所具的發育力。盡隨着淚珠兒揮洒得乾乾淨淨。最困難的。便是身上懷着孕。那十個月的最後期限。已一天的逼近上來。雖然從前曾與芬英商量議定分娩之後。即把小孩交給芬英代為撫養。却因近來加舍里又添派了一個監護人。弄得芬英不能再來。原來加舍里回了馬賽之後。聽說白侖克快將分娩。即自己籌定了個對付之法。以為所生的不問是男是女。終是個害。可是分娩之前。必須好好監守。要是有了個疏失。把那孩子落到外面去了。豈非大不得了。且從前所派的那女僕。他却還是委靡不振。心中存着個傭婦不能得罪小姐的念頭。弄得白侖克依然自由。聽說有個女人常常到聖亨利村來看他。要是他們想出了什麼方法來抵抗我。不是我特地把她禁錮起來的一片苦心。全都丟了。



麼。想着心中開了三個條件。到各方面去物色人材。第一要爲人兇悍。能有獄卒資格的最佳。第二要服從命令。事事須依着加舍里吩咐辦理。第三要心思周密。每見白侖克有什麼舉動。應仔細記入日記。倘臨時發生了什麼可疑的態度。尤應立即專差報告。加舍里在外間打聽了幾天。果然被他找到個資格相當的惡婦。名字喚叫馬丹蘭保爾。年紀已老。是向來在什麼惡人家裏當差的。他性情如何。且不必說。便從相貌上看來。亦覺五官四肢。都用特別方法構造。似乎上帝另選了一宗材料。把他裝配起來。專在世界上做惡人的樣本的。自此以後。加舍里以爲我有了這人。對於白侖克一方面都可放心。只須俟他分娩的一天。我到聖亨利村去把那孩子抱了出來便是了。白侖克却越發難受。從前那女僕。雖然有監察性質。却在面子上尙不敢十分放肆。每當黃昏時候。兩人孤燈相對。白侖克靜聽室外寒風刺刺。海濤激蕩。兀自搵淚不止。那女僕總柔聲道。姑娘別過分悲傷。只須俟分娩之後。老主人便接你回去。此等話頭。白侖克聽了。雖然未必寬心。却還有些像人說的話。現在換了蘭保爾這寶貝。一天到晚。不是板着臉兒在旁看守。便是叉着兩手。氣吁吁的冷笑。有時白侖克惱了。言語之間。將他得罪了一兩聲。他便大發脾氣。使出看管人的權力來。至少要把白侖克罵上一兩點鐘。白侖克只得吞聲忍氣的受他。至於芬英。已早被他趕得不敢上門。有時心中放不下白侖克。特地到附近一帶來走走。却先被蘭保爾瞧見。要是不走近這屋子。蘭保爾還在窗洞中候着。直候到他離了聖亨利村爲止。要是走近了些。他便跳出門去。信口亂罵。到後來。芬英自知無可爲力。且決無與白侖克見面的機會。便不來討這沒趣了。却司丁尼神父。是加舍里分付不必禁止。許他自由進出的。蘭保爾却格外討好。每見他來了。便一步不離的緊緊

## 第

## 十

## 二

## 集

跟着隔了重窗戶偷聽談話。弄得却司丁尼只能向白侖克講些聖經。替他禱告禱告。此外半句話不能說得。這一天。白侖克胸膈裏鬱塞不過。特向蘭保爾說明了。到海岸上吸些新鮮空氣。蘭保爾口中不能不許。心中仍不放心。便照着平時出門的老例。跟着他同走。常保着十步至二十步的距離。那時天色漸暗。蘭保爾越發恐慌。及白侖克走得有些倦了。天也黑了。却見一個黑影。打背後一條小路上疾趨而來。蘭保爾大駭。連忙走上前去一看。見來者乃是却司丁尼神父。心中方定了一定。問道。原來是老神父。你怎麼來的。神父道。我先到屋子裏。沒有找到你們。馬丹。你看今天天氣多好。簡直是春天景象了。說時。白侖克亦已走至。却司丁尼即握着他的手。說道。孩子。這種天氣。出來散步很好。你已要回去了麼。白侖克道。本來是要回去了。現在神父來了。不妨再走一下。蘭保爾道。姑娘。不如快快回去。這海風利害得很。你們若要講話。屋子裏不溫暖得多麼。却司丁尼道。你若怕冷。只管先回去。我們一刻兒就來。說着。不俟蘭保爾再開口。即與白侖克攜手並着步。徐徐向海濱走去。蘭保爾却決不肯獨自回去。仍跟着同走。在他心上。情願害上二十場傷寒。病決不願離開白侖克。一刻鐘。可惜平時隔着窗戶偷聽二人談話。全不費力。此時到了海濱上。地方曠闊。聲音發散極易。海中的風浪。又偏不肯成全他。忽地颺將起來。擾得二人談話之聲。半句也聽不見。他一時怒極。一壁跟着二人死命的不肯放鬆。一片口中喃喃對着海中罵個不止。白侖克一看機會已到。即低聲向却司丁尼道。神父。我不知怎樣謝了你好。你不先不後。偏巧在這個時候來。大約是上帝送你來救我的。你瞧。我現在所處的牢獄。不是一天窄似一天了麼。却司丁尼道。無論如何。我總勸你千萬不要自己先打了個失望的念頭。當知人生在世。只須有信仰上帝的決心。

再有個自信決不『從此罷了』之心。那就目下雖然受了千磨萬折。將來終有得見天日的一天。白侖克道。我自己已不必再去說他。別說將來不能再見天日。便罷了。我自從聽了你所講的聖道。心中也早已起了一種覺悟。對於將來已豫定了個辦法了。却司丁尼道。那就很好。我們做了人。倘能從聖道中找出個覺悟。再能從這聖道的覺悟之中。找出個安身立命之法。便可永遠安樂。永遠愉快。即使洪水來了。也決不能打消你的希望。使你生出消極的觀念來。白侖克隨聲答應了一聲。又道。神父。你所說的安樂愉快。希望。我已情願一概放棄。但求放棄了這幾種。上帝竟能赦我的罪。菲立竟能不再恨我。我就心滿意足的了。只是目下還有個很困難的問題。自己不能解決。要請神父幫助幫助我才好。神父問是什麼事。白侖克道。便是我身上的小孩。當初我伯父見我懷了孕。卽把我禁錮到這冷僻的地方來。我早料他心中沒有懷着好意。到現在分娩之期已近。他加派了這蘭保爾。別說芬英不能見面。便是我們也不能自由談話。你想不是我從前料他的。現在已漸漸見諸事實了麼。却司丁尼道。我看這還是你疑心生鬼。墨歇加舍里未必果然有什麼荒謬絕倫的舉動。白侖克道。怎麼沒有。我已料得千真萬實。若不設法預防。保管孩子一下地。便給他拿去。拿去之後。要是他慈悲些。那孩子亦不免終身淪落。若是不慈悲起來。就連性命也沒有了。唉。神父。你總得救救這未出世的小孩。我情願把一生的快樂犧牲了。替這小孩求福。却司丁尼道。我早說過。但求能力所及。無不幫忙。現在你要我做些什麼事。此時蘭保爾愈行愈近。相差不過三五步。風聲偶靜。腳聲已瞭然可聽。白侖克自知這消息決不能被他探去。却又時機不可錯過。若此時不說。亦許將來竟不能再說。因低着聲音。斷斷續續說道。明天……六點鐘……請芬英……到

此地來……要改裝……別給蘭保爾看出……且與我……對面對……夾肩走過……裝作不認識的樣兒……到明天下午。白侖克吃了一點兒中飯。便託言頭痛。整整的睡了半天。却趁蘭保爾不備。在枕上寫了封信。藏在身間。到五點半鐘。起了牀。兩手捧着頭向蘭保爾道。馬丹。我頭痛極了。請你許我再到海濱上去散散步。蘭保爾因其頭痛出自真情。即照舊允許了。心中却很不同意。以爲昨天出去走走。已被他佔了便宜。同却司丁尼說上好一下子的祕密話。今天可要好好兒看守。兩人到了海岸上。蘭保爾的眼光。是專注在白侖克身上。白侖克的眼光。却專注在從馬賽來的一條大路上。到六點多鐘。天色將下。果見一個女教士。頭上紮了條頭巾。身上穿了件飄飄的大褂子。從對面路上走來。定神一看。衣服雖改。身材的長短肥瘦。和走路的样子。却可斷定是芬英。因不動聲色。徐徐從袋中取出書信。藏在右手手掌之中。俟芬英走近時。故意裝作漠不相識。只管低頭走路。芬英心知其故也。故意視若無覩。一壁把眼睛看了海景。一壁把肩胛對着白侖克。身上直撞上來。白侖克即趁此機會。將寫就的書信。納入芬英手中。待他走過了。反回頭罵道。什麼地方的女教士。鹵莽極了。幾乎把我撞倒。可憐蘭保爾却半些破綻沒有看出呢。我今日說加舍里對於白侖克。何以如此刻薄寡恩。原來白侖克喪父的時候。年紀只有十歲。他父親財產。却有現金幾十萬法郎。存在一家可靠的銀行裏。每年拿些利息。亦已頗足供應一家的飽暖。到他病重了。一看白侖克尙是不識不知的小孩。別說自己不放心把這宗財產傳給他。便在法律上也沒有到承領財產的年紀。因請出自己的胞兄加舍里。將白侖克交給他撫育。立起一張遺囑。稱加舍里爲白侖克法律上的保護人。必俟白侖克出嫁時。加舍里始將所受財產。及逐年所得利息。悉數算

還那時候。加舍里雖然已仗着貴族的頭銜。漸漸在政界中活動。却因自己並無資財。做起事來。循規蹈矩。沒有什麼肆無忌憚的舉動。故白侖克的父親。將遺產交給他保管。不能算沒有知人之明。不料這窮措大。一旦有了幾十萬法郎。白侖克又幼稚無知。他便狂花濫用。今天買房子。明天置別墅。東去運動選舉。西去應酬政客。不上幾年。早將自己一點兒財產蕩盡。白侖克財產上每年所生的利息。也不敷彌補。連本錢已漸漸的。用去了十分之四五。到這地位。加舍里亦自知失策。以爲白侖克的人。是一天天的長。大眼看得。再過三五年。已可嫁人了。他的財產。却一天天的短縮下去。若到了人已長成。而財產已經蕩盡的一天。要與我算起賬來。我如何對付他。況且我在政界上的場面。已十分闊大。如今如何能忽地收縮起來。便是那議員的薪俸。從通人看來。亦已足敷中人數家之用。而有餘。在我却是入不敷出。今欲從這入不敷出之中。再逐年抽出若干來。如何使得。幸而白侖克爲人懦弱。平時見了我。有些恐懼。那形狀簡直像塊軟蠟。要圓就圓。要方就方。不如利用了他這性情。把宗教上的義理來處置他。就在白侖克十六歲的那一年起。每天晚上閑着。便說道。孩子。你年紀已大了。爲人的道理。總該知道些。我爲了政治上。的事務。沒有功夫常來教你。你若愛好。應得多看看聖經。當知人生在世。不讀聖經。決不能算得人的。不多時。已將白侖克說信。他便一面囑託所聘的女教師。請他每日授課。以聖經爲主科。又請却司丁尼神父。做白侖克的懺悔師。可憐一個教師。一個神父。還正以爲加舍里能於教育上。獨具隻眼。將來他姪女。受了這聖經的感化。決不與馬賽的普通女子。同流合污。却不知加舍里意想之中。何嘗有什麼教育觀念。只望他迷信了教義。永遠不嫁。或竟投身空門。然後。依據遺囑。從不嫁二字上。發生理由。將他財產乾。

沒。此。可。見。善。人。固。可。利。用。了。宗。教。促。人。爲。善。若。是。惡。人。也。有。講。到。宗。教。的。一。天。其。居。心。便。不。可。聞。問。了。却。不。想。事。與。願。違。菲。立。卡。育。爾。竟。用。了。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他。帶。走。了。那。時。候。加。舍。里。自。問。白。命。克。的。財。產。已。用。贖。了。一。半。菲。立。又。是。他。政。黨。上。的。大。敵。若。菲。立。竟。與。白。命。克。結。了。婚。根。據。了。遺。囑。上。的。權。利。向。他。要。求。交。回。財。產。他。一。時。付。不。出。這。一。筆。錢。便。不。得。不。受。法。律。上。的。裁。判。於。是。急。極。智。生。儘。着。一。夜。天。工。夫。想。出。個。一。勞。永。逸。的。計。劃。一。面。向。法。庭。控。告。說。菲。立。拐。劫。良。家。婦。女。使。他。不。能。與。白。命。克。結。婚。一。面。在。馬。賽。遍。貼。賞。格。務。使。白。命。克。名。譽。掃。地。將。來。沒。有。人。再。願。同。他。結。婚。以。達。其。乾。沒。財。產。的。目。的。所。以。當。時。輿。論。都。說。加。舍。里。即。與。菲。立。有。仇。亦。應。看。着。姪。女。面。上。少。留。餘。地。不。知。他。對。於。姪。女。本。有。此。必。要。呢。然。而。加。舍。里。對。於。這。財。產。雖。時。時。豫。防。白。命。克。却。始。終。沒。有。在。財。產。上。轉。念。頭。便。連。父。親。的。遺。產。究。有。多。少。和。遺。囑。上。究。竟。說。些。什。麼。也。沒。有。弄。得。清。楚。若。竟。能。弄。清。楚。了。則。遺。囑。上。面。加。舍。里。雖。有。法。律。上。的。保。護。權。及。代。管。財。產。權。却。未。將。婚。約。允。可。權。包。括。在。內。若。白。命。克。與。菲。立。私。奔。了。立。即。請。個。神。父。作。証。正。式。結。婚。起。來。然。後。根。據。遺。囑。向。他。要。求。交。回。遺。產。保。管。加。舍。里。神。通。雖。大。却。使。不。出。什。麼。反。抗。的。手。段。呢。無。如。加。舍。里。存。心。想。一。勞。永。逸。事。實。上。偏。又。相。違。後。來。菲。立。已。經。捉。到。定。罪。白。命。克。也。已。回。家。加。舍。里。正。以。爲。從。此。只。管。高。枕。無。憂。不。防。白。命。克。又。懷。了。孕。了。於。是。加。舍。里。又。添。上。一。重。心。事。以。爲。這。孩。子。不。論。養。出。來。是。男。是。女。終。是。我。財。產。上。的。大。敵。因。爲。從。前。控。告。菲。立。定。的。是。拐。劫。罪。現。在。若。有。私。生。子。養。了。出。來。便。是。男。女。互。有。愛。情。的。証。據。決。不。能。再。以。拐。劫。論。從。前。控。案。一。概。推。翻。此。其。一。第。二。便。是。那。孩。子。落。地。以。後。竟。爲。姓。卡。育。爾。的。拿。了。去。却。由。白。命。克。寫。了。張。讓。渡。遺。產。的。證。據。用。那。孩。子。的。名。義。向。我。要。求。遺。產。亦。是。個。大。

不得了。我現在最妥當的方法。無過於把白命克的胎墮去。然這消息傳出去太不好聽。不如暫將白命克軟禁。俟他分娩之後。若所養的是女。便立即施捨給教堂裏。若所養的是男。便把他母子隔離。請人代爲撫養。到養大了。倘那孩子肯偏心向我的。我便將他嗣作自己的孫子。以存加舍里一線之後。若竟是不肯向我。我仍舊乞靈於教會。便了。此議既定。白命克便遷入聖亨利村看管。加舍里也丟了一頭心事。自向巴黎政治界中鬼混去了。到後來。菲立脫了獄。他又重振精神。特別注意。以爲現在不能不把白命克看管得分外嚴密。別任將來的禍種。再給姓卡育爾的拿了去。所以添派一個蘭保爾。他自己還不十分放心。每天早晨。到屋子裏來看看白命克的態度。再向蘭保爾取了日記。每有一點兒可疑之處。便繃眉苦臉。再四推敲。他對於巴黎議院中的議案。却未必肯如此盡心研究呢。要是白命克向他叫了聲苦。他便一陣子亂罵。說你把我們加舍里一族的臉丟完了。我若做了你。早已躲避到墳墓裏去了。白命克自知無力抵抗。只得忍受。却幸那天遞給芬英的信。未被蘭保爾看出。將來事就之後。便不必忍受這種氣了。此後又過了兩三個禮拜。白命克的身孕已經足月。加舍里因巴黎議會快要開會。也眼巴巴的望他分娩。俾料理停妥了。立即到巴黎去集會。而白命克的小孩。却於未出世之前。便與加舍里大鬧脾氣。只是一天一天的捱着。不見發動。直把加舍里等到無可再等。方於一天早晨。見蘭保爾差來一人。氣吁吁的說道。墨歇姑娘要分娩了。加舍里得到這信。立即請了個產科醫生。趕到聖亨利村。醫生診脈後。說現在雖已發動。至少要到黃昏時候才能臨盆。請姑娘忍痛安睡便了。及加舍里與醫生離了臥室。白命克便悄悄兒從床下。取出塊白木板來。用繩縛着。掛在屋後百葉窗之下。

## 第五章

白侖克幽禁的所在。是座古式的二層小樓。建築於海濱岩石之間。從遠望去。下層被岩石遮蔽着。獨有上層透出石外。頗像單層的平房。這地方名目是喚做聖亨利村。其實是座孤單的小屋。似乎絕島之上。造了座燈塔一般。當初加舍里之所以租用此屋。正是利用這一點。然而天不絕人。便是這座燈塔似的小屋。也居然給了白侖克一條生路。可見惡人費盡心思。到底終有不能如願的一天。的。原來這小屋構造頗奇。前後共有二門。前面的一個門。向大道開着。進門之後。中央有一座扶梯。通到樓上。那後面一個門。却開於樓上。左右兩個百葉窗的中間。有一座小扶梯。直通屋後。岩石中的一條小路。故此門一開。外人不必要由前門進出。便可一直跑到樓上。然而加舍里賃屋的時候。屋主說這一個門。大約已有二十年不開。便連門上的鑰匙也早已丟了。加舍里心中本不滿意這一個門。今見多年不開。斷定白侖克既不能破門而出。又不能從樓窗上跳下。便放心布置起來。將樓上樓下。各分二室。樓上的左邊一室。是白侖克的房間。右邊一室。是個起坐間。樓下一室爲應接所。一室爲看守所。白侖克下了樓。必須從看守所前經過。方得出門。樓上那從來不開的後門。却在白侖克起坐間中。如此布置。加舍里以爲萬無一失了。不料白侖克遷入以後。有一天整理房間。忽於靠壁的地。板縫中。拾着個舊鑰匙。雖然鐵已銹了。却還認得式樣與後門上的鑰匙孔相似。因藏了起來。俟人靜之後。將來一試。果然不差。從此白侖克便把將來的希望。全都移到這把鑰匙上來。却嚴守祕密。連芬英也沒有告訴。直到那天最後的一封信。方始說明。這一天。白侖克聽醫生說。當天晚上。就可分娩了。忙照信中所約。將一塊白木板的暗號。掛了起來。到傍晚



時分。覺肚子越痛越緊。似乎臨盆時刻。即在目前。又趁了個空。打抽屜底裏。取出那鑰匙。走至起坐間中。將鎖簧旋轉了。仍把鑰匙藏去。好在那門終年不開。這一天。大家都注意在白侖克身上。白侖克便藉此佔了最後的勝利了。再說加舍里。當日在這屋子裏靜候。一定要拿到了小孩子。才肯回去。明天早晨。把這事料理完畢之後。即可整頓行裝。上巴黎去集會。不必再有什麼後顧之憂了。想着與醫生同下了樓。到應接所中坐定。即打發一人。到馬賽去僱穩婆。（係調理產婦飲食起居之事者。接產之事。則產科醫生司之。）又說某街某處。我已僱定一個奶媽子。也該立即叫他來。那人去後。看看時已近午。即由蘭保爾和原來的女僕做起飯來。給兩人吃了。到午後三四點鐘。加舍里仍不見樓上有什麼動靜。即囑醫生在屋子裏等着。自至海濱散步。心中却仍在那兒轉白侖克的念頭。說我費了無數心血。今天總是個大告成功之期了。然而還有些不妥。萬一在這千鈞一髮的關頭。竟鬧了失誤。又如何是好。便是那奶媽子。我也早就出了重價。將他買得好好的。只須孩子一到他手。還怕生了翅膀。飛到卡育爾家裏去不成。如是往返思索。那種卑鄙無恥的狀態。幾乎把海濱上的空氣。多連累壞了兩隻鬼眼也。時時回轉對着聖亨利村那座小樓。亂瞧似恐白侖克生下的孩子。能帶了幾十萬法郎遺產。一下便破壁飛去的。到六點半後。天色已黑。黃昏將到。他從海濱慢慢回去。走到離門一百多步之處。即見蘭保爾飛也似的趕上來。說道。墨歇回來了麼。我正在找你。姑娘養了個兒子。加舍里道。兒子是男麼……那奶媽子來了沒有……沒有……怎麼到此刻還不來。那去請的人已回來了沒有……我們快去看看。這當兒很要緊的……說着進了門。一直衝到樓上。見那小孩已經包紮好。躺在白侖克旁邊。啼聲頗覺洪亮。白侖克自己却

已疲乏極了。面色白得紙灰似的。兩只眼睛。水汪汪的。睜着不動。頭髮是散落在枕頭上。全身除胸口略有呼息外。其餘各部。都像麻木的一般。便連小孩的哭聲。也聽若不聞。加舍里心中。從來沒有過疼愛這位姪女的念頭。今因醫生穩婆在場。不得不敷衍敷衍。因道。先生。我看他身體很困乏。大約是初次生產。非常困難的。醫生道。何止困難。簡直是危險。方才孩子下地之前。我心上不知担了多重的斤兩。加舍里道。現在想來沒有什麼危險了。醫生道。二十四點鐘之內。只須好好靜養。不去驚動他。身體上保管沒有什麼變動。因回頭招呼穩婆道。馬丹留心些。我要去了。明兒早晨再來。說畢。向加舍里告別而去。加舍里送至門口。却見所僱的奶媽子。已從馬賽趕來。加舍里忙把他拉至一旁。低聲說道。馬丹。孩子已養了。我從前囑付你的話。已完全明白了。沒有奶媽子道。什麼都已明白。我今日拿了孩子回去。明天一個老早。便將他帶到拔塞哀耳伯山裏。我那老家裏去撫養。那地方冷落得很。這馬賽地方的人。保管一百個裏。有九十九個一輩子走不到。墨歇還怕什麼。加舍里道。怕是不怕。可惜姓卡育兒的。手段利害得很。你到了那邊。還得留心些才好呢。奶媽笑道。這不必墨歇吩咐得說着。加舍里將他帶到樓上。同入白侖克室中。見穩婆正俯着身體。輕輕的拍着白侖克說道。姑娘。請定心安睡罷。及見加舍里與奶媽闖了進來。忙回身揚手道。墨歇。姑娘快睡着了。要是沒有什麼事。請到樓下去休息休息罷。加舍里道。我還有點兒小事。卽走至床前。向白侖克道。孩子。奶媽已來了。這小孩給他抱去罷。白侖克大駭。忙將一臂挾住了小孩。掙着那半啞的嗓子呼道。怎麼。此刻就要抱去麼。加舍里道。自然是此刻就抱去。這是你已經答應我的。原來十數日之前。加舍里曾向白侖克直說。你那孩子養了出來。應得立即送往他處撫養。否則加舍里

一姓的名譽。便從此掃地了。他這個惡念頭。白侖克早已猜到。又因答應他也是如此。不答應也是如此。不如一口應承。以求一時的安靜。然自料孩子落地之後。決不至馬上捨去。故於芬英一面。仍舊安心布置。今見加舍里如此。宛如心窩裏受了一刀。把一切希望。完全打散。叫他怎肯答應。因將小孩緊緊抱着。哀求道。伯父。請你慈悲些。無論如何。總得明天早晨。再把他抱去。說時。口音雖然淒楚。心中却已存了個最大的決心。以爲今天這件事。無論如何。要堅持到底。加舍里對於白侖克。是慣用壓制手段的。現因穩婆礙着。不得不改換態度。用柔和的聲口說道。孩子。這不是我做伯父的故意爲難你。實在是名譽有關。不得不如此。白侖克道。這我也知道。可是遲延些時刻。總不打緊。我既生了他。娘兒倆同臥了一夜。再分別。憑你是王法。人情多說得過去。便是你伯父。易地以觀也。未必肯把初生的兒子。聽着他人抱去。你說留了這孩子。要丟臉。難道這一夜天裏。有什麼人大衆來看我。不成。加舍里道。你這話。雖說得有理。總不如趁早的好。請你快點兒。同這孩子。接個吻。交給奶媽子抱去罷。白侖克道。這不能。你若抱。不如先拿把刀兒。把我殺死。說時。聲音慘厲。氣喘不止。加舍里以爲這孩子。向來柔弱。此刻竟敢抵抗。實在出乎意外。心中惱着。正想走上前去。奪那孩子。不防穩婆將他衣袖一掣。邀至室隅。說道。墨歎。請你明天抱這孩子罷。要不然。姑娘身體鬧壞了。我與醫生。多担不起這個責任。這一說。弄得加舍里無言可答。只得說道。那麼就依你。回頭向白侖克道。你帶了孩子。好好睡罷。我叫奶媽等到明天便了。白侖克聽得自己已佔了勝利。心底裏是謝着穩婆。口中却向加舍里說了一聲多謝。隨即擁了小孩安睡。那紙灰似的臉頰上。也居然泛出一星極輕極淡的桃紅色來。似乎希望之神。已打破了幾千百重的黑雲。從半空中露了個

## 第

## 十

## 二

## 集

笑臉。一會兒白侖克已閉目睡着。蘭保爾同穩婆便退至樓下休息。奶媽也跟着同去。加舍里留在房中。足足有兩個多鐘頭。時時瞧好了床上的小孩。到九點多鐘。自覺身體已累。看看白侖克亦已兩眼閉得緊緊的睡了。因想踱下樓去。在應接室中的軟榻上。打一下子盹。正至梯口。忽聽得樓上起居間中。似乎有什麼東西在裏面響了一響。急拿了盞燈。推門一看。却又黑沈沈的看不見什麼。因笑道。這屋子裏那裏有什麼人。大約是疑心過甚。鬼也來揄揶我起來了。說畢。踱步下樓。看看前門已關好了。便倒在一張軟榻上假寐起來。心中拿得千牢萬穩。以爲這一夜天功夫。前門關着。後門塞着一個初生的嬰兒。和一個行動不能自由的產婦。憑他有天大本領。也鬧不出什麼亂子來。却不料白侖克當孩子初下地的時候。確是昏暈不醒。後來加舍里來向他奪孩子。反將他神經刺激得十分清楚。及加舍里將下樓。聽得起坐間裏有了些聲響。白侖克也微微聽見。然以事關重要。聽得加舍里拿了盞燈去照。他心中雖嚇得小鹿兒亂撞。還是緊閉兩眼。假裝睡着。到此刻。加舍里已下了樓。身旁的小孩也已乖乖的睡着。他使用力撐持。徐徐坐起。側耳靜聽了好久。到壁上時鐘。已鏗鏘的敲過了十點。加舍里的鼾聲。已一聲聲的從應接室中透將起來。什麼蘭保爾穩婆奶媽子等。也多已睡得靜悄悄的。半些兒聲息沒有。便用盡了氣力。走下床來。穿了鞋。背上披了張絨毯。扶牆摸壁的向起坐間走去。好在那起坐間中。什物路徑。多很熟悉。不必點燈。一壁走。一壁是兩腳發軟。頭腦發重。幾乎半路上暈倒。好容易停了多次。將那一二十步的遠路走完了。輕輕開門。一看。見芬英已應約而至。嫣然一笑。便走了進來了。原來芬英自從接到了白侖克的信。次日早晨。即僱了個十多歲的小孩。天天兒在海濱上離聖亨利村三五百步之處遙望。一連望了

十多天不見什麼。到今天早晨那小孩見白木板已掛出。即飛也似的奔到馬賽來報告。芬英忙將幾個法郎賞了那小孩。隨即與馬利司商量。趁早找了個奶媽。叫他在家裏等着。到夕陽西下的時候。兩人僱了輛馬車。直向海濱而來。在近村一家小飯店裏耽擱着。吃過晚飯之後。二人分路進發。芬英依約在後門等待。馬利司却伏在前門之外。說萬一事出意外。加舍里竟能奪了我姪兒。從前門走出。我便從黑暗中使上一悶拳。將小孩奪走。料來那老賊未必抵敵得過我。此刻芬英進了後門。見開門的是白侖克。心中頗覺歡喜。以為白侖克既能來開門。那小孩一定沒有給加舍里奪去。馬利司的武力解決。準可不用了。正在轉念。却見白侖克身體幌了兩幌。似乎要跌下地去。忙搶前一步。伸手緊緊挾着。掩好了後門。一蹇一蹇的把他抱回臥室。放在床上安臥。芬英自己。雖沒有生產過。却常聽說婦女生產的危險。加以白侖克身體素弱。現在走了幾步路。竟暈了過去。直把他嚇得心頭亂跳。然見生下的孩子。仍安然無恙。默默的睡在一旁。又不知不覺將他抱了過來。一連親了十幾個吻。一會兒白侖克噓了口氣。漸漸醒轉。仍用兩手撐持着。慢慢兒坐了起來。却一時噎着氣。不能開口。芬英忙將小孩放却。回轉頭去替他撫摩胸部。撫摩了好一會子。白侖克已能開口。指着床上的小孩。低聲說道。姊姊。我問你。你愛他麼。芬英道。如何不愛。他是我嫡親的姪兒。白侖克道。姪兒還不算。我竟要你把他當親生兒子看待。芬英道。這話我早已說過。我與他名分上是姪兒。其實却與親生的兒子無異。因為他是我從前所心愛的菲立養的……說至此。面上不覺紅了一紅。似乎現在已同馬利司訂了婚。不宜舊事重提。且提了他又大足觸動白侖克的舊恨。因改口道。你放心。他雖是我姪兒。將來我與馬利司對待他。決不如墨歇加舍里對待你一樣。便

了。白侖克道。這是我相信得過的。芬英道。便是我自己。也很相信的。不是我與你初次見面的時候。心上頗有些憤憤不平。後來一經解釋理由。便把你看得同姊妹一般。什麼事都肯代你做的麼。白侖克聽着。



你也不必阻我。只待我身體復了原。便要離開這世界……唉。以後的事。且不必多說。你接受了這小孩。只望他長成之後。不像他那可憐的父母一般。受盡世界上種種辛酸苦澀的滋味。便了。說着。心中一陣。

舉手揩了揩眼淚。接着說道。姊妹。你有如此好心。我實在萬分感激。可憐我這一個孩子。落地之後。不上幾個鐘頭。便做了個無母之人。你若好好待他。非但他一生感激不盡。便是我也覺一生一世所遺。只此一點骨血。一旦有了你。這麼一個好人。保護着。只管安心。瞑目。與世長辭了。芬英道。這些不祥話。說他做了甚。我很希望你們娘兒倆。早些團圓。白侖克道。我主意已定。

酸痛眼中流淚不止。早把芬英也累得吊了眼淚下來。停了停。白侖克又說。姊姊。這孩子我望你愛他之外。還有兩件事要當心着。第一件是好好保護他。最好明天早晨。你便把他送往冷僻些的鄉村上居住。要不然。給我伯父到了手。就該死了。芬英道。這不必你說得。我與馬利司早有斟酌。你只管放心。我們保護這小孩。一定同你自己保護他一樣便了。說着。順手抱過小孩。放在膝上一搖一搖的。說道。小菲立。你知道麼。我是同你媽一樣的。白侖克道。你說同我一樣。便不行了。因為我柔弱得很。所以我望你至少要比我強上十倍八倍。千萬不能同我一樣。還有第二件事。便是你心中雖愛他。却不可溺愛。待他長成之後。應得好好教訓。使他成家立業。今天我與你趁這當子。將要說的話。一起說了。將來亦許不能見面了。說着。接過小孩去。眯着眼兒。瞧個不止。心中怎肯捨得。芬英在旁。默然思索了一會。即問道。你說了成家立業的話。却提醒了我。我從前想過。你父親是個貴族。必有許多遺產。照情理說。他既把你托付給加舍里撫養。那遺產也一定歸他執管的了。白侖克道。這是有的。我有些弄不清楚。而且我因為自己。用了什麼錢。從來沒有問過這筆賬。芬英道。你自己雖不要用錢。將來你兒子長成了。說到成家立業。誠然要從勤儉勞苦中得來。然而有了一宗遺產。究竟不無小補。我看你身體好了些。還得將這件事弄個清楚。白侖克道。這事我不敢做。我實畏見伯父。芬英道。這事關係極大。你爲了兒子身上。應得放些膽量出來。我想你伯父雖然狠到極點。究竟不能把你一個人活活吞吃下去的。而且據我看來。你伯父將你虐待到這一步。定然是爲了那遺產。你若退讓。正落在他圈套裏。白侖克聽了。恍然大悟。訝道。對了。你這話很有道理。可是我自量沒有膽子同他理直。你看如何是好。芬英道。只須你寫個字兒。或將你父親的遺

囑檢了出來。自有法律來問他。白侖克道：「那麼很好，就請你做代表……」話未畢，猛聽得樓下應接室裏加舍里牛鳴似的嘆了一大口氣。白侖克大駭，忙將孩子納入芬英手中，說道：「快去快去。這話將來再說。」又從褥下掏出把鑰匙，說你出門之後，把門反鎖了。即將鑰匙投入岩石之中。芬英連聲應諾。接過孩子，從床上抽了條毯子裹好了。復將他送至白侖克面前，給他親了個最後之吻。卽回頭奔入起坐室中，啟門自去。白侖克在床上聽得芬英已經鎖門下樓，方定心躺下。將被頭蓋好了。預備安睡。不料頭甫着枕，加舍里已從樓梯上一步步的踱了上來。原來加舍里躺在樓下應接室中，起初是睡着的。後來於迷蒙之中聽得樓上微有聲響，嘆了口氣，一拖一蹩的走上樓來。及到了樓上，側耳一聽，却又聽不見什麼。白侖克也全無聲息，似乎早已睡着了。徐徐推進門去。從那慘淡的燈光之中，向四下一瞧，見窗戶什物一切依舊。白侖克也仍和當初一樣。眼睛閉得緊緊的，口是半開半闔，似乎睡得正甜。再提過燈來，向桌下床後照了一照，亦始終看不見什麼。他便抹了抹鬍子，自己笑道：「這真是疑心生鬼，正待放去了手中的燈盞下樓，忽覺眼中電光般的爍的一閃，神經頓時冷木起來。那床上的小孩已影兒也不見了。於是重新拿了那燈，把臥室和起坐間的東西，乒乒乓乓抄得個天花亂墜。連白侖克的臥榻也恨不能翻過身來仔細檢查一下。心中說道：「白侖克，憑你本事再大些，你能將孩子藏匿？我總能將他找出。只有這兩間房子，還怕你藏到別的地方去嗎？」抄了半點多鐘，小孩仍是不見。他老人家却已忙得汗流氣喘，很很的將那燈向桌子上一放。燈中石油幌着，頓將火燄泛得飛紅一跳一跳的，似向加舍里冷笑。加舍里一時氣得發昏，瞧着白侖克床上，半句話也說不出來。以爲這孩子一流落出去，遲早終有一日有人做了他。



代表來向我算賬。我雖可另使神通。自求彌補之策。然在法律上。已處於必敗的地位。這是自己不好。他們手段雖很。我若堅持到底。不聽穩婆的話。不是現在那小孩已給奶媽抱去。唉。你這穩婆。我同你不知有了什麼冤仇。竟弄得我功敗垂成。要是趁起我的心來。簡直要把你一拳打死了才快意。想着。氣洶洶的走到白命克床前。呼道。白命克。你那孩子呢。白命克聽得加舍里上了樓。早知道鬧不出好事來。故雖然緊閉兩眼。裝作睡着。心中仍是嚇得震蕩不止。後來加舍里拿了燈。開箱啟篋。在兩間屋子裏澈底細抄。他一一留心聽着。及加舍里住了手。停了好一會不做聲。他越發恐怖。以爲這一下子。他若使着性子把我打死。我也斷斷無可逃避。然而事已至此。只索聽天由命。此刻加舍里聲勢洶洶的向他問那孩子。再也開不出口。加舍里見他不答。又逼前一步。厲聲問道。你孩子究竟什麼地方去的。白命克仍不做聲。加舍里便罵道。你這畜生。我自小就料你不會成人。只因看着親生兄弟面上。才把你撫養到怎麼樣。大不料你姓是姓的加舍里。其實不知是什麼野種。知識一開。便幹出敗壞門風的事來。把我們祖宗面上的一點光輝。完全丟盡。那時我還念你年幼無知。未必是自已的主意。大約被壞人騙了。方至於此。故想了種種方法。把你弄了回來。又竭力彌縫。務使你名譽不壞。將來仍得嫁個好好的貴族少年。白頭偕老。要是我不疼愛你。只須撒手不管。聽你去嫁雞變雞。嫁狗變狗。還有誰能說我加舍里不好。不料我偏是愛好。你偏是不愛好。到今天。你那小孩子養了出來。我什麼都給你預備着。擬將他寄養在一處鄉村上。待他長成了。再與你相見。這一片苦心。便是你親生父母在日。亦不過如此。不料我癡心妄想。竟做了場空夢。你將那小孩子偷了出去。唉。你好你好。加舍里信口亂罵。足足鬧了一刻多鐘。白命克當初心上。

十分害怕。不知他究竟要使出什麼手段來。今見他只有罵人一法。膽氣反壯。那時便坐了起來。冷冷答道。伯父。你一片好意。別說我感激不盡。便是我父母也在天堂裏代你祝福。只因你伯父太好了。我做姪女的。實在承受不起。所以早打了個主意。俟身體一復原。便往教門中去披薙。爲尼到了那時。我再不敢享受你的恩惠。你也再沒有權力來禁錮我。大家以路人相見。你若愛罵。索性請你此刻多罵一下。別將來罵不着了。懊悔。加舍里道。誰愛罵你。只問你。那孩子究竟交給了誰。且究竟爲着什麼緣故。要偷出去給我代養。豈不甚好。白侖克道。我自可有可交的人。方交自有應偷的理由。方偷這兩個問題。你不必問。我不必答。你我親屬關係。從此斷絕。而且你害我已害得夠了。我一條命已大半報效在你所說的『愛我』。上面現在請你慈悲些。不必再愛我。聽我獨自去受罪罷。加舍里聽到這裏。心地寬了一寬。以爲他既說出斷絕關係的話來。那遺產問題。想來是不提的了。我且探他一探。因道。你這話說得有些不對。你說要與我斷絕關係。我自從你父親死後。一直撫育你到如今。那筆賬可要算他一算呢。白侖克聽了。不禁撲嗤的笑了出來。說道。伯父。這是我呼你的最後一聲。伯父。我若替你設想。這句話還是不提的好。當真要算賬。恐怕你佔不到什麼便宜。只因我自己現在很沒有心緒。來理直這些瑣事。而且將來進了教堂。同世界隔絕了。決然用不到什麼錢。故把我那孩子。和與你算賬的權利。一起交託與人代管。將來我孩子長大了。他若要與你算賬。便聽他若不要也聽他。你現在只管放心。可有一事要警告你。你方纔所說的惡人。本意並不要與你爲難。你若居心不肯放鬆。他們便不得不代表了我的孩子。同你好好做上一場。說着不再多話。躺下去便睡。似乎加舍里咆哮多時。反給他服了劑安眠藥。若加舍里找不到

孩子便悄悄地下。樓保管白侖克轉展反側不能成。睡現在却弄得加舍里自己不能成。睡了。他到了樓下。氣咻咻的仍在那張軟榻上躺著。翻來覆去。再也不能合眼。然仔細一想。白侖克的孩子。既不能一下子便長大。那做代表的。決不能捧了個血泡兒來與我交涉。且菲立已經逃去。白侖克所托的人。定是非立的兄弟馬利司。我現在且定著心。俟白侖克進了教會以後。多想些法兒。將馬利司那邊的孩子奪了回來。還怕白侖克能重新出了教會來。向我要求遺產不成。想着。天已微明。朦朦朧朧的打了一下子。盹。即起身呼了蘭保爾。囑付幾聲。僱車自回馬賽。整頓了行李。上巴黎集會去了。

## 第六章

婦女生產。身體上和精神上的耗費極多。故分娩之後。最宜定心安睡。那天白侖克先和芬英講了好會子話。後來又同加舍里鬧上一場氣。雖然鬧過了倒頭便睡。身體精神終不免加上一番打擊。他體質原就虛弱的。第二天便火燒湯渥似的發起熱來。真的是性命懸於呼吸。幸而醫生能精心診治。穩婆能竭力調護。兩人足足費了三禮拜的功夫。漸有起色。那時候。蘭保爾因為加舍里臨走時。曾向他說過。孩子既被他人偷去。賸下一個產婦。只管聽他自由。不必再和從前那麽樣的監護了他。這惡婦向來是喜歡作弄人家。當做頑意兒的。今見白侖克無可作弄。且一天到晚。呻吟牀褥。看了十分沒趣。便收拾了些東西。打了個包兒。自回老家而去。却司丁尼見他走了。忙將這消息通知芬英。芬英便照着從前料理馬利司的樣兒。天天抽着空兒來幫着穩婆服侍白侖克。及白侖克熱勢退了些。頭腦清醒了些。將被兒擁着。斜倚在病榻上。眼看得面前的人。從前是個面目可憎的蘭保爾。此刻已換了個溫柔懇摯的芬英。從前

是推窗一望寒風刺面落葉亂飛此刻却變做了和暖的春風輕飄微颺的從窗櫺中吹將進來窗外細草如茸野樹嫩綠看了簡直像換了條性命一般然因從前所受種種憂患仍是深深的印鑄在腦子裏他那出世的思想始終未有一刻丟去有一天醫生向他說道姑娘你病勢已全退了目下雖然四肢乏力不能起牀再調養幾天便可復原了白侖克聽着謝了聲醫生隨即回頭向芬英道姊妹你看我又好了難道是安樂的黃土還不許我進去竟要指着我在世界上多受些苦麼芬英道我勸你別存這思想你說黃土安樂恐怕已到黃土裏去的正在那兒怨他冰冷澈骨懊惱莫及咧而且我雖然沒有讀什麼書沒有研究過什麼精微奧妙的理想却自信有一種極正當的見解以爲我們無論苦到什麼田地只須存心愛人存心爲善就可化苦爲樂覺這世界之中有無窮無盡的趣味咧白侖克初聽此話頗覺莫名其妙想了一會恍然大悟道你這話說得極是我雖然苦世界上比我更苦的人定是很多我從此就在這救助苦人中自求樂趣且懺悔些已往的罪惡便了又過數天白侖克漸能起牀鎮日價臨窗望遠見一片汪洋萬頃的地中海隨着陰晴旦暮時時變換景象便是水面的沙鷗也像可憐他寂寞時時飛到近處來與他作伴白侖克看了心中不免稱贊幾聲上帝造物之功一日清晨他與却司丁尼同在窗口坐了一會即開口問道神父我出世的念頭早已打定現在身體已好皈依上帝之心一天切似一天不知神父幾時能帶我去披薙却司丁尼搖頭道孩子你雖然有這個決心我還得勸你不必如此因爲你年紀極輕一時雖然恨着這世界若當真進了那枯冷寂寞永遠不能反汗的教門恐怕將來回頭想想仍有許多不能忘情之處就覺追悔莫及了白侖克道神父這件事你千萬不必過慮因我爲打定這

主意並非出於一朝一夕。乃是儘着已往幾個月功夫。從正面反面三翻四覆。不知想了幾千百回。纔有這最後的決心的。却司丁尼道。這個決心。你自己雖說是最後。我始終有些不信。因為年輕人的意志。最易變動。話未畢。白侖克已搶着說道。神父。你儘可不信別人。却不得不求你信我。因為我年紀雖輕。所受的憂患。比年紀大的還多。故我的決心。儘可當作老年人的決心。當知時至今日。我已看透一切。覺偌大一個世界。無處不是苦惱。除教門之外。更無躲避之處。若進了教門。能於懺悔之中。自求真正的快樂。這世界之中。便再添上十倍百倍的繁華富麗。我也斷斷沒有不能忘情之處。神父。我想把這負罪的身體。將罪惡洗清了。去與上帝接近。請你助我一把力。別阻止我。說至此。却司丁尼見其意志堅決。不便再阻。只點了點頭。徐徐說道。請你再斟酌斟酌。白侖克道。我自己已不必再斟酌。你看海濱岩石之上。一稜一皴。都是刻了我身受的憂患。請問這種世界。怎可再住。我現在所要斟酌的。便是請你代為抉擇。究竟進了那一個教門好。却司丁尼想了一會。答道。加美里底教門好麼。白侖克道。加美里底。不就是清嚴派麼。却司丁尼道。是的。這一派。是教門中最安靜最自在的。進了以後。只管自己修行。別說教堂以外的事。便是教堂以內。除自己料理飲食起居之外。什麼都不必管得。你想。你是向來嬌養慣的。身體又弱。決沒有心力管雜事。不是進了這教門。大可悉心修養。探求真道麼。白侖克聽着。抬頭對海面的碧波。默然看了一會。卽搖頭答道。神父。這辦法不好。我的意思。並不要在悉心修養之中。探求真道。却要勞心勞力。做些有益世人的事業。使我已往的罪孽。減輕一點。而且我自己有了兒子。不能自己撫養。以己推人。若能撫養些沒父母的孤兒。孤女。或撫養些雖有父母。而不能溫飽的兒童。使他們不至流離失所。這不是犧牲。

了。一些精力仍有無限的愉快。可以抵償得過麼。神父。我存了這種心理。你倘能把我送到聖保羅教門裏去料理貧兒。真的是感激萬分了。却司丁尼徐徐搖頭道。這種事業。你那裏幹得來。他們在醫院中做看護婦。或在貧兒院中做保姆的。大都是貧苦出身。精力強健。還有時候要非常之忙。像你這麼孱弱的身體。保管進去了一天便要病了。白命克道。我身體雖弱。若存心信仰上帝。存心要犧牲了自己。以求他的利益。存心不從勞動之中。以求到上帝的赦宥。不止保管上帝也能鑒我一片至誠。使我身體一天天的強健起來的。唉。神父。無論如何。你還得送我到孤兒院裏去。因為我心上以為別人代我撫養了孩子。頗覺不安。必須我自己也能替人家撫養起幾個孩子來。纔能過意得去。咧。說着。眼中不禁流淚。却司丁尼見他立志誠懇。心中既敬且愛。便一口應承。說你且定心等候。待我布置停妥了。再作計較。過了十多天。却司丁尼來說。姑娘事已辦妥了。教會一方面。本來只須說起一聲。不生什麼問題的。便是你伯父那邊。我也寫信去問過。他說什麼事都聽姑娘的便。從此以後。姑娘可以自由修道了。白命克得此消息。便整頓一切。定了個日期。預備入寺披雍。心中却也猜到了加舍里的心思。以為他現在聽得我進了個勞動的教門。必定非常歡喜。恨不能我死在勞動之中。纔消得他心頭一腔氣。咧。到了定期的前一天。傍晚時分。芬英却司丁尼二人。多來見他。他起初非常快樂。談起了披雍以後的情形。尤覺津津有味。似乎明天便是他登天的日子。不防一個轉身。他忽背着兩人。獨自拋起暗眼淚來。却司丁尼忙問怎麼。白命克道。神父。你從前說。往往有人進了教門。回頭想想。仍有許多不能忘情之處。我想我到披雍以後。斷斷不會有什麼不能忘情的。只是現在未披雍之前。這世界中還有一件事丟捨不了。却司丁尼問是什麼。

事。白侖克道：我那孩子心上很想再去見他一見。却司丁尼道：你只管去。母子之情，誰也禁阻不得。便是你心上還有什麼丟不了的，或是朋友，或是親戚，多可再去見見。當知一部聖經，只說了「天愛愛人者」一句話，決沒有撇除了愛字，反能算得推崇正道的說着。白侖克破涕爲笑，立即邀了芬英同去見他的孩子。芬英自從蘭保爾去後，雖然天天到這小屋裏來見白侖克，却沒有提起那孩子寄養在什麼地方。只言托人代養，恐怕一說出真地方來，反要觸動白侖克心頭的舊恨。其實，那天晚上，芬英從後門中偷了孩子出去，轉至前門之外，邀了馬利司，立即乘着原來的馬車，馳回馬賽。明天早晨，便命奶媽抱着送至聖巴那彼區園丁哀雅司家裏寄養。此時芬英白侖克二人同僱了輛馬車去看孩子。白侖克聽着芬英指點路徑，以爲寄養的所在，必是座從來沒有到過的村落。不料行行復行行，不多一刻，馬車已近了聖巴那彼區。白侖克抬頭一望，見哀雅司家門口那兩株綠葉離離的大桑樹，依然如舊。一座蒼藤虬結的葡萄架，依然如舊，便是自己去年與菲立並着肩兒同坐的那張石凳，也照着老樣，悄悄兀立樹下，似乎冷眼看人這一來，直把白侖克逼得涕泗交流，不能仰首自思。我離了這地方，不到一年，現在舊地重來，其中所經事故，曲折迷茫，簡直像過了一世紀一般。我自父母生我之後，到現在不過十七歲，起初是渾渾噩噩，不知世界中有什麼甘苦，不料我的苦境，竟開端是開在這地方，結束也是結在這地方。記得我與菲立同來的時候，兩人並坐在那石凳上，我將一手搭在他頸上，心中存着無限希望，以爲從此以後，兩人兒如何如何快樂。不料……如是一點兒一點兒，從最初想起，一直想到現在爲止，直將吾書前文十數萬字所記事實，悉數在腦中複演了一場，幾乎把他那顆心搗碎了一絲絲的。

流下血來。及馬車停了。芬英扶他下了車。他仍懵懵懂懂。趑趄不進。似乎非立已死。屋子裏有非立的陰魂盤踞着。嚇得他不敢進去。芬英見其如此。早猜到了他的心事。忙使些小聰明。高聲呼道。姑娘。怎不進來。你那親愛的兒子就在這裏。你聽他。不正在裏面啼着歡迎你麼。白侖克一聽此話。果然如夢初醒。即大踏步向屋中走進。經過了門口的起坐間。向左轉過三五步。即到一間小室。裏面光線甚暗。煮飯的烟。從外面吹了進來。迷迷漫漫。像張了頂白紗帳子。定神一看。見哀雅司的老婆。當門坐着。門內放了只搖籃。籃旁坐着個奶媽。正是口中低低的唱着俚曲。手中拿着鋼針。絨線在那兒編結。手套及芬英將來意說明了。即笑嘻嘻的把搖籃上所蓋的一塊薄紗揭去。抱出小孩。說道。姑娘們看着這小寶。寶長得多。胖已會笑了。了。白侖克一手接過。抱至外面。光線較明之處。一看。見孩子果然甚胖。只是睡得正熟。在他額上親了幾個吻。方徐徐張開那兩只小眼睛。來向白侖克瞧着。口兒是嘻着。似乎當真向他母親笑的。白侖克抱着他看了。又親吻親了。吻又看。似乎兩只手臂已膠附上小孩身上。再也不肯放他心中。却想道。我在世界之中所有的。就這一點兒骨血。為甚放棄了做母親的責任。要去披荆為尼。不在那搖籃旁邊坐着。口中唱着俚曲。兒手中結着些絨線的襁褓。兒在這天倫樂趣之中。優焉游焉。過上一世呢。想至此。忽覺眼中一暗。似乎空中有人呼道。白侖克。你錯了。你從前的苦惱。已經忘了麼。你的罪惡。竟不要懺悔了麼。你那決心。你那信仰。難道竟在這一剎那之中。完全消滅。心上又生了那入世的癡望了麼。想着不禁眼中淚珠直淌。隨即頓了頓腳。將小孩向奶媽子手裏一放。飛也似的奔至門外。跳上馬車。呼芬英道。我們去罷！去罷！這去罷二字一出口。白侖克最後的心願已了。骨肉關係和信仰關係已在胸中決



鬪多時得了個一刀兩斷的大解決。從此以後白侖克心如止水。除愛上帝之外世界一切均屬無有。礙無有恐怖。當天晚上二人到了馬賽。白侖克將代表承受遺產之權正式交付了。芬英明天早晨有一位白鬚白髮的老神父與一位十六七歲的妙齡女郎同坐了馬車從聖亨利村的小屋裏加鞭急進了。法爾省某小鎮的教門孤兒院門首。方下車那便是却司丁尼與白侖克了。此後過了兩年馬利司與芬英已結了婚。在蒲那派脫路賃了宅小小平房住着。主婚的是却司丁尼神父。證婚的是麥脫雷。他老人家自從馬利司代他驅逐了唐那地亞以後。早就把他看得比親兄弟還疼愛。到結婚那一天特地送上一筆重禮。是在婚證上附簽一條。說此後麥脫雷船局改爲麥脫雷卡育爾合資公司。麥脫雷所備者爲資本。馬利司卡育爾所備者爲辦事的才具。將來得利雙方平均分派。云云。馬利司歡喜感謝。不消說得。然仍照從前認真辦事。便是芬英到了這地位。一壁爲着要管家事。一壁爲着馬利司面子有關。自然不便再去賣花。然在空閑時候仍舊自謀生計。是備了些材料製造假花發賣。芬英天性聰明。又加自小就以賣花爲活花的姿態容色。早給他看得爛熟。故造了不上多時。他的出品已變做馬賽第一。因此出賣美術品的鋪子紛紛向他定購。消場一好。進款便比從前賣花時分外多了。夫婦倆在這親愛甜蜜的。光陰之中。整整過了兩年二十四個月。只覺這一座小小平房之中。一天天的增加樂趣。似乎一對小鳥。採了些溫暖細潔的青苔。揀了個水木明瑟的所在。造起一座窠來。雙宿雙飛以樂天。通常是每天早晨馬利司上船局裏去辦事。芬英將家事料理清了。即在起坐間裏的桌子上攤開造花傢具來。捲莖兒。咧染瓣兒。咧剪葉兒。咧燙紋兒。咧整忙到下午三四點鐘爲止。及馬利司回來了。兩人便携着手穿過街。

市。到楊稻姆附近的海岸上去看落日。那地方雖與馬賽市鎮逼近。聖亨利村一帶的高崖石壁。却能於波光雲影之中。隱約望見。有時二人同坐在海岸上。思前想後。便不免添上一重情緒。指着遠遠的高崖



英因白侖克有過話。說要把他當作親生兒子看待。便自承爲義母。把馬利司喚作義父。又依着自己原來的名字約瑟芬。替他題了個名字。喚作約瑟夫。有時約瑟夫見他來了。叫了聲媽媽。他便把他抱將起

石壁。舊事重提。到了禮拜日。兩人一早便往聖巴那彼區去看白侖克的孩子。到了那邊。芬英是抱着孩子。與哀雅司的老婆談天。馬利司招了幾個老農。同在門口那張石凳上坐着。指手畫腳的講起鄉村風物來。至晚方歸。那時候。白侖克的兒子。已能牙牙學語。說上幾句不完全的話。且已能摸着牆壁。獨自行走。面貌也很可愛。似乎兩邊臉頰上。貼着兩片玫瑰花瓣兒。芬

來一連親上幾十個吻。有時夫婦倆閑着談談。提到了約瑟夫。心上總覺十分歡慰。說這孩子生得真可愛。將來好好的教導他。使他在社會上佔個高高的位置。然而他們自己安樂着。却始終沒忘却那窮途亡命。飄泊無依的菲立。那時菲立仍在意大利。每隔一二月。便與馬利司通一回信。馬利司除將家中情形。如白侖克如何披刺。約瑟夫如何撫育。及自己如何與芬英結婚。一一隨時函覆外。若遇菲立信上要錢。總照數籌齊。匯去。一面却設了種種方法。到法庭中去取消罪案。這件事。當初簡直無從辦起。到了現在。已有幾分把握。第一是因爲白侖克已生下一子。當初加舍里所控拐劫之罪。當然根本推翻。第二是因爲白侖克交付代表承襲遺產的證書。曾親筆寫明『余以先父遺產。悉數授予余與未經正式結婚之夫所生之子某某收受。請某某爲全權代表』幾句話。有了這證書。加舍里從前所控種種證據。在法律上完全消失。効力。第三是因爲馬利司現在的景況。已與從前大不相同。從前經濟極難。現在時勢既異。麥脫雷又再三說過。只須有正用儘可在局中付錢。便是三萬五萬法郎。也不算什麼。有了這錢。那班法官們自然笑顏相迎。巴結到十分以上。只因一件罪案既經成立。一時要把他平反轉來。即使有理有錢。內中終不免經過許多周折。故馬利司雖然自信極有把握。以爲菲立遲早必有開釋之一日。却與菲立通起信來。仍是緩言安慰。說你且耐心守着。待我運動成熟了。另函通知。不料有一天是禮拜。他們二人照常往聖巴那彼區去盤桓了一天。回來時有一個鄰人說。今天下午有個客人。似乎遠方來的一連來找了你們三四次。他說晚上還要來咧。兩人聽了大奇。一時竟猜不出什麼人來。吃過夜飯。正在議論這事。忽聽得門上輕輕敲了兩下。馬利司搶去開門。從月光中一看。不禁嚇得倒退了兩三步。說

## 第

## 十

## 二

## 集

道。怎麼是你麼。芬英聞聲而出。見來者，乃是菲立也。嚇得呆了。菲立却不慌不忙。將門關好了。回頭拉着兩人的手道。弟弟妹妹。我回來了。我便是死也。死到法國來。那乏味的意大利。要是再住一年。連我屍骨也不能回來了。馬利司道。我正在運動注消罪案。現在半些兒頭緒沒有。急忙回來。豈非誤事。菲立提過把交椅坐下。嘆了口氣答道。老弟。我在外間。實在寂寞得很。身上又有了病。要是再不同你們兩位和我那兒子見見。恐怕心病日深。將來永不能相見。現在我既已回來了。我一定從明天起。便找個僻靜所在。躲起來。直到你運動成熟的一天再露面。馬利司道。這辦法是好的。只是你回來之前。應得先寫封信來。現在突如其來。算是什麼一回事。而且這地方是蒲那派脫街。加舍里也住在這街上。若給他撞着了。豈不危險。菲立道。我自己也知道非常危險。只預先告訴了你。你一定要阻止。故索性沒有通知。說着。回頭問芬英道。我那可愛的小約瑟夫。現在長得怎樣了。芬英將前後情形。細細向他說了一遍。他也將到意大利以後。兩年來所經苦況。和盤托出。說我自恨年輕時。沒有學習什麼真實本領。只有本國普通書籍。還勉強能讀得。到了那邊。便改換名字。在報上登了個教授法文的廣告。招收學徒過活。起初生意却很好。到後來。學徒見我並沒有什麼文學工夫。便漸漸散去。一連調了幾個碼頭。終只如此。一時自覺無聊已極。沒奈何便回來了。那時他們直談到夜半一點多鐘方睡。明日早晨。即與喀竇商量。把菲立荐到沙法爾船舶料理所裏去躲避。那時喀竇已做了局中全權經理。看了姊丈面上。一口答應。說我那邊工頭工人很多。令兄做不來什麼工。只管換了套工人衣服。隨便到碼頭上去混混便了。第三天。菲立果然改了裝。將口邊一叢菱角兒似的小鬍子也剃去了。混入工人之中。在碼頭上料理雜事。晚上寄宿的所在。

仍由馬利司向袁雅司商量。在他家裏闢出一個寢室來。俾菲立父子得天天相聚。而且地方冷落。比蒲那派脫街馬利司自己寓中安妥萬倍。過了一禮拜。菲立自己向喀寶說。請你酌量給些差使我當當。喀寶即派他做了個稽查。督察工人勤怠。其實局中本有各項工頭。不必再有稽查。不過因人設缺。專爲位置菲立起見罷了。此後一年之中。菲立每日早晨。進局辦事。晚上回至聖巴那彼區。調弄約瑟夫爲樂。起初尙是驚心吊胆。恐怕被加舍里一方面的人看出來。後來却變作自由自在。不覺得什麼了。不料後來有一天。他從馬賽回去。走至門口回頭一看。似見一身材高瘦的男子。在後面跟他的蹤跡。當時心中頗覺駭異。以爲此人莫非在我身上。有什麼關係不成。然而一進門。眼看得約瑟夫從裏面一跳一蹀的走出來。呼了聲爹。他又將這事忘去了。要是明天回來時。也注意着後面保管那身材高瘦的男子。仍能看見。可惜他沒有注意呢。

### 第七章

三年以來。加舍里的景況也大大的變動了。他因虐待白命克。名譽爲之掃地。平民一方面更把他恨得銘心鏤骨。貴族一方面也很不滿意。說他代國家做事的時候少。替自己做事的時候多。把貴族的牌子全都倒完了。因此到了第二屆改選議員的時候。加舍里請一班無賴教士。拿了金銀四出運動。人家只是不睬。到開票之日。只有平時幾個親信的。寥寥投上數票。從全體計算。別說不能得大多數。便在失敗票中。還佔了個末位。加舍里經了這番教訓。自知聲名不好。不如消聲匿跡。安分守己的過上數年。俟大家忘了我從前的不是。然後別求妙法。以爲捲土重來之計。立意既定。即在蒲那派脫街宅子裏定心住。

了。不特閉門謝客。便有事出門。也蜷伏在馬車裏。似恐路人看見了他。便和他看見了。菲立一般。要立時捉將官裏去的。那時候。他自己的家產。早已蕩盡。衣食住三項。無非從白侖克應得遺產之中。按月提取息金應付。然而他眼中。見自己一絲一縷。一粥一飯。完全靠在白侖克遺產上。便不免不寒而慄。不過照現在情形。我在表面上。只管冷着不問。暗中却派人隨時探聽。菲立和那孩子的蹤跡。若孩子能劫奪到手。即可高枕無憂。但是想到了從前馬利司辦事。手段如此利害。終不能不於寬中帶緊。否則這最後一件事。失敗了。我加舍里就完全跌倒在他的手裏了。主意打定。即僱用一人。喚作墨打司的。叫他担任探訪。這本來是他生平最親信的走狗。服事加舍里。比教士們服事上帝。還至誠些。加舍里每有重要私事。總委他代辦。這時候。菲立逃往意大利。已有一年零八九個月。加舍里從四面探聽。已知道他逃在琪諾河一帶。因拿出一筆盤費來。叫墨打司前往偵探。說意大利雖非法國法權所及。不便呼喚巡警捉拿。然使當真探到了他的下落。辦理起來。究竟不無小補。墨打司奉命到了意大利。四方奔走。整整探了四個月。方與菲立相遇。偏巧那時菲立已經預備歸國。墨打司也便整頓行裝。與菲立同趁了輪船回來。心中歡喜。以爲到了馬賽。向加舍里一報告。立時呼喚巡警。將菲立捉起。這一件大功。可就該大大的領他一筆獎金呢。不料事不由人。輪船一到岸。搭客一擠。墨打司正在整理行李。那子然一身的菲立。早已混上岸去。給他個不知所之。於是墨打司大失所望。一時沒趣已極。路上又累了些。提着行李。回家便睡。明天見了加舍里。如此如此一說。直把加舍里嚇得魂飛魄散。說道。菲立逃在外面。竟敢冒死回來。一定不懷好意。要是他存了個報仇的念頭。與我拚個同歸於盡。我連性命也保不住了。於是一壁責成墨打司。

切實查探。一壁在家裏宣布戒嚴。除至親好友之外。一概不許進門。可憐庸人自擾。蒲那派脫街一所宅子裏。竟給他攪得一夕數驚。他所派的墨打司。雖在外間竭力探訪。却也一連數月。半些頭緒沒有。因那時菲立已改了裝。剃了鬚子。且時當盛夏。一天到晚在露天稽查工人。把皮色晒做了赭黑色。雖然很相熟的人。亦不能相識。馬利司又與他訂了個約。說罪案未經注消之前。千萬不可到薄那派脫路的寓處裏來。如有什麼話說。可由喀竇轉達。或於禮拜日。同在哀雅司家裏相見。因此墨打司雖沒一時不注意。馬利司的寓處。却始終沒見菲立的影子。加舍里見墨打司探查無效。屢次想報告警察。將馬利司家裏抄查一下。却因自己正在銷聲匿跡的時代。不便再做這一篇激烈文章。只得作罷。一年之後。他家中並沒有發生什麼怪異。料想菲立回來。並非爲着報仇。因將戒嚴令取消了。又因自己賦閑已久。加舍里的名字。社會上已漸漸忘却。便獨自出去走走。也沒有什麼人注意。不必再與從前一樣。蟄伏在馬車裏的了。却不料這個當兒。菲立竟被他無意中發見。一天下午。他從宅子裏踱了出去。到海口船舶停泊的所在去散步。正在無聊。忽見前面碼頭上。有無數工人圍聚着。似乎闖了什麼禍。走前一看。乃是倒了輛貨車。壓壞一個工人。當衆聲喧擾之中。忽有一個工頭似的少年。高聲呼道。馬車來了。快把他送到醫院裏去。加舍里起初並不注意。及馬車已去。人衆已散。忽地想道。這人口音很熟。想了一會。恍然大悟。着咧。我與菲立。雖只在法庭上見過一次。他那口音。却恍惚是如此。待看清楚了。再說。想着。四下尋找。見碼頭上工人甚多。回家後。立即叫了墨打司。如此如此一說。墨打司道。若當真是他。三天之內。必把他巢窟找到。加舍里道。這件事。關係甚重。因爲菲立既到馬賽。必與他兒子住在一起。我們找到了他。便是一槍打

兩鳥他兒子也逃不到什麼地方去了。墨打司道：我什麼都明白。墨歇只管放心。三天之後，墨打司果然笑嘻嘻的來報告道：恭喜墨歇。那工頭正是菲立。我一連跟了三天，已看得很真切的了。加舍里道：他藏在什麼地方？墨打司道：大菲立小菲立都在聖巴那彼區哀雅司家裏。加舍里笑道：原來又是哀雅司在那兒搗鬼。想來他前年坐了幾個月監牢，還沒有坐夠咧。又問道：菲立既在碼頭上做工，不知每天什麼時候才回去？墨打司道：大約六點鐘，即便遲早一點，也總不離左右。加舍里道：那很好。你明天六點鐘來到了，明天六點鐘，墨打司來了，便一同出門到局子裏去請了兩個憲兵，僱車直向聖巴那彼區進發。却說菲立回了馬賽，起初也防備遇見加舍里。到一年之後，始終沒有遇到什麼危險，便不免私心竊幸，以為我的形跡不至於再被他看破，却還謹守着馬利司的話。凡馬賽繁盛之處，和薄那派脫路馬利司寓中絕跡不到。故在這三百六十多天之中，所走的路無非是往還於聖巴那彼區與沙法爾船舶料理局之間。且幸菲立到了現在，思想已經大變，自然生出一種覺悟，以為我這種人起了非分之念，便有無妄之災。自己既沒本領，便苦些氣力做工，賺了錢，自謀衣食之外，把我那可愛的約瑟夫好好撫育，豈不甚為得計？若是癡心不死，再上那無謂的交際場，將來真的要弄得不知死所呢。他自存此念，非但不再想從前的美衣豐食，酒館劇場，反覺那人衆嘈雜，貨物堆積的馬頭上大有樂趣。兩支臂膀，氣力也比從前大得多了。臉兒晒黑些，也不和從前那樣的愛惜了。到了前一個禮拜日，馬利司向他說：請求開釋罪名的那案子，現在已由法部批准公文已到。馬賽只須再花些小費，大約不出三五天，便可發表。菲立聽着，自然分外歡喜，暗想：我到了自由回復的一天，別事不必做，却要抱着約瑟夫在加舍里門口來來往



往多走幾趟。看那老頭子有什麼方法處置。我却巧這一天。哀雅司夫婦把菓園中的葡萄。悉數採了下來。滿滿裝了一車。預備運往馬賽發賣。恰好菲立到了門口。哀雅司即迎上前來。笑着說道。墨歇。今天請你守着這宅子。我們晚上纔能回來呢。說時。隨手取過一大球葡萄。交給菲立。說請你嘗嘗新。今年的葡萄味兒甚好。菲立道。約瑟夫那裏去了。哀雅司道。他今天跟我採葡萄。整在園中跑了一天。現在睡在樓上呢。說畢。即與他老婆登車自去。菲立關好了門。慢慢兒走上樓去。見約瑟夫七橫八豎的。躺在一張舊沙法上。那紫色的葡萄汁。染得滿手面上也塗着許多。菲立看了。不禁笑道。這簡直是個鄉村小鬼。全不像城市中人了。說着。恐怕驚醒他。忙換了雙拖鞋。在沙法之旁坐下。又將哀雅司所給的一球葡萄。分作二份。一份留給約瑟夫。一份自己吃。那時一宅房子裏。半些聲息沒有。菲立將葡萄細細咀嚼。又瞧着約瑟夫面上。見他噙着張嘴。胸口呼息起伏。頗覺有趣。可是岑寂的光陰。最容易挑動懷舊的思想。菲立坐了一會。看看天色將夜。鐘上長短二針。已指着六點三刻。忽思三年前。我與白侖克同至此間。也正在葡萄初熟。子離離的時候。現在風物不殊。前事回思。恍如隔世。口中吃這葡萄。那滋味。同自己把心肝切碎了一塊一塊的。細嚼。可沒有兩樣呢。想着。眼中淚落如雨。正在出神。忽聽得樓下打門聲大作。似乎一秒鐘多不能遲延。菲立大駭。訝道。這是什麼。這一種敲門。我畢生只在屈勞本度村被捕的時候聽過一次。轉念未畢。門聲益厲。且有人竭聲喊道。快開門。我有急事要進來咧。菲立側耳一聽。是芬英的聲音。連忙搶下樓去開門。門栓甫拔。芬英已氣喘吁吁的衝了進來。隨將門兒緊緊關好。對着菲立只是喘氣。菲立見他走得面色灰白。額上汗珠如雨。早料到沒有什麼好消息。却不便急急問他。停了約摸半分鐘。芬英

已能開口。一手撫着胸。斷斷續續說道。他們……他們一會兒就來了。我從小路上趕來的。菲立道。你說的是誰。芬英道。怎你還不明白。他們馬上就要來拿你了。菲立聽了個拿字。嚇得倒退了兩三步。問道。要拿我。這消息你從那裏得來的。芬英道。半點鐘前。馬利司從船局回來。聽說加舍里已往憲兵局。要了兩個憲兵。往聖巴那彼區拿人。菲立道。加舍里要拿我。難道我回了馬賽。已給他知道了麼。芬英道。這何消說得。方才馬利司聽了消息。立即趕回家中。叫我盡力趕來通知你。說如果來得及。便馬上帶了約瑟夫逃走。菲立道。逃麼。我馬上就走。芬英道。不行。我在街上奔了半天。竟沒有僱到車子。雖儘力飛奔。人腳決沒有馬脚快。現在時已不早。料來加舍里即刻可到。若馬上逃出去。正落在他的手裏。說着嘆了口氣。提過椅子坐下。菲立向四面瞧了一瞧。沒頭沒腦的打了幾個轉。即毅然決然說道。逃是不行。留在這兒束手待斃。亦是不行。兩下比較起來。還是逃了出去。有些希望。我拚着帶了約瑟夫同走。從森林中取條小路……話未畢。芬英立了起來。搖手低聲道。快聽。來了。菲立側耳聽去。果然門外蹄聲得得。一輛馬車正從遠處疾馳而來。不一會。車已及門而止。接着便是叫門聲。槍柄叩門聲。嚇得菲立無路可走。只木偶似的立着。口中說道。完了。什麼多完了。還是開門罷。芬英急道。這怎可以。馬利司說的。要是來得及。逃固然很好。若來不及。便關門抵抗。能捱到什麼時候。便捱到什麼時候。愈久愈好。菲立道。奇了。這辦法有什麼用。而且他自己爲什麼不來呢。芬英道。我也不明白。他只說了這幾句話。便發狂似的奔了出去。我也無暇多問。總之事已至此。不管有用無用。且依他辦法做去。菲立道。他說自己也要到此地來。不要。芬英道。也沒有說。只聽得他出門時。自言自語的說了聲『上帝保佑我成功』。一句話。便一溜烟似的去了。這當

兒叩門之聲愈厲。兩個憲兵還吊高了嗓子喊道。開門開門。裏面聽了自然分外着急。便是樓上的小約瑟夫也漸漸的被他們鬧醒了。五分鐘後。兩個憲兵見敲着喊着。始終沒人答應。即有一人住着手。回頭向加舍里道。墨歇。這大約是宅空房子。若當真那逃犯窩藏在裏面。便打壞了門進去。也不算什麼。萬一捉不到人。門却打破了。恐怕有些不便。加舍里未及回答。墨打司即搶着說道。裏面一定有人。我天天看見菲立卡育爾走將進去。決不會今天破了定例的。若是門打破了。竟拿不到人。一切處分多由我一個。人擔當。不干你們什麼事。加舍里道。着啊。墨歇。墨打司說得不錯。兩位只管打門便了。憲兵們聽着。仍是搖頭不肯動手。加舍里正在進退維谷。忽聽得裏面有個孩子在那裏哭。便催促憲兵道。你聽。不是裏面有人麼。快打門。快打門。憲兵一聽不錯。果然又拿着槍柄。在門上擂鼓似的打將起來。原來這時候。天色已夜。約瑟夫被憲兵鬧醒了。睜眼一看。四面黑漆漆地。爹也不見。媽也不見。心中嚇着。少不了放聲啼哭。及芬英聽見了。搶着把他抱下。那哭聲早被加舍里聽見了。此時憲兵打門愈打愈緊。菲立自知無可抵抗。索性點起盞燈來。說道。約瑟夫一哭。他們早知裏面有人。點燈也不要緊的了。說時。約瑟夫尙未止哭。芬英盡力拍他。只是不肯住嘴。菲立嘆道。聽他哭罷。這是天意如此。並非約瑟夫害我。說着。抱過約瑟夫。接連在額上親了幾個吻。隨即交回芬英。說孩子好好的。你爹要去開門了。芬英駭道。你怎說要開門麼。菲立道。開也是這樣。不開也是這樣。你瞧。那門單薄得很。一會兒就破了。芬英道。別說一會兒。便是支持半會兒。也總比開門好些。不是馬利司說。捱一刻好一刻麼。菲立道。話雖這麼說。多捱一刻兒時候。究竟沒有什麼用處。芬英道。別管有用無用。馬利司無論說了什麼。我總相信到底。他既有此話。一定另有

計畫。菲立搖頭道。這個意思。我未嘗不明白。只恐捱了時刻。非但無濟於事。那憲兵惱了。再在原有罪名之外。加上個抗捕之罪。芬英聽他說了這話。心中不免暗暗詫嘆。以爲堂堂男子。爲何一到這種關頭。竟是半點兒膽子沒有了。不如改用別種話兒來勸阻他。正待開口。門聲又緊上一陣。似乎三四個人。盡力把拳兒腳兒。雨點似的向門上直撲。打得那門格格作響。菲立一看情形不對。回頭向芬英瞧了一眼。又在約瑟夫頭上親了一親。便大踏步向門口走去。芬英急忙趕上。一把拉住了他。正色說道。菲立。你要開門。也得有個預備。你自己給憲兵捉去了。不算什麼。只須俟赦令一到。便可無事。最要緊的。便是這手中的約瑟夫。要是他落到了加舍里手中。將來你們父子倆。還有相見之日麼。菲立道。約瑟夫不犯什麼罪。憲兵怎能捉他。芬英道。怎麼。你嚇昏了不成。現在加舍里與憲兵同來。憲兵是捉的你。加舍里的目的。便注射在約瑟夫身上。你若被捕。叫我女人家兒。抵抗得過加舍里的麼。菲立被他一提。果然從門口縮了回來。問道。照你的意思。打算怎樣。芬英道。我們倆快把樓上樓下的重傢伙。一起搬來。將門口堵塞着。便是門打破了。還可以支持三四十分鐘咧。菲立道。這辦法不妥。我以爲與其硬抵。不如軟抗。芬英道。軟抗又怎樣呢。菲立道。我打算請你抱了約瑟夫。到樓上去。找個安穩的所在躲着。我却滅了燈火去開門。開門之後。我想了種種方法。同憲兵胡鬧。至少可費去他十分八分鐘。若加舍里要上樓找你。保管暗中摸索。非有三四十分鐘不能找到。不是這方法妥當得多麼。芬英答應了聲。是。隨即抱了約瑟夫上樓。口中說道。好孩子。叫聲我媽。這個時候可不能哭得了。

## 第八章

菲立俟芬英上樓之後。約摸過了兩三分鐘。料他已躲避妥當。即將手中燈盞一口吹熄。徐徐把門栓拔去。却將身體向門旁一閃。默默的靠了牆壁立着。門外的憲兵。正在敲得發火。忽見門扇一鬆。卽搶着向門裏直擁進來。不料走不兩步。卽停着腳頭。趑趄不進。有一人呼道。這屋子裏太黑。他捱到這時候纔開門。想來另有什麼詭計。我們可不能上他的當。應得點個燈兒才是。朋友。你帶火柴沒有。又一人道。誰帶的。我只當一來就可以拿人了。加舍里在後面。見兩人你推我避。不禁勃然大怒。罵道。你們當了憲兵。還怕什麼。說時。儘力在兩人背上一推。自己也大踏步走進。菲立見三人都已進門。急趁此機會。一礮碌閃出門去。却不料墨打司尙在門外。兩人撲個滿懷。幾將墨打司撞倒。墨打司大聲呼道。人已逃了。憲兵聞聲而出。菲立已逃至十數碼外。這時候。若菲立存心要逃。雖未必竟能脫身。却至少可在屋前屋後。兜上三五個圈子。只因憲兵手中帶着槍。萬一他放起槍來。便不免有性命之憂。因索性停着。問道。這個早晚你們還來打門。究竟要幹什麼。兩憲兵也不答話。只搶上前去。將他左右兩臂。緊緊挾着。叱道。別逃。菲立笑道。何必如此。我若要逃。早已逃了。拉住了我兩只手。太不像樣。憲兵道。我們是帶了公事來拿你的。菲立道。要拿我。亦是小事。我們且到屋子裏去坐着。拿公事給我看看。若當真要拿我。我跟兩位同去便了。說時。態度十分從容。兩憲兵只得將他帶到屋子裏。放去了他的手。說你去點個燈來。逮捕狀帶在這兒。菲立又故意延遲。東去找燈。西去找火柴。捱了十分鐘光景。方將燈盞點起。故意向加舍里墨打司二人面上瞧了一瞧。問憲兵道。這兩位穿便衣的。也在你們局子裏當差的麼。加舍里心中怒極。把臉兒直挨到菲立面前。說菲立卡育爾。你瞧瞧。難道連我加舍里多不認識了麼。菲立忙陪着笑臉。說道。原來是大

名鼎鼎的國會議員墨歇加舍里失敬得很。請坐。請坐。唉，我說墨歇你面貌已比從前憔悴得多了。大約是三年以來，國家多故，你老先生做了議員，勞心過度了。這一句話說得加舍里面紅耳熱，無可置答。只促着憲兵快拿出逮捕狀來給他看。墨打司却趁此機會，在桌子上偷了匣火柴，獨自溜到樓上去了。原來他來的時候，曾與哀雅司夫婦中途相遇。因料定這屋子裏，除非立父子之外，不會另有別人。及到了門口，聽得樓上有小孩哭聲。又料定菲立的兒子一定藏在樓上。此刻他上了樓，先擦着火柴，四下尋覓燈盞。及尋到了一盞，先從屋子裏抄起什麼桌子椅子箱籠什物，都翻過。哀雅司夫婦所住的房間，房門本來鎖着，也被他一脚踢下，進去細抄。整抄了一刻多鐘，始終沒見着什麼。他便帶着燈盞，走上一座小梯，到頂閣裏去查。心中尚說：大約不在房間裏。定在頂閣裏。不料到頂閣上一看，見裏面全是堆些舊貨。七橫八豎裝着，放眼一望，不特找不出條路來，便看了那積塵盈寸，霉氣觸鼻的樣兒，也覺這一間頂閣至少總有二三年沒動過。那小孩斷斷放不下去。墨打司看了一會，心中反弄得不明白起來。以爲這宅房子只有前門，沒有後門。那小孩既不能飛渡而出，難道仍在樓上兩個房間裏麼？想着，提燈下梯，重新複查一下，仍是不見蹤跡。墨打司急着，心想這孩子不能到手，加舍里如何失望。我不必管得。只是我那筆獎金何處去領。唯有苦着這套衣服，再到頂閣上去探索一下。於是嘆了口氣，重新上閣，把各種亂七八糟的舊貨，一件件的翻出細檢。檢到一半，早已汗流滿面，塵垢遍體。正在自呼倒運，忽聽得靠壁一面微有呼息之聲。墨打司大喜，忙將打開條路來，依着方向走去。心中說道：這下子那小畜生總到我手了。及走至近處，見那地方堆着許多木柴，木柴與牆壁之間，留着條小弄。弄中坐着個女人，其旁坐的便是

他的目的物。却因墨打司心中。料定室中另無別人。今於目的物之外。忽有一女人伴着。心中不免暗暗駭異。正在怔着。芬英忽地回身過去。拉起一面盆水。直對墨打司潑來。墨打司不及躲避。竟潑得滿身是水。手中一鬆燈也。跌在地上熄了。却說菲立見憲兵拿出逮捕狀。卽就燈光之下。細細讀了一遍。讀畢。從容說道。官廳中既已下了這項公事。我決然不敢抵抗。只因家人們多往馬賽去了。心中頗想等他們回來了。囑付幾聲。然恐兩位不能久待。打算寫封信兒。留在家裏。你說可以不可以。憲兵道。這是照例可以。的加舍里怒道。快拉了他走。菲立笑道。墨歇議員你的權力。只該用在議院裏。這逮捕狀上。明明寫着。『着憲兵前往逮捕』。並無『着國會議員前往逮捕』字樣。這可以不可以。一句話。恐怕有點兒不配你說罷。說着。取過紙筆來寫信。故意拉出許多家事來。什麼雞咧狗咧。菓樹咧。菜蔬咧。東說一樣。西說一樣。整寫了四張多紙。捱去了半點多鐘。及將近寫畢。憲兵已從衣袋中。掏出手拷來。忽有一輛馬車飛也似的對着門口。直奔而至。車輪甫停。馬利司已氣噓噓的一躍而下。手中高舉着一角公文。呼道。菲立定心罷。赦書來了。加舍里一聽赦書二字。早嚇得目定口呆。馬利司却不慌不忙。將赦書攤在桌子上。說請驗一驗。這赦書是司法部所發。法王簽字批准。可不是假造的呢。憲兵看了一看。回頭向加舍里道。墨歇。你看怎樣。還是回去罷。加舍里憤然道。不回去幹什麼。菲立笑道。墨歇。今兒這回事。費神得很。這一趟車錢。我來會了帳。罷。話未畢。忽聽得樓上芬英大叫道。捉賊。頂閣上有賊。菲立心知其故。卽向憲兵道。這真要費神了。我們鄉村上。忽然有起賊來。兩位把他帶回馬賽。雖不能說得不虛此行。却也是慰情聊勝於無呢。說着。另點一盞燈。直向樓上奔去。一會兒樓梯上一陣亂響。菲立芬英二人已前推後擁。把一個水漬。

淋漓的墨打司揪了下來。約瑟夫則一蹶一跳的跟在後面高聲呼道：「有趣有趣！今天爸爸媽媽捉到了一個偷木柴的賊，加舍里見墨打司如此下樓，心中又氣又惱，罵道：『沒出息的東西，快跟我回去罷。』菲立却笑嘻嘻的向憲兵道：『這偷柴小賊可憐得很，兩位不必重辦，他只酌量拘禁一兩天便夠了。』加舍里帶了憲兵們去後，三人關起門來，各自歡喜不止。芬英問馬利司道：『你那赦書爲甚不前不後，剛巧在這個時候到手？』馬利司道：『赦書早已到了馬賽，只因這幾天局務甚忙，沒有功夫去用。那最後一筆小費，故遲遲未能發表。今天事情緊急，趕着送進二千法郎去，錢一到公事就了啦。你那偷柴的賊，又怎能捉到的呢？』芬英道：『我上樓時，早已打定主意，躲在頂閣裏，那盆水也是一時急極，智生故意帶去的。頂閣中的舊東西本來很有次序，我走了進去，便一翻亂把路也堵塞了。後來那惡賊找到了我，我乘其不備，把水盆潑上他燈火，一熄便半些把握沒有。我忙把身旁的木柴一束束的對着他身上擲去，打得他頭昏眼暗，口也不能開，只拚命的在地上亂爬。我一壁擲柴，一壁暗笑。約瑟夫也在旁笑個不止。約摸過了三五分鐘，聽得樓下馬利司大呼赦書已到，我那暗中戰鬪便宣告終止。索性當他小賊辦理，哈哈！他現在變了那副鬼相回去，被馬賽燈光照着，人家見了，不知多好看咧。』馬利司笑道：『菲立，你與加舍里的交涉，想不到竟有這一齣趣劇煞尾。當晚哀雅司夫婦從馬賽回來，馬利司拿出一筆錢，重重的謝了他，卽與芬英菲立約瑟夫三人坐了馬車，同回薄那派脫街寓中居住。到了明天，馬利司笑着說道：『菲立，我們到了今天，什麼恐慌都已沒有了。你自己是不消說得，便是你兒子約瑟夫，也不必再是從前那麽樣的躲避了。只是這孩子年紀雖小，却要從這最初一步，便好好教養。若誤了他，便是你的責任呢。』菲立道：『從此以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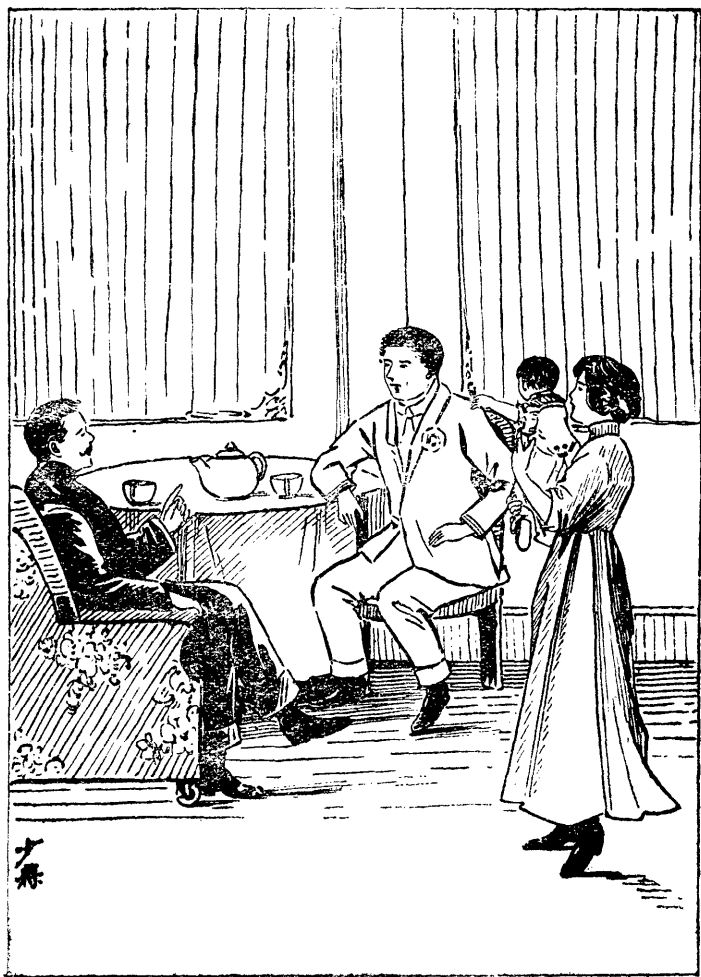


我情願盡心竭力把作工的代價來撫養他。以完我爲父之責。只是盡母責的。却要……說時把眼光微微向芬英瞧着。芬英正把約瑟夫抱在膝上。將麵包塗着牛奶給他吃。一聽此話。卽回頭笑道。這一層你不必愁得。你不說。我也早把他當親生兒女看待。便是你所說的父責。若是一個人担任不了。馬利司也可分擔一半呢。馬利司笑道。這也不消說得。我們多把約瑟夫當作兒子便了。可還有一層。我要問聲菲立。便是你自己將來。究竟存了個什麼見解。菲立嘆口氣道。我將來的見解。與從前是大不相同的了。你提起了這問題。千句話併作一句。無非是從此以後。我已把勞苦力作當做生命。把平安清吉當做幸福了。馬利司道。這是從積極一方面說。若從消極一方面說來。不知你從前所做的發財夢。現在已醒了。沒有像我這種辛苦艱難的生活。你也能做得來不能。菲立道。我什麼多做得來。不是我已整做了一年多的苦工了麼。馬利司道。從前是自然能做的。只恐你自由一回復。又要發起老脾氣來。我却有個很好的辦法。保管一生安樂。却也不必做什麼苦工呢。菲立道。我現在已相信你了。你說怎麼。我便怎麼。馬利司道。這便很好。我告你。我在六月之前。聽得運動注銷罪案的那問題。已漸有端倪。便與墨歇麥脫雷商量。在局中留下個位置。俟赦書一到。卽可到局就事。那位置俸給雖薄。每年也有一千八百法郎的進款。你看這位置還可以就得麼。菲立道。有了這麼個好缺。豈有不就之理。只是穿了那套工人的衣服。已有一年多了。現在要脫離了他。重新扮作體面商人的模樣。心中頗有些依依不捨呢。說着。引得芬英馬利司二人多笑了。吃罷早飯。兄弟倆同去見麥脫雷。麥脫雷向馬利司道。這便是你哥哥麼。我們局子裏事情忙得很。你自己去酌量着。給他辦些相當的公事便了。談了一會。兄弟們退出局長室。馬利司卽提出一

份信札來。歸菲立拆閱作覆。自此以往。他便專心一志。做個安分守己的書記。雖然俸少事煩。景況異常清苦。却白天是兄弟倆同出同歸。晚上是一家團聚。住的吃的。多不必自己管得。此後數月之中。兄弟安穩住着。在馬利司芬英二人心中。已把從前種種。漸漸忘去。菲立却始終丟不了加舍里。以爲我吃了他這麼的虧。若不報復一場。簡直是辜負了這鬚眉七尺之軀。一天晚上。兩人坐着閑談。菲立忽地高聲說道。馬利司白命克既把代表財產權。完全交付了我們。我們便該用代表的名義。向加舍里收回財產。馬利司笑道。話呢。你也說得不差。只是加舍里目下雖然不做議員。他那貴族的資格。還依然如舊。你若當真要同他爲難。他再使出手段來。你菲立卡育爾。難保不再到監牢裏去坐坐呢。菲立道。這也不去管他。他既已吞沒了我兒子的財產。我便再坐幾年監。也算不了什麼。馬利司道。這個念頭。你現在還不必轉得。因爲時機未到。便用盡了心思。還是個徒勞無益。不如盡心等着。到了可以動手的那一天。我便先來通知你。如有什麼用費。也一概歸我擔任。菲立道。你說要等。我便依你。只不知你所說的時機。究竟把什麼當標準。等到那老物死了。我便拿到了錢。心中還是不情願。馬利司嘆口氣道。收回財產。是一個問題。報仇。又是一個問題。我把第二個問題。看得比第一個還重。你想我母親。雖說身體素弱。假使沒有給加舍里捉去。究竟未必死得這麼快。我抱了這終天之恨。何嘗不想報仇。只因照現在情勢看來。你我一方。還在防禦時期之內。並沒有到攻擊時期。若不自量力。胡亂幹去。保管一出手便是失敗。總而言之。現在我們這一個小家庭。雖未必大富大貴。却也正合到了你那和平清吉的希望。便是你兒子要拿出資本去辦什麼事業。也總在十年二十年之後。我們且只管靜候時機。將來終有萬事圓滿之一日。若拋撇

了現在已有的家庭幸福。去找那無謂的煩鬧。便是財產到手。恐怕仍舊有些得不償失的呢。菲立聽馬利司如此開導。自然不便再說。然心中只是忘不了那宗財產。每過一兩個禮拜。便與馬利司絮聒一番。馬利司終不爲然。這有兩層緣故。不便動手。第一是前文說過的時機問題。第二是菲立與約瑟夫的立身問題。因爲菲立現在。雖已痛改前非。却非看上三年五年。不能料定。若一日有了幾十萬財產。給他揮霍。難保不舊性復發。就是約瑟夫。當這承受教育的時代。也該把勤儉樸實的好榜樣給他看着。將來長大起來。方不至不知甘苦。若是家中有了財產。這孩子生長於奢侈靡費之中。將來便做了個纨绔子弟。這不是有了財產。反害了他麼。馬利司這思想。起初不過是一種過慮。便對於菲立。也已相信到了八九分。以爲他受了許多磨折。將來未必果然有什麼變動。不料數年之後。到了一千八百四十八年的二月。裏馬利司的過慮。竟不幸而中。原來那時候。法國大局日非。革命風潮。已鬧得不可收拾。馬賽一處。也有蠢蠢欲動之勢。菲立起初是安分守己的。數年以來。除生病外。白天總在局中辦事。晚上總在燈下與約瑟夫嬉玩。一到現在。態度忽然大變。有時是整天的不到局。有時是整夜的不住在家裏。最長的一次。竟有五天未與馬利司見面。馬利司一想。他究竟做什麼事。便與芬英分頭打聽。心中猶以爲菲立發了舊病。又有什麼情愛的關係。却不料事實與揣測大異。菲立的情夢。早已醒了。此刻改變宗旨。又去做革命偉人了。馬利司打聽許久。知道他已進了巴黎某秘密黨派來的支部。部中人見他很有能耐。把種種共和民主平等自由的話頭來鼓勵他。他便仗着個簡單腦筋。拚命替部中幹事。預備運動了馬賽全體工人。約期起事。其實那秘密黨。全是輕舉妄動。既沒有半文糧餉。更沒有半枝槍械。只集了無數苦力。用

幾個不學無術的頭目帶領着。美其名曰民黨罷了。馬利司探聽確實。回家與芬英一說。兩人非常憂慮。那天晚上。菲立匆匆回家。在寢室中換了套衣服。又想出去。馬利司忙將他一把拉住。與芬英苦苦相勸。



深。只須少有破綻。便是他報復的機會。你從前說。現在已相信我了。這個口頭條約。請你勉力實踐了罷。菲立道。你的話。凡是關於個人問題的。我無不聽命。現在這一回事。却是國家大事。當這民權發展的時

說國家政治不良。革命是免不了的。從君主改爲民主。也是政體上必經之軌道。卽如我與麥脫雷。都是商人。並未做過政客。却自始至終。抱定了個民主觀念。只是自己想。做革命黨。便該自問所處的地位如何。所進的黨派。究竟有無革命的資格。與實力。若不在這基本上。仔細研究。便放手做去。那簡直是癡人撒野。斷斷鬧不出好結果來。況且你我二人。與加舍里嫌隙極

候。誰也要犧牲了個人。幹些福國利民的事業。若把國家大事置之不聞不問。那便是太沒有做人的價值了。又道。老弟。我從前所愛的是美人。現在所愛的美人。只有一個。他名字便喚作自由。說畢。點頭欲去。馬利司芬英二人。再也阻止不住。說他這人生就了副好動不好靜的天性。必須大大的受一下打擊。纔肯靜了多時。他心裏又覺難過。一有相當機會。不免動將起來。現在他正在由靜而動的時代。我們要保全他。唯有隨時留意。自此以後。革命風潮。愈釀愈烈。到了二月二十五日禮拜五。馬賽得到消息。說法皇路易十六已經退位。巴黎政府已宣布共和政體。於是人心大震。把一座如花如玉的大商場。半些兵革的影兒沒見着。先自鬧得天翻地覆。其中恐慌最甚的。便是各工廠各商店的資本家。他們心中。本來不知道什麼政治的潮流。和民權發展的趨勢。只知將本求利。多賺一文錢。便多加一份幸福。現在時局一壞。民主共和的實利沒享到。却先受銀根緊急商品阻滯的實患。自不得不罵天怨地。說奧利安皇朝。並沒有什麼壞處。近十五年來。對於工商兩業。獎勵得非常周到。我們做買賣的。正在感激不盡。不知那裏來的革命黨。竟無法無天。撒起野來。連皇帝也不要了。此刻只好等時局平定了。再作計較。於是市面上現銀一緊。人心愈覺恐慌。有許多中等的鋪子。和次一等的銀行。向來是靠着別人的活款。東移西補。做買賣的。此刻周轉不靈。一家家的倒閉下來。倒閉的店鋪一多。失業的人也多了。這一班失業少年。起初是因爲打破飯碗的緣故。把革命黨恨得切齒的。到後來。便不免有一部分人存着妄想。與革命黨聯絡。以爲這革命事業。人人可以做。我們進了黨。若鬧得好些。將來偉人隊中。少不了區區的名字。便鬧得不好。至少也可吃他幾天飯。找他幾十天的零錢。使花自此黨人之數。日見其多。那菲立等一班人。

最初便組織了秘密黨運動革命的，却越發歡喜。以爲人心如此，委實是全國景從的預兆。那時候就表面看來，馬賽一處已捲入革命的旋渦，就內幕裏說，實在半個眞革命黨，半個眞民黨沒有。因爲自稱爲革命黨或民黨的大部分是各工廠的苦力，做領袖的大都是失業的遊民。這種人，依法國當時的社會階級說起來，簡直全是下流社會中人。他們平時與上中兩流社會交接極少。到此刻，雖然招集了許多人，東集一個會，西結一個社，天天兒演說得痛哭流涕，却始終未與上中兩流社會聯絡。便是他們自己，對於革命的實力進行上，却半些兒預備，半些兒斟酌，沒有連革命的宗旨與眞義也全未明白。那班做領袖的人，人抱着個僥倖主義，以爲這下子一開，我便是個革命元勳，將來田園房產金銀珠寶保是一生消受不了。他部下的苦力們也各各懷着妄念，三人五人進了酒店，把老酒喝得醉醺醺了，便高談闊論起來。有的說：咱們革了命，什麼多可自由了，便是犯了罪，做官的亦奈何我們不得。有的說：犯罪是不能自由的，只是從此以後，人人平等，人人都有自由權。我們這苦力實在犯不着再做大家做官做總統去。便了又一人說：官與總統，我却不想做，只想身上穿得好好的，天天上酒館裏去喝些老酒，吃些肥魚大肉，別再到廠裏去看那工頭的死人面孔。那便是我最自由，最快樂的一天了。民黨內部的現象是如此。與他同時發生的正義保安兩黨，却頗有實力。這兩黨名目上都掛了贊成共和的招牌，實際上各有各的用意。正義黨是馬賽原有的軍警組織的，這班人腦筋最簡單，思想最頑固，爭權奪利的念頭，却比誰也利害。其造黨之故，卽爲後日攘奪政權之預備。如皇族不倒，他便自命爲皇黨。說革命時候，我們外託共和之名，內行保皇之實。若皇族竟倒了，革命竟成功了，他黨章上明明寫着贊成共和的話兒，誰也

不能說他是皇黨。故不問政體。是共和。是專制。元首是總統。是皇帝。是正命天子。是叛逆草寇。他們只須搖身一變。什麼多給他們。變像了。保安黨。是富商大賈組織的。這班人心術比正義黨好得許多。實力比民黨充足得許多。只是眼光太短。心中念念不捨的。只有鐵櫃裏的金錢。銀行裏的支票。田地房屋上的契據。此外無論大事小事。自內國政黨上之紛爭。以至國際上之利權交涉。種族上之生存競爭。便把天也鬧翻了。還是茫然無覺。此番組織。保安黨章。上是定着響應共和。保衛地方。爲宗旨。說句老實話。所保衛的。不過是自己的財產。故據在下的刻薄眼光。評斷起來。民黨可喚作胡鬧黨。正義黨可喚作混帳黨。保安黨可喚作金錢黨。當時馬賽社會上。現象惡劣至此。革命的結果。不卜可知。民黨中人。却還昏着頭腦。拚命鼓吹。以爲這革命的事業。大有成功的希望。却不料正義黨人已集合了軍警人馬。逐日認真操演。預備作戰。保安黨一方面。也招集了商界少年。練起一隊義務兵來。喚做保國軍。發布宣告。說地方如有亂事。本軍卽與正義黨原有軍警會合。担任勦辦。那『反對民黨』的一句話。雖未明言。詞氣之中。却已顯露。於是民黨各領袖。頓時大起恐慌。說我們革命。是要革法皇的命。他們正義保安兩黨。明明標着贊成共和的宗旨。爲甚不去勦除皇黨。反與我們爲難起來。這不是高明神聖的革命事業。竟要被他們激成內亂了麼。他們既存了這種惡念。我民黨諸兄弟。怎肯饒他。拚着同他們血戰一場。便了。部下各苦力。大都是慙不畏死的一聽此話。自然分外忿激。恨不能馬上就要開戰。保安黨一方面。却暗中想了法子。來勾吸他的領袖人物。這班領袖人物。本來是失業的游民。初進民黨時。並無一定宗旨。今見保安黨組織保國軍。掌權的大半是店東行長。經濟既裕。且暗中派了人來運動。肯照各人原得薪水。減折發

餉。他們正是抓不到飯碗。一聽此話。少不了一個個溜出了民黨。改進保安黨。其始終不動的。只有菲立等十數人。說是我輩是以民黨中堅人物自任的。憑他勢逼利誘。非達到君權消滅民權發展的目的。不止若要打仗。雖然手無寸鐵。也要率領着這班可敬可愛的苦力們。與他背城借一。以上所說。書中寫來甚長。其實不過自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四天以內的事實。到二十八日禮拜一的晚上。風聲越鬧越緊。報紙上也全登了民黨得勝的消息。說這一省也宣布共和了。那一省也受了共和政府的統治了。此等消息。真假不可知。民黨人看了。却愈加起勁。然而瞧那馬賽的市長。和駐紮馬賽的柏樂文司省省長。始終全無舉動。只說巴黎政府。並未有正式公文到埠。本埠未便輕舉妄動云云。他們心中越發焦急。那一天。乃由菲立當頭。在克內皮亞街集合了無數苦力。一人手中執着支火把。排着隊伍。到市長署門前去喊叫。說限他明天早晨宣布共和。喚了一會。又到省長署門面去叫。署中人誰也不睬。他們只把大門關上。定心安睡。直到夜半十二點鐘左右。苦力們各自走散。心中還以為這第一次的示威舉動。他們竟未敢開門抵抗。可不能不算得大有成效呢。這幾天。菲立在家時少。出外時多。船局裏也已告了常假。似乎家庭職業都不在他心上。有時家中人問他近來幹些什麼。他便把如何鼓勵黨人。如何籌備進行。如何實行示威等話。直說不諱。馬利司芬英二人。當面既無法阻止他。惟有背着他相對嘆息而已。

## 第九章

且說加舍里帶了憲兵同往聖巴那彼區去捕拿菲立的時候。心中抱着個一槍打兩鳥的主義。以為大小菲立不難同時到手。却不料大菲立到了手。竟被一紙赦書放去。小菲立是面也沒見着。加舍里看了



這情景不禁氣得發昏。回家之後說我堂堂貴族。有錢有勢。竟弄得事事失敗。在卡育爾手裏。要是再不想些法兒報仇。簡直要被活活氣死了。可是目下最要緊的。便是財產問題。那墨打司對於我。雖然很出力。却不知道他心裏究竟存着個什麼念頭。若把我當作冤桶。事實上一味敷衍。只拿些甜言蜜語來騙我的獎金。豈不是我白白的花了錢。仍是半些希望沒有。如此胡思亂想。早把這無惡不作的老頭兒。急得夢魂顛倒。寢食不安。幸而那時候。馬利司不願與他爲難。若是聽了菲立的話。立時向他要求收回財產。那加舍里到了挺而走險的關頭。即使能急極智生。另想出什麼惡計來。那一時的驚惶失措。可也就很夠他消受了呢。後來有一天晚上。墨打司又來了。加舍里故意激他一激。說道。墨歇。我這地方。下次請你不必光臨了。因爲我閉着想想。你實在太對不起我。總算起來。你錢已拿得不算少了。却半些成效沒有。大約是馬利司那邊也給了你什麼好處了麼。墨打司一聽話鋒不對。忙說墨歇。我墨打司若有半毫背你之心。儘可馬上就死。說着。從身間掏出支手槍。遞給加舍里道。墨歇。請你打死了我罷。加舍里忙陪着笑臉道。哇。獸子。快把這東西收去。我是同你開開頑笑的。墨打司道。你老是開句頑笑。我聽了。却是個青天霹靂呢。我們說個直話。所爲的無非是錢。你老是爲着遺產。我是爲着獎金。單就這獎金而論。將來辦事得手。我還有絕大的希望。那有拋撇了你老。反去就他的道理呢。加舍里道。你呢。我向來就很相信的。可惜現在事勢太險。無論什麼時候。只須馬利司說聲要與我爲難。我就是大不得了。所以我再三思索。必須另外想些方法。才是。現在我有個方法。我打算把我的房產別墅都賣去了。再將銀行存款。悉數提出。悄悄兒逃往英國或意國住着。從此銷聲匿跡。把下半世的光陰。安安樂樂混過了。料來馬利司

雖然有能耐。雖然握着小菲立的財產權。却也奈何我不得呢。這一篇話。並非出於加舍里本心。不過信口說來。將墨打司的真心試探一下。墨打司聽了。果然說道。這個辦法。我實在不敢贊成。從古至今。只有平民怕貴族。若貴族反怕着平民。把家產變賣了。逃到外國去。真是天地間絕無僅有的大笑話了。加舍里道。我心上。也很不願意鬧這笑話。只恐事無預備。一旦姓卡育爾的同我爲難起來。不能對付。不是分外丟醜麼。墨打司道。那麼我們只須在預備上着想便是了。逃他什麼。而且你不動手。他斷斷不敢開釁的。加舍里見墨打司果能真心相待。卽重振精神。與他商量起辦法來。什麼仿造白侖克的花押咧。假造遺產讓渡書咧。造好了讓渡書。逼令白侖克簽字咧。同時議定了許多。都由墨打司担任。說辦法既多。總有一二樣有成效的。却不料過了多時。別說白侖克不肯受迫簽字。便是他筆跡。也連片紙隻字多找不到。原來白侖克爲人精細。披雍之前。把遺產代表權讓給芬英的時候。早就料到這一層。因將平時所寫的東西。連幼時習字簿上的ABC字樣。和書面上所記名字。全都扯下來燬了。加舍里到這地步。心上恐慌日甚。墨打司因獎金不得到手。便要向加舍里隨時支付些小費。亦覺難於啟口。却因事屬無奈。只得一天天的捱着。到革命的風聲鬧高了。一天晚上。加舍里正是無聊獨坐。忽聽門聲响處。墨打司興致勃勃的。大踏步而入。高聲說道。墨歇。好了好了。咱們得勝了。加舍里道。得勝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快說我聽。墨打司故意遲遲不答。却把兩手擱在肚子上摩了幾摩。然後笑嘻嘻的說道。墨歇。你看現在革命黨快要成事了。將來共和告成。不是大家一律平等了麼。加舍里聽了這話。一時不知所答。只冷冷的笑了一聲。墨打司却接着說道。墨歇。現在世界要變了。再過二十四點鐘。皇黨一倒。民主政府一成立。你們

做貴族的。到了那時。你我二人不能敵體相見了。此時加舍里雖已不問政事。一切平等自由革命流血的話頭。却是他生平深惡痛疾的。今見墨打司忽地有了這種舉動。心中怎肯相信。卽叱道。別開頑笑。有什麼消息。快快說來。墨打司說道。豈有此理。以後我們共和大國民。全是弟兄。那民黨的旗幟上面。還標着『弟兄』兩個大字咧。加舍里笑道。就算是弟兄。老兄。你究竟幹了什麼好事。請快說罷。墨打司道。告了你罷。我現在已投入民黨。此刻是從工人俱樂部裏來的。將來打起仗來。少不了是個領兵的隊長。今天早晨。我還在俱樂部裏演說。把正義黨人痛罵一番。部中工人們聽了。拍手的喝采的。鬧得不亦樂乎。可惜你不願聽這演說。若是願聽。我便復述一遍。請你判斷判斷。說着。立了起來。把左手撫着胸。右手翹了個拇指。似乎演說家登了台。快要開口了。加舍里見他如此舉動。心中好笑。以爲他高興到這樣的希望。可就不壞呢。因笑說道。你的口才一定很好。且復述出來聽聽。墨打司試了兩試。說了聲。『諸位國民。』又重新坐下。搖頭說道。要一句句復述。却記不清楚了。只自信那篇演說很好。大意是說正義黨人全是流氓。我們民黨諸弟兄。全是救世主。便連你墨歇加舍里。也罵得很不好聽呢。加舍里道。一篇反對正義黨的演說。斷斷不會偏把我這並未入黨的人痛罵的。請你快說正話。別再參插什麼。墨打司道。這的確說的正話。因爲我現在想把民黨的人心收服了。使他們樂於爲我效死。然後我要幹什麼。便幹什麼。你想。要達到這目的。不是先得把正義黨和你加舍里痛罵一番麼。加舍里道。這算什麼話。難道我給錢你使化了。是叫你去運動革命的麼。墨打司道。你且別急。我還有一句話要告訴你咧。你那仇家菲立卡育爾。現在也進了工人俱樂部了。加舍里道。你說到了這小子。話頭漸漸近起來了。他進了俱樂部

又怎麼樣呢。墨打司道。他進了部。天天演說。民黨之中。已把他認作中堅人物。我雖然也是黨員。說起資格手段。却多不如他。他說法國社會。應得澈底推翻。重新改造。把老百姓與王族顛倒過來。把苦工與貴族顛倒過來。否則將來斷斷沒有和平的希望。又說目下馬賽的民黨。雖然人數不過一二千。只是仗正義。與魔鬼競爭。萬無不勝之理。民黨人聽信了他的話。個個爭報奮勇。情願拚着性命聽他指揮。他說我非立。是民黨的英雄。是自由的驕子。十年之後。王族貴族多絕滅了。法蘭西一片土上。保管處處豎着我非立卡育爾的銅像咧。我當初是懂得不得什麼共和革命的。聽了他議論。居然也心熱起來。做了革命黨了。加舍里道。這一段話。頗有些意思。將來還有什麼計劃呢。墨打司道。將來的辦法。雖要隨時變化。不能牢執死法。却是大體總差不了什麼。這個啞謎兒。請你先猜猜罷。加舍里答應聲是。隨卽立了起來。縳着眉頭。踱來踱去亂走。整走了十多分鐘。忽拍手道。大約是如此。墨打司道。怎麼樣。加舍里如此這般一說。墨打司放聲大笑道。着啊。一個悶葫蘆。竟被你打破。加舍里道。可有一層。要請你預防着。你天天與菲立混在一起。若被他看破了真相。就糟了呢。墨打司道。這不必愁得。因爲他與我。只在哀雅司家裏見過一面。現在我到俱樂部裏去。已買了套紅色的假髮假鬚戴着。容顏一變。保管看不出來。加舍里道。撇開這層不說。萬一民黨竟得了勝。又如何呢。墨打司向加舍里瞧了一會。徐徐說道。墨歇。我竟料不到你說出這麼一句話來。那班民黨。槍械軍餉。半些沒有。只集合了些苦力胡鬧。將來當真見起仗來。只須十顆子彈。早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加舍里點頭道。這也料得不差。墨打司道。我此刻來同你商量的。便是爲了這事。因爲我進了民黨。到失敗的時候。要是手中沒有什麼可資保護的憑據。免不了玉石俱焚了。加舍

里道。這又是你的過慮。到了那時。便有天大禍事。我加舍里總擔保得下。墨打司道。我怕的是秩序一亂。倉卒之間。難於找得到你。最好請你寫封信給我。說菲立卡育爾集衆謀叛。余以貴族之資格。特囑墨打司混入逆黨偵探。隨時以消息報告。俾不至釀成大亂云云。我身間有了這信。只管放胆辦事。什麼都不必怕得。到事成之後。你付獎金給我。我便把原信交還。不做得很妥當麼。加舍里應了聲。是。即提起筆來。照式寫了封信給他。且道。這一件事。要請你包辦的了。若與我合辦。牽牽掣掣。成績反不會好的。且說二月二十九日禮拜二早晨。陰雲密布。細雨濛濛的時候。馬賽行政官。果然在克內皮亞大街上。當衆正式宣布共和了。馬賽行政官。早就知道巴黎皇室傾覆的消息。只因共和政府所派代表未到。經辦公事。無從交卸。只得暫爲延緩。到昨天晚上。民黨在署前叫鬧的時候。正是代表到埠的時候。代表一到。行政官立即宣布。民黨人趁了這個巧。却大起其勁。說馬賽的官。究竟沒用的。昨天晚上被我們一鬧。一刻兒多支持不住。我們民黨建了這兵不血刃的大功勞。將來修起馬賽革命史來。我們少不了個個多是元勳呢。及行政官辦過交卸。正義黨的軍警。和保安黨的保國軍。排着隊伍。在各處大街上游行一周。以誌慶祝。民黨的苦力們。也照式排起隊來。豎了面〔弟兄〕旗。一羣蜜蜂似的。跟着同走。其中菲立尤爲興高采烈。以爲自己夢想中的自由平等種種幸福。現已悉數到手。却不料這種不費事的廉價革命。表面上儘管另換一番新氣象。骨底裏仍是絲毫沒有變動。到秩序稍定。地方政務。大半被正義黨人盤據着。保安黨的市儈。也能在次要的位置上。稍稍活動。獨有民黨各領袖。半些權利沒享到。正義保安兩黨。仍舊高自位置。什麼事多是獨行獨斷。始終沒有睬過民黨。於是民黨大恨。由菲立提議。發布傳單出去。與各地民

黨聯絡。說我輩手造共和。所爲何事。今爲驅除民賊起見。擬請各地友黨。自選有力代表數人。聯絡一起。向巴黎政府陳訴。非達到最後目的。造成真正共和不止。此事正在辦理。忽接巴黎通告。說新政府現已完全成立。國會急須改組。現定四月二十三日爲選舉之期。各地政黨。應先行籌備云云。民黨人一想。現在既有這機會。我們何必另舉代表。只須出力運動。使馬賽應舉議員的名額。全被我們民黨佔據了。將來地方上種種政務。自有做議員的在議會裏替我們主持。還怕正義保安兩黨不一敗塗地麼。主義既定。卽儘着三禮拜工夫。把幾個候選人物的名字寫了出來。派人四出運動。同時正義保安兩黨。也在這選舉問題上大賣氣力。演說的演說。應酬的應酬。收買的收買。直把馬賽全市。鬧得甚囂塵上。其中種種怪狀。不能縷述。菲立對於這議員一缺。心上未嘗沒有希冀的念頭。只因按照選舉定章。被選舉人須有相當財產。方能合格。他自問沒有這資格。便轉個灣子。代替麥脫雷運動。無論遇到了誰。只須有選民資格的。他便將麥脫雷說得天上有。地下無。麥脫雷自己。却從來沒有問過這個信。鬧了多時。菲立自覺力量有限。若非麥脫雷親自出場。恐這項運動。永遠沒有成熟的希望。不如見了麥脫雷。探聽了他自己的意見。再說罷。想着。立卽趕往船局。這船局裏。已好久沒有他的蹤跡。此時難得光臨。麥脫雷萬無不見之理。兩人互問安好。既畢。菲立卽道。墨歇聽說你從前。也是工人俱樂部部員。現在却好久沒見你到部了。麥脫雷道。是的。我從前入部。是要借了這機關。常與工人們聯絡聯絡。且要考查他們的生活狀況。和知識狀況。都已進步到了什麼階級。到革命黨起了事。他們不自量力。附和胡鬧。我預料這種舉動。在實際上沒有什麼益處。便從此不去了。菲立道。你這種部員。寶貴得很。你不願常常到部。真是部中的不幸。昨

天有人向我說。現在選舉議員的時候。墨歇麥脫雷不肯出場。真是他大大的不是。因為我們民黨。借重你的地方很多。你一到部。什麼事多好辦了。麥脫雷笑道。這也未必。我不過是心嚮共和罷了。菲立道。就現在而論。英雄無用武之地。若選舉的結果。墨歇竟做了議員。地位一高。辦起事來。便覺游刃揮揮。無長不展了。麥脫雷道。那麼照你的意思。竟要舉我做議員了。咳。我告訴你。照現在的時局。無論你們做民黨的如何盡力。共和斷斷不會一下子就穩固。你們民黨。亦斷無不敗之理。換一句話說。戕害共和的是民黨。戕害民黨的是共和。這層道理。不必細講。只須問一問共和的真諦。是如何。民黨的程度與實力。是如何。再問一問革命的時機。現在已否成熟。皇黨的命運。現在已否斷絕。便可恍然大悟。菲立不答。麥脫雷接着說道。我的共和主義。已抱了三十多年。大約你們落地的時候。便是我初有革命思想的時候。現在年紀愈老。希望共和之心愈切。要是在我眼中。竟看不見共和成立的一天。便是我一生最大的缺憾。所以將來當真到了可以革命的時候。別說我這身體。便是我的家產。我的靈魂。也完全可以報效在革命軍裏。照現在的情形。老實說。我實在不願意跟着你們擾亂。菲立道。如此據你看來。將來一定民軍失敗的了。麥脫雷道。這句話。我因困於所見。一時不能料定。然使法蘭西全國的狀況。多像馬賽一樣。恐怕現在的共和政體。至多不過二三年罷了。菲立嘆了口氣。說道。國家大局。本來是料算不定的。即如現在的民黨。我們做領袖的思想。亦自知其大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只是少年人做事。總有些冒險性質。若大家都是墨歇般的深謀遠慮。恐怕革命事業。永遠不會發動的了。麥脫雷道。這却未必。我年紀雖老。果然到了革命事業可以發動的時候。保管你們做少年的沒動手。我老頭兒早就跳了出去。即如現在。

要是這馬賽社會上當真有需我幫忙之處。我斷斷不推諉。無如此次革命全是一二野心家鬧成功的。他們口中所說紙上所寫開宗明義章第一便是人民公意四個字其實現在的的人民還有十分之八九在那兒做他的昏夢。今天有人說共和好他們便可無法無天自稱自由種子起來。明天有人說專制好他們又可奴顏婢膝實做帝王貴族的孝子順孫起來。請問人民程度還在這吠影吠聲的時代。我若混了進去不就太辜負了自己的抱負麼。菲立道。墨歇不必如此固執。現在個個想舉墨歇。只須墨歇肯出。場。將來一定當選的。麥脫雷道。既已大家要舉我。到當選的一天。我一定就任。現在却不必出場。若你的意思要我自已出去運動議員做那就把我的人格看得太低了。菲立聽至此處。知麥脫雷立意堅決。不。便再勸。立起來說道。大約墨歇對於這一次革命已抱定旁觀的主義了。麥脫雷搖頭道。我並不是旁觀。不過不同你們一樣張開了眼睛做夢便了。我勸你別再多事。你現在天天夢想着自由。不知自由之神已害了不可救藥的重病。將來他死之後。我們預備費些心力替他好好的辦個喪事便了。菲立道。我說自由之神並沒有害病。不過賊黨想謀殺他。他若遇害。我們一定要報仇。那流血遍地積屍成山的慘劇。本來是意想中事。麥脫雷道。說到革命戰爭是免不了的。然這種戰爭必須集合了最大部分真正愛護共和的人物。同那最小部分真正破壞共和的魔鬼決鬪。然後可收一戎衣而天下定的功效。現在最大部分之中還是三心兩意。你結一個團。我造一個黨。共和的真義沒有弄明白。却在「弟兄」之中。內訌起來。照這情形。別說你們民黨沒有實力。便有了實力。我還是反對。你若聽我的話。明天便脫離了民黨。照常到局辦事。要是不聽。我也沒有方法阻斷你。只請你自己想想便了。菲立受了這場教訓。宛如冷



水渥背。心中鞅鞅不樂。深恐麥脫雷的預料。竟成事實。到四月二十七日。票鬮一開。民黨議員半個多沒有着實。正義黨却佔了全額十分之七。保安黨佔了十分之二。其餘十分之一。是不附黨藉的富紳。自此以後。大而柏樂文司省的省政。小而馬賽市的市政。無論司法立法行政。多挨不着民黨過問。民黨人除天天召集了苦力黨徒。在俱樂部中演說一番之外。無論要幹什麼都不行。同時正義黨的勢力。一天發展一天。連巴黎中央政府也全無實權。事事被正義黨牽掣着。而且所發政令。大都倒行逆施。與專制時代比較起來。簡直是二五一十。到兩月以後。時在六月中旬。馬賽的黨見愈鬧愈烈。正義黨一面意在剿滅民黨。民黨一面就說正義黨是皇黨的化身。保安黨看了這情形。恐怕秩序一亂。市面大受影響。爲貫徹最初的目的起見。忙將保國軍加緊操練。以備不虞。可憐馬賽一埠。本來安安穩穩的。給這班人一鬧。竟弄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似乎一片墨也似的戰雲。已壓迫在頭頂上。其實當真開起戰來。也不過集合許多丑角兒。大演一齣滑稽趣劇罷了。這時候。馬利司芬英二人。見菲立昏迷不悟。無可奈何。只得聽他有一天。馬利司在內克皮亞街走過。無意間。忽與沙法爾相遇。那時沙法爾穿了套保國軍的隊長制服。金章金鈕。一閃閃的。日光映耀着。腰間雖掛着刀。却因平時沒掛慣。走起路來。刀鞘兒要打他腳跟。他便放出做小工時。握鏟叉的手段。將刀柄緊緊握着。他身體本來是臃腫不堪的。此刻。綳了套緊小軍衣。那形狀便如洋傘上加了個套子。面上神氣却比平時分外起勁。當其蹣跚前進之時。步子足有二三尺寬。一尺多高。恨不能一步踏下去。便把步道上的石頭打破了。纔快意。每走了十多步。便要眯着眼。嘻嘻着嘴。翹着鬍子。回過頭去對行人亂瞧。其意若曰。現在老沙已挑了救國救民的重擔子。你們可別小覷。

了。我。呢。此。時。馬。利。司。無。意。中。與。沙。法。爾。相。遇。馬。利。司。心。中。並。不。覺。得。什。麼。沙。法。爾。却。頗。有。些。難。以。爲。情。因。大。踏。步。走。至。馬。利。司。面。前。規。規。矩。矩。行。了。個。立。正。舉。手。禮。馬。利。司。見。他。這。樣。子。宛。如。小。兵。見。了。官。長。心。上。



的。本。有。應。盡。之。職。朋。友。你。說。現。在。的。時。局。不。是。太。麻。煩。了。麼。說。時。把。頭。腦。一。連。幌。了。幾。十。幌。似。乎。得。意。到。什。麼。似。的。其。實。沙。法。爾。進。保。國。軍。完。全。是。出。於。運。動。他。心。目。中。本。來。懂。不。得。什。麼。叫。做。國。什。麼。叫。做。軍。却。

頗。覺。過。意。不。去。連。忙。伸。出。手。來。與。他。握。着。說。道。墨。歇。我。們。好。久。不。見。了。沙。法。爾。學。着。軍。人。口。吻。答。道。得。啦。咱。們。好。久。不。見。世。界。也。變。得。不。成。世。界。了。馬。利。司。應。了。聲。是。即。與。他。並。着。同。走。沙。法。爾。道。好。朋。友。你。看。我。忽。然。穿。了。軍。裝。起。來。心。上。也。奇。怪。麼。唉。這。並。不。是。我。歡。喜。當。兵。實。在。因。爲。同。志。們。再。三。懇。求。我。被。他。們。說。得。無。可。對。付。了。只。得。答。應。可。是。國。家。多。難。的。時。候。我。們。做。國。民。

見隊長們帽上綴着金章衣上釘着金紐這種應時裝飾把他看得眼紅了。即不惜破費向保安黨去運動。保安黨見他是傻的錢却不傻一口答應了他。他便整天整夜穿了軍裝在街上晾個不了。馬利司與他相處既久知道他的脾氣也不十分理會他。只冷冷應道。你說得很是。這時局太麻煩了。沙法爾道。麻煩是麻煩。可不打緊你家裏老婆兒女只管定心度日。你瞧我這指揮刀是擔保馬賽秩序的。馬賽有了我們保國軍便是打仗打得滿街都是屍首。保管半個人都沒有死。馬利司聽到此處幾把肚子笑痛。心中想道。這寶貝還是去逛逛。克萊雲罷。他做了軍官連軍官的牌子都倒完了。因問道。近來克萊雲那裏去了。沙法爾促氣答道。哼。這話你不問猶可。問了我。我要同你算賬。因為那年他從多倫回來之後。受了警察的干涉。自覺沒趣。移往別處去做買賣了。馬利司道。近來時局欠佳。你老人家的興致。想已不比從前。到你雅興回復的時候。再與我算賬不遲。沙法爾說了聲好。又道。你看我這套軍服穿得還好。看麼。馬利司道。好看得很。配了你那副魁梧奇偉的尊容。簡直是大將軍。多不如你了。沙法爾道。只是錢却費得不少。現在世界什麼事。多是有錢的佔便宜。沒錢的吃虧。所以我們保安黨以保護金錢為唯一目的。一旦金錢消失了。保管共和也不成。專制也不成。馬利司道。你說了這話。我却要問你一聲。究竟你愛的是共和。是專制。沙法爾道。這不要問得。我是絕端的共和。黨要是沒有共和。我這套體面的軍服。怎能穿得上身。可是共和之後。最要緊的。便是秩序。若連秩序也沒有了。大家多要共和。我的財產起來。那還了得。所以我再三斟酌。認定保安黨為共和政體中最正當的政黨。馬利司心中只是暗笑。與他同行了一段。沙法爾忽停着腳說道。不對。我營裏還有重大公事要辦。可要與你分路了。說畢。蹣跚自去。行不多遠。又

## 第

## 十

## 二

## 集

回頭呼道。墨歇。快來。還有句話。馬利司走上前去。問是什麼。沙法爾側着頭。把嘴湊到馬利司耳朵上。低聲說道。我告訴你。聽說你哥哥。近來也在民黨中。這實在有點兒不妥。你還是勸他進我們保安黨。進了黨。少不了也是個隊長。也能穿起這套體面的軍服。來不比他們好得多麼。馬利司謝了一聲。沙法爾又道。還有一層。你我。是好朋友。我們做軍人的。把保國保家。保友三件事。當做最大的責任。你將來。倘有什麼危險。只管叫我。我一得消息。隨卽帶了隊伍來幫忙。便了。馬利司又與他緊緊握手。一連說了幾十聲謝。沙法爾始滿意。自去。自言道。他真是我全世界中最知己的朋友了。當天晚上。菲立回了家。馬利司將白天遇着沙法爾的故事。向家人們一說。引得芬英笑個不止。菲立却大不滿意。說道。你們瞧。什麼保安黨。正義黨。全是這一班酒肉糊塗的東西。國家大事。被他們操縱着。還幹得好麼。馬利司。你將來再見了他。可代我給他個信。說民黨人物。正要把他們大大的收拾一番。咧。馬利司道。你這人。不知究竟存了個什麼意見。我想當真鬧成了內亂。恐怕你菲立。卡育爾。在實際上也沒有什麼好處罷。菲立怒道。誰說沒有好處。我只知道。國家便是工人。工人便是國家。他們自命爲上等人的。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對於社會。國家。半些實業。不做。却要佔據了工人們的養命錢。要是全國人民。都做了上等人。這法蘭西。一片土。早已陸沉了。馬利司道。你話是說得不差。我也向來相信。『不有工作。安有世界』。和『世界爲工人所養』。兩句格言的。只在事實上。恐怕現在時候。還沒有到實行『工人統轄世界』學說的地步。咧。菲立道。世界是人造成功的。造得早。成功就早。造得遲。成功就遲。現在上中兩派。社會練了軍隊。備了槍械。把工人們。蛇毒猛獸般防着。工人們。赤手空拳。自己。也明知抵敵不過。只因時機已迫。不平等的程度。已高。

到了極點。他們既把我們當作毒蛇猛獸。我們索性實做毒蛇猛獸。苦着性命。同他們拚個兩敗俱傷。便了。說畢不再多話。携了約瑟夫自回臥室去了。

## 第十章

這時候墨打司已做了民黨中最活動的人物。他在選舉議員的第二天。便當着衆黨員演說。大意謂馬賽人心已死。與其留了他玷辱國家。貽羞民黨。不如放起一把火。把他燒做一片焦土。反覺乾乾淨淨。那時民黨正在失敗之後。衆黨員沒一個不是摩拳擦掌。要與正義保安兩黨爲難。雖然聽了墨打司的話。未必竟敢放火。心上却暢快得許多。那不絕的歡呼喝采之聲。直如狂風急雨。自此以後。墨打司無日不到工人俱樂部。當燈火既明。工人齊集之後。他在舞台上狂跳亂罵。那頭上的紅髮。頰下的紅鬚。左飛右舞。高下起落。直把燈光人面全都映作血也似的紅色。他意中以爲偷有一日。民黨竟與正義保安兩黨開戰。則秩序一亂。大菲立固可趁着紛紛擾擾的時候。送他一槍。便是小菲立也儘可強奪下來。趁他心上恨不能馬上把戰事煽成了。纔達他進黨的目的。他與菲立雖然朝夕相見。只時時放出一只冷眼。把菲立的言語舉動。逐日報告加舍里。菲立雖天天看見這紅髮紅鬚的怪物。却沒有問他姓名。也沒有注意他面貌。心中還以爲這等激烈人物。真是民黨中不可多得的黨員咧。可是民黨中人。雖然天天鬧着要開戰。却因沒有正當的理由。可以藉口。捱了多時。仍是不動。加舍里見其如此。心中很不舒服。每見墨打司來了。便說道。你說這麼辦。那麼辦。只造些空中樓閣。我簡直有些不相信你了。墨打司道。墨歇別慌。只消一開戰。保管成效立見。我不是最初一句話。便說成功失敗。全看能不能開戰。麼。加舍里道。究竟什

麼時候能開戰呢。墨打司道。我總竭力想法。且與墨歇同抱了個愈早愈妙的念頭。只是時機未熟。我決不能單槍匹馬開起戰來。好在時已不遠。請你定心守着罷。到了六月二十一日晚上。墨打司果然笑嘻嘻的來了。加舍里問是什麼。墨打司道。我們夢寐不忘的開戰。明天便可實行了。現在民黨一方面已預備作戰。正義保安兩黨也已預備抵抗。要是明天早晨。市政廳再不將民黨的要求。一口依允。保管立刻開戰。可是據我看來。這種無理要求。市政廳斷不會答應。只待戰事一發動。我們那一重公案。亦可馬上辦完。哈哈。這真是墨歇的洪福。加舍里問那班民黨。究竟要求些什麼。墨打司便說。法國開了革命後。因時局不佳。各處工廠停閉極多。中央政府恐怕失業工人鬧事。特地籌了的款。在商務繁盛。人口衆多之處。開辦國家工場。這馬賽地方。雖有國家工場名目。却無相當工業可辦。市政廳便變通辦理。將此款開築一條運河。把多倫司河的淡水。通入市中。供給飲料。却因辦法欠善。激得工人鬧將起來。原來巴黎國家工場的工人。每天只做十點鐘工。這邊馬賽的行政官。以爲此項河工。一半是慈善性質。不妨增加鐘點。便把十點改作十一點。却不料工人們正在無隙可乘。一得這機會。隨即星火燎原般的大鬧起來。同時馬賽各私家工廠。有幾家做慣十一點鐘的工人。也附和着向廠主要求。廠主心中雖不願意。表面上却不敢直捷回却。只說我們依照國家工場辦理。將來國家工場改作十點。我們決不私自增加一分一秒。這一來。各私家工廠的工人。便與國家工場的工人聯合進行。那向來做工十點鐘的私家工人。也以同業關係。完全罷了工。替他們鼓吹聲勢。到昨天早晨。馬賽全體工界。齊集省公署門前空地上。開聯合大會。議決馬賽大小公私各工廠。倘不將工作時間。一律改爲每天十點鐘。工人們便用武力對待。散

會之後。雙方各自預備。今天風聲愈緊。民黨裏已議決明早不見明令。隨即動手。你瞧。這不是千載一時的好機會麼。加舍里道。他們開是開了。也會派出代表來。向市政廳正式要求過沒有。墨打司道。這個手續自然是有的。聽說每一個工廠。都選出代表五、六人。再在代表之中。選出總代表數人。與官廳所派委員接洽。只因這項無理要求。無論官廳中萬萬不肯答應。即使答應了。那班工人。一向聽了我血飛火熱的演說。也斷斷不肯即此罷手。加舍里問道。戰是一定要開的了。不知你自己辦事的手續。已預備妥當沒有。那大小兩人之中。大的關係尙輕。小的可千萬別再放他逃走了呢。墨打司道。這是我的事。不用墨歎費心。要是明天槍聲一響。保管大的一個。不是一槍打死。便是事後被捕。那小的一個。至遲到黃昏時候。總可帶到你這兒來了。我現在還要出去打聽打聽。明兒早上九點鐘。再把當天的消息來告訴你罷。說畢。鞠躬自出。儘着半夜工夫。在街上探聽消息。不料各處傳說。官廳中因爲巴黎國家工場。每天做工十點鐘。現在馬賽改作十一點。本屬私自增加。若因此鬧成亂事。中央政府詰問起來。當事人免不了多有處分。再三斟酌。擬依照工人所請。將十一點改爲十點。大約議決之後。即可發表云云。墨打司聽了這話。直氣得無名火亂迸。說你們太胆小了。平時。上等。人。拿出大宗賦稅。來養了你們。現在下流的苦力放肆。得不成樣兒。恨不能把上等。人的心肝。多要抓去吃了。你們還是一意容縱。要是我墨打司不來代替你們做些主。把工人們好好懲戒一番。三五年後。連你們自己也不知死所了。且罵且想。朦朧睡去。明早醒來。已是六月二十二日禮拜四。墨打司一起牀。即飛步出門。向省公署一帶去探聽消息。只見一路景象。大異平時。正義黨的軍警。和保安黨的保國軍。已荷着槍。上了全副武裝。在街道緊要之處。三三五五。

分班站着。囚首垢面的工人們。東也是一簇。西也是一簇。鬧得不成樣兒。墨打司看了。心中暗喜。走至省公署之前。見門外那片空場上。已被工人們擠得水洩不通。大門之旁。却有一大隊軍警守着。似乎雙方已預備決戰。墨打司在場上兜了幾轉。知道這一方的工人。全是民黨激烈分子。不用再煽。退至加佛路附近。又見街上塞了一二百個工人。其中有兩個代表。說諸位且靜候消息。這鐘點問題。遲早總有個圓滿解決。最好是各自回廠上工。罷一天工。究竟多一份損失。墨打司不禁心頭火起。高聲呼道。那代表是誰舉的。快給我拉下來打。呼聲未畢。一二百個工人。全都噪將起來。只聽得一陣打打打之聲。早嚇得兩個代表。逃的不知去向。墨打司也趁着紛亂。從人叢中竄往別處。到九點鐘時。他見府署附近一帶。一簇簇的工人。已同心一致。預備廝打。即興致勃勃的。從聖菲勞爾場轉至運河碼頭。再由柏拉邱路折入薄那派脫街。將消息報告加舍里。途中看了工人兵隊。紛擾往來的情形。心裏喜歡。料來菲立。一定在街上混戰。馬利司雖然不喜搗亂。却決不會悶坐在家裏。定要出門觀戰。那時我趁着秩序已亂。衝進屋子去。奪那孩子青天白日。憑他有什麼惡婦保護着。我墨打司總未必再吃冷水罷。想至此處。恰巧走到馬利司家門口。正擬低頭走過。忽聽得門聲一響。裏面走出個中年婦人。手中抱了個小孩。向東疾馳而去。墨打司叫了聲哎喲。急忙掉轉頭來。跟着那婦人同走。兩人一前一後。走了半點多鐘。才見那婦人走入雞蛋場一所房子裏去了。原來馬利司在昨天晚上。聽得工人們已預備作戰。作戰的地點。當以省公署一帶爲中心。這薄那派脫街離省公署不遠。加舍里又同住在這條街上。乃與芬英議定辦法。夫婦分途辦事。馬利司的責任是跟着菲立同走。把種種方法牽掣他。務使他不加入戰鬥。芬英的責任是抱了約瑟。



夫到雞蛋場去避難。雞蛋場在馬賽舊城離省公署甚遠。芬英從前所住的那房子。他兄弟喀寶還繼續住着。此刻墨打司見芬英進了那屋子。將地址辨認清楚。心中好不納悶。正在自呼倒運。忽見保國軍一小隊。從新城開來。到雞蛋場附近。即搭起槍架。駐紮下來。墨打司向他瞧了一眼。暗暗喜道。有了這條引火線。不愁放不響炮了。乃向雞蛋場四面將地方形勢看了個大略。然後走至小隊長面前問道。老哥。據說現在省公署一帶已開了戰了。隊長道。沒有這話。要是開戰。還不聽見槍聲麼。墨打司道。據我看來。省公署並非用武之地。這雞蛋場却是個天造地設的戰場呢。隊長道。這裏地勢是好的。只因我們保國軍並不主張打仗。便是鬧事的工人們。只須他們不動手。我們決不先打。便要打。也不過爲保全地方秩序起見。並不要在保全秩序之外。再希冀什麼勝利。現在工人們並不要在此地用兵。我們奉命開來。不過預防於萬一。還要自己找事做麼。墨打司冷笑道。你說工人們不要在此用兵麼。我昨天就聽見消息說。民黨各領袖已預定雞蛋場爲主要戰鬥地。省公署不過是個發軔地點。這地方的圖樣早已打去。要是你們做保國軍半些預備沒有。恐怕這一方秩序未必保守得住呢。隊長聽墨打司說得有理。遲遲答道。既有這一句話。我立時派人到總司令部去報告。俟得了回覆。再作計較。墨打司見火種已埋伏停妥。踱着方步而去。走了二三十步。自料已出於隊長視線之外。即改換急步。奔回薄那派脫街去見加舍里。却巧加舍里已穿了套保國軍軍服。背了支槍。從門內蹙出。倒把墨打司嚇了一跳。問道。墨歇上那裏去。加舍里道。不行。坐在家裏悶得很。我借到了這套軍服。可不打緊了。你那邊的消息怎麼樣。墨打司道。消息很好。雖然有些曲折。却斷斷不會失敗的。因將本日所見所聞所爲之事。一一說了出來。即聽得一陣吶

## 第

## 十

## 二

## 集

喊戰事已開場了。當墨打司從雞蛋場趕回薄那派脫街的時候。克內皮亞街上。又擠了一大批工人。向省公署一帶趕去。這批工人。是從火車站一帶來的。當初不過二三百人。後來沿路招集。及折入克內皮亞街。人數已在一千以外。更有許多不相干的看客。野蠻的小孩。喜管閑事的婦女。也紛紛擾擾。混在一起。同走從遠望去。只見一片五光十色。零零落落的破碎衣服。上面頂着無數人頭。潮水般的直湧上來。便是人聲也亂轟轟的。鬧得如春雷初動。海風揚波。却並沒有人在那兒高聲呼叫。不過隨便說笑。你一聲。我一聲。已聚成了這麼多。這時候。菲立卡育爾也混在這隊工人裏。身上穿了套黑色衣服。將鈕扣紐得緊緊的。兩手握拳。腳下放開步。拚命向頭裏趕。似乎自己已做了全權大將。現在帶了兵臨陣去了一會兒。已到了聖菲勞爾場的轉角上。忽有一矮小少年。從路旁擠入隊來。與菲立並着行走。菲立一看。知是馬利司。便不與他招呼。馬利司也不開口。只緊緊跟着。一步不放鬆。旁人看了。還當馬利司也是一個工人。與菲立漠不相識的。又走了幾十步。漸近聖菲勞爾場的中央。忽聽得一陣腳聲亂響。前面轉角之處。早湧出一個軍官。帶着一隊雄糾糾。氣昂昂。荷着槍。上着全副武裝的軍士。那雪亮的槍刺。被日光映耀着。幾把工人們的眼睛多射花了。工人們見這情形。還是挺着身體前進。及兩方相距漸近。軍人一面並未預備接戰。打頭的一二百個工人。却已一致呼噪起來。說弟兄們預備。這一隊惡兵要屠戮我們了。再前幾步。雙方愈接愈近。工人們便停着腳。將兩手向胸口一叉。板起了面孔。與軍隊對挺。當初噪了一陣。那後面所擁的一二千人。便不顧死活直擠上來。擠得打頭的要站是站不住。要向後退。那座人造肉壁。却比石壁還堅了百倍。無可奈何。只得一步步的向前面挺去。前面的兵隊。本來是沒預備廝打。今

見工人們攔着路。半些不肯退讓。心中惱了。只聽得豁刺一陣亂響。槍尖兒已一起平放下來。把雪亮的刺刀。正對了工人們胸口握着。那後面的工人。仍是沒命的向前亂擠。最後一部分。尙未從克內皮亞街轉入聖菲勞爾場。分外呼噪得起勁。只當前面已經開戰。前面的一二百人。槍刺雖未着體。兩眼對他瞧着。早覺一陣寒氣對着心窩兒直鑽進來。知道赤手空拳。終不是他們有武裝的對手。獨有菲立還鼓着傻勁。摩拳擦掌向頭裏擠去。馬利司知道他定要單獨動手。忙伸出兩手。把他緊緊抱住。菲立咆哮掙扎。怎肯聽他。弟兄正是相持不下。忽聽得高處有人呼道。軍隊爲甚不動手。回頭看去。見一座樓房上。正有三五個腸肥腦滿的貴族。伏在窗口觀看。神氣却從容得很。似乎工人的血便把一座聖菲勞爾場漂沒了。他們還當作院子裏看戲一般。說時遲。那時快。軍人聽了他們那一聲催戰令。果然有一部分躍躍欲試。也有舉起槍來預備開放的。也有倒握着槍柄向前亂打的。幸而那軍官阻止得快。說弟兄們快住手。咱們沒受到開戰的命令。還不如退回去了。再說。兵隊既退。工人們自己一檢點。最前一二排人。已有五六個領略了槍柄滋味。菲立幸被馬利司拉着。要不然。即使彈丸吃不到槍柄。一定要孝敬的。停了一會。工人們正是你推我避。想不出什麼主見。忽有一人高聲呼道。弟兄們。萬惡的兵隊要殺害我們。現在打傷的已不少。我們趕快去拿了軍械來報仇。這人提了個頭。餘下一二千人。也同聲呼道。報仇報仇。快去拿軍械。刀槍劍戟。什麼都可以用的。如是一壁呼着報仇。一壁發狂似的向各路散去。預備找到了軍械決鬥。這時候。加舍里正與墨打司從薄那派脫街慢慢走來。墨打司聽了這陣呼聲。不禁心中大喜。將兩隻手掌互相摩擦。瞧着加舍里問道。墨歇如何。加舍里道。戰是一定要開的了。大約結果是很可怕的。墨

打司道。誰去管他。憑他。軍人。殺盡了。民黨。民黨。放火。燒盡了。馬賽的房子。我心上。還當他。變了。套。小把戲。加舍里道。你最初一步。要如何着手。現在小菲立已換了地方。怕沒有從前容易了罷。墨打司笑道。墨歇放心。現在民黨已害了狂病。便是小菲立躲到天邊。我也有法子。簡直無所謂。第一步。第二步。一動手便成功了。加舍里聽着。向墨打司面上瞧了一眼。心中似乎有些不信。墨打司道。我的計劃。早已布置完備。現在不能多談。你老儘可到保國軍中去混混。要是聽說什麼地方已建了障壘。預備接戰。你便跟着保國軍同去。最好是搶入前排。橫豎民黨裏沒有槍械。不怕什麼。加舍里道。我這老頭兒也打得來仗麼。這件事究竟太危險。我做不來。墨打司道。這也不必一定要你做。你不做。我做便了。說着。點首別去。從格里南路折入聖菲勞爾塲。那是場上的工人們。正是一批批的散出去尋覓軍械。墨打司舉眼向四面一瞧。早見菲立馬利司正並排着在人叢中行走。此時菲立雖已知道了軍隊的利害。心中却一百二十個不肯罷手。只想找了軍械。替受傷的工人報仇。馬利司苦苦勸他。菲立那裏肯聽。只忿然說道。我們愛國的愛不得家庭了。馬利司道。你要愛國。先得把愛國的眞義弄個明白。大凡眞正的愛國。心底裏只有和平兩字。不幸而出於一戰。那戰爭必須具有萬萬不能和平的理由。尤必須以消弭後來之戰爭爲當時之戰爭的目的。變換一句話說。大凡眞正有價值的戰爭。必須以大多數的公意爲動機。以大多數的公益爲目的。我在這問題上。自以爲研究得很真切。而且當仁不讓。愛國心決不比你薄弱。你那種愛國亦許。竟是害國呢。菲立道。軍隊要殺害我們弟兄。我們無論如何要報仇的。馬利司道。若當真要報仇。也須想個妥當法子。不然恐怕仇沒報着。打死的決不止一個兩個。菲立道。這也不能管得。總而言之。我認

定共和國是工人們的共和國。非將一班民賊廓清。法國決不會有真正的共和國。我既抱定了這宗旨。便該依着工人們進退。馬利司道。勸化不醒也由得你。只是像墨歇麥脫雷是最主張平民政治的。他從前也勸過你一番。馬利司拉着菲立苦勸。直說了一刻多鐘話。菲立只是不聽。忽聽得聖菲勞爾場底裏。法根路一帶。又起了一陣呼聲。菲立急道。馬利司快聽。惡軍隊又在那兒屠戮我們沒軍械的工人了。你拚命禁止我。難道要我做個縮頭縮腳的怯夫麼。說着。向前直衝。回頭呼道。我若打死約瑟夫費神照料。再見再見。馬利司連忙跟上前去。呼道。你要打我。跟你同去打。說畢。兩人飛也似的奔出聖菲勞爾場。到了法根路。聽得槍聲出自右面羅馬路一帶。再趕往羅馬路。果見保國軍已和民黨在那兒開戰了。且說墨打司到了聖菲勞爾場。見場上工人。尚有數百人未散。他立時高聲呼喚。說弟兄們快去報仇。他在工人俱樂部裏。本來是個最活動的人物。此時他一露面。不上兩分鐘。便有無數激烈工人。對着這紅髮紅鬚的怪物圍將起來。墨打司見人已敷用。呼了聲跟我走。隨即領了他們。一羣蜜蜂似的奔出聖菲勞爾場。工人們也齊聲唱着『馬賽曲』。及走到皮盛根路轉角之處。墨打司搖手高呼道。弟兄們止步。靜着。聽我說話。工人們果然止了步。抬頭伸頸。聽他分付。墨打司道。我們唱歌是沒用的。現在要實事求是動手了。工人們應聲呼道。墨歇的話着啊……着啊……快動手……快動手……墨打司俟他們靜了一靜。又正色說道。要動手。就要不怕死。今天是我们與魔鬼們大決雌雄的一天。必須拚着流血。方能成事。諸位弟兄們情願麼。工人們又噪道。情願的情願的。墨打司未及答。忽聽得一陣步伐之聲。在遠處經過。回頭看去。乃是保國軍的游巡隊。整了隊伍。在五六百步之外一條橫街上通過。墨打司道。弟兄們

集 二 十 第

看見沒有。這一班保國軍。便是準備着槍械屠殺我們的。我們快快建造起障壘來抵禦罷。話未畢。工人們秩序大亂。有的。是要去找了東西來建障壘。有的。是揮着老拳。大遠的對了保國軍亂舞。有的是拾了磚石。向空飛擲。墨打司連忙阻止道。這地方不好。至多只能守上五分鐘。快跟我來。且呼且走。不一會。已把一班沒腦筋的工人。領到羅馬路。却巧那時。有三輛笨重的空貨車。在路上行走。墨打司便走上去。把第一輛車子扣下。說你們快滾蛋。三輛車子。多要借下來一用。駕車的不肯。墨打司怒道。我們是民軍。要是不肯借用。便先把你們一打。打字一出口。工人們也齊聲呼打。早把三個駕車的。嚇得丟下車子便走。墨打司回頭向工人們道。快把這車子帶到拍勒街路口去。只須翻過身來。並排放着。再向鄰近各舖子裏去借些木箱木桶來。便是個絕妙的障壘了。五分鐘後。一座滑稽障壘。已完全造成。那材料是三輛貨車。十幾個木箱木桶。加上些破檯破椅。幾百個工人。便伏在壘後。自以爲金城湯池。其實這一座障。別說經不起砲火。便是頂小的槍彈。也能從一個個的窟窿裏飛將進來。墨打司看了。以爲我在俱樂部裏演說了四個月功夫。居然到了今天。他們已全聽我使喚。雖然目下。這手續。還是預備功夫。却因障壘上窟窿極多。至少總可造出一個屍首來。給我使用。此時工人們已一致伏下。只待敵兵到了便開戰。因此人聲轉靜。且從遠望去。人影兒也看不見了。不一會。那方纔在皮盛根路所見的保國軍遊巡隊。已從羅馬路轉角之處。對着拍勒路開來。墨打司低聲呼道。弟兄們注意。敵兵來了。快將鋪路的石塊挖起。趁其不備。打他個頭破血淋。鼻青眼腫。這號令一下。工人們怎敢遲延。只聽得一陣亂響。障壘以後的一段街道。已挖得千瘡百孔。工人們還你搶我奪。把大的石塊。小的石子。儘量的向自己面前亂扒。對面的保國軍。

也已一步步的逼近了障壘。打頭一個軍官便是沙法爾。他把今天看作大出風頭的日子。興致比平時高了百倍。自己雖然帶了兵。却半些心緒沒有用在兵隊上。只見眯着眼。嬉着嘴。大搖大擺的在各處街道上亂跑。自以為老沙。今天定要走遍馬賽。使大家知道些保國軍游巡隊的威風。却不防走至拍勒街口。連障壘還沒有看見。壘後幾百塊石子。已雨點似的打將上來。游巡隊見來勢太猛。不俟沙法爾發令。即倒退下去二三十步。沙法爾轉身逃走。人未受傷。一頂最美麗的軍帽。已吃了幾石子。打得微章也癩了。式樣也壞了。沙法爾見事情不妙。忙從隊中喚出一個小隊長來。喘着說道。你你去問問。他們要些什麼。我自己不不敢去了。小隊長應了聲。是鼓勇前進。到了半路。仍將他打回。這邊游巡隊的兵士。人人知道沙法爾是個寶貝。平常時候。十人九不聽命。現在小隊長又被打回。沙法爾正急得發抖。早有一個隊員。伸手把他向旁邊一推。接着便是一排槍。正對了障壘。放去。工人們的石子。正擲得起勁。忽聞槍聲大作。呼呼的彈子。激着空氣直飛過來。再也不敢伏在壘下。只各自懷了兩衣袋石子。慢慢的匍匐而出。向街旁牆頭壁角亂躲。手中的石子。却還擲個不止。兩面支持了三四分鐘。仍是全無死傷。墨打司却看得出火了。自己正躲在一垛短牆後面。雖然也拿了石子亂擲。却是手揮五絃。目送飛鴻。心中只想打死了一兩個工人。以為激戰之具。又因障壘很不堅固。若被保國軍攻破了。工人們當真吃了些苦。挑戰便很不容易。故到了此時。眼看得障壘已岌岌難支。工人却一個沒死。又不免焦急起來。再過了一二分鐘。石子槍火。依舊對擊不止。把壘上的車兒箱兒桶兒。檯兒凳兒。打得七零八落。木片四飛。正在這當兒。忽有一個工人。因袋中石子已完。悄悄地沿着障壘。匍匐到街心去挖石子。墨打司見了大喜。自

言道對不起你那條命借給我。我用罷。因呼道。墨歇。你來。我有話同你說。那工人頭腦早昏。一聽有人叫他。不覺應聲起立。那對面來的彈子。已有五六顆打在他身上。只聽得他慘呼一聲。跌倒在地。墨打司見



此人已死。大叫一聲。從短牆後面跳了出來。幾百個工人。也像被魔力牽動的。一致向街心直湧。游巡隊看了這種舉動。只當工人們已把障壘讓出。立即停止放槍。墨打司却趁此機會。將地下血漬淋漓的屍首。一把提了起來。命令三五個工人。放在肩上。擡得高高的。自己領着頭。從拍勒路退去。口中大聲呼道。快報仇。保國軍。已打死了我們神聖的工人了。弟兄們請看看

罷。如是一壁退。一壁把那屍首軍旗般擡着。背後幾百個工人。也跟着竭聲呼喊。遠聽了比地中海風濤澎湃之聲。還利害百倍。墨打司心中。却已拿得千穩萬實。以為有了這屍首。定可鬧成一場血戰了。這時



候馬利司菲立二人正從羅馬路走來。見戰事已畢。保國軍已移至障壘之旁。一個個把槍倚在三輛破貨車上。從身間掏出烟捲來亂抽。似乎打了這個大勝仗。功勞是不小人。却累了沙法爾那支銀鑲的大烟斗。却没有露面。只兩手捧住了那頂打壞的軍帽。縐眉蹙額。大做苦臉。口中喃喃說道。我這套神聖不可侵犯的軍服。竟破了相了。馬利司見領兵的原來是他。即走上前去問道。什麼事。已開了仗麼。沙法爾大聲道。怎不開仗。不瞞你。好朋友說。老沙今天運氣真好。一動手便打了個大勝仗。可還有些小晦氣。你瞧不是這很好。一個金章已打癩了麼。唉。可恨那班民黨。便拿了石子來與我們對打。要是換了槍彈。這軍帽上不過打了一二個小洞。現在是式樣也壞了。徽章也癩了。老朋友這不是倒了霉麼。馬利司道。但是我要問問你……沙法爾不俟他說。早將軍帽戴了起來。搶着問道。孩子。你看我戴了他還好看麼。還像個隊長麼。馬利司又好氣又好笑。自知不稱贊他。幾聲他便說。上一世紀的話。還是不肯住嘴。因笑着答道。很好看。比新帽子還好。因為戰爭時毀壞的軍裝。是個最榮譽的紀念。你老戴了他。誰也要向你行舉手禮的。沙法爾喜得跳起來道。真的麼。那麼我就一輩子戴他了。唉。民黨真可惡。將來給我捉到了一兩個。這帽子定要他照價賠償的。馬利司道。我問你。方纔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兩下打了多少時候。沙法爾道。你要問打麼。今天這一場。可打得很利害。我們這邊人數極少。他們伏在這三輛貨車後面的。大約有四五百人。他們是擲的石子。我們是放的快槍。兩下血戰了一點多鐘。他們再也支持不住了。馬利司道。打死了人。沒有沙法爾道。怎不打死。雖然死得不多。一個總打死他一個。馬利司聽說。點首欲別。却被沙法爾一把拉住。說道。照人情說起來呢。把活活的人打死了。也很傷心的。並且打死的人。未必就

是擲石子的人。却因地方上最要緊的是秩序。即如我這頂軍帽。要是秩序不亂。便戴了一世。也不壞的。馬利司見他又說到了軍帽。連忙撒手別去。心上却異常難受。知道工人中既已打死了一人。其餘斷斷不肯干休的。此時菲立已在街旁等得發躁。一見馬利司回來。忙搶上前去問道。消息怎麼樣。馬利司道。打死了一個工人。菲立頓足道。當真打死了一個人麼。如此我定要同保國軍拚個血肉相見。馬利司道。我也不阻你。只是你要上什麼地方去打。我便跟你同去。說着。弟兄們走出羅馬路。曲曲折折。向人多的地方走去。到了聖路易街。又見一大批工人圍聚着。連交通也斷絕了。

## 第十一章

這時候。工人們所舉的總代表數人。與市政廳所派委員商量辦法。只因官廳習氣。無論遇到了什麼問題。總是遲疑不決。故代表們心上。雖然急得要死。做委員的。還是遲遲吾行。直到十點多鐘。委員已完全答應。承認從此以後。馬賽公私各廠的工人。除自願增加鐘點外。工場監督或廠主。不得強迫工人每天工作至十點鐘以上。並在工人請願書上簽了字。作為正式宣布。代表們拿到了這憑證。分頭向各路通知。路上每遇了一簇簇的工人。便高聲呼道。弟兄們快回去做工。十點鐘已答應的了。却不料挽回的時機已過。那『保國軍屠戮良民』。『弟兄們快拿軍械』。以及『血肉相見』。『不共戴天』。等話頭。早已喊得響徹天表。代表們聲嘶力竭。沒有人肯聽他。一班素來反對正義保安的民黨。却趁此機會。儘力的推波助瀾。幾把馬賽全市的平和空氣。鬧成了一片血光。到後來。保國軍和地方軍警。見秩序已亂。連忙加緊戒嚴。在各處繁盛街道上。密密的分布了崗位。普通人民見這情形。越發惶恐萬狀。却大家都不知道。

這亂子從什麼地方醞釀出來。工人們自己也已忘記了宗旨所在。只知人家呼殺呼打。他們也便呼殺呼打。人家說拿了軍械報仇。他們也便四面八方去找些鏹刀木棍出來。人家蜂湧似的在街上亂走。他們也便嚷着跟去。不多時。在聖菲勞爾場吃槍柄的工人們。已向各路散去。各自拿了些形式古怪的刀劍棍棒。聚集在革命場上。預備廝打。吸引得省公署面前一班人也全數帶了軍械匯集起來。這革命場是馬賽全埠最廣大的場地。從前喚作皇恩場。此番革命告成。便改用今名。革命場的四面。本來有許多房屋。租給革命黨做秘密機關的。此時工人們一致向場上聚集。地方軍警和保國軍。眼看得場上人已塞滿。若鬧將起來。馬賽最繁盛的一部。少不了變作槍林彈雨之場。一時着了急。卽由保國軍總司令。騎了匹馬。擠入場心。高聲向大眾說道。諸位有什麼事。大家總可和平商量。我們保國軍是保守秩序的。斷不與諸位爲難。一連呼了數聲。只聽得四面人聲鼎沸。比他嗓子高了百倍。接着又有一個警官。跳上座。短牆揚着手中的指揮刀。呼道。你們快快散去。要是不散。警察要干涉了。話未畢。只聽得哈的一聲。已有十數個工人。把他攆下短牆。他便抱頭鼠竄而去。停了一會。衆工人不知那一個領頭。忽然前推後擁。磁石引鐵屑般的齊向克內皮亞街一帶走去。路上雖然有一崗崗的軍警。却再也止不住他們。及到了聖路易街。尙擬前進。猛聽得一陣呼聲。墨打司已帶了拍勒路的一千多工人。從阿班路走來。只見墨打司自己。紅髮紅鬚之上。全沾了黃色的灰塵。且把外套脫去。搭在臂膀上。似乎忿恨到極地。情願和敵人徒手相搏的。他背後便是五六個工人。亂轟轟的扛了個屍首。把屍身舉得極高。兩手兩足。七叉八畝的。向下垂着。腦袋也是倒掛的。口中的唾沫和創口的紫血。還一絲絲的滴將下來。屍首之後。便是在拍勒

路擲石子的一二千個工人。再後是沿路吸引來的工人。和不相干的男女看客。數目也有一千左右。因墨打司得了那屍首。已在大街小巷。兜了幾個圈子。最後從阿班路到聖易司路。和先前一班人雙方會合。聲勢愈大。墨打司卽命扛屍首的把屍首豎起。矗立半空。自己跳上一座短牆。高聲呼道。諸位弟兄們。請看這一位弟兄。人已死了。胸口中了五六槍。腦袋打去了小半個。要是諸位不肯出力報仇。將來諸位自己。少不了個個人同這位弟兄一樣呢。話雖極簡。却是火上加油。把在場的數千工人。激得一個個怒髮衝冠。目眦盡裂。墨打司連忙跳下短牆。呼了聲來。把工人們領到阿班聖路易兩路轉角之處。一家加非店門口站着。原來墨打司來的時候。曾見一小隊保國軍。帶了槍械進店休息。此時工人之數。已達數千。手中雖無槍械。却已把這一小队保國軍。看得全不在心上。墨打司到了店門口。回頭向工人們道。衆弟兄。這裏面的惡兵隊。就是我們的敵人。就是在拍勒路放槍打死我們那弟兄的。衆工人呼道。真的麼。把他們拖出來。一箍腦兒打死了償命。墨打司忙搖手阻止道。不行不行。這不過是一小部分。我們還要留着氣力大打。不如勒令他們繳除軍械。借給我們使用。說着。把手一揮。工人們便拚着死力向店裏塞去。每有一個保國兵。便有二三十個工人將他圍住。逼着交出軍械。剝去軍服。可憐這一隊保國軍。並非沙法爾所帶的游巡隊。墨打司信口開河。工人們已一致相信。又因工人擠得太多。一槍放出去。打死的決不止一個兩個。恐怕鬧成大事。只得不放。工人們見其全不抵抗。越發放肆。逼着他們卸除武裝。正在這當兒。菲立馬利司二人。已從人叢中擠到了加非店門口。菲立手輕腳快。一看店中正在卸除軍械。大喝一聲。便跳了進去。馬利司要想阻止。那裏阻止得住。只見菲立已奪了兩枝槍。飛奔而出。分出一枝來。

給馬利司。馬利司搖頭不要。便將那槍隨手交給身旁一個工人。獨自大踏步向街上趕去。馬利司仍是緊緊跟着。及保國軍卸除軍裝已畢。墨打司即領着大眾。奔至共和場皇后旅館門前站着。預備發布號令。那不知趣的保國軍總司令。又騎了匹馬。從克內皮亞街一帶趕來。高聲呼道。諸位……第三個字尙未說出。早有許多工人。搶上去打他的馬頭。墨打司忙舉起槍來。向他放了一響。有槍的工人們也照他榜樣。接一連二舉槍亂放。嚇得一班男女看客。逃的逃。哭的哭。把場上秩序。擾亂得不堪名狀。幸而保國軍總司令。見機極快。一看情勢不對。早已跳下馬去。竄個不知去向。及槍聲漸稀。人聲漸靜。墨打司已帶了全體工人。飛也似的向馬賽舊城跑去。工人們也不問情由。只知看了墨打司向東便東。向西便西。一刻鐘後。時已正午。早晨最熱鬧的省公署。克內皮亞街。羅馬路。拍勒路。聖路易路。革命場。共和場等處。已冷靜得鬼也捉得出了。那工人們聚集在共和場的時候。馬利司菲立二人。正在皇后旅館對面一家小舖子門口。站在觀看。那家舖子。門作凹字式。凹進去的一部分。階沿甚高。兩人站在最上一級階沿上。要是共和場當真開起戰來。這地位已是個不可多得的觀戰台了。菲立爲人。雖然喜歡胡鬧。却因讀過幾年書。頗知道些戰爭應守的規則。此時墨打司和衆工人對着保國軍總司令開槍。他看了心中很不滿意。便道。這算什麼。要打仗。應得好好對打。這樣。乘人不備。開放暗槍。簡直是犯的謀殺罪。馬利司見勸化他的機會又到了。即回頭說道。那麼你想想看。同這一班人胡鬧。還得好結果麼。菲立道。良莠不齊。是有他的馬利司道。得啦。單是這良莠不齊四個字。已很夠消受。天下萬事。只有好人受壞人的連累。決沒有壞人反能成全好人的。我勸你趁早撒手。菲立支吾了一聲。馬利司見工人們已漸向舊城一面擁擠而去。

心中不禁嚇得勃地勃地亂跳。自思萬一雞蛋場一帶也吵鬧起來。豈非大不得了。然還自爲慰解。說舊城地方很大。未必竟吵到雞蛋場。卽如昨天晚上。我與芬英料定薄那派脫街要有戰事的。今天却沒有什麼。想着伸手挽了菲立的臂膀。走下階沿。徐徐說道。我們也上舊城去走走。不知芬英和約瑟夫怎樣了。菲立道。你怎說。他們不多在家裏麼。馬利司道。你還沒知道。這是我叫他們去的。因爲昨天晚上。我料定薄那派脫街不會安靜。故叫芬英帶他同去。不料此刻工人們又進了舊城去了。菲立聽了。默然不答。自念馬利司對於我兒子照顧如此周到。關心如此切迫。我做了父親。反置之不問。在情理良心兩方面。如何說得過去。而且工人們對於保國軍總司令的舉動。已極野蠻。從前墨歇麥脫雷也曾把革命的精義。同我說過一番。我有了這幾層原因。實在已儘可脫離了民黨。自作計較。只因從前鼓吹得太利害。現在自己先要縮腳。被旁人笑罵起來。如何是好。且想且走。不多時便進了舊城。這馬賽舊城街道向來狹小得很。此時被工人們一擠。交通完全斷絕。馬利司菲立二人。却再也搶不到前面。只得慢慢走上。好容易走了五六十分鐘。纔到舊城大街。大街盡頭之處。便是雞蛋場。馬利司搶到場上一看。見工人們正在忙碌。你拖一扇門。我拖一只桶。搶着把東南西北四面的通道。一起用障壘攔着。似乎雞蛋場已做了決戰的中心點。而且有幾座障壘。已架搭完備。壘後已伏着許多工人。預備廝打。馬利司看了這情景。頓腳說道。我料定這地方不會開戰。要是芬英約瑟夫兩人有了什麼失誤。豈非全是我的不是。菲立爲人本來是時明時昧的。他在路上轉了一下子念頭。心中頗有些覺悟。現在一看障壘已經造好。不由得腦中重新發昏。大聲呼道。馬利司。我要打仗去了。我兒子請你照應照應罷。說着。提了枝槍。飛也似的奔到一

座障壘後面。與工人們並排伏着。馬利司向四面一望。並無軍隊開來。料來即使開戰。至少還要遲上一點半點鐘。菲立又有了個住着之處。因趁着這當兒。趕到喀賓寓處去看看芬英約瑟夫二人。且說墨打司離了共和場。即帶了一大批人衆。向馬賽舊城直奔而來。其中有槍械的幾十個工人。鬧得分外起勁。當初所用的一個屍首。却早已丟的不知所在。及到了雞蛋場。墨打司即抹了抹紅鬍子。舉槍呼道。諸位請看。這地方四面的通道。都很狹小。中央一片場子很大。我們只須在各處路口。用障壘堵塞起來。即可佔據了這場子。當做革命軍本部。將來漸次擴充。先奪馬賽舊城。次奪馬賽新城。不是個萬全之計麼。工人們心中並無絲毫主見。今聽他說得有理。不禁同聲歡呼道。墨歇的計劃好啊！墨打司道。計劃是好的。只是要貫徹這項計劃。就有些不容易。現在最要緊的問題。便是建造障壘。還有點兒小事。要提前幹完了纔好。你們快跟我來。說着。又領了一羣人衆。奔至場角。指着一小隊保國軍呼道。他們的軍械。不可以借下來使用麼。這一小隊的隊長。便是早晨時分。墨打司同他談過話的。他只抱了個保守秩序的宗旨。並沒有料到舊城也要開戰。後來聽了墨打司的話。雖然派人到總司令部報告。總司令部却並未注意。說這是不合事理的謠言。現在工人們從新城中長驅而至。那小隊長自顧勢力單薄。早存了個退讓的念頭。却沒有想到同他爲難的。便是早晨警告他的墨打司。墨打司到了他面前。厲聲問道。隊長。我問你。你是贊成民黨的。還是反對民黨的。隊長答道。我無所謂反對也。無所謂贊成。只知保守秩序。要是秩序不擾亂。誰多是我們的弟兄。這句話。我早晨就同你說過的了。墨打司冷冷說道。保守秩序。秩序我們自己會保的。你快給我卸了軍裝就走。小隊長抬頭向四面望了一望。見各路並無接濟。只微微點頭答

## 第十集

應。工人們已擠上前去。照着加非館裏的老樣。把槍械軍服。一下子搶了過來。保國軍只得忍氣吞聲。從人叢中擠出。這時候。衆工人的槍械。已有了五六十枝。自以爲有恃無恐。墨打司即把有槍械的分作六隊。每一隊之後。隨着一二百個沒槍械的。一一領至各處路口。囑令趕造障壘。即將手中的槍。揀了個安穩所在寄頓了。再把手臂上的一件外衣。好好穿上。然後混入人叢之中。口中說道。菲立卡育爾。今天要請你看看墨打司的手段如何。你以爲把小孩子移到了這裏。便可安全無事。却未必能料到我能把戰場移到此地來呢。停了好多一會。各處障壘。將近造成。墨打司抬頭向舊城大街一望。見馬利司菲立弟兄們也隨着末後一批工人向雞蛋場走來。心中喜道。我原料到你們一定要來的。那小的一個。還未必要送他的命。這大的兩個。那彈子鐵索兩樣東西。請你們憑着運氣自己選擇一樣罷。及馬利司奔回喀寶寓中。菲立奔向障壘後面去伏着。墨打司也在旁邊看得很清楚。只因時候未到。不便動手。然心目之中。已發生了一種美滿的幻象。似乎工人們已在那兒鏖戰。菲立已躺在血泊之中。小菲立已抱在他手臂裏。這時候。各處障壘。已大致造成。壘中所用材料。却仍與拍勒路一樣。主要品物。無非是街上的貨車。牛奶車。和店舖裏的木箱木桶。人家的破檯舊椅。連半新舊的傢具。微有損壞的門窗板壁。也悉數搜括。要是人家不肯。工人們便用強權搶奪。說他反對民黨。把新東西也搶得乾乾淨淨。可憐障壘造成。雞蛋場附近的人家店舖。已被他們擾得頭焦額爛的了。所造障壘。主要的共有二座。一座在舊城大街口。一座在里其諾維街口。都是正對了新城預備抵敵軍警和保國軍的本隊人馬的。此外還有四座小壘。分堵米拉低。白侖克。茫尼阿。侖甸爾各路。只賸伯爵路照舊開放。俾萬一失敗之後。也有個逃處。如此布置。



工人們心中已覺完備異常。其實鬧了半天，只是演了齣滑稽短劇。惹得墨打司在旁暗笑便了。且說菲立伏在障壘之後，裝好了子彈，預備兵隊一來，立即開放。忽聽得背後有人叫他名字，柔聲問道：「孩子，要我來幫帮你麼？」回頭看去，却原來是吉洛司伯爵。這位老伯爵的古怪脾氣，本書前文已經記過。此番革命軍起事，他老人家天天兒在家裏拍手大笑，見了人，不問是誰，說我們法蘭西的皇黨貴族，居然也有今天一日。人家聽了這份話，都說這老頭兒害了神經病，爲什麼自己做了貴族，反要反對貴族起來。後來巴黎宣布共和，全國一致響應。吉洛司正在歡喜，不防正義黨又掌了大權，種種倒行逆施的政令，比專制時代有過無不及。吉洛司看了新聞紙上所登消息，幾乎氣得發昏，說：「照這樣子，法國的革命，便是革上一百回，還是愈革愈壞，必須辛苦勤儉的平民和驕奢淫佚的貴族，大大的血戰一場，用最大的代價換一個真正的共和人類，方有自由平等的一日。要是大多數的平民，竟抵敵不過最小數的貴族，那便是世界已爲魔鬼所佔據，真理已經死絕，做平民的不如悉數投了地中海，把法蘭西的江山完全讓給貴族倒也乾淨痛快。」他存了這思想，便沒一時沒一刻，不睜着眼睛盼望平民起事。到了昨天下午，他聽說馬賽工人已因作工鐘點問題預備開戰，一時喜出望外，立即僱了馬車，連夜趕到馬賽。今天一早起身，便奔出旅館，雜在衆工人中觀看鬧熱。所有省公署、克內皮亞街、羅馬路、拍勒路、聖路易路、革命場的集會和接戰，他看了多非常滿意，所不贊成的，只有共和場的開放暗槍。後來他隨着衆工人進了舊城，見雞蛋場上頓時架起六座障壘來，心中越發欣喜。正在東西巡視，却遇到了菲立，菲立聽他呼喚，回頭過去，見他身上穿了件黑色單衣，頭上戴了頂闊邊軟呢帽子，臂下挾了柄舊式大腰刀，接着說道：「孩

子。我們好久沒見了。菲立連忙立起。問道。怎麼你老人家也到此地來。吉洛司把眼睛對手裏那柄舊刀。瞧了一瞧。笑着答道。你瞧。這刀子可不壞。國賊們的腦袋。還怕砍不下麼。菲立笑道。你在什麼地方找到這勞什子。刀口已銹得變黑。刀柄上的灰塵也足有一二分厚。難道是蘭拔塞帶來的麼。吉洛司道。這是一位工人給我的。我們從聖菲勞爾場散出的時候。大家鬧着要找軍械。鄰近鐵匠店裏。存貨甚少。後來有人提議。說聖巴爾路有一家舊貨店。收藏舊式軍器很多。衆工人照話去借。果然如願以償。我也就借到了一柄。我想。我祖宗在日也曾單刀匹馬。替法蘭西建了許多對外的大功。現在法蘭西被貴族們擾得國亡無日。我也要體諒祖宗的意思。建些對內的功勞。孩子。你看我是個風吹得倒的老頭兒。手中挾了柄銹刀。雖然形式上很不好看。精神上却未必肯讓我前輩諸武士專美於前呢。菲立笑道。你從蘭拔塞起來。大約專是爲着看熱鬧。若說你老人家也要打仗。誰肯相信。而且你老人家似乎不配上這地方來。因爲我們所反對的是貴族。你老人家自己便是貴族。幸而我們世代舊交。決然不會疑心你什麼。要是換了別人。少不了把你捉起來當奸細辦理呢。吉洛司道。這話說得太沒道理。袁克司蘭拔塞兩處。誰不知道我是反對貴族的。菲立道。這是馬賽。並不是袁克司蘭拔塞。我爲顧全私交起見。勸你快快找個安穩的所在躲避了。吉洛司大覺沒趣。正在進退維谷。忽見馬利司從後面奔來。訝道。墨歇。你也來了麼。吉洛司道。我怎麼不來。我初意是打算來參與戰事的。你哥哥說。我不配站在這地方。還是躲開些好。馬利司道。這話說得很是。你若躲。請到我親戚那邊去坐坐。回頭向菲立道。我此刻是來找你的。現在秩序一亂。你兒子已嚇得半死。你雖然熱心打仗。到了家門前。還總得進去看看他罷。菲立想了一想。點頭。

答道。那麼我一定來。你同墨歇吉洛司先去。馬利司便同吉洛司同回喀竇寓中去了。這時候六座障壘已完全造成。雖然工人們心上極想再搭高些。却因材料已羅掘淨盡。只得罷手。障壘後面工人們螞蟻似的擠着。也有伏地窺探的。也有坐着休息的。菲立向四面一看。見頭等軍械是毛瑟槍六十多枝。子彈二百多顆。都是在保國軍手裏奪來的。第二等軍械是新造的刀槍二三百柄。都是向鐵匠店裏搜括來的。第三等軍械是銹口的大刀。斷柄的長矛。和農夫用的鋤犁。礦工用的叉鏟。五光十色。數在五百以上。一大半是向舊貨店裏借來。一小半是工人們的家藏古貨。第四等軍械已由鐵器降為木器。什麼棍子。槓子。傘柄。以及球場上的野球棒。加非館裏的彈子竿。也全都拿來充數。此外赤手空拳。半些軍械沒有的。還佔了全數的三分之一。菲立且看且走。且走且想。不禁蹙着眉頭說道。照這樣子。恐怕六座障壘。萬萬保持不久。總該再想些方法出來補助補助纔好。一會兒走到雞蛋場中央。見一座噴水池旁。正有十多個工人。各自拿了把銹刀。在池邊一塊大石頭上。霍霍亂磨。菲立在旁看了一刻。忽然想到個計劃。即招了幾十個沒軍械的工人說道。你們快快把地下的石子挖掘起來。運到障壘兩旁的屋上去。如有樓屋。便伏在樓窗裏面待軍隊到了。他們有槍械的放槍。你們沒槍械的。便從高處擲石。這話一出口。工人們立時照辦。掘石子的掘石子上屋的上屋。把六座障壘兩旁的人家。吵得叫苦不得。也有人家要關門躲避的。他們偏不許關門。也有人家樓上做了婦女的房間。平時不許閑人進去。他們却偏要佔據。便連用剩的瓶鬚罐頭。屋上的瓦。也揭了下來預備拋擲。喀竇的寓處。適在舊城大街的右角。工人們既已動了手。這一座房子。當然在不免之列。菲立自己又做了發起人。心中雖替約瑟夫擔憂。却也不便禁止。幸

而這房子是座四層高樓。喀寶只在三層樓上。租借一個房間。這房間又偏巧沒有被工人們佔據。及菲立應了馬利司之約。奔回屋子裏去看約瑟夫。墨打司正立在對街一宅房子的階沿上。抬頭望去。窗中人物歷歷可觀。只是聽不見談話的聲音便了。

## 第十一章

馬利司與吉洛司進了屋子。吉洛司很不快意。說我從蘭拔塞趕到此地。心上很想拚條老命。帮着平民同貴族們大戰一場。却不料你哥哥無理取鬧。說我做貴族的不該混入平民隊中。這不是太沒情理了麼。馬利司連忙勸慰。把此次馬賽工人鬧事的實情。與其內部的真相。細細說了一番。又說目下有些見識的人。沒一個不提倡推翻貴族。建立平民政治。只是如何推翻。如何建立。在辦事手續上。應有一定的時會與條理。照現在這麼胡鬧。簡直是自己把平民政治的萌芽。剷削盡淨。反替貴族們打了個子孫萬世的基礎。如何使得。吉洛司本來並不是沒有理解力的。今見馬利司如此這般一說。覺得很有情理。性子便漸漸平下。嘆了口氣。說道。罷了。罷了。想來共和民主的法蘭西。我及身看不見的了。這時候。菲立已推門而入。吉洛司向他謝了一聲。即搬了張椅子。到窗口坐着。看街上的工人們。還在那兒幹些什麼。這邊菲立匆匆坐定。抱過約瑟夫。擱在膝上。親了個吻。即向馬利司。芬英二人說道。這孩子要拜托你們兩位照顧。我此番再出了門。萬一不能回來。這時候。便算正式托孤了。說時。態度十分從容。似乎報國的志願。已戰勝了英雄氣短兒女情長的念頭。馬利司聽了。默然不答。芬英却回過頭去。自揮。暗淚。停了停。菲立又與約瑟夫親了個吻。將他納入芬英手中。指着窗口說道。窗外是舊城大街。街上已建了障壘。開戰

之後。亦許有流彈飛進窗來。你們還是就坐在這靠壁的椅子上。別到窗口去。芬英不答。只是流淚。菲立看了這情景。心上頗覺難受。搖了搖頭說道。打仗呢。本來是件很危險的事。只是現在已到了不得不打的地位。說至此。恐怕自己心軟。連忙使了使氣。高聲說道。別管他。我要去了。馬利司。你也去麼。馬利司未及回答。忽聽得吉洛司叫道。孩子。來來來。對街階沿上。站着個面目可憎的東西。你們認識他麼。菲立馬利司搶至窗口觀看。吉洛司即指着墨打司說道。那人一定不懷好意。我坐在此地看了半天。見他只是睜了兩只眼。滑溜滑溜向我們這屋子裏瞧。馬利司道。你說的是那個紅鬍子麼。吉洛司道。怎麼不是。我生平最恨的是紅毛鬼。這一個面目格外兇惡可怕。有時低頭微笑。那樣子簡直是魔鬼化身。我料他開戰之後。定要趁着亂子。到這屋子裏來施行什麼詭計。而且他的目光。還正注射在我們這房間裏呢。菲立道。這也未必。他名字喚做什麼。我雖然不知道。却常在工人俱樂部裏聽過他的演說。大約現在是奔走得累了。隨便在對街休息休息。可是不行！他又抬起頭來瞧我們了！這是什麼道理。難道是軍警們派來的奸細麼。馬利司搖頭道。不對不對。他若是奸細。決然不會專注意我們這屋子。據我看來。我們雖然忘記了加舍里。加舍里未必肯忘記我們。這人無論如何。一定同加舍里有關係。這一提。竟把菲立提醒。訝道。你這話很有理。我們下樓去看看。究竟是誰說着。弟兄相率下樓。吉洛司也跟着同去。只賸芬英約瑟夫兩人躲在屋子裏。這時候。墨打司正在得意。自以為我的計劃。現在已布置完全。却始終沒有人窺破我的隱情。只待槍聲一響。便是我大告成功的一刻。及馬利司菲立吉洛司三人出了門。他又存了個提前辦事的念頭。自己心口相問。說現在那房間裏。只賸了一個女人一個小孩。並且全屋各部。被

工人們佔據的佔據。擾亂的擾亂。我便馬上進去搶那孩子。料來同居的多是自顧不暇。決沒有心緒來幫助芬英。只是雙方未曾開戰之前。街上秩序雖亂。却究竟沒有亂到極處。要是我搶了孩子出來。被馬利司或非立撞到了。豈不是全功盡棄。然而開戰之後。四面彈子雨點似的打來。屋上磚石亂飛。我要從這裏面帶了個孩子衝出障壘去。也着實不容易。兩法相較。各有所長。各有所短。我究竟用了那一個方法好呢。正在遲疑不決。冷不防菲立等三人出了大門之後。已雜在人叢中打了個圈子。重新回至近處。暗暗地對着他那賊臉細瞧。瞧了一會。菲立已認得十分真切。低聲向馬利司道。你的話一些不錯。你知道這人是誰。馬利司道。誰呢。你看出來了麼。菲立道。他便是跟了加舍里到哀雅司家裏來搶約瑟夫的。那時時候夜了。看的不十分清楚。現在仔細一看。他那紅鬚紅髮。全是假裝的面目。却一些不錯。吉洛司聽了。頗覺有趣。說道。他原來是加舍里的走狗。我們馬上叫警察來把他捉去了就得啦。馬利司道。這還有個斟酌。他的來意。大約仍舊是想搶約瑟夫。只是未搶之前。罪狀沒有成立。警察決不能捉得。我們還是靜心等待。看他動了手。再去和他算賬。菲立笑道。這辦法也不對。第一。我們決沒有許多閑功夫等待他。第二。即使他動了手。這六座障壘以內。警察早已半個沒有。你請誰去捉他。你們等着。我自有辦法。說畢。不俟馬利司置答。早就向人叢中鑽去。不上兩三分鐘。又奔了回來。笑着說道。請看請看。收拾他了。馬利司吉洛司二人抬頭看去。見街上的工人們。忽然一個個向墨打司身旁跑去。墨打司未及移步。早被一二十個工人圍了起來。只聽得一個工人向他厲聲罵道。你這混帳東西。快給我滾回去。又一人呼道。別放他走。我要認認這奸細是長是短。第三人呼道。你好。你這惡奸細。我來揭破你的本相。大家搶上

前去把他的紅鬚紅髮。一起扯了下來。向高處拋着。大呼諸位弟兄們請看。這是奸細的證據。衆工人同聲呼道。打啊！打死了這狗頭東西再說。如是你呼一聲。我呼一聲。墨打司四圍的工人愈聚愈多。有一部分當初聽他號令做事的。心上忿憤得分外利害。說這惡賊



一壁鼓勵我們鬧事。一壁把我們的性命去換功。我們不把他絞死。也要把他活活打死。打啊！打啊！衆工人既已一致呼打。那靠近身旁的一二十個人。免不了各自伸出拳頭去進貢幾下。墨打司是本來很有口才的。此刻動了衆怒。也覺有口難分辯。只得把兩手又在胸口。挨着個背皮。去做拳靶子。後來還

是非立來替他解圍。大聲呼道。弟兄們住手。這卑鄙齷齪的東西。我們犯不着打死他。亦許留了他狗命。將來另有別用。現在只須把他從嚴看管。他若要逃。便送他一顆子彈。衆工人見菲立說得有理。即派出

兩個人來把他看管在一家小舖子裏。門口另有一人拿了毛瑟槍站着。墨打司到得此時。真是有法變成無法。一肚子的壞主意。半些也使用不出。然而心底裏以爲這班工人。盡是些蠢驢。現在雖派人看管了我。我只須一有機會。儘可溜之大吉。而且他看了工人們同他爲難。菲立反來替他解圍。心中越發暗笑不止。這邊菲立把墨打司料理妥當之後。回到原處。見吉洛司已擠往別處去看熱鬧。只有馬利司站着等候。因問我這個法子。還不壞麼。馬利司道。可惜便宜了他。菲立笑道。哈哈。誰給他便宜佔。要是我們民軍得了勝。定要把他絞死。馬利司道。敗了呢。菲立道。敗了之後。我就把約瑟夫交托給你。請你好好防備他。現在我只知前進。決不再向後面回顧了。兄弟正在談說。忽聽得全場的工人互相談論起來。有的說。現在已兩點鐘了。爲甚軍隊們還影兒多沒見。難道是嚇退了麼。有的說。不過時候遲早些。我們定心等上一刻便了。菲立馬利司二人。只當軍隊已到。趕至舊城大街口一看。見軍隊並沒有來。來的是却司丁尼神父和麥脫雷。四人見面之後。麥脫雷卽拍着菲立的肩胛說道。唉。可憐可憐。要是這場戰爭是你鬧成功的。你的罪孽真不小呢。却司丁尼也從旁說道。孩子。我此刻特地趕來。要同你商量。還有什麼方法。可免除這一場戰禍麼。菲立道。造成戰禍的也不是我。我也沒有弭禍的方法。麥脫雷道。現在是自然太遲了。要是我早幾天到工人俱樂部裏走走。從中勸導勸導。雖然力量薄弱。亦未必不能挽回萬一。現在要立在這障壘和兵隊中間去調和。怎能調和得下。唉。這是我的不好。菲立聽得麥脫雷自責自嘆。又把頭腦澄清了一點。蹙着眉說道。現在弟兄們鬧着要報仇。我們若把退讓寬恕的話兒說上去。恐怕非但沒用。反要挑起惡感。然而墨歇是個有名的忠厚長者。姑且去試他一下。却巧這時候。附近的工人見



四人聚着談話。三三五五圍聚起來旁聽。麥脫雷便回頭說道。弟兄們。你們所要求的是減少鐘點。現在市政廳裏已經照准。可以不必打仗了。衆工人噪道。照准是照准。可惜太遲了。却司丁尼道。無論遲早。這流血的慘劇。終是傷害天利的。因爲我們至尊無上的造物主是……話未畢。工人們已搖頭冷笑紛紛散去。口中還有樣無力的說道。這種迂腐話。誰要聽他。麥脫雷見人心已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只得聽他回頭問菲立道。那麼你背了枝槍。想來也是預備打的了。菲立道。我是跟着弟兄們的公意進退。正在此時。猛聽得舊城大街上。有一陣陣的步伐聲。自遠而近。菲立連忙呼道。少陪少陪。兵隊已來了。說畢。搶着向障壘後面伏了下來。馬利司見勸化不醒。只得聽他。獨自回到屋子裏去看芬英。却司丁尼麥脫雷二人。却站在障壘旁邊一家舖子門口靜看。此時全場寂靜如死。兵隊的步伐聲。却越聽越清楚了。且說加舍里與墨打司分別之後。即與保國軍混在一起。沿路觀看熱鬧。好在保國軍的軍士。全是臨時募集的商人。雖然軍裝槍械。已像軍隊模樣。却始終沒有精熟的操練。今天地方有了事。總司令把他們悉數派出。非但沒有真實的戰鬥力。連行軍必不可少。的暗號。也沒有預備一個。故加舍里只管混入隊伍。或立在街上假充站崗。保國軍裏沒有什麼人問他。後來他看見墨打司引了全體工人。飛也似的向舊城奔去。心中漸漸明白。即與街上的十數個保國兵。遠遠跟着衆工人。向舊城走去。不料走到新城舊城交界的卑爾生路。即被站崗兵士喝住。說亂徒已經佔據雞蛋場。方纔有保國軍一小隊。被亂徒劫去武裝。你們人數太少。且在此地停着。待總司令部有了命令。再作道理。保國軍聽了這話。立即停下休息。加舍里心中却急得要死。說這真是軍裝害了我。要不然。我馬上趕進雞蛋場去。豈不快爽。後來軍隊漸漸

開來。有步兵三隊。砲兵三百。已足供戰鬪之用。仍以未得總部開戰命令。只在卑爾生路停着。直到兩點鐘以後。纔見臃腫肥矮的沙法爾。帶了遊巡隊從新城趕來。說道。開戰的命令已到了。原來保國軍和地方原有的軍隊。早已訂了個一致行動的口頭條約。今天沙法爾那遊巡隊。同工人打了一仗。沙法爾隨即帶了隊伍回去報告。自以爲這一筆功勞。着實不小。却不料總司令部大加申斥。說軍隊一方面。並無舉動。我們先動手。已是大錯。而且打死一人。工人們一定鬧得分外利害。像你們這樣鹵莽滅裂的隊伍。實在不配派出去。還是在家裏休息休息。沙法爾聽了這話。氣得目瞪口呆。很命的把頭上那頂舊軍帽。摔了下來。對着他一連罵了半點多鐘。纔住嘴。也不知道他罵些什麼。後來總司令的手臂也受了傷。聖易洛路的隊伍。也卸去了武裝回來了。雞蛋場的一小隊。也回來告急了。軍隊一方面。也已料定不開仗。決不能復回秩序。乃由雙方司令部。開聯合緊急會議。議決先以市政廳名義。派人正式勸導。勸導無效。即用武力對待。開戰的命令。即由勸導人領着隊伍隨身帶去。却巧那時地方軍隊已悉數派出。沙法爾的游巡隊。却因受了申飭。在家休息。保國軍總司令。乃將勸導和宣布開戰兩事。命令沙法爾帶領所屬。前往辦理。沙法爾說。老沙早已受了一次申斥。如今又要派我出去。總司令連忙向他陪笑。說墨歇別動氣。方才是我錯的。你此番出去。一定可以大建功勞。沙法爾被他甜言蜜語一說。果然興致勃發。立時拔出刀來。呼道。弟兄們。上舊城打仗去。及到了卑爾生路。軍官們聽他大呼開戰的命令已到。大家迎上前來。問命令中說些什麼。沙法爾道。總司令叫我去勸導。勸導不聽。然後用武。我想勸導一事。做起來着實不容易。還是請諸位代替我擔任了罷。軍官們看他面色。知道他是假意客氣。而且臨陣勸導。非常

危險。因同聲嚷道。這是斷斷不可以的。司令部既有命令。還得墨歇自己去。沙法爾更不推辭。立即帶了隊伍前進。步隊砲隊也依次跟着。及開到了舊城大街。約離障壘五十步之遠。沙法爾即獨自大搖大擺。直向障壘走來。這邊工人們見兵隊已到。立時把鎗管擱在障壘邊上。預備開放。沙法爾眼看得對面便是一個個的鎗管。心中雖恐慌萬分。面上却還故示從容。說道。諸位弟兄們。且莫放槍。我是來報告消息的。現在市政廳裏已允許諸位每天工作十點鐘了。工人們道。太遲了。沙法爾道。遲呢。誠然是遲了一點。只是開了仗以後。恐怕兩方面多沒有什麼好處。我們這馬賽是好地方。我們馬賽地方的小弟兄們。平時吃的喝的使化的。全是靠了秩序安穩。上掙錢。現在秩序是破壞了。小弟兄們。還要你扼我的喉。我砍你的腦。實在太不上算。工人們道。我們只知道報仇。沙法爾還要再說。忽聽得壘後有人呼道。槍來了。快躺下去。沙法爾此刻忽然見性極快。立即把他那臃腫肥矮的身子。盡力向地下一滾。身子恰巧到地。壘後的槍彈。已接一連二放個不止。兩邊屋上的石子瓦片。也急雨般打下。五十步外的保國軍。一看來勢太猛。搶着向後面退了一百多步。已有十多個人被石子打傷。沙法爾却於倒地之後。用盡了力量。向路旁滾去。及滾到了人家簷下。方慢慢爬起。倚牆靠壁。向後倒退。直退到一百五十步之外。纔與原隊相合。身上却毫髮未損。只是一身最疼愛的軍服。已滾得全是沙塵泥土了。此時工人們見軍隊向後退却。把壘旁站着的麥脫雷一把揪出。說他是個奸細。原來當初沙法爾聽見的『槍來了！快躺下去！』那一聲警告。的確是麥脫雷呼的。工人們聽得清楚。即趁着這當兒。說這是奸細。快把他槍斃了罷。菲立聽了大駭。忙從壘後跳出。高聲呼道。諸位弟兄們。且住手。我們既已開了仗。就該依照戰事規則辦理。這奸

細應得暫行拘禁。待戰事完畢了。訊明處置。衆工人聽他說得有理。卽把麥脫雷和他的同伴。却司丁尼神父。一齊捉了起來。拘禁的地方。就在墨打司。被拘禁的那一家小店裏。一會兒。地方軍隊和保國軍的一部分。重新鼓勇前進。加舍里便趁這機會。混在保國軍裏。跑上前來。及到了相近之處。他悄悄地溜出隊。伍。躲在路旁。一座門簷之下。把手中槍彈裝好了。不住的探出頭來。對着障壘。細看。偷遇菲立卡育爾。在障壘之後。露了面。便把手中槍彈奉敬。躲藏甫畢。前面槍聲又起。屋上的石子瓦片。也拋擲得分外起勁。接戰了五分鐘模樣。兵隊又漸漸退下。打傷的有三十多個。領頭的一個小隊長。也中了一槍。及退到了火線之外。軍官們另議進攻之法。說工人一方面。有障壘和房屋擋着。我們放出槍去。子彈全是落了空。他們要打我們。不論子彈磚石。多可看中了直擊。所以我們槍械雖多。反覺無濟於事。現在第三次進攻。萬不可再從街心直進。應把兩旁房屋佔據了。從窗戶中各取左右斜線。對了障壘。轟打。議決。地方軍隊和保國軍。立卽分作兩行。沿着街旁的牆壁。放槍前進。不多時。卽將舊城大街靠近障壘一段的房屋。完全佔據。那沙法爾。今見全體同上。自己做了隊長。不便退縮。也只得跟到近處。在一座門簷之下。躲着。心中却想說。什麼保國軍。什麼保秩序。原來並不是開頑笑的。早知如此。誰願意。花去了錢。換這一套斷命的軍服。穿。忽又轉念道。我自己是很慈悲的。便是捉了個蒼蠅。也不忍殺害他。只是爲着國家。爲着地方秩序。爲着自己和朋友的財產。也。就不得不打。但求槍彈生着眼睛。不傷害老沙便好了。正在胡思亂想。忽見門簷下。早已躲了一人。仔細看去。原來是加舍里。沙法爾心中暗念。他是正義黨人物。爲何跌低了身分。來做起保國軍裏的小兵來。哼。我知道了。他與卡育爾弟兄是仇人。定是懷着惡意。想來趁風。

打劫的轉念未畢。瞥見加舍里已舉起槍來。慢慢瞄準。沙法爾偷眼依了他的瞄準線看去。只見障壘後面。菲立隱隱的露了一面。他所打的目的物。便是菲立。忙趁他扳機時候。故意轉了個身。把自己笨重的身體。用力在他手臂上碰了一碰。只聽得砰的一聲。那彈子已改換了方向。把對街樓窗上一塊玻璃。打得粉碎。加舍里回頭向沙法爾瞧了一眼。心中怒極。沙法爾却早已忘記了自己是隊長。也不知加舍里的保國兵。是真是假。只知卡育爾弟兄。多是我朋友。雖然菲立與我沒甚交情。馬利司却是個很有趣的孩子。從前他想了方法。叫我僱了克萊雲去作弄唐那地亞。引得我開口大笑。足足樂上兩三個禮拜。我看了這一件事。上面也得幫助幫助他。別叫他兄弟給這惡賊打死了。於是沙法爾注意着加舍里。加舍里注意着菲立。成了個黃雀螳螂之勢。菲立自己。却把全身精力。用在戰爭上面。再想不到自己還有個兒子。也想不到正有人暗中算計他。有時回頭過去望望。見自己那屋子。窗上玻璃。已打破了兩塊。吉洛司却又躲了進去。時時從窗洞裏探出頭來看鬧熱。看到起勁時。便舉起了兩手亂舞。此時槍聲甚稀。大約每過了二三分鐘。方靜靜的聽見一響兩響。無如保國軍穿的是紅衣。地方軍隊穿的是紅袴。工人們看了這顏色鮮明的目標。打去十槍。裏至少有二三槍打中工人的衣服。却以黑白二色爲多。又有障壘當着。命中極難。唯有伏在屋頂上拋擲瓦片的吃了大苦。往往手中瓦片剛巧擲出。自己的身體已中了槍彈。隨着瓦片直墜下來。到半點鐘後。軍隊一面已死了三十多個。工人一面死傷總計。還不過二十多人。這二十多個死的傷的多。由馬利司料理着。原來馬利司回到屋子裏去。看了看芬英約瑟夫。聽得街上槍聲一響。即趕了出來。約集幾個急公好善的鄰居。選了個安妥的所在。把受槍的工人悉數抬來。死

集 二 十 第

的是好好安置一旁。傷的是用急救法調治。一時頗覺忙碌。後來鄰居們又抬進一個身受重傷的少年。馬利司向前一看。乃是却爾司柏雷太。柏雷太已睜着一雙慘淡無光的眼睛。哀聲說道。墨歇卡育兒。你還認識我麼。唉。現在什麼多完了。這還是天意。送我來的。墨歇。我有些小事託你。馬利司見他當胸受了一槍。性命已萬分危險。即答道。你有什麼話。快說。柏雷太道。墨歇。我今天並不是到此地來打仗。是被朋友們慫恿了來看熱鬧的。馬利司道。我看了你面貌。早就相信你改行爲善的了。柏雷太搖頭道。我那裏可算得改行爲善。連從前的過失。還沒有彌補完全。咧。墨歇。我死之後。我腰帶裏還存着一百多法郎的鈔票。請你到荳姆場去走一遭。把他交給墨歇斗司。再代我表白一聲。說我實在死得太早了。要不然他那六萬法郎。斷斷不肯短少一文的。馬利司道。我與你多年不見。後來的情形。究竟是怎麼樣的。柏雷太道。我因爲盜用廠欺的案子。照法律是要監禁三年。幸而墨歇斗司可憐着我。特地代爲請求。減爲半年。我出獄之後。良心上大起覺悟。立即打定主意。要儘着這一世。把六萬法郎悉數還清。後來我在一家船廠做了監工。每月有薪水一百三十法郎。我便把三十法郎留作自用。把一百法郎按月交還墨歇斗司。雖然生活上苦到極處。心上還非常快活。以爲照這樣子。到了六十歲的那一年。便可還我個清清白白的。身體不必拖欠別人一文。便是死了。也不至於做地獄裏的惡鬼。不料現在所還去。不過五千數百法郎。那無情的流彈。竟把我……說至此。嗓子已啞。只是睜着兩眼。流淚不止。停了一會。又勉強說道。唉。死得太早。死得太早。墨歇。我把身後事拜託你了。說畢。浩嘆一聲。撒了撒手。伸了伸脚。便不動了。馬利司把他腰帶裏一百多法郎取了出來。將屍首安放一旁。布置方畢。忽聽得一陣呼聲。軍隊已打破了里其。

諾維街、侖陶爾路兩處的障壘對着雞蛋場中心直街上來了。原來工人一面槍械只有六十多枝。彈子只有二百多顆。初開戰時。由六座障壘平均分派。後見軍隊所攻擊的。只有舊城大街一座壘。其餘各壘多是空着。因將各壘槍彈。全數調到舊城大街。加增火力。却不料軍隊的後方一部。暗暗分出砲兵一百步兵一隊。保國軍半隊。繞了條遠路。從側面去攻打里其諾維街、侖陶爾路兩座壘。這兩座壘上。只贖着些刀槍木棍。磚石瓦片。軍隊開到近壘之處。立即下了個快放衝鋒令。把雪亮的刀。雨點似的彈子。儘量向壘上直壓。工人們起初還預備死守到底。後見死的傷的一五一十直倒了下來。不上三分鐘。軍隊已衝進障壘。手中的槍。仍是放個不止。把偌大一座雞蛋場。打得大半座被槍烟迷着不能開眼。那守舊城大街的工人們。却還專顧了一面。自以為這一座壘。至少可以支持到夜。却不知軍隊已從旁面打入。馬利司見這情形。連忙飛奔到街口。將菲立從壘下一把拖了起來。菲立回頭一看。見場內大多數工人。正搶着向伯爵路逃走。餘下小一半。則把人家佔據了起來。塞着大門。預備堅持到最後一刻。進場的軍隊已停止放槍。動手捉人。及弟兄奔至自己屋子面前。抬頭一望。見大門已閉。不能進出。對街一宅房子。却還開着。二人無可奈何。便隨着衆工人避了進去。進門未幾。工人們又把大門關上了。這時候。看管墨打司。麥脫雷。却司。丁尼。三人的工人。早已嚇得抱頭逃命。墨打司便溜出店門而去。麥脫雷和却司。丁尼。却還悽然相對。搖頭說道。可怕啊。可怕啊。吉洛司也還照着老樣。時時從窗洞中探出頭來。看他的熱鬧。

### 第十三章

一會兒。舊城大街那座壘。因工人們無心作戰。也被攻破了。地方軍隊和保國軍搶着打進。沙法爾。偶一

回頭加舍里已趁這機會從人叢中混進了雞蛋場。沙法爾找他不着，心中大急，說：「老沙隊長儘可不保國軍，儘可不當朋友，却不得不救。要是菲立竟給這惡賊打死了，叫我如何對得起我那好朋友馬利司？」可是馬利司的妻舅喀竇的寓處，去此不遠，但求他二人早已躲到了喀竇屋子裏，我便可放心。不必再去找那加舍里看守他了。想着，趕至喀竇那屋子面前，打算奔進去看看，却不料大門已緊緊閉着，退至階下向樓上一望，見吉洛司正立在窗口。沙法爾與吉洛司並不相識，想來是喀竇的朋友，因高聲呼道：「墨歇，請下來開門。我有話同你說。」却巧這時候，吉洛司因為場上槍聲已稀，想到各處街道上去走走，立即奔下樓來，請工人們放他出門。工人們起初不肯，好一會才把大門開了一條小縫，將他推出。推出之後，隨將門門上起。這邊沙法爾見吉洛司應聲走出，連忙走上前去，握了握手，問道：「墨歇，你是喀竇的朋友麼？」吉洛司道：「不是。我不認識什麼喀竇。沙法爾道：「那麼你一定是個搗亂秩序的工人。要不然，怎會混到他屋子裏去？」我用保國軍隊長的權力，拿你吉洛司笑道：「墨歇，隊長失敬得很。你說我是一個工人，我實在慚愧之至。因為共和時代，工人是國家的主人翁，我却是個專制時代遺下的最不值錢的伯爵。名字喚作吉洛司。這房子是我朋友馬利司領我進去的。沙法爾一聽是伯爵，連忙倒退一步，規矩行了個舉手禮，說道：「爵爺，可是同馬利司是朋友？我與馬利司也是朋友，我們少不得也是好朋友。說了時，又走上前去，把吉洛司的手緊緊握着，似乎一做伯爵的朋友，自己的聲價也就同伯爵一樣高了。吉洛司見他可笑，問道：「朋友，你叫我下來，究竟爲着什麼？」沙法爾道：「我問你馬利司菲立二人，現在已躲到樓上去了沒有？」吉洛司道：「沒有。可是我看見他已躲到對面一座房子裏去了。」沙法爾道：「那就很



好。只須他們有了個下落。我沙法爾就不必費心了。吉洛司道：你既與馬利司認識，也與麥脫雷却司丁尼兩人認識麼？沙法爾道：怎不認識？這兩人也都是我的老朋友。吉洛司道：就在那店裏。我們同去看看。沙法爾搖搖擺擺，更比平時起勁百倍。心中自念：我與伯爵並着走路，這還是生平破題兒第一遭。咧！兩人到了店裏。吉洛司先向麥脫雷道：墨歇，大約你受了驚了。又回頭向沙法爾道：墨歇，快謝謝他。要是沒有他呼叫一聲，你這隊長早就陣亡了。沙法爾問了詳細，連忙與麥脫雷握手，說：墨歇救了我，害了自己，真是我的大恩人。麥脫雷搖頭道：這一些小事，且別說他，只是馬賽大局，糟到如此，民黨的名譽被這些沒知識的工人糟到如此，我枉空抱着共和思想，竟不能想些法兒，從中阻止，這真是我大大的不是了。這時候，工人們逃的逃，躲的躲，雖然屋頂上還有一片兩片的瓦石飛下，窗洞裏還有一槍兩槍的子彈飛出，却已景況蕭條。沙法爾偶然回頭，見兵士們已拿着大斧，預備砍開屋門，衝進去捉人。沙法爾叫聲不，可立即趕到街上，打算自己帶了保國軍，搶去把菲立馬利司所躲的那座房子攻破。不料叫了幾聲歸隊。保國軍未及齊集，喀寶那房子裏忽然放出一槍，打傷了個兵隊裏的下級仕官。兵士們動了怒，大喊一聲，立即棄了別處，飛也似的衝到門前，專攻這一座房子。沙法爾看了，頓足道：這一響，斷命槍放他做甚，然而還不打緊，他們只管砍門，砍破了我老沙第一個衝進，就可想法說畢，放開步子，向門前奔去。且說墨打司逃出小店之後，在場上兜了幾個圈子，即見加舍里擠在人叢之中，從舊城大街趕來。兩人相見，各自一笑。墨打司先低聲問道：墨歇，你看我辦事的手段怎麼樣？加舍里道：辦事手段真好，只不知你那孩子已經到手了沒有？墨打司道：你心太急，且把這件事看得太容易了。要是方才沒有遇到意外的

## 第十集

波折。便是十個小菲立也早已到手了。加舍里問是什麼波折。墨打司便將看管在小店裏的事仔細說出。加舍里聽了道。要是我沒有受到波折。大菲立也給我打死的了。墨打司道。爲何。加舍里道。方才我在障壘之前。瞄中了障後的菲立。扳機打去。却被一個隊長碰了碰手臂。彈子便飛向別處去了。墨打司道。這不打緊。要是現在菲立沒有逃去。還躲在屋子裏。保管半點鐘以後。便可被官兵捉將起來。將來定罪。至少也要充軍十年。說至此。聽得兵士們已舉起了斧頭。動手砍門。卽道。小菲立便在那砍門的屋子裏。我要去了。你在噴水池旁等我罷。卽飛奔而去。加舍里還在後面呼道。你好好的幹。幹妥了賞金加倍。再說沙法爾跑到了喀竇那屋子門前。眼看得兵士們十幾把斧頭。對着大門亂砍。心中正替屋裏的工人們擔憂。忽覺背後有人拉他。回頭看去。見喀竇面色灰白。趕得滿頭大汗。問道。主主人。這地方怎麼會打起仗來的。你你你看見我姊姊麼。沙法爾道。怎麼。你沒有在家麼。喀竇道。我怎能在家。今天早晨聽得時局不好。局中無人照應。我便獨自守着帳簿銀款。飯也沒吃。直餓到現在。此刻新城一帶。秩序已經回復。舊城的風聲。却不甚好。我連忙趕到薄那派脫街姊夫家裏去探聽消息。半個人也沒遇着。再趕到此地。主人。你看見我姊姊麼。你看見我姊夫和菲立麼。沙法爾道。你姊夫是看見的。現在他與菲立都躲在對面屋裏。你姊姊却沒見着。只聽見吉洛司老伯爵說。他與約瑟夫多躲在你房間裏。你認識墨歇。吉洛司麼。他是個伯爵。是我很好的朋友。而且我還有個消息要告訴你。菲立的仇人加舍里……話未畢。聽得善的一聲門已砍破。兵士們搶着要衝將進去。却不料門內還用桌椅什物把通道塞住。工人們便伏在桌椅什物之旁。揮着刀槍棍棒。向外亂打。兵士們且打且進。短兵相接。非常利害。又打了五分鐘。

光景。門外門內。各有死傷。兵士們方將障碍物打破。此時兵士們向裏面衝着捉人。工人們向外面衝着逃命。把一個大門。塞得水洩不通。及沙法爾喀寶二人拚命擠了進去。那樓下一層。早已變做了兵隊的世界。樓梯上也全是兵隊擠着。二人心中雖急。却再也走不上前。擠了多時。才到二層樓。及走到第二座樓梯的一半。喀寶眼中一花。似見一個面目猙獰的漢子。手中挾了個小孩。橫衝直撞。奔下樓來。把對面上樓的人。衝得你跌我倒。那小孩的面貌。却被他左襟遮蔽着。喀寶見了。心中大駭。正待回頭去看。清楚。背後的兵士們。已把他向樓上推去。到了樓上。趕進房間一看。芬英是昏暈於地。約瑟夫已經不見了。這一天。芬英蜷伏在屋角裏。聽得屋外槍聲。幾把他心肺振碎。他心想現在馬利司菲立。都在戰場上。喀寶是一早就上局裏去的。此刻不知已經趕回來了沒有。那打仗時候的槍彈。是沒有眼睛的。要是這三個人裏。竟有一人兩人遭到了不測。又如何是好。想着極想走到窗口去看看。却因約瑟夫早已嚇得牙關緊閉。面色蒼紫。四肢冷汗。直淋時。把他那小頭對直。芬英懷裏直鑽。芬英怎敢再向外面走去。有時流彈飛入窗來。把玻璃打得粉碎。芬英格外着急。只把約瑟夫緊緊挾着。將兩人身體擠得很小。很小的奔至離窗最遠的一只屋角裏。在地板上坐了下來。心中最憂愁的。便是手中的約瑟夫。和外面的馬利司喀寶菲立三人。自己性命有無危險。反在第二層。又因馬利司在開戰之前。曾回來一次。把墨打司被人看管的情形。向他說過。他恐怕加舍里所派。不止墨打司一人。這地方又不比聖巴那彼區。時候又不在晚上。若再有惡徒們上樓搶奪約瑟夫。如何抵敵得住。幸有吉洛司同在這一間屋子裏觀戰。及聽得外面槍聲漸靜。似乎戰事已經完畢。芬英正在私心竊幸。以為菲立馬利司一會兒便可來了。却不料

這兩人沒來。反連吉洛司也走了出去。芬英急着想自己也衝出門去。看看外面已鬧到怎麼一個情景。及抱了約瑟夫下樓。大門已被工人們堵塞。芬英無奈。只到回到樓上。却沒料到馬利司菲立二人。便躲在望衡對宇的一間屋子裏。及大門打破。兵士們一哄而入。屋中秩序。越發紛亂無狀。啼的啼。哭的哭。呼冤的呼冤。夾着兵士們的步履聲。槍械擊觸聲。搗毀器物聲。直把一座很大的房子。鬧的當面不能談話。芬英獨處室中。嚇得容顏慘白。氣喘不止。忽然門聲一響。墨打司跳了進來。便把約瑟夫一把奪去。芬英大叫一聲。想拚命上前追奪。却因神經過於敏銳的緣故。一時腦筋眩暈。四肢冰冷。半步路也走不得。胸口喘了幾口氣。便不知不覺的暈倒在地。兵士們見墨打司衣服不像工人。手中又挾了個孩子。反當他是窩客。不去阻止他。菲立馬利司二人。却在對面看得很清楚。原來他兩人進了對街那房子。先在樓下休消一會。及聽得對面房子。已有兵士們拿着斧頭砍門。即同上二層樓觀看。看不多時。菲立忽然呼道。馬利司。你瞧。墨打司已逃了出來。此刻擠在門前。大約想待破門之後。衝進去搶奪約瑟夫的。馬利司未及回答。菲立又指着人叢中呼道。你瞧。那穿着保國軍制服的老賊。不是加舍里麼。馬利司看清楚了。訝道。怎麼這惡賊也會當起保國軍來。難道是假冒的麼。菲立道。那自然。我這槍裏。還只贖一顆子彈。孝敬了他罷。說着。舉槍欲放。馬利司連忙阻止道。慢着。慢着。這一顆子彈很寶貴。留着好好使用。別在加舍里身上糜費了。話未畢。對面門已打開。馬利司道。我們再到三層樓上去看看。不知芬英怎麼樣了。兩人上了三層樓。找着個窻戶。正對的所在站着。馬利司仔細一看。見吉洛司已經出去。只有芬英抱着約瑟夫。在房間裏。因高聲呼道。芬英。芬英。別恐慌。我們在此地咧。無如芬英那屋子裏。早已鬧得天翻地覆。外面

的聲浪再也傳不進去。馬利司連呼數聲。芬英只是低着頭。把眼光全射在懷中的約瑟夫身上。一會兒。墨打司推門而入。約瑟夫被劫。芬英暈倒。菲立看得目瞪口呆。半些主見想不出。只是聳着兩只肩膀亂



子挾在胸口。你把槍口瞄中了他腦袋。打去。約瑟夫便沒有危險了。話未畢。墨打司已到樓下。正想奔出大門。馬利司叫了聲打！菲立胆氣一壯。手一扳。子彈便呼的一聲飛了出去。却說沙法爾喀寶二人

到了芬英房間裏。沙法爾因上樓時沒有瞧見墨打司搶着孩子。一看芬英躺在地上。便跪下去扶他。說：「姑娘。你胆子太小。怎麼一嚇就嚇暈了。」喀竇一看室中沒有約瑟夫。叫聲不好。立即奔出室外。分開衆人。向樓下趕去。追到門口。墨打司已躺在階沿上等他。喀竇搶前一看。見墨打司鮮血淋漓。腦袋已打得粉碎。懷中的約瑟夫。雖因受了驚嚇。伏在他身上。却絲毫傷損沒受着。一時喀竇喜極。搶着把約瑟夫抱起。三步改作兩步的奔回屋中。口中說道：「這也是天命。孩子到了手。他自己還會給流彈打死的。」及到了芬英室中。見沙法爾已一搖一擺的把芬英抱上一張軟榻。口呼快醒罷。我們保國軍不能保守秩序。竟害了姑娘了。連呼數十聲。芬英仍是昏着。約瑟夫雖是個小孩。看了這情景。也不禁爬到他身上去。拉着衣服。放聲大哭。說：「媽媽……媽媽……醒來。醒來……」却不料這一哭。竟把芬英神經上。受了個正當的刺激。只見他身體一動。兩隻眼睛便漸漸張了開來。問約瑟夫道：「培培。你回來了麼。怎回來的。」約瑟夫停了哭。指着喀竇道：「是舅舅抱我回來的。那惡人跌了交筋斗。跌得頭破了。滿他是血。我倒沒跌疼。說畢。捧着芬英親吻不止。芬英謝了聲。沙法爾回頭向喀竇道：「你也回來了。這真是如天之福。還有馬利司和菲立。你看見了沒有。」喀竇未及回答。沙法爾即搶着說道：「姑娘。不打緊。他兩人很安穩。你瞧。不在對面窗裏麼。」芬英立起身來一看。果然是的。約瑟夫也指手畫足。隔窗呼道：「爸爸回來。叔叔回來。菲立馬利司雖然聽不出他說些什麼。眼看得芬英已醒。墨打司已死。而約瑟夫並未受傷。心中也是歡喜。同時吉洛司麥脫雷却司丁尼三人。也已從那小店裏趕到這屋子裏來。芬英將前後經過情形說了個大略。麥脫雷却司丁尼都搖頭感嘆。說：「上帝究竟保護善人的。」吉洛司却又說：「加舍里這狗彘不食的東西。這會子我要大

大的教訓他一場。要是他再敢在社會上露面。我便拿出些激烈手段給他看看了。沙法爾也附和着說道。得啦。朋友。你這話說得真有道理。要是他再敢肆無忌憚。我便帶領游巡隊全部把他拉出來活活打死。話未畢。喀竇又從窗口奔進來。呼道。諸位。我們救了約瑟夫。還要想法救救馬利司菲立咧。你瞧。兵隊們又從我們這屋子裏跑了出去。拿着斧頭到對面去砍門了。麥脫雷道。這又是個難題目。不知道他們能從屋頂上逃出來不能。喀竇道。那是萬萬不能的。吉洛司向沙法爾道。隊長。這要請你幫幫忙。你只須下個命令。叫他們不捉這兩人便好了。沙法爾道。只恐怕辦不到。現在打門的全是地方兵隊。若換了保國軍。那就好了。哦。我想到了個法子咧。喀竇跟我來說。畢拉了喀竇。飛也似的向樓下奔去。約過三分鐘。兩人手中各自揀了一大捲衣服。氣喘吁吁的奔了回來。衆人問是什麼。沙法爾笑道。咱們今天做賊。這是兩套保國軍軍服。皮鞋軍帽。一概齊備。是到保國軍傷兵調養所裏偷來的。說着奔到窗口。向對面做了個手勢。即將兩捲軍衣。隔街擲去。街上的軍人們。誰也沒瞧見。此時馬利司菲立二人。正是急得無法可想。一看沙法爾把軍衣擲來。知是救命之物。連忙接了下來。揀個秘密所在。好好換上。原有的衣服靴帽。和菲立的空槍。一概棄去。那時工人們正在樓下把守大門。他弟兄換了衣服。恐被工人們看見了不肯于休。即在換衣服的那秘密所在。伏着靜聽。到一刻鐘之後。大門已破。地方兵和保國兵。已進了房子。他兩人便堂皇的走了出來。奔回自己屋子。與衆人握手相見。且向沙法爾道謝。沙法爾笑道。這點兒小事。用不着什麼謝不謝。現在兩位已經脫險。老沙不能久陪。要去招集部下兵士。好好的保守秩序了。說畢點頭自去。却說加舍里在街上踱了一回。卽至雞蛋場中央噴水池旁靜等。以爲只待大門一破。小菲

立便可到手。却不料過了二三十分鐘。仍是半些消息沒有。他心上急着。趕來一看。見墨打司已躺在血泊之中。嘆了口氣。卽曲着身子。在墨打司身上細細搜檢。說死了這一個人。也就罷了。只因我還有一封親筆信在他身間。不要落到了卡育爾手裏。正在此時。沙法爾從樓上趕下。一看加舍里又來翻動墨打司的屍首。因悄悄地走到他後面。提起刀柄。儘力在他腦袋上打了五六下。口中罵道。你這畜生人家。被流彈打死了。還想到屍首上來偷錢麼好！我認識你回去稟報了總司令。同你軍法從事說着。又提起腿來。對着加舍里屁股上很命的踢了一腳。加舍里不敢爭辯。抱頭逃去。四點鐘後。雞蛋場已恢復秩序。馬利司夫婦。菲立父子。與喀竇吉洛司。麥脫雷。却司。丁尼等八人。即離了這滑稽戰場。同回薄那派脫街寓所。由芬英備饌享客。惟吉洛司甚爲菲立擔憂。說現在的正義黨人。大都存了睚眦必報。去惡務盡的念頭。你今天雖然沒有被兵隊捉去。若至事定之後。官廳裏要搜查起餘黨來。你這民黨活動人物。恐怕仍舊有些不利。不如跟我到蘭拔塞去住上一年半載。到事過情遷之後。重回馬賽。至於加舍里。我自有處置之法。明天就親自去找他便了。菲立感謝萬分。連忙答應。馬利司。芬英及在座諸客。亦代爲稱謝。明天早晨。吉洛司親自去找加舍里。兩人在書室中。談話有兩點鐘之久。室外的僕役們都覺吉洛司神色憤恨。時時拍案痛罵。加舍里不敢抗辯。却又聽不出吉洛司說些什麼。到送客時。吉洛司神色如常。加舍里已垂頭喪氣。面色變得和泥土一般的了。一點鐘後。吉洛司與菲立同坐了馬車回蘭拔塞。

#### 第十四章

人禍甫過。天災又來。一年之後。馬賽居民。已把革命時的惡景象。漸漸忘去。却不料萬惡的死神。又帶了



無數古列拉的毒菌。排山倒海而來。原來這馬賽地方。有兩種招疫的媒介物。第一種是人口衆多。衛生行政上。常有不能周全之處。舊城一帶。更有無數小街狹窄。住着些工人苦力。即使警察從嚴取締。也只能把街道掃除清潔了。人家房子以內堆積的穢物。傾潑的穢水。再也管不了許多。第二種是地位偏南。氣候太熱。亞洲一帶的不潔空氣。時時能流渡過來。又帶有船舶到口。外來的意大利人和希臘人。都是導疫的引子。因此每到夏季。害瘟病死的。至少總有三五十人。到了這一千八百四十九年。便釀成馬賽。自有商埠以來。最利害的一場大疫。是年八月中旬。有意大利兵一隊。從羅馬開來。登岸之後。一夜天便死了五十多人。自後毒勢蔓延。算到八月底。除意大利兵不計外。所死男女居民。共一百九十六名。九月中疫氣稍殺。遭疫的共有五百多人。死的只有一百二十人。十月裏又重新利害起來。半個月便死去五百餘人。而且全是急病。往往得病之後。不上兩個鐘頭便絕氣。雖然地方官和慈善家。想了種種防疫法。開了許多臨時醫院。還是半些功效不見。於是居民們一個個攜妻挈子。逃往別處躲避。先逃的是一班富翁。第二披是普通商人。後來連畧有儲蓄的工人苦力。也情願到別處去找生活。所不逃的。只有官長軍警。醫生善士。和少數下等工人。因此商店大半關閉。各種事業。完全停止進行。連克內皮亞街一帶。從前是車馬塞途。行人擁擠的。此時也變得冷冷清清。馬利司在疫勢大盛的時候。本來打算到慈善防疫所裏去盡義務的。因芬英苦苦相勸。說這種事業。雖然有益於人。自己的性命。却很危險。不如避了這件。事。將來在別種事業上多盡些力。馬利司覺此話合理。因一口答應了他。又提出一宗款子。捐充防疫所經費。又把薄那派脫街的寓處。暫行封鎖。帶着芬英約瑟夫二人。同往聖曼司德區祖遺舊屋裏住居。這

## 第

## 十

## 二

## 集

時候。菲立在蘭拔塞吉洛司家裏住了已有一年多。雖然那地方風景清幽。林木繁茂。沒事做了。總以不能與馬利司芬英約瑟夫等相見爲苦。後來聽說馬賽起了大疫。而且馬利司已住在聖憂司德區。即使馬賽危險。這鄉村上總還不打緊。因辭別吉洛司。回到祖遺舊宅。重與家人相見。馬利司在數月之前。還時時在報紙上看見官廳搜查民黨餘孽的消息。自從瘟神降臨。已好久沒有這項新聞。便允許菲立同居。只再三叮囑他。不必到馬賽城市裏去冒險便了。這聖憂司德區。原與聖約瑟區相去不遠。一天早晨。菲立出門散步。不知不覺。又從阿格拉地司附近的一條小路上。走到了聖約瑟區加舍里別墅後面的那座小松林裏。這座小松林。本書只在開首一章記過一筆。此後絕未提及。便連菲立自己也從最初一天。與白侖克同出這松林以後。始終沒有重來過。菲立觸景生情。不免重新在最初所坐的那塊石頭上坐了下來。想起兩人如何相愛。如何私奔。如何躲藏。如何被捕的情形。重新在腦子裏演上一遍。及演到老母出獄病故的一幕。菲立忽地眼中一暗。似乎空中有人叫道。菲立卡育爾。菲立卡育爾。你自己是活得好好的。你還想到你母親便死在你手裏麼。你知道你母親死得苦麼。你現在活着心上安穩麼。聽到此處。不覺兩行熱淚。破眶而出一抬頭。忽見加舍里已石人似的立在他面前。兩隻兇惡可怖的眼睛。閃也不閃的對他身上。瞧着菲立。見仇人已到。便從石頭上慢慢的立了起來。還他一個大白眼。兩人默然相對。足有五六分鐘。沒開口。似乎你我都已預備情願立時徒手決鬪。拚個死活。後來還是加舍里先開的口。走前一步說道。好。你我今天相遇了。菲立道。真好。今天居然相遇了。加舍里道。卡育爾先生。你們手段真利害。現在我名也不要。利也不要。權也不要。勢也不要。一切都可拋棄。只天天兒要想。找了。你談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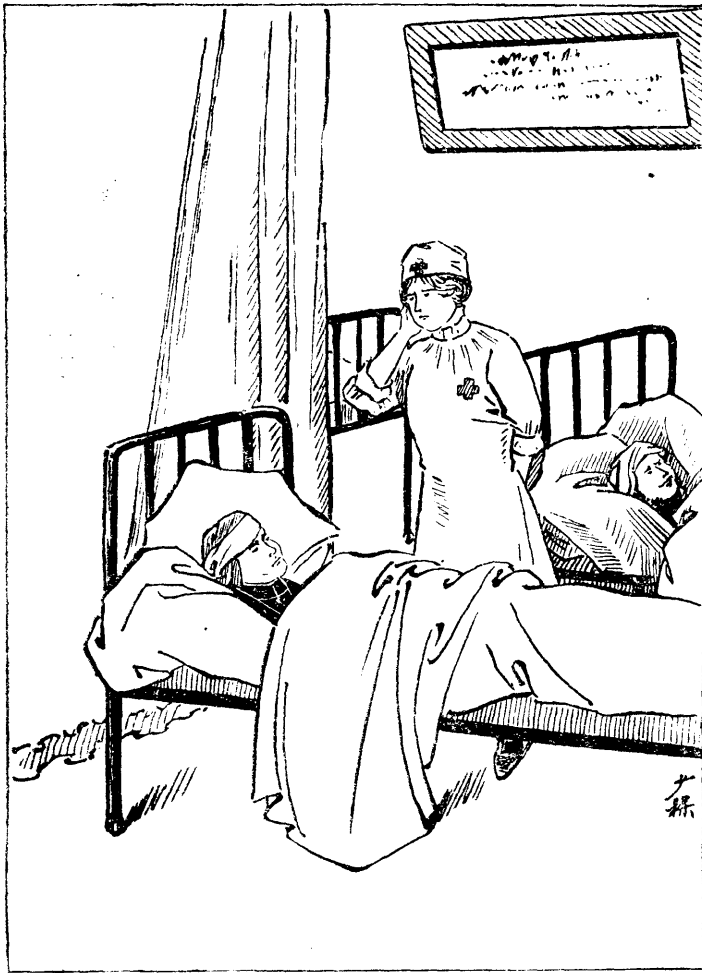
找了一年。居然今日相遇。大約你我兩人從此。時刻以後。必須消滅一個。才能過得安穩。罷。菲立道。你要決鬪麼。我極贊成。加舍里道。那麼我屋子裏有軍械。請馬上動手。菲立道。馬上動手。却不行。我們要決鬪。必須雙方各有兩個證人到場。否則你打死了我。我死得太不明白。我打死了你。人家說我謀殺起來。如何辯白。加舍里道。證人是要的。恐怕這小地方一時找不到。菲立道。我們到馬賽去請。大約兩點鐘就可打回。一定正午十二點鐘動手便了。加舍里道。好。一定正午十二點鐘。仍在這地方。菲立道。好。說畢。大踏步走出松林。直向馬賽而去。因恐馬利司知道了要阻止。並未回家通知。既到馬賽。即在聖路易路上。與沙法爾相遇。菲立忙把他一把拉住。說墨歇。好久不見。今天請你做個證人。沙法爾將手一撒。搖頭道。不行。不行。老沙。今天忙得很。那邊慈善醫院裏死的。要買棺材。活的要調治。那有功夫來做證人。打官司。哼。你不知道。昨天又死了八十多個人。看了。真真可怕。咧。菲立把他拉至路旁。說道。墨歇。並不是請你做打官司的證人。因為我要同加舍里決鬪了。沙法爾喜道。真的麼。這證人我一定擔任。那老賊惡貫滿盈。合該死給老沙看看。咳。老沙。你眼福真好。那加舍里腦漿迸流的情狀。不知多好。看咧。說畢。跟着菲立便走。菲立見證人已有了一个。即與他同去找麥脫雷。麥脫雷對於決鬪一事。心中本不贊成。只因加舍里卡育爾兩姓積仇已深。遲早免不了有個痛快淋漓的大解決。與其待諸將來。不如早點兒了。却這重公案。且雙方已經約定。旁人要阻撓。也阻撓不住。因嘆了口氣。依允菲立。到十一點鐘。三人同坐馬車。趕到聖約瑟區。下車之後。進了小松林。等不多時。加舍里也已帶了兩個軍官似的証人。坐着馬車起來。雙方相見。但由證人們量定地皮。驗明槍械。即裝好了子彈靜候。及十二點鐘已到。決鬪人携槍就位。四個證

集 二 十 第

人也按照法定規則站着。菲立趁未呼口令之前，仰天禱告道：上帝，我現在替母親報仇。要是我犯了罪，我便死給加舍里看。要是……話未畢，口令已喝。接着便是砰砰兩響槍聲。加舍里一壁放槍，一壁閃避。子彈從耳旁飛過。菲立閃避稍遲，槍聲響處，聽他哎喲一聲，身子便向後跌倒。沙法爾、麥脫雷搶前去，看見胸旁近脇之處，打了個洞，鮮血汨汨流出，把地上的枯黃秋草染作慘紅之色。加舍里踱將過來，低頭看了一看，即收拾了軍械，偕着兩個證人，自回別墅。口中還笑着說道：究竟誰死給誰看？這邊沙法爾見菲立尚有氣息，搶着問道：孩子，你中了槍了？菲立道：是的。大約我一定要死的了。這一座松林，想來是我命宮中注定的致命之區。唉……說着，氣息不接，頭一側，眼一閉，便暈了過去。麥脫雷揮了兩把眼淚，回頭向沙法爾道：墨歇，現在各處醫生都被馬賽臨時醫院搜羅一空。這一處小地方，一時決難請到。我們應得分途辦事。我是坐了馬車，把菲立送往馬賽公共醫院醫治。你是趕往聖憂司德區去找馬利司。找到了，與他同到醫院裏來。沙法爾道：墨歇說那裏話？這豈有不願之理？說時，兩邊臉頰上已哭得全是眼淚。沙法爾平時只知張口大笑，此刻居然哭將起來，也可算難得破例了一會兒。沙法爾助着麥脫雷把菲立抬上馬車，即向聖憂司德區疾馳而去。麥脫雷坐在車中，命車夫慢慢行走，見創口流出血來，即把隨身所帶手巾，替他細細揩拭。走了一點鐘光景，馬車已到醫院門口。菲立仍是昏暈未醒。麥脫雷進院一問，院中人多說目下醫治疫症還來不及，那裏還有功夫醫治傷人。且房間也沒有空的了。還是到別處去罷。麥脫雷因與沙法爾已有成約在前，不便移換。與院中人再三情商，始允把菲立抬入普通療養室。與害疫病的混在一起醫治。這普通調養室面積極大，裏面一排排的放了八十多張病榻。榻上病人

全是害了疫病。其中也有放聲呼號的。也有低聲啜泣的。也有痛苦不過。掙着身體亂跳的。醫生和教會中所派的看護婦。往來奔走。忙碌異常。麥脫雷料理菲立安臥後。自己靜着心。坐在病榻上陪他。偶一抬頭。見一行的病榻上面。罩着白色被單。那景象與墓場裏的白石石碑。無異。兀自搵淚不止。一會兒。有兩個看護婦。走過面前。一個低聲說道。唉。可憐。可憐。這位老神父。竟是不救的了。又一個道。我想。這位却司丁尼老神父。死了一定上天堂去的。你瞧他……麥脫雷聽了大駭。不俟他說畢。即立起來問道。請問兩位。那一個老神父要死了。看護婦道。是却司丁尼老神父。唉。說也可憐。他老人家自從時疫流行之後。即整天整夜的在外面募化捐款。自己一點東西也變賣淨盡。所賸的。只有一套舊法衣。一本聖經。一個胸口所掛的銅十字架。閑着。還到各處醫院裏。或窮人家裏去探病。有人死了。他不問遠近。總趕去念經。替死人懺悔。近來兩禮拜裏。食少事煩。連晚上也不能合眼。昨天早晨。他又趕到舊城裏去探病。回來時。忽然自己也中了疫。暈倒於地。抬到醫院之後。只捱了一夜。此刻已不可救藥的了。麥脫雷道。他也在這醫院裏麼。我要去看看他。看護婦指着對面靠壁最遠的一張病榻道。老神父便躺在那邊。你要去趕快去罷。麥脫雷如言趕去。見一個醫生。三五個看護婦。正圍着病榻。掩面痛哭。却司丁尼却還笑嘻嘻的。同平時一樣。低聲說道。諸位別只哭一個我。天下可哭的人正多咧。但求我這老不中用的死了。能代替一個。兩個青年有用的。下來便算好了。及見麥脫雷也在榻前。即微微點了點頭。說道。墨歇。再會罷。要是遇到了我的朋友們。請代為候說。似乎這世界之中。已全無掛念。只把兩眼對胸口那銅十字架。瞧着。便笑。彌彌的升天去了。麥脫雷心酸了一陣。回至原處。見菲立仍是暈着。榻旁。却有個穿着聖保羅教門式法。

衣的妙齡看護婦。在那兒低頭流淚。麥脫雷莫明其故。正想發問。沙法爾已偕着馬利司趕來。院中的醫士也恰巧在這時候。從百忙中拔出功夫來檢查菲立的傷勢。麥脫雷沙法爾二人。不便夾說閒話。只將



看着心中萬種悲酸。惟有付諸兩行眼淚。醫生去後。馬利司與沙法爾麥脫雷二人。默然相對。好久沒開口。那妙齡看護婦。仍站在榻旁。低頭流淚。馬利司偶然抬頭。向他面上認了一認。不禁訝道。怎麼！白命

決鬪情形。受傷時刻。和路上創口出血的狀況。向醫生說明。問他能否救治。醫生搖頭道。難了。一層是彈丸打中了要害。肺葉已破。二層是出血太多。元氣大傷。恐怕至多不過延上一半天的性命了。馬利司道。他現在暈着。還能想法醒他一醒麼。醫生道。這很容易。他是痛暈。上些止痛藥就好了。說畢。把菲立血衣揭開。用清水洗淨創口。敷上止痛藥。馬利司在旁屏息靜氣的

克姑娘。你也來了麼。你從何處得到的消息。白侖克被眼淚塞住。已不能答。馬利司又道。姑娘。你究竟是什麼時候來的。你知道菲立是同你伯父決鬪。受了這致命之傷麼。白侖克道。我到這醫院裏來。已有兩個多月。夢也沒做到菲立要與我伯父決鬪……話未畢。聽得菲立在榻上叫了一聲。白侖克卽把身子向後一旋。及菲立睜開眼睛。看見馬利司在旁。斷斷續續說道。馬利司。吾愛弟……你也來了麼。我今天是……是替母親報仇……雖然失敗……失敗了……你總贊成我的……馬利司道。是的。我很贊成。你安心養息。傷勢還不重。醫生說一兩個禮拜就可以好的。菲立道。那裏會好……約瑟夫……約瑟夫沒來麼……他……他那裏去的……我要見見他……馬利司道。他快來了。等一下就可以見面的。菲立道。叫他馬上……馬上就來……來……說到這裏。眼又閉了。沙法爾卽低聲向馬利司道。他要見見約瑟夫。我去叫罷。馬利司道。好的。只可惜偏勞了你。沙法兒道。這算什麼。說畢。疾馳而去。原來馬利司聽了沙法爾的報告。因消息太惡。未與芬英約瑟夫說明。及菲立問起了約瑟夫。還是答應了句假話。沙法爾去後。馬利司低聲問白侖克道。方纔你爲甚不願與菲立相見。難道是怕他麼。白侖克道。並非怕他。只恐他看見了我。心上越發難受。神經便愈加不清楚了。說着。又聽得菲立昏昏沉沉說道。唉……我是一定要死的了。我是一定要要死的了。且說加舍里決鬪之後。心中歡喜異常。將兩個證人邀到別墅裏去飽餐了一頓。要送他們回馬賽。兩個證人說我們有了馬車。儘可自己回去。不必墨歎相送。加舍里却一定要送。說道。我卽使不送你們。也要趕到馬賽醫院裏去看看。究竟我仇人死了沒有。兩個證人卽上了馬車。同向馬賽進發。路上加舍里眉飛色舞。說我到了現在。自知年紀已老。別說政界不想進。便是

## 第

## 十

## 二

## 集

起居飲讌也。一天天的漸覺無味。只因菲立卡育爾是我一生最大的仇敵。他不死。我氣總不平。平時不見面。尙可。見了面。少不得拚個你死我活。現在這小子竟死給我。看哈哈。我的心願已了。便馬上死去。也快樂的了。馬車到了馬賽。正想從哀克司路折往公共醫院。忽有無數善男信女。排着隊。抬着腦屈拉達加爾神的聖像。在街上舉行驅疫神會。把馬車攔着不能前進。加舍里正在得意異常。被他一阻。不禁心中大怒。向兩個證人說道。你們請看。這班愚民所做的迷信事業。實在可恨可惱。我本來要赶到醫院裏去看看。菲立卡育爾怎樣死法的。被他一阻。亦許我到了那邊。他早已死得連棺材也蓋好了。兩個證人未及回答。加舍里忽然大呼痛呀。肚子痛呀。痛死了我呀。一壁呼。一壁身體漸向車底滑下。縮成了一堆。面色灰白如土。兩個證人問是什麼。加舍里道。是是是中疫。……是古列拉。……這兩個證人。一聽此話。立即跳下馬車。大呼快逃快逃。呼聲未歇。兩人已在人叢中混個不知去向。及神會走過。街上空了。車夫把加舍里拖到公共醫院。院中已只牘了一張空榻。恰巧與菲立的病榻並排放着。加舍里到了這張榻上。起初是昏昏沉沉。不知什麼。及肚子疼得鬆了一陣。開眼一看。見身旁一張榻上。躺的正是菲立。再看他雖然暈着。面上尙未遮上白布。是未死的憑據。馬利司麥脫雷二人也坐在榻邊陪着。加舍里一想。這真是個好機會。我雖中疫。未必不救。即使要死。也總是他死在前。我死在後。因高聲呼道。醫生們。快來。快來。救我。我有錢。我錢多。得很。救了我的命。總重重謝你。話未畢。早被一個面貌很嚴厲的監院老醫生。走過來罵道。別鬧。這醫院是安靜之所。你有錢。干得誰事。難道有錢的要命。沒錢的就該死麼。加舍里聽了此話。心中一悶。肚子裏又刀刮似的痛將起來。這邊加舍里痛得暈去。那邊菲立又醒了一次。張



開眼睛。見加舍里也是躺着。問馬利司道。他……他怎麼……也來……馬利司道。他是中了疫。想來性命也保不住的了。菲立睜着一雙水澄澄的眼睛。搖頭道。唉……他是未必死的……我一定要死……我生平造孽也不少。此刻該死的了……白命克聽他說出這句話。知道他已到了最後覺悟的一刻。即走上前去。與他相見。剛喚了一聲菲立。那邊加舍里又醒了轉來。看見菲立也醒着。大呼卡育爾。現在你是受的傷。我是中的疫。究竟那一個先死……說時。面色慘厲如鬼。白命克即走上一。步。立在兩榻中間。說道。兩位現在已到了將入天堂的時候。快把仇恨消釋了。拉一拉。手。若老是這麼氣忿的。怎能去見上帝。加舍里起初還當說這話的是普通的看護婦。仔細一看。並非別人。乃是他的姪女白命克。不禁怒從心起。便罵道。你這畜生。誰叫你來的。白命克道。只因你們兩位。究竟孰是孰非。自有上帝裁判……加舍里噙道。我不懂什麼。上帝裁判不裁判。只知卡育爾那畜生。被我一槍打死。便是上帝幫助了我。白命克道。便算上帝幫助了你。你也該將這生前的冤恨消弭了。纔好去見上帝。快給菲立拉拉手罷。加舍里道。辦不到。一千一萬個辦不到。你若愛他。把他救活了。同他結婚便了。說着。舉起雙拳。向空揮打了一陣。口中還不知罵了些什麼。然疫勢甚烈。咆哮未幾。四肢漸覺呆滯。似乎惡獸將死。皮骨雖在。再不能咬人的了。白命克向他熟視了一會。回頭向菲立道。你願與他拉手麼。快把手伸出來。菲立微微笑道。我情願的。我到了現在。已知道自己並不是個好人。無論什麼深仇大敵。多肯寬恕他的了。白命克揮了把眼淚。回頭問加舍里道。你怎麼樣。我看還是拉了拉手。預備進天堂的好。加舍里道。我不願……我不願……拚着到地獄裏去受炮烙……我不願……我不願……說着。將兩手向胸口一叉。看他面色愈變愈白。牙齒愈咬愈緊。周

身冷汗直淋。似乎肚子裏已疼得無可再疼。不一會他老人家兩手一撒眼睛一閉。那『我不願……』三字竟做了他臨終的遺命了。加舍里死後。白侖克回頭來看菲立也。已奄奄一息。眼臉漸起白色。口中尙斷斷續續說道。白侖克……我……我不好……我害了你……請你恕我……你修行了多時。能代我禱告麼……能帶我上天堂去麼……說至此。音聲愈低。神思愈弱。却巧沙法爾已帶了芬英約瑟夫二人趕來。菲立用力睜開眼睛向大家看了一看。卽一暝長古的了。此後一幕悲劇。凡馬利司芬英約瑟夫白侖克沙法爾麥脫雷諸人的如何悲慟。如何轉念。在下不必一一縷述。只請看官們瞑目靜想。保管腦筋中各有個慘怛悽愴的影子。約過一點鐘。麥脫雷見馬利司芬英多伏在榻邊上哭昏了。忙把他們扶了起來。說道。且去備辦後事。別多哭了。兩人如夢初醒。收淚而起。忽聽得相距六七步之處。病榻上有個女人喘着呼道。墨歇馬利司卡育爾。你在此地麼。來同我見見面。馬利司走去看。不禁訝道。阿美德姑娘。你也中了疫麼。阿美德道。墨歇。來了。我死也情願的了。我自從那年被滿西爾窘了。立卽把所有一切變賣了。現錢捐給這醫院裏自己。也到院裏來做了個不取工資的女僕。到現在自以爲做了有限幾年好事。還未必抵償得過從前的罪惡。却不料疫神又不肯放鬆我了。唉……墨歇。你是個救我靈魂的天使。請在這最後一刻同我拉拉手罷。馬利司伸手出去。與他緊緊握着。又安慰了一番。然後回至原處。與芬英同出醫院。麥脫雷因爲他夫婦倆早已悲痛萬分。未將却司丁尼身死情形說出。直到此刻。方告訴沙法爾。沙法爾聽了。立卽趕至。却司丁尼屍旁。伏榻痛哭。這一天簡直是他畢生出涕最多的一天了。及馬利司芬英兩人重回醫院。忽然不見了約瑟夫。四下尋找。始在院後一個小花園裏。看見幾株老樹之

下。一。張。石。凳。之。上。白。侖。克。約。瑟。夫。母。子。兩。人。正。是。和。涕。帶。淚。偎。抱。着。親。吻。不。止。明。天。早。晨。馬。利。司。料。理。菲。立。喪。事。已。畢。聽。說。當。天。晚。上。白。侖。克。也。中。疫。死。了。

餘言

十年之後。麥脫雷已把店事完全讓給馬利司經理。自己携着妹子。同在愛司推夸別墅裏居住。雖然老來景況頗覺優遊自在。看了法國革命仍舊沒有優美的結果。終覺鬱鬱不樂。馬利司接受了麥脫雷的船局。生意極佳。加舍里那筆遺產也已到手。因芬英並未生育。即將這遺產擴充船局。預定將來除酌助公益事業外。將全局產業完全傳給約瑟夫。約瑟夫現已一十九歲。在專門學校裏畢了業。不特學問人品。全臻上乘。便是面貌也兼有菲立白侖克二人之長。有時閑着。馬利司。芬英二人指着約瑟夫。重提十年以前的故事。雖不免搖頭嘆息。一往情深。却因事過情遷。不像當時那麼樣的危心墜涕了。吉洛司年紀雖老。精神全未衰弱。每年秋季。便寫封信來。邀約瑟夫到蘭拔塞去打獵。約瑟夫去了。他便整天整夜的大發牢騷。把貴族們罵得淋漓盡致。沙法爾因飲酒過多。已害了風濕症。必於風日和霽的天氣。纔可咬着煙斗。到克內皮亞街一帶去走走。然傻興未減。什麼賭錢吃酒。坐馬車。逛姑娘。仍與十年以前無異。手中財產。却日見其多。不見其少。有時看見了約瑟夫。便一把拉住。同他講克萊雲和唐那地亞的故事。講得兩人多把肚子笑痛。

(下卷完)

吧城雜詩

(病叟)

輕車十里賞東風，烟裏樓臺底不同。恰似江南三月半，鶯花都在雨聲中。  
 衰弘碧血可留痕，珠海旌旗認舊冤。慚愧故人遙一慟，天涯十載未招魂。  
 學堂門掩日黃昏，牌上大書放早春。花菽生江車可載，嘉平公子或輸君。  
 海燈照夜碧迢迢，新鬼佞人入夢遙。起立三更飄一淚，青燐知我不須招。  
 阿兄少小不自立，累汝秋寒泣蘆衣。留得吹簫殘息在，夜深假燭夢君歸。  
 佳日聊同儉父遊，衣冠猶是楚人猴。憐他滿面金銀氣，吹盡東風不點頭。  
 瑤階秋晚泣金蟲，一曲涼州怨未終。君是吾家林黛玉，獨憐公子不怡紅。  
 柳陰月落夜雲輕，燭影屏風記不明。安得唐人中晚句，寫他春色上銀箏。  
 蕭蕭鏡騎起西南，功首罪魁見一斑。卿木佳人胡作賊，為伊負手在江潭。  
 天花屋上落繽紛，演說炎炎見此君。我與先生同一愧，大家無武不能文。  
 纔可年華二十餘，嫁遲眉黛未教舒。妖嬌自帶莊嚴態，行向東風柳不如。  
 金絲眼鏡襯星眸，曉出簾櫳淡欲羞。同謫蓬山已逾分，敢携塵夢上瓊樓。  
 少年落拓託傭書，事業年來願已虛。分以茶烟禪榻老，空山荒雪足埋余。  
 池外輕雷起二聲，江風收雨作春晴。一枝容得鷓鴣傲，敢向銀河怨太清。  
 水晶簾捲可銷魂，歲晚劉郎瘦幾分。猶自吹簫不歸去，半緣落拓半緣君。  
 花朝風雨送輕寒，繞遍迴廊一見難。安得將伊比明月，通宵擱在畫欄看。  
 娟娟秋水比風神，獨立微吟淺渚濱。斜踏盤鞞翹一足，傾城真見李夫人。  
 陌上紅芳為汝肥，踏青時節試羅衣。自憐艷福輸塵土，猶傍弓鞋到處飛。

小築客譚

# 文 明 書 局 發 行

稗史叢書之六 **清代野記**

全書二册  
價洋六角

是編所載皆清代朝野軼事言皆撫實如同治帝之患花柳毅皇后之遭冤死某詞臣之導淫繆太太之笑話彭玉麟上書文正倡言革命白雲觀道士交通宮禁奸淫貴婦皆當時所忌諱秘而不傳者也文筆亦復簡潔雅馴堪與明代祝枝山之野記並傳

清秘史之一 **順治太后外記**

全書一册  
價洋三角五分

有清以湖方夷族入主中原論者多歸之天命而不知興亡盛衰之故乃操之於一女子之手蓋佐太宗之侵掠說洪氏之投降順治太后與有力焉深宮秘事史官既諱而不書遠代舊聞談者亦茫然罔識是編記載最為詳盡誠足廣異聞而資談助也

稗史叢書之七 **康熙南巡秘記**

全書一册  
價洋三角

此為四明朱氏家藏抄本前首顯蟬伏老人撰相傳為全謝山先生遺著時嘗開國反側未安荆高之屬時有所聞臬宰文士翦除異己此行蓋大有作用存焉與乾隆南巡殊其旨趣雖未能確定出自謝山要其事翔實有原本斷非乾嘉以後人所能嚮壁虛造刊而行之亦有遺聞軼事之所寄也

各 省 中 華 書 局 代 售

# 小築客談 (二)

鄭太初

指嚴譏

邑西青果巷側有太初庵者。崑陽先生之舊宅也。相傳崑陽被極刑後，家屬慘痛不可堪，或死或殉，而外即舍家宅爲庵。今庵後有純陽閣，供祀呂仙。云卽當時鸞壇故址。明季士大夫習於標榜，門戶水火，寔成仇隙。於是筆墨口舌之間，戈矛起焉。崑陽詞鋒銳厲，務以尖刻勝人。一時阿附權黨者，怨毒彌甚，必欲置之而後快。故撫拾其杖，父大逆不道，并及閨幃。曖昧謂其同產姦某軼史記載甚詳。曾見之於近人國粹叢刻，證之邑中故老，傳聞有未盡同者。吾祖所燕談者，尤多奇異。今追憶其崖畧，亦野乘之參考物也。先是郭西有呂仙庵，一道人焚修其中，亦不知其所自來。每黎明必起誦經，向曉始輟。誦時恒有一肥豬伏足下，因比隣多牧豬，奴所居不之異也。久之，豬亦喃喃有聲，若誦經然。道人謂之曰：爾雖畜類，已感受靈性，殆可離畜生道乎？苟爾始終不懈，常在此聽經，則吾贖爾爲異類弟子。豬如解意，帖耳領首。道人遂出資贖於飼主，屠者慨然曰：吾亦好善，願受半資。道人欣然與之。歷十餘年，豬馴擾聽經如故。忽一日，有武當山某道人過，與呂仙庵道人相稔，因留宿焉。見豬狀愀然曰：此物有道根，胎性已成，而宿孽未懺。子於某歲俟其不食時，當付屠解其尸，則將來入生人道，功名富貴可獲，令終否則縱享清貴之福，難免千刀之苦也。道人曰：奈何？武當道曰：彼前身爲劇盜淫惡萬狀，而竟免於刑戮，故墮入畜生道，報以支解之果。今雖因聽經之故，漸復人性，而孽根未除，終不能自爲解脫。惟有假手屠人以了其應受之報，則庶幾可

免來生之苦耳。道人如有所悟，乃呼屠者，至以猪授使宰，割屠者掉首不顧，曰：子修行有德人，奈何欺負我。我雖賤業，亦不得已耳。非好爲殺生者。且子已出資全其命矣。今復自食前言，出爾反爾。小人雖愚，何至作此無理事。師休矣。勿來相試。道人急挽之，告以故。屠者終不釋，擲刀於地，曰：若然，師自爲之。小人既舍去，不願多殺一命也。拂袖竟去。武當道愀然曰：此命也。數也不食之期。且屆爾持經爲之懺悔，可耳。遂別去。約月餘，猪果不食。蓋猪自聽經以來，不食污穢物。道人亦清苦，僅飼以糠屑、麩皮等物。猪亦怡然。至此，遂并糠麩等亦棄置不顧。專事聽經，神氣益委頓。道人念武當道語，呼他屠者，語以故。他屠者亦不願持去，強之再四。允翌日來取。至夜半而猪竟氣絕矣。屠者至，曰：果靈猪也。終免一刀苦。非聽經之功効乎。遂攜出穴坎埋之。戲呼曰：仙猪塚。道人終以負猪於邑，不憚未幾，亦羽化。當猪氣絕時，鄭家適生男，呱呱墮地。時其聲與凡兒異，喃喃若誦經。然道人若已知之。踵鄭門求見。峯陽之父固信道，歛以齋抱兒出示之。英物也。道人曰：是兒必貴，但宜戒殺生，多積善，以培植之。否則恐難免後災也。鄭父唯唯受命。遂設呂仙鸞壇於宅中。舍道人時過從，迄尸解乃止。峯陽幼穎悟，絕倫讀書，十行俱下。弱冠成進士，出某大宗師門。下大宗師主持清議，權黨欲排擠之，畏峯陽，厲益側目。或有作小說傳播者，攻訐權黨陰私事。成章回體，凡數十萬言。渠魑魅魍魎無不如禹鼎鑄，奸疑必峯陽所爲，銜之甚乃亦欲偵刺。峯陽隱事以相抵制。峯陽鄉人周某，僉人也。介峯陽求見某大宗師。峯陽鄙其人，不之允。周幾落拓京師，不得歸。權黨獲之，視爲奇貨，乃詰以峯陽家事。峯陽父晚年好道而不能絕，慾惑於燒丹鍊汞之術，挾採陰補陽旁門左道者，駢進乃置。姬妾自娛而恣置。峯陽之母，峯陽掃墓歸籍，母訴所苦。峯陽習扶鸞，乃夜入虬壇，手



判父寵妾虐妻宜奪其仙錄父恐稽首壇下者再願受重罰容改悔虬乃判令妻杖四十下母命峯陽代已行杖婢媼視爲笑柄偶洩於外戚鄙譁然又峯陽有異母妹二人俱作女道士裝矢志不嫁時與峯陽相倡和故通詞翰爛吟詠者也游仙詩多豔語見者目爲放誕風流有無曖昧實亦未可臆斷但嫌疑之迹業已流播又益以文字佻巧意涉靡曼者舊咸非之其稿忽入周某之手遂以五百金盡售諸權黨令文人加以評識吹毛求疵證實其事時貴戚方某用事深惡書生橫抒讜論自命清流目爲破壞國是而峯陽正時露頭角褒貶朝右貴戚久注目某黨以事實及稿上立奏御以爲必逐峯陽可少一勁敵也時熹宗忽感於某御史之奏言風俗墮壞倫紀乖喪疑有意譏刺宮闈憤無可洩適峯陽事上乃震怒欲爲懲一警百計立下詔命逮詔獄置極典凡疏救者皆得罪貴戚知帝旨有在則乘風縱火盡肆其技益加鈎距以鍛鍊成獄卒論凌遲初峯陽同年某君爲大理丞謂峯陽家人曰事無佐證非一二嘲風弄月之稿所可定讞至杖父之事更屬離奇父既不承外人安得強實其事吾見早晚可昭雪也所患者當軸者頗齷齪終不免褫職遣戍耳家人稍慰藉蓋止求得生遠行長征所勿計也無何事驟變而消息極迅及家人悉已不及馳救矣大理丞亦慨然曰吾負峯陽初不意人心之變幻一至此也卽日掛冠歸峯陽旣被害妻妾俱從死父乃舍宅爲庵子姪輩絕迹不入朝市皆閉呂仙閣中爲道士未幾父亦卒子孫夷爲平民或度爲僧道云

### 放生池白龍菴

郡守署之西地極幽僻有古廟翼然出於女牆之下者白龍庵也祀一女神稱之曰白龍娘娘其東有放

生池清水不泓澄滢深濬中多水族皆放生所留貽也禁止漁釣相傳此池甚古卽白龍之所自出故老  
 言明正德年間有磨麵作廠者傍池而居夫婦皆好善常以餘麵施與乞丐貧人其麩屑之類則以飼池  
 中水族生一女甚慧美愛若掌珠尙未字人好善如夫婦而性特貞烈隣之少年有挑逗者輒峻拒之一  
 日雨後浣衣池畔忽見長虹蜿蜒下飲池水彷彿若有頭角驚怖狂呼時四無人蹤不覺暈絕比醒則已  
 臥家中榻上其母且哭且呼曰活矣女茫然不知所謂問其故母始告以爾不知何時顛暈磯畔衣履盡  
 脫瑩然裸露殆疑爲強暴所汚然諦驗之身猶處子也抑係痲疾耶然汝固向無此疾女始以長虹飲水  
 事告母而終以裸臥事爲大辱閉戶長齋不復出室旣而有娠不夫而孕益爲人所藉口輕薄者至多爲  
 蜚語以揚之報其投梭之仇也無何產一卵剖殼而出之男也潔白如粉團兒夫婦俱愛之女羞甚欲不  
 育母不許曰神種也女之貞誰不知殺之將犯天怒女遂撫雛不嫁兒生長極速六歲已如成人一日至  
 池畔閒游忽照水見影馳歸謂母曰兒去矣三年後此間大旱母捧兒胎衣禱雨於壇必有奇驗幸勿忘  
 女駭其言方欲展訊忽霹靂聲起自屋角池中滂然雲起兒一躍入雲化爲長龍映日晶瑩如銀花玉蕊  
 鱗爪宛然可睹居隣羣出瞻之尙蜿蜒雲中須臾而滅女號泣思之輒有銀片如龍鱗墜其懷中人拾之  
 則腥臭如魚骨不可嚮邇女得之宛然銀也以是衣食不少缺且足以供施與人咸敬奉之稱爲白龍娘  
 娘時其父母已逝世女經營葬事致哀盡禮及三年果旱甚赤地數百里郡守以下咸設壇禱雨暴行烈  
 日中女憶兒前言乃抱殼自陳於壇下守聞其異令登壇試之女乃抱殼而上仰天悲鳴曼聲哀囀悽然  
 沁人肺腸衆咸爲之淚下顧無所得雨或疑女有狂疾思其子而神經變易也欲再使下壇女忽僵臥壇

上如死須臾有黑雲滂然自其所抱之胎衣中出不炊許瀰漫太空雷聲殷殷起足下隱約見白龍舞於空中甘霖忽下注如瀉瀑如傾盆太守等避入室中女仍臥壇上不稍動不逾時平地水深盈尺四野霑足僅四小時而陣勢告終矣趨視女則已僵顏色如生抱中胎衣已失所在仰視天際赤日當空若未嘗有雨象而千里以內溝澮皆盈年穀遂告豐稔一邑驚女爲神請於太守以女肉身塑像祀之爭集資建廟數日而成肉身歷久竟不腐聞庚申以前猶存也後爲髮匪所燬又傳每五六月間必有暴雨數時白龍舞於池上殆歸寧母云自此凡遇旱災官吏禱雨必於白龍庵往往尙有奇驗

某寺僧

南門外有某寺者髮亂後已成荒刹破屋頽垣佛像傾圮迄無振興之者忽有某僧自揚州來寄食廚下住持僧未之奇也會六月十九日俗傳觀音大士誕辰寺傍水涯有唱山歌之習慣寺中又男女雜坐宣誦佛號名曰坐夜有某太太者夫故顯宦豪於資佞佛及僧揮霍過人古刹無不爭奉爲施主某寺僻陋太太不屑一顧住持僧又簡樸無由進殷勤於太太以故太太來亦不之識是夜太太聞唱歌坐夜之習俗欲一覘其狀乃率婢媪泛舟一游抵寺門入鄉婦盈庭喧聲達四壁寺僧以無貴人婦來也例不出酬應但令小沙彌持茶水破壺杯置一隅令鄉婦自斟自飲太太睹此狀知不可留盤旋將出門揚州僧自旁寮斜出瞥睹焉乃合掌作禮曰女菩薩詎非觀世音化身今日何緣下降於此太太斜睨久之曰何處見汝似曾相識僧曰非揚州天寧寺中太太在彼作七日夜功德耶太太怪道嘆吾幾忘之汝爾時一司香燈者也顧胡爲而在此僧訴困窘投寄狀太太曰此間住持何人識汝否僧曰不識貧僧寄此數日卽

當往滬或普陀竟得見女菩薩誠天幸也太太笑曰吾偶出游亦不意此間乃有汝汝願久住此耶僧曰知太太貴府在此問甚願一傍門戶振興功德太太曰亦佳汝明日早來吾當有以語汝此間不可久留今暫去僧送之門外珍重而別住持固在夢中絕不知也明日僧果往見太太則天寧寺大方丈已先在僧彷彿曾見之乃趨與爲禮大方丈殊優蹇不甚酬答須臾侍者先宣某僧入而不及大方丈大方丈心疑駭久之始續請大方丈入太太笑指某僧謂大方丈曰此人功行將來且出汝上非尋常人也彼在揚州無識之者屈居香燈今投某寺住持僧一燒火夫耳焉能知賢者吾故特賞拔之以畀汝汝可卽令某寺住持讓位以置彼彼必能大展才能此寺之興殆指日可望也大方丈見太太譽僧不容口知必有來歷乃亦極口贊揚待遇殊恭夔異前狀太太已命人出白金五千授僧曰汝可將去爲興建此寺之基本金一月後吾來考成苟不敷吾尙量力接濟也汝亦當度行捐募以成之僧唯唯力任募化誓必使成立太太喜甚大方丈遂銜命而出立逐某住持出寺而令僧衆迎揚州僧歸人數過少則撥己寺僧衆以助之揚州僧遂得大展驥足矣不一月輦飛鳥革百堵皆興入其門指導酬應無不井井有序大異疇昔太太果翩然來睹狀笑曰使君果不凡也吾賞拔爲不虛矣於是復慨助五千金僧衣履清潔服用樸素而應客事事周至太太尤贊歎不絕大方丈走視甚服其幹才卽仇視者亦覺無暇可擊而已太太數日必一至至必攜金來布施或裝佛以金或供僧以飯或爲禪房增加陳設或令寺產多置肥沃不一載殷實埒大方丈之本寺矣一日太太至顧而樂之曰此寺非我無以有今日然非爾則吾亦不肯浪擲多金譬之一家然夫婦相資內外相助則家道自興矣方得意間忽僧和南謝曰太太獎小僧逾分雖感激莫名

而中心惶悚不敢承受太太亦覺已語有病不禁紅暈於頰然益感僧語之婉轉入情且不失禮於是呼齋共飯命僧侍坐賞資益豐自是太太無事則蒞寺誦經問道以爲常僧又善募化奔走南北所獲數亦不貲太太益喜又年餘太太染疾逝世僧哭之慟宛然孝子爲設道場懺度備極裝嚴四十九晝夜始罷至今僧猶以資雄於邑中或曰僧實揚州某肆夥竊賞潛逃肆主追之急乃披薙爲僧受戒行於揚州某寺才半年耳知某太太曾往揚州然其時某尙爲夥實非香燈也將錯就錯若有天緣某僧之際遇亦奇矣哉聞太太死後僧多破戒律之行未知信否

### 巨利密室

相傳明季東郊外有顯慶寺僧名超凡者代王出家倚勢作奸不守戒律性好漁色有隧道藏匿婦女酒色雜糅無所不至後爲力士所擒卽坊間所刊之雙珠球小說是也顧其事多誕慢不甚可考類於好事者所影造友人或酒酣耳熱談此軼事一老者悚然曰此事信否吾不知惟吾所經歷一事言之至今猶心悸因可知寺院中慎勿獨行深入也憶是日爲端午日吾因肆中停職（此老固市商所操何業已忘之矣）畧飲雄黃酒飽啖黃魚酣適已甚遂與同儕二三人信步出東郊值某巨利全班僧上殿大宣佛號蓋逢歲時令節則爲之慣例也登殿參觀諸僧排列成林旁有婦女點綴然亦覺了無趣味梵唄之聲聒耳尤非吾所願聞乃不使同儕知一人潛行出殿曲折繞廊游行信足所之不加別擇輾轉如螺遂忘來路所歷院落數重皆非從前所經者意恐同儕久待覓路欲回而苦不得出反覆循環如入八陣圖歷時良久仍非原路足痠意倦見有石如砥光潔可愛遂坐其上小憩忽聞管絃嘔啞聲其細如蠅出

自石洞中疑訝已甚。環石覓視了無痕迹。以爲必此間近隣院聲自外來也。有頃隔洞聞呀然啓戶聲。石勢嶮呀。畧可窺伺。則一小沙彌眉目俊媚。手撫門棖回首。若有所望。笑容可掬。心益奇異。時身蔽石間。適有洞容。兩目絕妙。窺覘遂欲一窺其究竟。突見小沙彌手攀戶外之花。招展調笑。知戶外必有人而不見其面。須臾轉出一垂鬟小婢。倒持掃花之帚。與小沙彌相逐。擊小沙彌躍入左側一戶。小婢追之。旋相將俱入門闔。遂無人聲。心念此蘭若間安得有此豔婢。設爲隣居耶。又安能與小沙彌相逐。是必有異。胡不一探斯時。頓忘危險。奮然出洞。轉求戶所在。處曲折數十武。始抵前所睹戶。下戶在小亭間。乃一木刻之屏。嵌於壁間。藤花繞其上。絕無綻裂痕。予既知其奧。毅然以手推之。不動。彷彿見小沙彌曾以手按屏角。乃試効之。果驟然自啓。豁然開朗。其中榴紅似火。樓閣清幽。簾幙垂垂。宛如大家園亭。踟躕不敢入。轉念業已至此。何不一探乃依。廊環走瑤草琪花。畫屏錦障。陳列擬於王侯歌管聲。忽近在咫尺。駐足諦聽。知在左側。一小閣中。顧視其處。雕闌晶牖。馥郁深煖。狙行入窗下一覘。駭悸幾暈。仆蓋一肥白如匏之僧。正擁二八麗姝。作種種褻態。而旁列之粉白黛綠者。調絲擷管奏曲。未央亦不辨幾何人也。急旋踵遁出。則惡僧已覺。破窗追出。大呼何來野奴。膽敢入此。正欲追攫。時忽若有所取。復入室中。予觀壁屏未閉。疾飛而出。顧心念塗徑曲折已歷久。不得出。今日後有追者。心急足違。豈復能辨別。是必死於此無疑。僧反身入室中。必提刀劍之屬。耳顧聞身後已有足聲回首。試觀果見僧於數十武外。執晃晃之刀。光如雪。其行甚速。危機殆一髮予。惟舍命狂奔。不知途之遠近。忽一壁當於前。不可踰。陰呼予死於此矣。瞥睹一獅子犬隨予奔。且突過予前。至此乃轉入壁角一小洞門中。予以先後等一死計。不如隨犬行。乃亦轉入洞。

中由洞底趨甬道幽暗如昏夜油燈畧有微光長約一箭既出甬道則爲一院落由院落繞而前則爲殿後之齋堂予所恒至矣游人亦漸多心始稍紓氣喘如吳牛獅子犬已不見耳中猶聞僧恨聲謂竟留汝狗命也恐尙爲彼等暗算急出寺返肆而足力已竭不能疾行道旁有小車給錢三五乘之而歸同儕咸問訊獨往何處詭以痧恙猝發困頓階石下賴一僧灌救始得歸自是心悸膽裂竟成喘疾一臥月餘始獲痊絕不敢洩其事恐僧來報復也一日正立園闥間有僧入購物諦視予面殷勤問訊予恍然憶爲肥白僧也欲避之僧已知覺遺一紙裹而去予拾而展視之緘固重疊上畫一瓶剖其中所有乃某錢肆銀券百枚也予解其意取銀歸辭主人往他肆歷十餘年聞某僧已圓寂始敢洩於人而予之獲小康亦以其百金爲基礎因禍得福不可謂非予之幸事也予念當時非獅子犬已久爲刀下鬼故喜蓄犬以盡報恩之微意云

揚州某巨刹者相傳爲唐時所建而有清盛時鹺商富於財力爲之修葺增置又以高宗屢事南巡輒喜盤桓僧寮藉參禪悅故梵王宮宇窮極壯麗聞故老言當時媚主之術實奇祕不可思議某刹後有廣院深幽與外間隔絕平時扁鑄甚嚴非有職事之僧人不知個中所在也是時住持僧忽異想天開廣徵吳越妙麗女子帶髮作龍女菩薩裝教令歌舞名曰散花道場蓋取天女散花意也按法苑珠林名義部署三十三天實景重簷覆廟燦爛莊嚴入其中者目迷五色加以衆香供養氤氳繚繞幾不知身在人間世矣高宗居此中者七日夜幾樂不思歸後爲某大臣者所切諫始啓蹕云然返京後猶戀戀不已諭令封禁固守特設名僧管理之每月必報告經歷狀況一次又於北海建某殿以像此中實景今尙存海子邊

焉。後有洩巨刹中祕史者。謂高宗御駕既歸。此散花道場。卽爲住持僧之行樂地。特陰密已甚。非特外間絕不與知。卽名義上之管理僧。亦不盡悉也。蓋住持本一衣冠。敗類因能嫻文字。且習內典。遂爲士紳延充。方丈以備迎駕。予曩作南巡祕紀。曾載幌子僧者是也。僧小有才而貪嗜財色。如鶩當車。駕蒞揚時。既婪得士紳金數萬。歸以享其妻子。猶不足。則藉香火招搖。所獲亦不貲囊橐。既豐淫慾。乃縱有小家女某者。曾被選入散花部。居密室中。凡十三月餘。偕一僧逃出。爲夫婦。至是黑幕中之作爲。始洩於外。蓋向例此等女子。既入卽不能復出。均老死不復見天日。獨小家女爲僧之衣鉢。徒所戀愛。乃得舍命出險。然亦危矣。先是小家女隸蓮花部。爲采女。場例按一年十二月之花。爲十二部。如正月梅花之類。每部中之屋宇器皿。以及院落種植。均用本部花態爲飾。若梅花五出房闥之建設。似之而坐臥器具。陳設皆梅。萼也。題聯懸畫。無不皆然。庭中則植各色梅花千百本。無一雜樹。推而之於杏桃亦然。每部司花主任一選色尤美。充之其秩。比於妃嬪。其次有副尉分司等。各以級遞降。部署井井。御駕未至之先。朝夕嫺習儀節。及歌舞規則。頗嚴。僧人罕得見面上心所寵者。以梅薔薇蓮菊等部部長爲最。每日侍寢無虛時。穢情褻態非口舌所能宣達。聖駕北去時。遂將蓮菊兩部部長挈之行。蓋二女本姊妹。行豔聲四播。不減大小喬。聞入宮後。封贈優渥。一時無匹也。然散花道場。自御駕去後。漸事破壞。主僧既犯色戒。餘則寺僧之黠者。無不嘗鼎一臠。從此遂不可收拾矣。士紳明知其然。然投鼠忌器。不敢解散之者。因上旨。猶命封守。以待巡幸之故。小家女曾識字。能讀金經體格。殊不俗。綺年玉貌。愛戒既難除。盡又以歡喜禪房。觸處皆足動念。乃與沙彌某結自在緣。沙彌亦士人子。風雅多情。與小家女沆瀣一氣。情好至篤。私設盟誓。爲夫婦。願入



此者無復出理而女日夜祈禱願身出牢籠雖死無悔沙彌深憐女志且自問身世亦不願沈淪孽海中乃日與女默禱於金剛座下誠懇淒苦苟不効願以身殉一夕夢韋陀告之曰爾等求某師指教則願可立遂某師者某刹之高行僧沙彌曾受其戒律師獨謂沙彌尚有功名富貴未了非修行中人師擅飛行術凡數仞高垣俱能一躍而過是日沙彌挈女拜於座下求爲超度師笑曰子所謂凡心動時也雖然因緣莫非前定吾必爲汝二人玉成之乃指院中闌檻曰試踰之沙彌與女俱一躍而過師乃更指他稍高之物令踰越約七日竟能踰垣矣無不駭其神速自是蹈隙越高牆而出密室事始傳播云

光復小史 十則

吾邑非形勢必爭之地故兵事上無甚價值上據京口下截金閭則毗陵數百里地若在囊中革命軍興郡城獨鮮兵禍職是之故然當變革之際要必有覬覦非分爲個人權利之爭點者則其演出種種怪異之活劇自不能免茲就當時事實隨手撮錄比而觀之則於各方面之心理不啻燃犀矣

郡人士意見之趨向夙判爲二一緩和派一激進派而守舊派不與焉亦猶中央政局之有國民進步兩派也當武昌起義之消息至激進派以爲機會已至躍躍欲試而緩和派尙持重不願孤注一擲迨蘇垣獨立之機已熟響應革命瀕成事實激進派遂蹶起曰此機不可失也是時緩和派尙爲守舊派之有力者所羈絆受其指揮故牢守主張靜待省垣之教令始事更張必不自由行動激進派初尙防緩和派之議其後遲遲未發及見事機已迫海上民黨機關已委某健兒馳至義旗高揭守令相率遁去滿城素飾飛揚於是某校之爲激進派領袖者投袂起曰苟尙不爲他人且我先矣遂召集徒黨奉某先生爲主席

與健兒約軍政君爲主民政當由吾輩組織健兒知民意有在乃應曰諾於是以前時議會之効力推某先生爲民政長若者第一科若者第二科若者第三科皆爲一系中人緩和派已無插足之地守舊派益銜之時有某防營方駐西關外守舊派首領之勢力能左右者也因召其統帶謂之曰彼等皆與革命黨一鼻孔出氣彼等得志汝曹且無瞧類盍乘其未定也預爲之計苟得轉危爲安則地方賴汝曹造福汝曹衣食於此宛如一家人矣統帶感謝曰願從公命是夜激進派諸巨子方在某校會議展布之策甲謂宜聯絡緩和派以靖地方乙謂緩和派方倚守舊派勢力以爲重苟以空言聯絡彼必不允不如其已倘畀以實權則彼之爪牙心腹別有肺腸吾輩政策定爲所破壞是不啻引虎自衛也不若毅然剪除之丙謂乙言是也緩和派者其人皆如弱草隨風絕無幹力直不過守舊派之鷹犬耳倘欲用之亦宜先去守舊派之渠魁彼輩失所憑依則自來降服若孟浪欲聯其感情反爲陰謀派所算矣丁謂事不宜需緩明日宜卽與軍政府商定指守舊派領袖爲阻撓大計圍而捕之以軍法從事否則網開一面亦宜逐之於他所毋使盤踞得志也衆皆贊成將遣人與革命軍接洽正部署間忽聞鎗聲自西來由遠而近衆驚駭失色曰此非巡邏者必有變須臾益近令人探之則兵隊數十人明火執仗直趨校門又分兵環校左右突然射擊衆擁某先生出校後曰速踰垣由僻逕出是必防營爲守舊派所煽動也先生且去吾輩當謀禦敵乃一面下緊急口令召集人衆防禦時校中有守衛十餘人學生之勇健者約四十人因聞某鄉有變正留此欲成隊往勤也管學某君有毅力得學生心服又體操教員趙君慷慨振奮乃各持鎗整隊出拒伏牆上反擊防營兵知有備不敢遽入乃各投火炬於門下勢將縱火學生隊各投土袋以消滅之互

相射擊防營兵傷三人。學生隊無一受傷者。因伏暗中。防營兵不能察其所在也。相持炊許。防營兵乃退。學生隊欲追之。管學止之曰：「此窮寇也。追則必爲困獸之鬪。多傷生命。何益不如其已。」且彼已知吾輩有備。明日必屈服。吾輩告軍政府。令遣散。則事畢矣。逮明日。軍政府聲言保守舊派。首領某公所。嗾使宜捕之。置於法。而逐防營某公。已於夜間潛遁矣。防營由商會籌款。給一月餉。遣散事始已。而某先生踰垣傷足。治半月始瘳。

當郡城聞省垣將有獨立消息。激進派欲即日先舉事。爲事勢牽掣未果。而外來之健兒遂率數十人入城。建軍政府矣。及民政署組織既成。健兒知一切難於固定。且省都督亦以宜另組軍政分府。而令健兒率軍調駐他處。於是某校體操教員趙君。以激進系之擁戴。一躍而任分府司令。趙非邑人。而與激進派之某先生等密切已甚。自是沆瀣一氣。可以暢行新政矣。顧趙嗜飲。往往使酒狂言於邑人士。偃蹇不爲禮。且搜括民財。無所不至。有商董者。任事十餘年。向稱殷實。趙司令探知之。乃遣人延之入府。強令擔任籌餉。三萬金不允。則以兵且譁變相要挾。某董允繳一萬二千金。趙不之許。聲色俱厲。欲管押某董於署。以爲質。其戚大駭。乃爲緩頰。卒以一萬五千金始解。某董走上海。徧向桑梓曰：「趙某不敗吾寧。客死不復歸矣。」趙美丰姿。沾沾自喜。恆策馬馳騁。通衢鞭絲帽影。一時足以自豪。意氣之盛。識者早知其不能久也。趙既攬軍政大權。乃用私人粟某。司財政。希遂其聚斂之策。蓋粟係市儈。而與趙有密切關係。尋以購置軍需爲名。遣粟挾萬金往上海。實則與粟朋比爲奸。十之四入趙私囊。十之二粟自乾。沒其餘。乃購舊械子彈。以充數耳。顧問陳自新者。激進派中健將。卽某校之管學。而某先生之大參謀。且推舉司令中之重

要人物也。性直好正言。又自以勞苦功高。視趙某。出己下。不過薄司令。而不爲故讓。趙某以位聞。粟某在滬。頗治游糜費。不貲。乃告於趙。願往監視。無令浪擲民財。爲仇視者。口實。趙某迫於公義。不得不允。某先生復以爲言。於是陳乃毅然至滬矣。先是粟與某洋行約購鎗彈若干。俱以九五回扣歸該商。而揭價則加一成。雙方沾潤。已有成言。陳至偵悉其隱。乃直接向洋行詰問。洋行諱不肯承。陳遂請毀前議。更事論價。洋行知陳無弊。始舉實價相告。某夥恨中飽之無着也。以告粟。粟駭且憤。乃慫恿以窳劣之物與之。寧致兩敗俱傷。不願使陳獨爲君子。陳雖鯁直。而於軍械向少經驗。不知爲洋奴所欺。但喜以廉價得之。且自信無他從。茲弊絕風清也。及返粟。先至以語趙。指陳所購皆廢物。顯有弊。趙本惡陳之干涉。先入粟言。益怒。及陳至。儼然自謂有功。且責趙之輕信。粟歷數粟荒淫無狀。趙默然。先令檢視所購物。並加以試驗。果窳敗。召陳使視。怒責之。陳不服。趙語侵益嚴。爭辨甚烈。某先生出爲和解。始暫釋陳。終以己於心無愧。謂趙祖粟。乃吹毛求疵。而趙則以陳怙過。剛愎對人。輒論其非。陳趙感情之大傷。自此始。光復甫奏。各鄉土匪聞城市秩序未定。皆起而肆搶掠。乘機走險。往往而是。曹橋爲西鄉著名巨鎮。多富戶。客民久垂涎。至此糾衆蠢動。槍械俱備。勢頗猖獗。某先生謂趙曰。取威定霸。於是乎在不往勸人。其謂我棘門。霸上。徒供兒戲也。趙唯唯。乃撥練隊百人。使其兄某統率之。卽日出發。陳見其軍新募。恐無戰鬪力。乃自請以校中學生義勇隊六十人爲後援。趙笑曰。此等皆白面書生。安能臨陣決鬪。請勿殃人子弟。陳厲聲曰。是何言歟。學生皆仗義愛國。且訓練有素。強於驅市民乞丐以戰。且百倍也。趙以其薄已募兵。心益不悅。然以某先生故。且陳爲激進派。中所信服。不得已聽彼所爲。乃嘲之曰。雅典人歌云。以盾負汝。

而歸洵英雄本色也。陳先生此行爲不朽矣。陳掉首曰：今勿作意氣語。奏凱歸自當與君痛飲也。遂鼓行而西。趙兄所率之兵隊先抵鎮。一日匪以小舟伏溪旁，乘夜射擊趙兵，不得進，死傷頗多。匪且四出搶掠，如故。趙兵追之，則環舟背水而陣。趙兵終不敢截擊。游勇或雜入匪中，劫奪民家財物。趙兄不能禁。陳以學生隊至，周視地勢，躍然曰：某處高阜，可據。建瓴之勢，下瞰溪灣，苟盡力射擊，雖環舟可破也。乃率衆直登，猛向匪舟攻射。匪方輕視趙兵，以爲易與，未及備。忽上方子彈如驟雨，却中要害。前鋒如牆之倒，大駭。飛將軍自天而降也。急移舟避之，死傷已相枕藉。遂遁出鎮，勢不復支。遠颺而去。當鋒火劇烈時，趙兄誤以爲匪兵截營，急棄輜重，遁出十里外。隊兵見主帥之勇退也，亦逃散。過半後始知係學生隊攻匪，稍稍復集。更前助戰，奪得匪所遺器械衣物，以爲功。陳探得其情，面斥趙兄無恥。趙兄不敢辨，而銜之刺骨。率隊先歸，攫功爲己有，而以陳爭功告趙。時座中有鎮董某者，某先生之參謀，而亦激進派巨子也。力證學生義勇隊之猛銳有功。陳君之調度甚合語，頗誹趙兄。趙慚不能答人，始知陳功果鑿鑿也。然趙於是愈憾陳。

元宵令節，某先生於校中置酒高會，一爲民國慶成功，二爲同人聯感情也。趙陳等俱以次列席。杯酒言歡，笑談甚洽。酒半，因歷述光復以來事實，藉資談助。趙乃舉自校中夜拒防營始事，以逮建設軍政府，保衛地方安寧，隱然皆係己功。陳忽正色曰：此次革命軍興，各地光復如響，斯應閭閻安堵，不驚綽有文明氣象，竊以爲絕非個人所能攘爲己功。實皆教育發展之功也。世界觀念既真，愛國之心日以發達，故人皆有責任思想。試觀數月以來，鼓吹共和最力者，以學生居多。數卽如前此曹橋之役，學生之勇於戰。

鬪實非尋常兵卒所能及。卽此可證。革軍與官兵之勝負也。我儕自是以後。幸竭力發展教育。以盡國民義務。養成未來之國民。勿但以貪天之功爲事。衆聞陳言。咸鼓掌稱善。惟趙以爲語語刺己。顏色漸變。怒目視陳。良久不語。某先生恐有他變。舉杯相屬。各引滿以盡。餘歡。趙貌爲豪放。浮白痛飲。未幾。色頰神亂。斜睨陳而言曰。先生之論。則高矣。其如責人則明。而責己則暗。何陳問。何謂趙曰。先生自命廉潔。而爭歛。購械類多。窳劣不可用。謂爲無弊。誰其信之。先生自號義勇。而學生陣亡不卹。猶沾沾自鳴。有功。謂爲淡於榮利。固如是乎。吾視先生。實一夸誕虛僞人耳。以氣凌人。賊人子弟。吾則謂先生功不能掩罪也。陳掉首。晒曰。子自不察。而惡直醜正。一至於此。吾今乃睹子之志矣。願絕交。毋多談。趙聞言。怒甚。躍起。離席。拔佩刀。擊柱。大言曰。絕交乎。吾今將治爾罪。爲地方除害。爲冤死之學生復仇。非殺爾不可。持刀直欲取陳。某先生驚起。紆其臂曰。皆醉矣。有事明日更議。勿傷縞紵情也。趙怒吼不可遏。必欲殺陳。時陳已知趙老羞變怒。無理可諭。方起欲去。而趙身後有衛隊二。乃來時所隨侍者。趙揮刀命衛兵捕陳。謂此人犯軍法。勿可縱。或拉陳使避。勿與醉人爭。陳謂彼既捕我。避之則怯也。公理具在。吾往尙可辨。奈何避怯。怯則情虛。人將謂吾果畏罪矣。遂挺身與衛兵同行。同座者二人從之。某先生亦命駕急往。趙匆匆跨馬出校。抵署。則陳已先至。命立付執法處審訊。而隨行之二人。則別延入客室。執法處者。乃與陳爲仇之粟氏所主任也。見陳至。大喜。縛置一隅。不問。卽行判決。謂吞歛串械。僞冒軍功。法宜宣告死刑。時某先生挽趙入室。勸慰。再四酒力亦漸醒。若有悔意。忽一僕請趙出室。喁喁數語。趙色怒而入。某先生復懇釋陳。趙曰。彼乃詈吾不絕口。謂明日必赴省上控。吾罪狀是可忍乎。吾拚此一跌矣。某先生又力爲開釋。謂必非陳言公。

既非親耳所聞，卽不可誤聽。反復開導，趙似首肯。某先生命延粟入，蓋知粟與陳有隙也。頃之，粟不至而衛兵持一令箭入曰：「已奉命決矣。」某先生駭問何爲，趙曰：「無他，陳已正法矣。」擊由自作，幸勿吾怨也。某先生色變遽起，命駕遄歸，蓋僕人入請時，粟已促趙發令箭卽於署外將陳鎗斃矣。某先生歸而哭曰：「吾不奪陳而求趙，是失機也。」

趙富於破壞性質，見事卽趨，絕不却顧。然亦有快人意者，卽殺陳之前三日，令衛兵徧毀各廟，偶像是也。吳民多迷信，凡城隍土地等神，徧於城市。此外更有五顯靈官及各業祖師等偶像，殆不下數十處。勞民傷財，莫此爲甚。且室人思想，阻人知識，尤爲妨害社會進化之原因。趙既擅地方兵權，或以建設自治公所及推廣學校，請而患經營屋宇無着，趙忽鼓掌曰：「吾得之矣。」遂命數十衛兵整隊出，遇廟院卽入指揮。衛兵曰：「打則土偶俱片片落，又命令衛兵曰：『劈則木偶紛紛爲薪。』」一日間，城市中供奉之木居士盡歸消滅矣。或曰：「彼摧殘各廟而於諸寺刹之三世佛像，獨不打擊，胡仇道而袒僧耶？」趙笑曰：「佛家學說有大同思想，吾故暫留之，以示區別。然小乘禪，殊非大道所在。他日學校林立，亦當漸次改革。此際尙非其時也。然則趙固深耽禪悅者，能知教宗之真相，且不失緩急之序，惜乎過事孟浪也。頑固派見其以殺陳得禍，遂致同室操戈，謂殘毀廟宇之報，此則無意識人之口吻，不足辨矣。」

趙既殺陳，郡人士皆譁然，憤懣物議，沸騰爭欲爲陳昭雪。函電交馳，求省長窮究其事。時邑某紳方代省長事，亦深以趙之擅殺爲非，欲其解兵赴省就質，而恐其負隅救死，殃及地方，乃令人勸彼暫攜陳之罪狀證據來省，以釋衆疑。趙知一離署卽己之地位益危，乃遣粟輦金若干赴省，賄求緩辦。省長僞允之而

留粟於署優待有加實係軟禁卽令粟致函速趙至趙終懷疑不允行事幾決裂

趙知殺陳事犯衆怒己之罪實不可掩故雖有省中之勸告知爲誘己而來不如擁兵相持以保殘喘遂決計不肯離任省中乃遣幹員與其參謀蘇某者欵洽且責以勸告謂如離任就質不難減輕罪名地方人士或尙可相諒若擁兵違命省中卽發兵征討坐使地方糜爛則怨毒愈深且趙之兵不過一營耳省兵且數十倍之一日大兵壓境石卵不敵徒爲怨府是時雖毀家滅族不足以蔽辜且君熱心救國人也而轉以殃民於世爲不義於己爲自殺蓋審思所處趙知大勢已去負固無益且聞某軍官已潛移二營至呂境防已朝言抗拒夕卽圍城而參謀諸人爲省中所鼓動情勢驟變必有貪功之徒戕己以賣重賞者重爲天下戮笑不如自投尙不失丈夫氣度於是乃慨然解兵赴省歸案受訊焉讞既定趙宣告死刑而粟反以助凶人得監禁八年罪邑人士無不憾粟者而猶憐趙之未累及地方也

革命志士雖以愛國流血爲前提而金錢婦女之慾實爲異常濃厚此固不足爲諱也不獨如王金發之醜歷史淫樂自娛以喪其身卽其他奔走改革者當其一日得所位置無不有一二豔史點綴民國新氣象供人談助者如吾邑光復之初某健兒之得婦及趙軍統之遺恨皆其鐵證也今先述某健兒得婦事某健兒者鄉間一無賴子也習爲肆夥因嗜博爲主人所逐時父母已逝世叔氏以其不務正業亦遂棄置不顧時時游蕩村落中向博徒乞餘潤慘苦之生涯不知幾何歲月會徵兵令下健兒思不如藉此博一餉以免餓葷固絕無他志也既而在新軍中補正目漸升排長連長革命事起與某黨巨子通欵命之曰子爲武進人卽派子往武進光復地方保護秩序可也遂統率數十人纏臂以白布揭義旗入城城中



軍警均已響應遂亦揭旗迎健兒健兒從容未折一矢卽逐官而代之得庫款餉銀約萬數千居然名利兼收矣健兒身尙縲衆見其有功名且致富也爭欲妻以女於是某富商以妹介人求偶健兒允之行入贅禮顯赫爲一時冠新婦稱夫人亦居之不疑矣後趙氏旣代健兒走上海欲挈婦與俱婦不肯乃絕裾去然擁金數千不患無噉飯資矣小家婦尙豔羨不置云

趙氏之豔史程度較健兒爲高而其事則較慘蓋一缺憾事也初明聖湖邊有關氏者世業鱗務移家毗陵其人號旭亭有二女曰華芬曰晚芬俱明慧秀出讀書通科學晚芬尤穎異絕倫年甫笄已畢業某中校父尤鍾愛之雖有男子子三曰敦根培根書根者視之蔑如也旭亭已喪偶止一幼妾家事一委於雙喬晚芬於課暇兼籌米鹽尤條理井井旭亭顧而樂之常稱譽於同僚當時新學繁興男女交際旣開結社集會以及游藝運動等公共事務無不有女子列席且女子貢獻其言論技術尤爲社會所歡迎晚芬適應運而生出其才力游刃有餘爲青年界視線所集況蘭陵舊邑人文淵藪登高一呼名流不期而集者輒數十百人聞晚芬名靡不渴思一見母校監督某夫人者又從而標榜之晚芬益馳盛譽趙氏雖係講武兼習藝教員而性瀟灑好書史吟諷唐宋名家詩操筆爲之輒能應弦合節書法宗趙松雪秀發姿媚以故風流自賞一日率諸生列隊旅行至東郊外紅梅閣適某校女生亦暫憩古春軒之池檻旁領隊者年可十六七姿容絕代游人繞匝薄而觀之有肆意揶揄者趙氏義憤填膺力抉衆人使散回視領隊女子似曾相識固一時交譽之晚芬也前此數晤於交際場而未獲通微波者今得効力於英雌之麾下何幸如之於是乃出校中所製餅餌分餉各女生女生咸感謝晚芬尤落落大方與趙氏談論佳勝趙氏

## 第

## 十

## 二

## 集

口○若○懸○河○腕○芬○大○欽○佩○自○是○別○後○愛○情○悉○鍾○於○趙○氏○而○趙○氏○亦○不○忘○腕○芬○漸○至○其○家○候○起○居○腕○芬○欲○爲○女○教○育○家○日○夜○謀○建○設○趙○氏○助○之○經○營○用○是○益○密○切○每○招○致○室○中○游○談○燕○語○旭○亭○見○之○以○爲○益○友○勿○責○也○蓋○旭○亭○頗○嗜○開○明○不○欲○以○舊○俗○束○縛○女○趙○氏○恆○得○流○連○其○家○雖○曲○屏○夜○宴○繡○谷○春○游○時○有○趙○氏○蹤○跡○陳○自○新○者○聞○其○事○面○詰○趙○氏○將○有○所○規○勸○趙○氏○不○承○陳○曰○是○亦○佳○話○但○宜○速○行○正○式○好○合○勿○樂○野○鴛○鴦○致○穢○名○譽○也○趙○氏○聞○言○非○惟○不○謝○且○嗤○之○以○鼻○曰○吾○儕○偶○一○交○際○卽○欲○議○婚○天○下○安○得○如○許○眷○屬○彼○關○女○者○豈○足○偶○我○自○新○遂○不○語○無○何○革○命○軍○起○趙○氏○旣○攫○得○軍○政○司○令○益○夸○耀○於○腕○芬○腕○芬○心○醉○英○雄○常○與○往○來○於○蘇○滬○間○儼○然○若○伉○儷○矣○一○日○同○居○某○旅○館○中○攜○手○談○心○娓娓○忘○倦○趙○氏○乃○由○囊○中○取○出○小○手○鎗○鄭○重○而○語○曰○卿○乎○余○夙○以○此○爲○生○命○第○二○昔○游○東○瀛○時○斥○重○金○購○得○雙○管○機○關○裝○置○花○色○刻○鏤○式○樣○無○異○今○以○一○贈○吾○愛○見○鎗○如○見○區○區○同○心○并○命○此○其○代○表○物○也○女○含○情○凝○睇○久○之○乃○曰○篆○君○厚○意○敬○聞○命○矣○是○時○趙○氏○與○腕○芬○熱○度○之○高○陳○氏○知○之○稔○而○腕○芬○亦○信○陳○氏○爲○直○諒○友○常○與○之○商○所○以○規○諫○趙○氏○者○及○購○械○事○起○粟○旣○與○陳○爲○仇○乃○思○有○以○離○間○之○因○密○語○腕○芬○曰○勿○復○信○趙○氏○彼○於○吳○門○已○有○情○婦○在○陳○君○語○我○其○事○甚○確○故○不○敢○不○告○腕○芬○果○疑○之○往○見○陳○問○前○事○陳○曰○信○然○但○亦○非○聘○室○情○離○而○兩○絕○耳○腕○芬○默○然○旣○歸○飲○泣○終○夜○作○書○絕○趙○氏○束○裝○欲○游○東○瀛○趙○氏○大○駭○急○策○騎○詣○腕○芬○請○開○罪○之○由○腕○芬○涕○出○無○語○趙○氏○宛○轉○求○其○一○言○乃○曰○與○其○異○日○見○捐○何○如○卽○此○小○別○趙○氏○再○四○剖○白○腕○芬○終○無○語○趙○氏○悵○歸○詰○粟○某○腕○芬○謂○子○言○吾○將○遠○別○有○諸○乎○粟○大○呼○曰○冤○哉○彼○日○往○陳○某○所○耳○吾○久○不○見○彼○奈○何○相○誣○趙○氏○詢○何○知○彼○往○陳○處○粟○引○閹○者○及○婢○媼○爲○證○趙○氏○默○然○陰○歷○詢○之○信○憶○陳○嘗○以○此○諫○吾○今○許○陰○私○以○自○沽○直○必○非○無○因○也○不○殺○此○獠○終○不○快○吾

意由是殺陳之念益堅矣。及杯酒禍發，趙氏倉猝授粟，以柄竟演喋血之慘劇。其後郡人士函電交馳，爲陳氏訟冤，欲令趙氏赴省就質。趙氏擁兵據城，不肯解職。既而私謂所親曰：「吾以一時之忿，橫殺無辜，負隅至今，亦知終不獲免大事去矣。雖然，吾死不忘吾摯愛之腕芬，苟得渠一言，吾卽往就戮，亦甘心耳。」時城中居民日夜惴惴，以趙氏不肯離職，必思爲背城借一計，苟決裂全城糜爛，奈何！監督某夫人知腕芬與趙氏情事微諷之，腕芬自念趙氏據城自衛，勢必買禍，不如勸之就質，或可獲免。且念己以餘情相動保全一城，亦屬公德，義不容辭。且彼處患難而吾惘然，世必謂女子無血性也。逕往見趙氏，執手涕泣，不能成聲。腕芬大感動曰：「吾此來本爲一城公民計也。君有情若此，吾益當忠告勸君離此，不然生靈何辜！且軍士不用命，則君益危。君實爲粟某所誤，事不難白也。」趙氏泣下曰：「吾往必死，能得卿一言釋前疑者，雖死不恨。」腕芬泣曰：「君有情人也，吾必不負君。」趙氏乃解一手鎗贈之，曰：「是卽與前日所贈者爲鴛鴦鎗也。吾且死，他日雙管並陳如相見矣。」腕芬揮涕受之，倉皇走出。及趙氏宣告死刑，腕芬慟哭而仆，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遂喪之如所天。出手鎗日撫弄如醉若癡，乳媪某者知腕芬心事，勸仿吳俗，紮紙作冥器以慰魂魄。」腕芬本不信，一時迷惘，欲作一文以祭，而陳雙鎗告趙氏之靈，用表哀思，遂從乳媪意，往延紙匠作雙鎗，詎意紙匠不慎，竟將原鎗爲警士所見，捕以去。鴛鴦鎗遂沒收入武庫，閭里喧傳，以爲佳話。腕芬心痛不已，托言求學，倉皇東渡。至今聞人議婚嫁事，必涕泣不可仰志之，以當光復史之尾聲餘韻云。

(完)

雜感

(綺虹)

胡馬動邊塵。諸將不一顧。引兵屠中原。相持踞  
江澗。惜哉男兒血。汨汨染中土。按劍望八州。英  
雄在何許。

亂世無法度。功名大可憂。黃金鑄心腹。睚眦成  
恩仇。昨日霍家奴。今日富平侯。昨日大將軍。今  
日已斷頭。明哲微歎息。歸臥南山邱。

光緒宮詞



近五十年見聞錄

二冊  
六角

此五十年見聞聞奇奇怪怪  
 非惟從前歷史所無亦非舊日  
 小說所有本編於咸同間洪楊  
 曾左諸人清季之官僚派革命  
 黨及近日之議員政客等流并  
 無偏袒采輯軼事嬉笑怒罵無  
 乎不備當為有心時局者所快  
 睹也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 光緒宮詞

幾 菴

太液波寒別殿凋。至尊良夜怨迢迢。內臣昨進流蘇幕。明日西宮罷賜貂。

如皋冒廣生小三吾亭隨筆云。上之駐蹕頤和園也。所居曰玉瀾堂。而其還海子也。則居於瀛台中。瀛台四面皆水。設浮橋。上行過後。卽撤去。皇太后春秋高。瑣屑之事。尤不能時時過問。上以多病。恆獨居。與皇后及妃。皆鮮見面。羣小不能仰體。皇太后慈意。待上多薄。上遵時養晦。不以聞。故宮中欲設電燈。不能。欲設電話。亦不可得。而窗簾經累歲不換。簾之下端。已成犬牙相錯。內務府大臣方法。全力於皇太后左右。雖熟視。亦無覩也。一日。上言於繼祿（原注：字子受。亦內務府大臣）繼祿以新簾進。詰旦。而內監傳皇太后命。以西洋狗賜繼祿。他內務府大臣。皆得賞貂褂也。

寢殿東偏阿閣深。小狸花鴨恣登臨。內人昨夜裁宮錦。特爲猓兒繡臥衾。

美國卡爾女士慈禧畫像記云。太后所有之犬舍。與其寢宮極相近。大如樓閣。以白石爲地板。結構頗精緻。犬之臥被。爲綢製。有宮監數人。專服犬奴之役。每日帶領各犬。往戶外環週一周。以練犬體。又每日爲之沐浴一次。俾勿致疾。宮中所養之犬。不下數百頭。蓋皇后、公主、侍女及太監等。無不酷嗜此物。終日玩弄。以消遣其深宮無聊之歲月。時各人之犬。皆參於己室內。不與太后犬相通。太后亦不見之。

黃盒行厨到處隨。挈來龍盃共銀匙。慈懷總愛甜滋味。先進蓮糖後肉糜。

德菱郡主清季宮闈秘史云。太后進餐。固無一定餐室。隨其足跡所至而定焉。凡所用盃。俱黃色。間有繪青龍及壽字者。太監甚多。各攜食盒。靜立院中。盒爲木製。漆作黃色。其大可容小盃四。大盃二。又云。方進膳。太后命太監置菜碟。吾儕前。銀箸銀匙與焉。

又云。別有小台二。置太后前。置盒其上而啟之。中陳小盤數事。各盛糖果。糖蓮子。核桃仁。並及時瓜果。太后謂樂之。其味蓋勝於肉云。又余見太后食糖不尠。頗訝其何能再進餐。

又云。葱炒肉。爲太后所嗜。另有一盃。爲太后所最喜者。則烤肉也。

八尺。檯。帔。潔。似。霜。珍。饈。百。簋。列。三。行。少。年。天。子。當。筵。立。不。廢。先。朝。舊。典。章。

清季宮闈秘史云。余見太監置長桌三。上覆以精美之白檯布。余計其食品。共約一百五十種。列三長行。大盃居先列。碟次之。小盃則又次之。

又云。太后曰。爾等立而食。余心滋歎。然祖宗先例。余不能違。雖皇帝。亦不許坐吾前。搗麩調脂。屬內家殊方風物。未堪誇安排。國色天香品。王母親來煮百花。

慈禧畫像記云。太后平日所用之肥皂香水等物。皆製自宮中。爲人間絕妙之品。雖德法二國所產之最上等香水肥皂。亦無一不備。而太后獨喜用宮中所製之品。謂較舶來品佳也。宮中製造香水肥皂等事。由一般之侍女爲之。而受其成於太后。太后興發。又往往親手料理。不嫌褻也。其所製之香水。乃以各種名花所泡之露。提鍊而成。故能發出一種幽雅深遠之味香。

較量羣臣射虎才。佛香閣外費疑猜。春燈如幄花如海。誰拜元宵御賜來。



食古齋史補云。慈禧嘗自製燈虎若干條。粘在佛香閣門前。中者賞元宵三十枚。其最佳者一條。謎面係一佳字。射易經一句。乃射雉忘一矢也。聞爲張長沙所中。

按張長沙卽張文達百熙。官至郵傳部尙書。

錯認唐宮禁令。森狽奴未敢出花陰。宮娥偷餉銀魚飯。同感長門淚不禁。

慈禧畫像記云。太后雖酷愛犬。而貓則並不喜之。但仍有宮監數人在宮中豢貓十餘頭。以自取樂。惟極祕密。不使太后有所聞見。否則必惹起太后之不快。

按舊唐書曰。高宗寵武氏廢王皇后。及蕭良娣。蕭罵武后曰。願得一口爲貓。阿武爲鼠。吾扼其喉。以報今日足矣。武后聞之不悅。約六宮不許蓄貓。

綠衣小監獻茶來。跪進銀盤白玉盃。雀舌龍芽渾不似。金銀花屑雜玫瑰。

清季宮闈祕史云。一太監入持茶杯以獻。杯係白玉。其托與蓋則金。旋又一太監入捧一銀盆。內玉杯二。一盛金銀花。一盛玫瑰。兩太監俱跪太后前。上捧其盆。俾太后能及之也。太后揭去金茶蓋。取

金銀花少許。置茶內。飲之。茶味益以花香。尤覺芬芳無似。

鳳辰遊山捷似風。嵩齡七十未龍鍾。莫年省識天倫趣。愛聽人呼老祖宗。

慈禧畫像記云。太后遊山拾級而登。狀極從容。其鞋底雖高。足有六英寸。並無遲重難行之貌。殊覺其精力之不可及。

又云。宮中諸人之稱呼太后。皆以老佛爺三字代表之。此三字卽含有神聖不可侵犯之意。洎自西

安回變後。人遂易稱以老祖宗。皇上皇后亦如是稱呼。太后亦命余如是稱呼之。後宮傳誦木蘭詞。愛彼紅妝躍馬時。禁裏猶知弓矢貴。邊臣不及內人癡。

慈禧畫像記云。太后平日最喜瀏覽古名家詩文集。尤喜讀英武悲壯之詩。平生最崇拜花木蘭。蓋木蘭以一女兒身。喬裝從戎。輾轉前敵。達十二年之久。卒能守身如玉。奏凱而還。亦振古一女英雄也。

瓊簫銀鼓唱金丹。妙舞清歌動聖顏。太息倭刀留恨事。櫻桃憔悴落人間。

章鑑翠娛堂詩話云。德宗頗賞識優人。余莊兒在大內演十粒金丹新劇。未解妝。德宗召之殿內。攜手顧后曰。此子可稱文武全才。后以其近御座。將訴之。西后帝懼。乃以余所佩倭刀爲眞者。將律以御前持械罪。揮之出。曰。送刑部。余遂報故。不復召。有詠其事云。殿前歌舞鄭櫻桃。十粒金丹別調高。畢竟聖明持大體。曲欄花下解倭刀。

黃幟乍換白衣裳。幻出慈悲大士裝。左挈韋馱右龍女。相期他日到天堂。

清季宮闈祕史云。一日湖中蓮花盛開。太后曰。余有一佳思。擬攝一觀音像。以二太監總管爲侍者。其應衣之衣。早已備就。余嘗衣之。余逢盛怒。或煩惱時。輒作觀音裝。則余氣頓平。儼然一觀音後身矣。此舉與余殊有益。蓋令余心中不忘大慈大悲四字也。今作觀音裝攝一影。隨時視之。可生慈悲心矣。越三日晴。影乃攝成。

按慈禧所攝觀音像。係在南海舟中。太監李蓮英飾韋馱。捧降魔杵。侍慈禧左。德菱郡主飾龍女。捧

金瓶侍慈禧右。此片外間流傳甚廣。余曾親見之。平明妝罷未臨朝。幾度薰香換繡袍。諫疏封章堆玉案。君王不敢試牙刀。

清季宮闈祕史云。太后喜麝香。時時用之。

又云。太后梳洗畢。有宮眷數人。持外衣數襲。至太后前。俾其自擇。太后視之。謂無一稱身者。令持去。另易他者來。惟以余視之。無不精美。色既鮮豔。繡工復華麗也。有頃。宮眷復持數襲。至太后乃於其中選一海青色上繡仙鶴者衣之。臨鏡自視者久之。復將所戴玉蝴蝶取下。曰。余於微末處。不厭精詳。着此衣而簪玉蝴蝶。其色嫌綠。且恐損吾衣也。乃易珠鶴來。太后戴之。視之果都麗。太后復取一紫色披肩衣外衣上。亦繡仙鶴。至鞋帕所繡者。亦無一非鶴。視之幾如鶴人矣。太后着衣竟。光緒帝至。請安退。已而一小太監捧黃盒甚多。置於室之左偏案上。太后取小寶座坐之。太監乃啟盒。將匣內黃紙封。一一呈諸太后前。太后以牙刀揭而讀之。蓋各部尙書及各省督撫之封奏也。帝復入室立案側。太后覽畢。乃授之帝。時余方立於寶座後。觀帝覽奏章。一目了然。曆時甚速。覽竟。一一復納之匣中。當此時內外靜肅無聲。息。覽奏方竟。太監總管入。跪太后前而告曰。駕已備矣。太后乃起而臨朝焉。

萬方多難退朝遲。惜取餘閒睡片時。日永香消宮嬪散。臥聽小閣誦唐詩。

慈禧畫像記云。太后不論夜間能酣睡與否。一律於早晨六鐘起。蓋早朝時刻。不可誤也。

又云。太后早餐以後。卽就寢室小眠。約可一小時半。有時並不睡着。每當太后退入寢宮時。必隨帶

能誦讀詩文之宮監一二人進內。爲之誦讀名家詩詞以娛之。其聲朗朗然達於戶外。予不時聞之。洎醒。則又須整妝一次。隨往園中遊覽。諸貴婦隨之。每天如此。無有乖誤也。

南府重開水調工。捲簾按曲鳳。鐙紅宮廷歲月家。山事消盡銅琶鐵板中。

錢唐九鐘主人清宮詞注云。宮中掌戲曲曰昇平署。後今年幼太監習之。謂之南府。自康熙至道光初元。力崇樸實。將南府人役一概遣散。至光緒間復之。內廷向演崑曲。後好演椰子腔。此腔出自秦中。識者早知有六飛西幸之事。詩云。潑寒妙技奏昇平。南府新開散序成。不是曲終悲伴侶。似嫌激徵變秦聲。

翠娛堂詩話云。西后晚年好劇尤甚。嘗編小梨園一部於內教坊。以內監知音律者任之。又喜聽譚叫天調。時人有詩云。歌舞編成內教坊。頤和日日奏霓裳。新來學得譚家調。小部音聲獨擅場。補拾遺聞。亦可作清宮軼事觀也。

又云。前清宮中傳戲。梨園名角有唱未及半。內監忽上前宣諭云。老爺子說某段某句誤矣。則唱是劇之名角立須重唱一周。清世戲學淵源如此。雖按曲三郎不能專美於前也。內監高四年六十八。自言昔隸宮中樂部爲生角。旋改隸後宮給事。庚申京師之變。曾侍慈安皇太后幸熱河。後復隸乾清宮。每夕挑燈至直廬。叩以舊事。頗能道其始末。又自言歷侍三朝。兩隨播遷。衰病侵尋。思歸至切。回憶五十年前。圓明園裏紅氍毹上。綠鬢簪花。不知是真是夢。言次悽惋欲絕。某君詠其事云。莫唱迴波拷棹歌。風霜老却鏡新磨。挑鐙爲說當年事。曾奉湘君走熱河。

(完)



A54: 212 0020 7427B

# 本 社 通 告

## 徵求小說規例

一 本社徵求小說稿不限價格無論譯著如有佳稿一經錄取酬資從豐

一 無論長篇短篇原稿均可奉還惟外埠來稿須掛號郵寄本埠須交明本社得有收條為憑否則遺失不擔責任

一 凡譯稿須將東西文原本一併交下  
一 筆記雜文之類亦均歡迎相當酬資惟另星瑣碎者謝絕

一 其餘一切照本局讓與著作物章程辦理

## 募集照相片規例

一 美人 乞註姓名及何處人氏并有他種技藝軼事

一 風景 乞註名勝及何地有無古跡之類  
一 風俗 乞誌事狀及何處風俗

一 古書畫及歐洲名畫 乞誌年代及畫家何人

凡此項照相片一經登出當有酬贈如該照片聲明仍須見還者亦可照辦

# The Grand Magazine.

## 不 許 轉 載

中華民國六年十二月初版

編輯人 吳 門 包 天  
 發行者 上海 棋 盤 街 局  
 印刷者 上海 棋 盤 街 局  
 印刷所 上海 棋 盤 街 局  
 發行所 上海 棋 盤 街 局  
 發行所 上海 棋 盤 街 局  
 分售處 溫州 福州 廣州 汕頭 濟南 石莊 長沙 常德 開封 南昌 南京 杭州 北京 天津 保定 山 西 長 春 雲南 四川 重慶 漢口 武昌 中 華 書 局 上 海 明 棋 盤 街 局 文 明 棋 盤 街 局 文 明 棋 盤 街 局 文 明 棋 盤 街 局

## 定價表

## 費須先惠

廣告價目表				郵 費			冊 數		定 價	
普通	上等	特等	等第	外 國	日 本	本 國	一 冊	半 年 二 冊	全 年 四 冊	
之四分	半面	一面	地位	三角二分	一角五分	七分半	一 元	二 元	三 元 六 角	
十二元	十八元	二十六元	一期	六角四分	三 角	一角五分	一 元	二 元	三 元 六 角	
二十元	三十二元	五十元	半年	一元二角八分	六 角	三 角	一 元	二 元	三 元 六 角	
三十六元	五十八元	九 十 元	全年							

特等(底頁外面)上等(封底面裏頁正文前及圖書前  
圖書中)其餘為普通



圖中寓意

# 腎病由來

上區厚化學家因自患腎痛  
以顯微鏡試驗已尿察得  
尿內有渣滓知是腎弱所致

腎形如扁豆居於背脊骨之兩旁職司滌血猶沙漏缸之濾水然緣  
人身之血無時不經內腎濾清純淨之血液復行週身榮養百脈其  
提出之尿酸汚毒每晝夜約有三磅由大小便而排洩之腎若虧損  
必減其滌血之能力由是血液不清尿酸汚毒逐漸停蓄迨尿酸量  
足則性命危險矣凡人於操勞過度或房事色傷或  
跌仆閃損或醉飽無時以及感冒寒涼病後失調皆  
足以疲伐腎力而擾亂其工作之常序足為腎弱之  
起點諸病之萌芽也惟因人身強弱不同故發現之  
病態亦有隱暗快慢之殊是以病人恒難自審有極  
重之腎病外現不過脚蹠踵而已其他如背痛風濕  
頭痛心悸膀胱發炎小便頻數便濁便熱沙淋石淋  
腎炎等病情不一其為腎病毫無疑義上述諸病一  
經發現即宜服藥否則病愈久而腎愈弱尿酸汚毒  
得以乘虛侵滿於血液之內病勢加厲變為不治之  
症是丸係經驗良方患者試之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每瓶洋一元四角每打洋十四元

上海北京路兜安氏西藥公司